

METAL GEAR SOLID

潜龙谍影官方小说

著／雷蒙德·本森[美]
译／清雨＋夜蓝

METAL GEAR SOLID
潜龙谍影官方小说

著/ 雷蒙德·本森[美]
译 清雨+夜蓝

目录

1 004
2 008
3 024
4 026
5 031
6 041
7 051
8 061
9 070
10 080
11 087
12 098
13 105
14 114
15 135
16 146
17 164
18 180
19 190
20 194
21 204
22 217
23 231
24 243
25 257
26 263
尾声 269
解说 斯内克回来了 270

主要登场人物 METAL GEAR SOLID



索利德·斯内克

原猎狐犬部队队员。在坎贝尔上校的召唤下，他参与了影子摩西岛事件相关的任务。



罗伊·坎贝尔

原猎狐犬部队司令官。在影子摩西岛事件中成为了指挥官。



内奥米·亨特

遗传基因治疗方面的专家。影子摩西岛事件后方支援小队的主治医生。



美玲

图像数据处理专家。参与了影子摩西岛事件后方支援小队。



娜斯塔夏·罗曼南科

军事分析员。参与了影子摩西岛事件后方支援小队。



米勒教官

原猎狐犬部队野外生存技能教官。



利奎德·斯内克

影子摩西岛事件主谋。前猎狐犬实战部队首领。



意念螳螂

超能力士兵。拥有强大的念力和读心能力。



狙击雪狼

天才女狙击手。作为一名库尔德人，她度过了十分严酷的青少年时期。



诱饵章鱼

易容高手。据说甚至可以将自身血液与易容对象的血液互换。



火神渡鸦

额头上有着一块渡鸦形状胎记的萨满战士。出生自阿拉斯加。



左轮山猫

射击与拷问高手。非常喜欢西部电影。



梅丽尔·希尔弗伯

罗伊·坎贝尔的侄女。猎狐犬部队的新成员。



哈尔·艾默里克

Metal Gear开发计划的组长。昵称为“奥塔肯”。

1

33年前

克拉克博士安静地走进候诊室，站在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吉姆·豪斯曼将军的身后。他们此时正站在可以俯视整个手术室的巨大玻璃窗前，轻声说着什么。

“阵痛已经开始了吗？”总统问道。

“之前我还以为他们会使用麻醉呢。”将军回答道，“该死，他们挡住了，我看不到下面的情况。”

“发生什么事了？能看到吗？”

“您不必担心，总统先生。”克拉克博士用动听的声音说道。

总统被她的话吓了一跳，于是猛地转回身。

“是你啊！你吓到我了，博士。”双鬓斑白的总统说道。

克拉克之前也曾经这样想过，总统除了面对摄像机发表讲话之外，其实看上去是个十分神经质的人。身为堂堂一国总统竟然会被一个女人吓到，这真是太讽刺了。她克制住了笑意，然后从阴影中走了出来，靠近了那两个人。

“十分抱歉，我还以为您知道我在您的身后呢。”

总统发出了神经质的笑声，说道：“也许是因为这个地方太深了吧，我稍微有些幽闭恐惧症。”

豪斯曼将军闻言说道：“我们随时都可以返回地面。”

克拉克博士忽然意识到，这名将军好像也因为受到惊吓而感到不愉快了。

“很快就会出生了吧？”总统问道。

“从之前就已经开始阵痛，所以应该很快就能分娩。”

总统有些害怕似的转过身来，抬起一只手指着从石灰岩顶棚上垂下来的钟乳石问道：“那个东西不会掉下来吧？”

“那个东西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总统先生。”克拉克回答道，“请您放心，那个东西绝对不会自然脱落。而且新墨西哥州东南部地区发生地震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

克拉克是一位有着极强存在感以及超凡魅力的女性，她用莎士比亚话剧中女演员一般的深邃声音说出了如同英国贵族般的英语。

总统点了点头，“嗯，但是，这个洞穴墙壁的另一侧就是美国最为著名的国家公园，一想到每天都有数百名游客到访此地，我就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卡尔斯巴德地区是完成这个计划的最佳场所。能够在前任总统的支持下使用这里，对此我深表感谢。”

总统歪着脑袋说道：“博士，虽然我从前任手中接过了这一计划，可并不了解计划的详细内容。你是经过怎样的一个过程才开始使用这个设施的呢？”

克拉克博士微微一笑，说道：“自从人们在这一地区发现洞窟群之后，对一般公众开放的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其他的洞窟都在政府的管理之下。据我所知，合众国政府首次使用这些洞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由于美国当时受到了敌人的攻击，罗斯福总统决定将这里建立成一个秘密基地，后来这里被多个研究计划所使用。”

克拉克转头看着将军说道：“当然，我还记得那些研究计划几乎都是与军方什么的有关。”

“原来如此。”

“我们是在六十年代中期才来到这里的。”

总统的目光重新投向那扇玻璃窗，“这个计划最终会获得成功吧？这是……第九次试验了对不对？”

“这次不会有问题的，总统先生。”克拉克博士毫不迟疑地回答道，“我对最后的细胞遗传基因编码进行了修正，而且选择了拥有相似遗传基因的女性作为代理母亲。这样一来就可以活化大首领的遗传基因，并对其进行强化。”

总统吃惊地摇了摇头，说道：“我始终无法相信你竟然弄到了这么多他的细胞样本，他对此又是怎么想的呢？”

“那个男人只是知道自己失去了生育能力，对于我们在这里所进行的实验，他一无所知。”

“你指的是魔童计划吧……”

“正是。大首领的细胞是我们在对他进行手术时采集的，他在之前的战争中负了伤。从国防部发来了命令，无论这一计划成功与否，都不能让他得知。当然，由于对方是大首领，即便他已经得知这一计划，我也不会感到吃惊的，因为这项活动相关的保密措施并不很理想。”

“但是，这已经是合众国政府所能提供的最高等级的保密措施了，你也应该知道这一点，博士。”豪斯曼将军反驳道。

克拉克博士却并没有回应将军的辩驳，而是继续说道：“我们使用模拟克隆技术和超级婴儿培养法再造出了大首领的细胞，然后用它们使卵子受精，接着再将受精卵转移至代理母亲的子宫内。”

“她知道自己将生下八个孩子这件事吗？”总统问道。

克拉克博士及时地纠正了总统的误解，“她并不用生下全部八个孩子，事实上只有两个。为了促进这两个孩子的成长，其余的胎儿早在几个月前就被我们处理掉了。”

“那么，也就是说她只会生下一对双胞胎了？”

“虽然生下来的的确是两个孩子，不过准确地说他们并不是双胞胎。”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两个孩子各自所拥有的遗传基因是完全不同的。为了确保这次实验成功，我们只能采用这个方法。”

“也就是说，他们其中一个要比另一个优秀了？之前我还以为他们两个无论在什么方面都完全相同呢。”

克拉克摇了摇头：“总统先生，并不是其中一个比另一个更优秀，而是其中一个可能会比另一个拥有更多的优秀遗传基因。不过，您不必为此而感到担心。”

窗户那一边，手术室里的新动向再次吸引了众人的注意。被手术无影灯照得亮堂堂的房间忽然一下子充满了活力，就好像那些不锈钢制成的手术器具所反射出的光芒给这个房间注满了人工能量似的。无论是医生还是护士，甚至是躺在手术台上的那名痛苦的母亲都被笼罩在光芒中。

三个人紧张地看着这一幕，这时他们身后的铁门被打开，一名护士走了进来。

“博士，全都准备好了。”

克拉克点了点头，回应道：“谢谢你，我马上就去。”

“可以生了吗？”总统问道。

“是的，总统先生。我现在就要去迎接那两个强壮的男孩了。”

总统伸出手来，说道：“那个，博士，我并不想看到……孩子出生的一幕。我就在华盛顿等你的报告吧，那么先告辞了。”

克拉克虽然装出一副吃惊的表情，但其实她早就猜到总统会这么说。

她大方地握住了总统伸出的手，“您一定要这么急着走吗？原本我还想在结束之后与您一同进餐呢。”

“谢谢你，博士。不过，老实说，这个地方让我怎么也无法平静下来。非常感谢您能将这里的情况汇报给我们，我是说这两个孩子……的诞生。另外，那个……我能自己选择一个吗？”

“您的意思是？”

“就是，那个女人生下的……两个孩子中的一个是我们的，另一个是你们英国人的，我只是想自己选出那个属于我们的孩子。”

“啊，当然，您有这个权力。”克拉克举起双手，十分爽朗地笑了，“因为这项计划背后的政治意图，和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总统满意地点了点头，“很好。那么，就像你刚才所说的那样，我选择那个有着更多优秀遗传基因的孩子，因为他一定比另一个更有优势。”

克拉克对这个男人的无知感到深深地震惊。

“总统先生，我可无法保证这一点。不过我会尊重您的选择。那么，我要回到下面去了，在孩子出生前……”

合众国总统打断了她的话，“再见，博士。祝你好运，期待你的后续汇报。”

他转头看了看豪斯曼将军，“我们走吧。”

总统和他的护卫离开了那扇巨大的窗户，走向厚重的铁门。克拉

克博士也急忙跑回手术室，准备主持这次至关重要的手术。

她目前的心情前所未有地高涨。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之前所有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这两个即将出生的孩子就是众人心血的结晶——继承了被称为有史以来最强的战士、终极士兵、大首领的那个男人的遗传基因的孩子。

克拉克对自己的双手仔细地进行消毒，然后戴上了橡胶手套。在走进手术室的同时，她忽然想到，大首领剩下的那些细胞该怎么处置呢？能够接触到那些细胞的只有她所信任的少数几名助手而已，总统和将军的幕僚们是否已经将这些剩余的细胞遗忘了呢？

一想到这种可能性，克拉克博士的心情一下子变得激动起来。如果有必要，也许还可以再进行一次类似的实验。

2 METAL GEAR SOLID

现在

一艘SDV（小型潜水艇）从俄亥俄级核潜艇的鱼雷发射管中射出，分开冰冷的海水，朝着目的地慢慢前进。由于这艘小型潜艇上没有推进装置，因此非常安静，同样也就没有被雷达捕捉到的危险。潜艇稳稳地朝着船坞靠近，以确保艇中的搭乘人员能够通过游泳到达那里。

海水并没有想像中那么冷。

SDV中的那个男人穿着多热型防护服，还带着潜水眼镜和水下呼吸器。在单独潜入任务中不可或缺的、被俗称为“潜入服”的东西可以保护他免受极寒低温的侵害。另外，亨特博士曾做过说明，在之前注射的那支针剂中也包含了能够缓和冷冻的物质——应该是防止血液和其他体液凝固的不冻蛋白质缩氨酸。如果不这样做，他在阿拉斯加福克斯群岛附近的海水中很快就会被冻死的。

福克斯群岛是阿留申列岛的一部分，位于萨马尔加海峡与四山岛群以东。由于全年的恶劣天气以及遍布周边海域的暗礁群，这里以难于航行而闻名。因此潜水艇不得不停留在距海岸线稍远的海域，这时，被坎贝尔称为“精准且迅速的人工受精”手段也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当SDV前进了一海里左右时，前进的动力开始慢慢消失。为了让这艘小型潜艇能够在满是岩石的海底进行软性着陆，就必须进行操作。即便只出现些许偏差，也会发生潜艇与岩石的剧烈碰撞，而且还会被敌人的声纳捕捉到。

穿着防护服的男子——索利德·斯内克用双手抓住速度正在减慢的SDV的操舵装置，使其能够稳稳地在海中漂浮，继而在冰冷的海底安全着陆。等到SDV完全停稳之后，他检查了一下CODEC（情报通信器），然后用GPS（全球定位系统）确认自己目前所在的位置。接着轻轻推了一下SDV，开始朝船坞的方向游去。

当自己被从家里强行带到这里时，他甚至觉得在“退伍”之后还继续将身体健康和体力保持在巅峰状态也许并不是明智之举。如果能长几斤赘肉，或者每天的日子都选择在电视机前无所事事地度过，那么坎贝尔一定会重新考虑是否要将这项任务交给斯内克。可是由于斯内克无可挑剔的健康状况，以及随时都可以复职执行任务的状态恰好全都符合坎贝尔的要求，于是他也就理所当然地被再次动员了出来——虽然这是一件即便逃到天涯海角也惟恐避之不及的工作。

不过，在前往目的地船坞的途中，当偶然遭遇到激烈的暗流时，斯内克真的很想感谢上帝自己还能拥有如此良好的体魄。他拼命地逆着暗流而动，集中精力调节着自己的呼吸。在赢得阻止自己完成目标的首场战斗的胜利同时，斯内克的肌肉组织也得到了有效的活动。结果，他比预定时间提前了几秒钟到达船坞，于是决定在这段时间内一边恢复体力，一边确认自己的位置。

这里是影子摩西岛。第一道关口成功突破。

这个代号为索利德·斯内克的男子慢慢地将头探出水面，目光凝视着不远处的栈桥。虽然强力照明灯照亮了这一区域，不过可能是由

于凛冽寒风的缘故吧，周遭的可视范围十分有限。在确认了装卸货物用的码头上没有一个人影之后，斯内克紧紧地抱住身边的一根支柱。他就像一条横穿过岩石的鲵鱼一般攀上支柱，继而来到栈桥上，然后迅速移动到海水过滤槽的旁边。那里有一片阴影，这样就不用害怕被敌人发现了。他卸下氧气瓶和脚蹼，轻轻地将它们放在过滤槽旁。

这样就没问题了。稍微歇一会儿，恢复一下体力吧。可恶，好想抽根烟啊。

斯内克轻轻地闭上双眼，开始进行放松练习。一分钟后，疲劳应该就会一扫而空。

偶尔，他也会在冥想中回想不久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情，这有助于让他明确这次任务的目的。

十二小时前

当脑海中响起警报声时，斯内克正在一边想着给那群为了参加世界上最长、最严酷的爱迪塔罗德狗拉雪橇比赛，目标是夺取冠军的哈士奇狗喂食的时间，一边梦见自己正在采摘蓝莓和红莓。

他猛地从床上坐起身来，因为在梦中，他听到耳边响起了有人正在朝自己这边走来的声音。

没错，是脚步声。有人在屋外踩到了什么东西。

为什么那些狗都没有叫呢？

斯内克从床上跳下来，从枪的陈列架上拿起一支9mm口径的H&K P7M8，并随手装填上了弹夹。他凝神望向被冰霜覆盖住的窗户，发现从屋后的树丛中跑出三个人来。

他们的身上裹着黑色的战斗服，而且手中还拿着突击步枪。

“这些家伙究竟是谁？”斯内克一边小声嘀咕道，一边从桌子上取过防弹背心，然后套在身上。当他将最后一根皮带绑紧时，从卧室房门的对面传来了脚步声。刚才那些男子此时已经走进了隔壁的房间，斯内克紧贴在门旁，握住了手枪。

“特工索利德·斯内克！”一个人喊道，“我们是你的朋友！请放下你的武器！我们是奉坎贝尔上校的命令才来到这里的！重复一

遍，请放下你的武器！我们是奉坎贝尔上校的命令才来到这里的！”

他说坎贝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恐怕他们使用了红外线热感成像仪，所以才会在门的另一侧就知道斯内克此时正拿着手枪。而且也只有坎贝尔才知道，斯内克像一位隐士般生活在阿拉斯加荒野中的双子湖附近这件事。他勉勉强强地将手枪放在桌子上。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你的房间。请你高举双手，不要动！”

斯内克只好按照对方要求的那样去做。

两名特工踢开卧室的门冲了进来，并随即将枪口对准了斯内克。

“门没有锁，其实你们不用弄坏它。”斯内克不满地发着牢骚。

“你现在就收拾一下，”一名男子说道，“上校正在等你呢。”

斯内克重重地叹了口气，“可恶，希望他有足够的理由才做出这样的事情。”

五分钟后，斯内克和六名士兵一起在纷飞的大雪中，朝着停在一百米开外处的直升机走去。由于今天早上的风很猛，所以他才没听见直升机的声音，一场暴风雪正在接近这里。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一眨眼就过去了。直升机来到海上，最后降落在一艘潜水艇的甲板上——这艘活动在白令海域的SSBN-732发现号潜水艇被坎贝尔上校当作了一个活动基地。一群男子引导斯内克朝着潜水艇的最深处走去，首先将他带到一个类似医务室的房间，并要求他脱掉外衣先进行几项检查。

“开什么玩笑！”

“你没有选择的余地。”一名男子说道，“请你按照我们说的去做。”

当这些人离开之后，斯内克决定还是听从对方的要求，他开始不情愿地脱衣服，同时又感到有些讽刺。这个地方看上去可不像是有女人的样子，上校该不会派个可爱的小护士之类的人来吧？自己最后一次看到女人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总之好像已经回想不起来了。

斯内克穿着短裤——当然并没有摘下那条最喜欢的头带——等了大概十五分钟之后，一名为数不多的、能将斯内克称为朋友的男人走

进了房间。他是斯内克之前所属的猎狐犬部队的原司令官，即便在斯内克主动退伍之后，他们两人也保持着深厚的友情。

“斯内克，你看上去还很精神嘛！”

斯内克并不想对坎贝尔上校说“你可老了”之类的话，不管怎么说，上校已经六十多岁了。虽然仍像往常一样穿着绿色贝雷帽的军装，不过他已经不再属于那支精英部队了。

“谢谢。你……看上去好像有些疲惫。”

坎贝尔耸了耸肩膀：“都是因为这件工作。”

“我正梦见自己在采摘蓝莓，就被你的人给打扰了。”

“对不起，也许他们的确稍微有些粗暴。斯内克，我们需要你，目前的情况十分糟糕。”

“但是……”

“斯内克，我们正在面对一个十分严重的事态。能够化解这一危机的，就只有你了。”

“可我已经引退了，不用再服从你的命令。”

“总之你先听我说，之后你一定会改变心意的。你知道，猎狐犬已经解散了，这支新世代特种部队的大部分人勾结在一起，一下子变成了恐怖分子。是的，他们就是恐怖分子，除此之外我实在找不出合适的称呼。他们就是一群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不择手段的恐怖分子。”

“然后呢？”

“大概五个小时之前，我国位于影子摩西岛的核武器废弃处理设施遭到了由原猎狐犬部队成员所率领的恐怖分子的袭击，并被他们成功占领。他们利用人质要挟政府交出大首领的遗体，而且声称如果这一要求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没有得到满足，他们将发射带有核弹头的导弹。”

斯内克阴沉着脸说道：“大首领……也就是，我的……”

“是的，就是你的父亲。”

斯内克稍有些惊讶地皱着眉毛：“他们为什么……想要他的遗体呢？”

这时，一名穿着白衣的女性带着明朗的笑容走进了房间，手中还拿着注射器。那是一名很有魅力的女性，大概只有二十七、八岁的样子。

护士终于登场了！

“她是？”斯内克问道。

“内奥米·亨特博士。这里的主治医生，同时她也是遗传基因治疗方面的专家。”

她将注射器对准斯内克：“这一点儿都不会疼的，所以你不用担心。”

“你要给我注射什么？”

“我随即就会进行说明的。”她麻利地给斯内克的手腕进行消毒，还没等他发出抗议就快速地将针扎了进去。

“可恶，上校。我还没有同意……”

“安静，马上就好。”

注射结束之后，虽然亨特博士后退了几步，却并没有离开这个房间。

于是上校继续进行说明：“他们并不是想要大首领的遗体，而只是希望得到带有大首领遗传基因情报的细胞。”

“要那个东西干什么？”

“当然是应用在遗传基因治疗中，为了提高己方人员的能力。”亨特博士虽然不是英国的贵族小姐，不过还是用略微暗示自己出身于常春藤大学的口音说道，“他们可以利用那些细胞来强化自己的新世代部队。军方的高层一直都在试图确定那些制造完美士兵而必要的遗传基因，一旦能够进行分辨的话，即使是那些最为普通的士兵……”

“……也将拥有超人的能力。”

“是的。迄今为止，我们已经从大首领的DNA中发现了大概六十多种‘战士基因’。”

斯内克惊讶地摇了摇头：“结果，他的遗体还是被回收了吗？”

坎贝尔说道：“是的，他的细胞一直被保存在冷藏室里。其中所拥有的遗传基因情报，准确地说，有着难以估计的价值。”

“只是对军方而言。”

“我们不能轻易将大首领的遗体交给他们，至于原因你也应该清楚。如果将其交给敌人，这具遗体将会变成比任何WMD（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都更加可怕的武器。”

亨特博士补充道：“虽然他的遗体被严重烧伤……不过想要修复遗传基因情报，只要一根头发就够了。”

“所谓的恐怖分子是谁啊？”

亨特博士回答道：“他们自称为‘大首领之子’。”

坎贝尔说道：“有六名经过千锤百炼的猎狐犬部队的队员，他们的领导者是猎狐犬实战部队的首领。”

说着，他拿出了一个写有“机密”的大信封，然后从里面掏出一张照片并说出了一个名字。

斯内克惊讶地瞪大了双眼，问道：“利奎德·斯内克？”

坎贝尔严肃地点了点头，“是的，与你有着相同代号的男人。”

“和我……一模一样！”

“很吃惊吧？虽然肤色不同，头发也不是黑色，而是金色……不过除此之外，你们两个的确一模一样。”坎贝尔躲开了斯内克的目光，“在这个任务中，我们需要你，因为只有你能与这个男人对抗。”

斯内克揉了揉眼睛，试图让自己快点消化这一情报。

“告诉我，你们掌握的关于这个男人的所有信息。”

“他在十几岁时，作为SAS（英国陆军特种部队）最年轻的成员参与了海湾战争，任务是追踪飞毛腿导弹的发射平台，并进行破坏。你也参加了在那场战争吧，我记得你加入了绿色贝雷帽小队，并潜入伊拉克西部，是吧？”

“当时我也只是个孩子。”

“虽然详细的情况都是最高机密，不过利奎德·斯内克原本好像是作为SIS（英国情报局机密情报部）的特工潜入中东地区的。”

“也就是说，他原本是英国间谍？”

“但是他从来没有在SIS总部中露过面，在伊拉克被捕之后，此后

的数年间都没有任何消息。在你引退之后，他被救了出来，并成为猎狐犬部队的成员。”

“我想他在那个时候已经不再使用代号了。”

“我们并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关于他的情报都是最高等级的机密，就连我也无权查看。”

斯内克摩挲了下他那并不光滑的下颚，忽然觉得自己好像远比真实年龄33岁还要老。

他指着剩下的几张照片说道：“其他人呢？”

“意念螳螂，据说是一名来自俄罗斯的超能力者，擅长进行洗脑和心理战。这是狙击雪狼，伊拉克的库尔德人，世界上最精准的狙击手之一，虽然漂亮，却也是个可怕的女人。这个男人是来自墨西哥的诱饵章鱼，易容高手，精通十多国语言。”

“真是群厉害的角色。”

照片还剩下两张。

“这是火神渡鸦，来自阿拉斯加，美洲原住民与因纽特人的混血。虽是个巨人，不过他的强大却并不是由于身材。”

“巨人？”

“是个身高两米一十的大块头。”

“这帮家伙可以组成一个马戏团了。”

“火神渡鸦还是一位萨满，可以通过一种魔法召唤并支配‘野生之灵’。”

斯内克点了点头：“我知道在阿拉斯加有这样一群家伙，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意念控制动物的行动。无论是鸟还是狗，全都可以控制，真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最后是来自俄罗斯的左轮山猫，拷问专家，出色的枪手。这个男人很奇怪，总是穿着牛仔一样的长风衣，擅长使用六连发的左轮手枪。据说他曾经向俄国人学习拷问的技巧，是一个你绝对不会愿意被他活捉的家伙。”

“利奎德·斯内克是他们的首领吗？看上去这群家伙也不过如此吧。”

亨特博士这时说道："别忘了那些接受遗传基因治疗的士兵们。"

"愿闻其详。"

"新世代特种部队的成员原本就是一些在体力和智商方面都十分优秀的士兵，更不用说他们的DNA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我认为他们是受到了意念螳螂的支配，因此才能发动暴乱，并成功侵占影子摩西岛上的设施。"

"原本他们是作为反恐特殊作战小队，由来自生化学部队、技术援护部队、核紧急搜索小队的人员所组成的。"坎贝尔接着解释道，"目的是对应包含NBC（核·生物·化学）武器在内的新世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带来的威胁。"

"直到'他们'的加入为止。"亨特博士说道。

"他们？"

"佣兵。"坎贝尔回答道，"紧接着事态就开始恶化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由一家佣兵中介公司派来的，而且我觉得你对这家中介公司也十分了解，他们是曾与大首领一同作战的伙伴。在大首领倒台后，军方买断了他们的全部合约。"

斯内克倒吸一口气，说道："世外天堂吗……"

那些遥远的回忆一下子在他的脑海中复苏。当刚被分配到猎狐犬部队时，他曾奉命潜入位于南非腹地的一个被称为世外天堂的"自治国家"。极具领袖魅力的军人——大首领背叛了美国，并成了自己的"武装要塞国家"，将流亡的佣兵和叛军组织了起来。虽然后来大首领被斯内克所重伤，但他还是活了下来，并在数年后又建立了一个被称为桑给巴尔的独立武装要塞国家。斯内克在那里与大首领再次发生对决，并给其造成了"终极性"的死亡。

坎贝尔继续做着说明："之后，他们与我们自身拥有的VR（Virtual Reality）训练小队——Force21合并，并接受了再次训练。要我说的话，所有新世代特种部队都应该被称为'模拟战士'，他们根本没有经历过残酷战争的磨练。"

"但是，请不要忘了，他们全都接受过遗传基因治疗和强化。"

亨特博士警告道，“虽然他们的经验并不丰富，可你也不能等闲视之。”

斯内克将照片还给坎贝尔：“对士兵的遗传基因进行改造，这在国际法律中应该是被禁止的行为吧？”

“那只不过是条宣言罢了，根本没有任何实际约束力。”亨特博士回答说。

“令我感兴趣的是，Force21中几乎全部的成员都参与了这起叛乱行动。”坎贝尔说道。

“但是，小队的成员集体堕落，并参加叛乱行动这种事情，在现实中应该是不存在的啊。”

“他们将其称为一场革命。”亨特博士说道，“正如上校刚才所言，我们认为这与意念螳螂有关。”

“由于对他们进行了相同的遗传基因治疗，因此他们之间大概产生了类似兄弟一般的感情以及强烈的连带感，并将整个小队视为自己惟一的家人。他们都是正规的士兵，有北极圈战斗部队、轻步兵队、NBC战斗部队，以及重武装部队。”

斯内克摇了摇头，正如上校所言，NBC的战士们会使用核、生物、化学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可恶，真难搞。

“此外，还有最精锐的部队——基因士兵（GCV）。他们都穿着带有黑色防毒面具的防弹野战服，并自称‘Space·SEAL（宇宙海豹）’。”

“海豹？坐下来，拍拍鳍，死缠着饲养员要奖励的那种？”斯内克诙谐地说道，可房间里的人都没有笑。“‘大首领之子’吗？不过，既然他们是正规士兵，应该会定期接受军医的精神分析吧？”

“根据医生们所提供的资料，他们在心理测试中全都拿到了‘优秀’的成绩。他们好像的确是一群能力突出，且十分爱国的士兵。”

“可是，他们全体都参与了叛乱啊！”

“不，也有几个人在叛乱的当天没有出现，因此他们对士兵数量也进行了补充。”

“在此之前总会有一些异常的征兆吧？”

亨特博士回答说：“在一个月之前，的确有一份报告称他们的行动有些奇怪。他们查看了一些有关士兵遗传基因治疗的机密情报，并开始自己着手进行遗传基因的治疗实验。”

“听好，关于遗传基因经过改良的士兵们，就连他们的存在也是高度国家机密。我们一定要在暗中对博士所说的事情进行调查与处理。”

斯内克叹了口气，说：“OK。他们到底有多少名基因士兵？”

“几十人吧。”坎贝尔回答道。

“难道说，这次行动是我单独进行潜入？”

坎贝尔笑了笑，“难道还有其他办法吗？”

斯内克看了一眼博士，问道：“刚才你给我注射的到底是什么？”

“可以保护你不受到极寒侵害的不冻蛋白质缩氨酸，其中还有能够为你提供肾上腺素、营养和糖分补充的纳米机器。此外还有促智药，这是一种可以提升你精神机能的药物。”

她的眼神有些闪烁，看上去好像很高兴。

“你们有些太贸然行事了吧？我还没说‘同意’呢！”说着，斯内克朝坎贝尔扬了扬下巴，“你怎么也被牵连进来了？你不是早就退休了吗？”

坎贝尔在回答之前稍微犹豫了一下：“因为像我这样对猎狐犬部队了如指掌的人已经不多了啊。”

“是啊，那么真正的理由呢？”

“好吧，我就直说好了。对方手中的一名人质是对我而言十分重要的一个人——我的侄女梅丽尔，梅丽尔·希尔弗伯。”

“她怎么会出现在核武器废弃设施中？”

“梅丽尔是我们中的一员，虽然还很年轻，还不够成熟，不过却是一名军人。她作为一名见习被分配到影子摩西岛，后来我们收到基地中有几名士兵失踪的报告，于是她就暂时作为替代人员被派遣过去了。她刚刚到达，那里就发生了叛乱。”

“她曾经联系过你们吗？”

“没有，我们认为她可能是藏在某个地方了，或者与其他非战斗人员一起成为了人质。剩下的可能性……我不想去假设。”

斯内克眯起眼睛看了看坎贝尔：“既然她还不够成熟，为什么还将她分配到那个地方去？”

“这是她自己的意愿，梅丽尔是我弟弟的女儿。因为我弟弟并没有与梅丽尔的母亲结婚，所以她一直使用母亲的姓氏。我弟弟在梅丽尔十岁时死于海湾战争，之后我便承担起了她父亲的职责。虽然她现在还不满二十岁，不过已经到了能够自己下决定的年龄了。我的侄女是一名优秀的军人，斯内克。她能够熟练使用随身携带的武器，即便是在潜入行动的训练中，也得到了优秀的成绩，她还拥有丰富的电脑与电路的知识。当你潜入影子摩西岛上的设施之后，如果能够见到梅丽尔，她一定会助你一臂之力的。”

即便她会快速修理好一个被烧焦的插座，斯内克也不想让一个十多岁的小姑娘成为自己的助手。他叹了口气，接着问道：“那么，我该做些什么？”

听到这个问题，坎贝尔脸上一直都紧绷着的表情稍微有些缓和了：“你有两个任务。首先潜入设施，救出两个重要的人物。”

“一个是你的侄女，另一个呢？”

“不，我的侄女并不是目标之一。如果你能在执行任务的中途发现她，那就再好不过了。”说着，坎贝尔闭上了眼睛，“但是，如果没有发现她的话……”

“我会发现她的。你刚才说的那两名VIP到底是……”

“DARPA（国防部附属机关先进研究局）的局长唐纳德·安德森与阿姆斯军工的总裁肯尼斯·贝克。”

斯内克点了点头。DARPA是开发以防卫为目的的武器研究机构，而阿姆斯军工则是负责制造美国陆军的武器以及其他兵器的大企业。这两个人的确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他们跑到核武器废弃设施去干什么？”

“实际上，当恐怖分子发动攻击时，那里正在进行一场秘密的演

习。”

“既然这两个人在场，那肯定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演习了。这次演习的内容是什么呢？是对最新武器的测试吗？”

“关于这一点，我们并没有得到相关情报。”

“那么，这次作战行动的负责人是谁？”

“是美国总统。”

“既然恐怖分子手中掌握有核武器，那么总统和他的幕僚不是应该启动COG（联邦政府存续维持计划）吗？”

“还没有。这次作战行动的具体指挥由吉姆·豪斯曼负责，他完全掌握了状况。在潜入之后，如果你认为对方能够发射核导弹，他们才会相应地启动COG。”

这下就明白了。豪斯曼是国防长官，同时也是布满谜团的组织——OSI的成员，这是一个类似FBI的组织。豪斯曼是一名从越南战争时期就开始服役的军人。

斯内克点了点头：“原来如此。那么，第二个任务是什么？”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希望你能够调查一下恐怖分子是否具备发动核导弹袭击的实力。如果他们可以发动攻击，你要阻止导弹的发射。他们宣称自己拥有核弹头，甚至还提供出了弹头上的序列号，我们对序列号进行了确认，那些核弹头的确是存在的。”

“是否有能够阻止类似恐怖行径的安全装置？”

“有。存放在武器库中的导弹和核弹头，全部都装备有应用了不连续起爆编码的PAL。”

“PAL？”

“许可性核弹头安全装置解除系统，就是被内置在所有核武器系统中的安全控制装置。但是，即便有这种装置，我们也不能高枕无忧，因为DARPA的安德森局长知道起爆密码。”

“啊，也就是说这件事很有可能会出现在明天《国际观察》的头版头条咯。不过，就算他们拥有核弹头，也一定是从导弹上拆下来的。在废弃设施中，所有导弹的弹头应该都已经被拆下去了。想要得到ICBM（洲际导弹）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对吧？”

“以前的确是这样，斯内克。在冷战之后，只要有充分的资金和适当的人脉，你几乎可以得到任何东西。希望你能明白目前我们所面对的严峻现状。”

斯内克站起身来，舒展了一下身体。“明白了。我接受这个任务，上校。但是，你可欠了我一个人情，一个很大的人情。”

“你的祖国不会忘记这一点的，斯内克。不过，我已经不是上校了，现在只不过是一名退伍的老兵。”

“是……上校。武器和装备现在就能调配出来吗？”

“当然了。不过，这次还特别给你准备了SOCOM。”

“太棒了，自动手枪！哇哦！真让人欢欣雀跃啊！”

“别讽刺我了。听好，这次可是最高机密的特殊作战行动，没有任何官方的协助。我们会通过CODEC与你保持联络，提供地图以及战术指导。我想这些流程对你来说再熟悉不过了。”

“多说一些关于设施内部的详情。”

“很不幸，那是一个处于完全防备状态中的地下基地。虽然我们拥有最先进的情报收集设备，可是对于基地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完全一无所知。”

“哎呀。那么小队的其他成员呢？”

“一起去指挥室吧，我给你介绍一下。不过你要先把衣服穿好。”

上校和亨特博士离开了房间，斯内克穿上了那套十分合身的特殊服装——那是在他到达这里之前就已经准备好的东西。十分钟后，他又变成了那个坎贝尔上校熟悉的特工索利德·斯内克，然后走出了这间医务室。

指挥室是这次任务的活动中心，环形的工作站被划分成不同的区域，由不同的工作人员负责。指挥官坎贝尔像往常一样，待在整个环形的中央位置，与每个工作站之间都保持着一段距离。

坎贝尔最先介绍的是坐在好几台电脑前的一名年轻的中国姑娘。

虽然十分可爱，不过对我来说有点儿太年轻了，斯内克在心里说道。

“这是负责通信的美玲，她是一名图像和数据处理的专家。你通过耳机就能听到她的声音了。”

“你好！”美玲笑着说道。

CODEC是一件凝结了很多心血的发明，它的原理是利用通信卫星对无线通信进行符号化，除了可以将通信内容加密压缩，并以一百万分之一秒的速度瞬间进行实时通信之外，还附带有声纳和雷达的功能。由于接收信息的特殊耳机只会对耳小骨造成震动，因此除了佩戴耳机的本人之外，其他人谁都听不到。而且还可以通过与不同密码频率相连接的按键与小队中的任何一个人联系。

斯内克与宛如从某部漫画中走出来的角色一般的美玲握了握手：“我没有想到一名世界级军事技术的设计者竟然如此可爱。”

没想到对方斜眼瞪了下斯内克，说道：“你这是在恭维我吗？”

“我是认真的！在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不，是十八个小时内，我都不会感到闷了。”

“我竟然被传说中的战士索利德·斯内克所夸奖，真是让人感动。”

坎贝尔带着斯内克来到另一台电脑前，并打开了显示器的开关，只见屏幕上出现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女性。她留着金色的短发，看上去应该是来自东欧。

“娜斯塔夏·罗曼南科，我们的核武器专家。他负责分析武器和装备，通过CODEC给你提供技术支援。”

“很高兴见到你，斯内克。”娜斯塔夏说道。

这口音……

“你是乌克兰人？”

“你怎么会知道？”

“我猜的。你现在还在那里吗，在乌克兰吗？”

“不，我在阳光明媚的南加州，洛杉矶。”

“我真羡慕你。”

坎贝尔继续做着介绍：“亨特博士，你刚才已经见过了。她是这里的医生，她的祖父是FBI的长官，曾担任过胡佛的副官。”

“哎？”

亨特博士耸了耸肩膀：“这根本不值得一提。在战后，他作为秘密调查员四处搜查纽约黑手党。”

“都是因为他，你才得到这个主治医生的资格吗？”

“不。不过，别忘了，我已经见过你赤身裸体的样子。”

“我能够得到什么奖励吗？”

亨特博士微微一笑：“如果你能活着回来，我也许会给你点儿奖励的。”

“好！上校，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冷静！你没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不过，如果你能把米勒教官也找来就好了。我很怀念他那独特的激励方式。”

的确，猎狐犬部队的原教官，同时也是自己的恩师，麦克唐纳·本尼迪克特·米勒要是也能在这里的话……

米勒和斯内克一样，都在引退之后隐居在阿拉斯加的荒野中，他们两个已经好几年都没有见过面了。

坎贝尔微微一笑：“斯内克，米勒教官已经同意通过CODEC为你提供支援了。”

“你们找到他了？”

“准确地说我们并没有找到他，现在正在联络他。当你被一群基因强化士兵包围时，即便突然听到他的声音也不要感到吃惊哦。”

这时，一名海军士官推门走了进来，敬礼后说道：“上校，我们已经靠近发射地点。”

“谢谢你，少尉。”坎贝尔回敬了一个礼，转身对斯内克说，“带好你剩下的装备，时间不多了。”

现在

自从哈士奇狗和蓝莓的美梦被打扰之后，虽然只过去半天的时间，可斯内克现在已经趴在过滤槽的阴影中，正打算开始行动。

这时，他听到了皮靴敲打在头顶上方的某块金属地板上所发出的

声响。斯内克小心地从过滤槽的边缘探出头去，发现两名士兵正在朝堆积着货物的船坞另一头走去，还有一位穿着棕色防水军用大衣的男子和那两个人一起朝货用电梯靠近。

“去搞定那两只吵闹的苍蝇。”穿着军用大衣的男子操着一口英国腔的英语，对一名士兵说道，“不要掉以轻心。那个家伙很快就会来到这里。”

“能看到一名穿着军用大衣的男子。”斯内克轻声说道，他的声音通过CODEC传达给坎贝尔，“可能是左轮山猫。”

“能确认吗？”坎贝尔问道。

这时，穿着军用大衣的男子走进了电梯，接着他的脸面向了斯内克所在的方向。

“不，等一下。他把脸转过来了，不是山猫。”

这个人正是恐怖分子的首领——利奎德·斯内克。

3 METAL GEAR SOLID

米勒教官的双拳保持着轻快的节奏打在沙袋上，发出了有些沉闷的声响。他就像是在跳美洲土著民族的舞蹈，或者在拉丁美洲摇滚节奏的伴奏下跳舞一样。像这种并不正规的“拳击训练”，米勒每天都要进行三个小时，这当然不仅是为了保持身体的状态，此外还起到了给隐居生活以明确目标的作用。虽然他无论如何也不想承认，不过在这种离群索居的生活中，那份深深的孤独感是怎么也挥之不去的。当然，在大部分情况下，轻松的日子还是非常自由的，但偶尔还是会有种被这个世界所抛弃的感觉。对他而言，这样的“拳击训练”是能够包治百病万能良药。

曾经在SAS（英国陆军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海军陆战队以及猎狐犬部队中留下优秀业绩的米勒，即便能够离开军队，可是留在

他骨子中的那种浓厚的军人气质是无论如何也去不掉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担任猎狐犬部队的野外生存技能教官。虽然他是日籍美国人的第三代，但是这一点对于军队高层人员来说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作为一名爱国者，作为一名纯正的美国人，米勒一旦在训练的过程中发现什么问题，就会大声地怒吼。可是，那些受训的士兵却没有一个人会记恨他，永远都是恭恭敬敬地称呼他为“米勒教官”。

就在米勒用力地猛击沙包时，他所驯养的一只哈士奇犬突然开始猛吠。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在米勒家所在的这片荒野上经常有野狼出没。他所驯养的那些哈士奇犬早已经将追赶那些试图靠近的野狼当成了自己的工作。但是，这声吠叫却突然停了下来，米勒一下子警觉起来，因为这听上去就像是有什么东西杀掉了那只狗。

米勒连忙用手扶住正在晃动的沙包，然后竖起耳朵倾听屋外的动静。虽然在这几个小时中只能听到窗外怒吼的风声，但他绝对不是一个会无视危险预兆的人。他慢慢地走过训练场，悄悄地来到一个放有两、三只手枪的陈列架前。虽然武器库在其他房间，不过这个房子中的每个房间里都事先放有武器。他拿起一只九毫米口径的格洛克，然后确认了一下弹夹的状态，接着打开了手枪的保险。他小心翼翼地走上楼梯，朝着一楼的警报装置控制盒走去。

警报装置被破坏了，即便按下按钮，六个显示屏上也只有一片黑暗。看来没有办法了解到外面的情况。

可恶，敌人竟然能找到我，看来好像不是一群乌合之众啊。

和索利德·斯内克一样，米勒的家也在靠近加拿大国境线，阿拉斯加最东部的荒野中。想要到达这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能够通往这里惟一的道路此时已经被一米以上的积雪所掩盖。不仅如此，在方圆一点五公里之内，能够通车的道路上全都安装有监控装置，无论是谁，只要驾车经过这里就都逃不过自己的监视才对……

米勒转身跨过客厅里的沙发，然后趴在硬木地板上，想要尝试是否能听到入侵者移动的声音。只要躲在沙发的阴影中，也许能够出乎这位不速之客的意料吧。

但是，等了五分钟，他没有听到任何动静。难道是自己的错觉？

也许应该去看看那条狗吧？但是，如果什么都没有发生，为什么警报装置会坏掉呢？

的确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无论这是直觉，还是第六感，或者是胡扯，总之米勒知道肯定有人闯入了自己的家。

忽然，房间里弥漫起了一种香甜的气味。这种气味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牙科医生的诊疗室。笑气？不，不太一样，但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自己必须要马上离开这里。

可不幸的是，他现在只穿着短裤、网球鞋和背心，而外面的气温是华氏零下三十度到四十度。

米勒站起身来，打算回到沙发前面去，可是他知道刚才的那种气体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手脚的动作都变得特别迟钝，自己的脑袋里好像被灌满了氦气，马上就要脱离身体轻飘飘地飘向天花板。他踉踉跄跄地倒在沙发上，接着又马上支撑着爬起来。他知道自己现在必须去衣橱那边，穿上防寒服，然后通过逃生密道来到位于地下的那个冰冷的洞窟。米勒挣扎着打算横穿过客厅。

这时，香甜的气味变得更浓了。

这可能是吸入麻醉药。米勒想到。这是最强力的麻醉药。

他此时想要抬起腿，可是腿已经变得像铅块那么沉了。脑部的机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被麻痹，身体就像是电影中的慢镜头一般慢慢地倒在地上。当脸部撞击在地板上时，米勒已经什么都感觉不到了。

就在他拼命地朝前方又爬了几厘米时，黑暗彻底将他笼罩了起来。

4 METAL GEAR SOLID

斯内克环视了一下四周，然后低头看了看手腕上的CODEC显示出的地图，进行了最终的确认。他此时所处的装载货物用的码头位于一

个由金属支架纵横交叉所支撑起来的洞穴中。码头边的一个停泊处是空的，看来好像是给政府的补给船预留的位置。在长达二十多米的栈桥上放置着一排排巨大的集装箱，一直延伸至搬运货物用的电梯前。设施中的其他地方大概只有地表的建筑以及地下了吧。从利奎德·斯内克搭乘货物用电梯离开这一点来看，那一定是从这里到达地面的惟一手段了。

斯内克从枪套里抽出MK23 SOCOM，然后确认了一下弹夹的情况。在精准度和耐久性方面，没有任何武器能够胜过点四五口径的SOCOM，而且这支手枪上的激光瞄准器特别出色。不过，如果这是一个完美的世界，则根本不需要这样的武器。只要事情进展得一切顺利，自己甚至一枪都不用开。

不过，这种可能性应该只是微乎其微吧。

斯内克将手枪插回枪套。开始行动的时间到了。他绕过过滤槽，然后从沿着洞穴墙壁延伸的粗大管道的下方爬过。在墙边，斯内克发现了一些小小的粪便，于是微微皱了皱眉。

“我发现了动物的粪便，这里有黑老鼠吗？”

“不。”坎贝尔上校马上回答道，“我们已经对岛上的有害动物做过确认了，那恐怕是褐色老鼠的粪便，它们是无害的，也不会咬人。在那里工作的人也都已经习惯了。但是，你要小心，有三名，不，是四名士兵正在货物码头上巡逻。利奎德·斯内克去哪儿了？”

“他刚才进了电梯。真让人吃惊，除了肤色不同之外，我们两个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斯内克，他是一个可怕的敌人，与你有着相同的代号。也就是说，在任何方面，他都有着与你不相上下的实力。”

是啊，固体（solid）与液体（liquid）之间的战斗。

“明白！”斯内克回答道，然后看了看CODEC上的地图。这时，附近有脚步声响起，他稳住身形后往管道上方看去，看到了刚才坎贝尔上校提到过的巡逻士兵中的一名。对方穿着白色的迷彩服，头上戴着能够覆盖住耳朵的面罩，手上还拿着一把FAMAS自动步枪。那名士兵来到码头的边缘，朝着水面上张望了一阵，然后打了个喷嚏。斯内

克趁机来到他的身后，然后用德语轻轻地说了声“保重身体”。话音未落，斯内克的手便迅速地抓住了对方的脖子，只听见“咔吧”一声脆响，那名巡逻士兵便无力地瘫在了他的怀中。

搞定一个！

斯内克将士兵的尸体拖到过滤槽的后面，然后轻轻地放在地上。又有人过来了。他连忙爬到过滤槽的下方，接着爬进外侧的盖子与栈桥之间的一个狭窄空间中。可能是听到了什么声音，那名士兵十分警惕地走到码头的边缘处。斯内克轻轻地一翻身就来到了过滤槽的另一侧，然后绕过过滤槽就来到了那名士兵的身后。

又一个人的脖子被扭断了。

斯内克将那名士兵的尸体也拖至过滤槽的后面。在简单的搜索之后，他找到了一盒美国产的香烟。

哈。

以尼古丁作为基础，将十多种化学物质和植物叶子混合在一起，斯内克自己制作了一种特制的烟草。这种烟草最大的好处就是不会冒烟，所以特别适合执行任务时使用。在离开潜水艇之前，他曾经打算事先吞下去一盒来着，不过一想到在到达目的地之后还要吐出来，他就有些犹豫了。于是，就只能到了目的地之后再想办法了，即便只能找到这种杂牌子的东西。

他将香烟收好，然后将步枪拿在手中。

“斯内克，我是内奥米·亨特！”

“怎么了，博士？”

“基因士兵的听觉和视觉都非常敏锐，即便只是极其微小的动静也会引起他们的警觉。恐怕，他们也和你一样被注射了不冻蛋白质缩氨酸。”

“谢谢您的讲解。不过，他们已经被我干掉了，缩氨酸什么的也就没有用了。”

这时上校说道：“斯内克，为了将他们的注意力吸引至海上，我们在五分钟前让两架F-16战斗机从格雷纳空军基地起飞，向敌人基地的方向飞去，现在恐怖分子的雷达应该已经捕捉到他们了。”

利奎德·斯内克刚才所说的“两只吵闹的苍蝇”指的就是那两架F-16战斗机吧?

斯内克朝着过滤槽的尽头移动，然后来到最近的一个集装箱前。他在那里停了下来，确认剩余的巡逻士兵的动静，接着又来到集装箱的另一侧，朝下一个集装箱走去。就这样，他走过一个又一个集装箱，逐渐地靠近了栈桥的尽头处。当来到倒数第二个集装箱附近时，斯内克趴在了地上，然后朝对面望去。

降下来的电梯门已经打开，第三名和第四名巡逻士兵正在电梯前从左至右巡视着。他们从距离最后一个集装箱不到两米的地方走过，斯内克根本没有办法绕到他们的身后，于是只好留在原地等待。等这两个人逐渐走远一些之后，他猛地从地上站起身，并迅速来到距离电梯最近的那个集装箱前。几秒钟之后，那两名士兵改变了方向，开始返回。他们此时正在小声地谈论着这场暴风雪，斯内克这时突然出现，把这两个人全都吓了一跳。

“圣诞快乐！”他说着，然后对准两个人的脸分别使出了必杀的重拳。他们甚至都没有发出声音就倒在了地上。

“哎呀，不好意思，刚才忘记说了。今年的圣诞节来得早了一些。”

他先抓起一个人，将他拖至集装箱的后面，接着将另一个人也同样藏好。就在他做完这些事情的同时，设施中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

“可恶，难道他们知道我在这里，还是说发生了其他什么事情?上校，我要进电梯了。”

斯内克走进电梯，然后按下了通往一楼的按钮。几秒钟之后，电梯门再次打开。在外面宽阔的场地中央，停放着一架米-24D“雌鹿”武装直升机。向上望去，为了能让直升机顺利起飞，屋顶上的一块滑动式强化金属板正在慢慢地被收纳起来。屋顶上的积雪掉了下来，外面仍然是狂风大作。

斯内克走出电梯，为了避免被远处瞭望台上的两名看守发现，他悄悄地沿着墙壁走进了附近的阴影之中。当他在阴影中蹲下时，一个女性的声音说道：“这种天气真的很糟糕，斯内克。正好有一场暴风

雪经过你所在的区域。”

“是谁？”

“啊，不好意思，我是美玲。我不仅仅要负责你的通信装置，同样还监控着你那边的天气状况。”

这时，屋顶完全敞开了，整个仓库就像是时代广场一样亮了起来。“雌鹿”的螺旋桨开始转动，旋转的速度不断地变快，看守们此时已经移动到了远处。

“我所在地方是一个配置了最新设备的直升机停机坪，这里有一架俄罗斯制造的雌鹿武装直升机。此外，还有个疯子想要在这种恶劣的天气状况下强行起飞。”

但是，如果对方是一名技术高超的飞行员，即便在暴风雪中也能自由操控这架“雌鹿”，这架武装直升机正是以其快速与随机应变的性能而闻名。斯内克曾经听说过，“雌鹿”是最难以被击坠的机种，不仅防御性非常出色，而且还搭载了方阵-P反坦克复合导弹和机枪。

停机坪周围的灯光开始旋转，接着一同指向上空形成一道光柱，这是为了引导直升机上的驾驶员。这架突击直升机巨大的机体逐渐向上爬升，让人完全感受不到重量感，虽然室外的强风将机体吹得稍微有些晃动，不过它很快就离开了屋顶，消失在暴风雪之中。无论是谁在驾驶这架直升机，这个家伙的技术都是超一流的。

斯内克点燃一根香烟。跟预料中的一样，这东西的味道真的很差劲。他轻轻地咳嗽了一下。不过，就算这东西再差，也比什么都没有要强……

“斯内克？”坎贝尔说道。

“怎么？”

“利奎德·斯内克认为自己就是一名一流的飞行员，那个家伙相当自负。恐怕刚才驾驶飞机离开的就是他自己，也许是想要挑战我们的战斗机吧。也就是说，我们制定的声东击西计划起作用了。”

“我对我方的飞行员能够在这种天气状况下起飞同样感到惊讶。”美玲插嘴说道。

坎贝尔回答说："阿拉斯加的空军飞行员一直都在这种天气条件下接受训练，可以说，他们是精英中的精英……"

"虽然打扰你们之间的愉快对话，我感到很不好意思，不过你们能告诉我接下来要去哪儿吗？"

亨特博士回应道："斯内克，DARPA的安德森局长同样被注射了GPS远程传输纳米机器。所以，你可以利用CODEC来追踪他所发出的信号。虽然我们这边还没有收到他的信号，不过只要继续深入敌方的设施，我相信你很快就能接收到。"

斯内克看了一眼戴在自己手腕上的装置，终于发现了一个十分微弱的信号。

"他在其他楼层，而且是在更靠近内陆的地方，看来我无论如何也要继续深入了。"

美玲说道："你只能横穿过这片停机坪，我发现有很多基因士兵在这一带活动，你要小心自己的身后。"

斯内克微微一笑。

"在北侧有一片十分宽阔的地带，好像也是个仓库。想要进入设施内部，同样也必须要横穿过那里，不过那里到处都是看守。"

"全都交给我吧。"斯内克说道。

5 METAL GEAR SOLID

直升机停机坪北侧的那扇门，就在斯内克所在位置的正对面。但是，在通往那里的路线上存在着两个障碍。其一是三名穿着白色迷彩服的士兵——就和他之前在下面的栈桥附近遇见的那些看守一样，他们在不停地到处巡视；其二，天花板上的灯就像是探照灯一样，在空旷的停机坪上不停地扫来扫去。

就在观察的过程中，斯内克发现了停机坪上的一个东西，就在刚

才“雌鹿”所在位置的附近。借助扫过那里的灯光，斯内克终于看清那个物体竟然是个箱子。虽然有些冒险，不过到底有没有必要去确认一下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呢？

哦，好像很有趣啊。

斯内克默默地在心中数了一下，发现天花板上的灯光每隔三十秒就会交差一次。如果想要在不被光线照到的情况下接近那个箱子，首先就要跑到停机坪的尽头，然后在那里等待灯光再次交差。不过，在这项作战计划中仍然存在着一个漏洞。在等待的过程中，他的身影就会完全落入在停机坪附近巡视的看守的眼中。而在接下来的十秒钟时间里，整个停机坪几乎都会陷入一片漆黑之中，只要快速冲过去捡起箱子，然后一口气跑到左手边的墙角处就可以了。

但是，看守在哪里？虽然此时有两个已经看不见了，不过剩下的一个此时就站在停机坪北侧的那辆卡车旁边。很好，可以把那个家伙留到最后再收拾。

另外两个……

因为看不到对方，斯内克悄悄地朝堆积着装满了汽油的油桶走去，然后躲在阴影中朝停机坪望去。

在那里！

其中一个站在左侧一扇双开大门前，那里是斯内克在拿到停机坪上的箱子之后所逃走的方向。好，就在拿到箱子之后收拾他吧。第三名看守在哪里？斯内克耐心地等了几秒钟，可是第三名看守始终没有出现。

那个箱子真的值得自己冒着如此大的风险去拿到手吗？还是说，应该果断地放弃那个箱子，尽快去执行下一项任务呢？

这时，灯光开始逐渐远离停机坪的边缘，时机刚刚好。斯内克果断地离开了油桶的阴影，朝着对面跑去，他只花了两秒钟就跑到了停机坪的边缘处。

蹲下，不要被对方发现，斯内克在心里祈祷着。很幸运，他身上的那套黑色战斗服十分完美地融入了阴影之中。

就凭你们几个怎么可能发现我！

他一动不动地数着秒，等待下一次行动的时机。

声音……两个男人的声音。第三名看守加上原本站在左侧的那名看守，此时两个人聚集在斯内克接下来将要经过的地方，看来事情的发展要比之前所设想的更棘手一些。

“探照灯”扫过地面。

卡车旁边的那名看守正在吸烟，至少那个家伙还没有移动。

两组灯光互相交错，然后从停机坪中央的位置向四周移动。斯内克再次展开行动。他快速跑到画有“H”字样的地方，然后拎起箱子往里面看去。

是特殊手榴弹——三枚能够释放出铝碎箔的金属碎箔手榴弹。可以利用这些东西来干扰敌人的雷达。

斯内克抄起三枚手榴弹，然后拉开身上的一个空口袋，将它们装了进去。

他径直朝左侧跑去，那两名看守就站在距离他六米远的地方，他们正在一边聊天一边抽烟。虽然他们两个都正面对着斯内克，可是谁都没有发现他。

就在斯内克提速的一瞬间，终于有一个人看到了他。就在这里看守由于惊讶而张大嘴巴时，斯内克就像是一只从地狱里逃出来的蝙蝠一样扑了过来，然后猛地撞在了两个人的身上。两个人的脖子——靠近下颚的地方——被斯内克的手臂紧紧地勒住，这两个人的脑袋就成了他的缓冲物体。三个人一起倒在了地上，不过两名看守的头狠狠地撞在了地上，从混凝土地面上响起的一声闷响预示着两个人的谈话此时已经结束。

斯内克回过头来朝北侧望去，刚才站在卡车旁的那名士兵已经踪迹不见。

可恶。

斯内克抓住这两名看守头上戴的面罩，将他们拖行至两三米外的一个墙壁凹陷处。刚才看到的那扇双开的门的另一头明显是一个仓库，看来很有必要去那里搜索一番。

一架监视摄像机正在缓慢地转动，看样子是正在对仓库的入口进

行监控。

只要好好地计算一下时间，应该不会被它捕捉到。斯内克盯着摄像机转向自己所在的方向，就在它改变方向的一瞬间，他往前一窜，迅速穿过仓库大门，接着就势一滚扑进了房间，手上拿着那支SOCOM。

第四名看守正趴在桌子上，戴着面罩的头深深地埋在臂弯中。

斯内克一下子愣住了。

这个家伙睡着了吗？

就像是回答他这个问题似的，士兵忽然打起了鼾声，然后活动了一下脑袋又嘟哝了两句，接着再次趴在了桌子上。

斯内克悄悄地朝仓库的深处走去，看了看堆放在那里的箱子，箱子里装的几乎都是食物。难道就没有一些武器之类的东西吗？其中有几个装小麦的箱子好像已经被老鼠咬坏了，堆在下面的箱子有些被咬出了窟窿，地上到处都洒满了小麦粉。他朝着西面的墙壁移动，耐心地寻找着是否有能够帮到自己的东西。很快，斯内克就来到了那名正在睡觉的士兵身后。

这时，那名士兵发出了一声极其响亮的鼾声，一下子把自己惊醒了，于是连忙抬起头来。

“你好像患有睡眠中呼吸骤停症。”斯内克说道，“有时间的话最好去看看医生吧。”

士兵扭过头来，想要找到声音的主人。斯内克一伸手抓住了士兵的脑袋，然后用力一拧。

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听上去就像是有人挨了一巴掌。

斯内克扶着士兵的脑袋轻轻地将其放回到桌子上，仔细地将他的手放在脑袋下，重新摆成之前睡觉的样子。然后，他来到仓库的北侧，开始查看储物架上的东西。

“有两个热感成像仪。”

这一阿姆斯军工制造的热能感知装置应该会很有用，斯内克想到这，将这个东西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喂，斯内克？我是娜斯塔夏·罗曼南科。”

“哦，核武器专家。加利福尼亚还是晴空万里吗？”

“虽然天气不错，不过现在是晚上。看来你找到了一副热感成像仪，这个东西不像夜视仪那样会增幅光线的亮度，而是使用热感成像。所以即便是在完全黑暗的地方，这个东西也会帮到你的。不仅如此，它还能透视视觉隐身系统，戴上它你甚至能够看到地雷所在的位置。”

“谢谢，娜斯塔夏。这些我都知道。”

“啊，不好意思。在你主动发问之前，我最好还是保持沉默吧。”

“好的。”

“我作为核紧急搜索小组的成员，被邀请加入此次作战行动中，我很荣幸地接受了他们的邀请。核武器是一种绝对不能让恐怖分子所掌握的东西，希望我能够帮助你成功阻止他们。”

“当需要帮助时，我会主动跟你联络的，娜斯塔夏。”斯内克说完便终止了通话。

他快速查看了一下剩下的储物架和箱子，虽然他找到了一些M9的弹药，并准备拿上一盒，不过之前在停机坪那边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斯内克看了看仓库外面的情况，然后盯着监视摄像机的位置。当它变换方向时，斯内克一个箭步窜出仓库，溜进了装货箱的阴影中。接着，他紧贴着装货箱，慢慢地朝另一侧移动。还没有看到那名士兵。斯内克在慢慢地朝与卡车并排放置的装货箱的阴影方向移动时，辨认出了那辆卡车是M548装轨式货物运输车。虽然好像能看到卡车装货台面上的“宝物”，不过还是无法确认最后一名士兵所处的位置。斯内克只好又耗费了几秒钟的时间，小心地倾听着周围的动静。这时，从停机坪右侧传来了脚步声。四处巡视的士兵绕过一个装货箱，返回到卡车的旁边。斯内克打开口袋，掏出一个金属碎箔手榴弹，并拉下保险，然后将其扔向右侧的墙壁。五秒钟后，手榴弹炸开了，只有用显微镜才能看到的细微金属箔一下子弥漫在周围的空气中。金属碎箔手榴弹并不会随着爆炸放出大火，也不会对物体造成严重的损伤。这种武器主要是用来干扰敌人的监控系统，或者是吸引敌人的注

意力。

被爆炸的声音所惊动，那名士兵转身面向右侧的墙壁，然后大声呼喊同伴的名字。发现并没有人回应，于是他紧握着步枪，小心翼翼地朝传来爆炸声的方向走去。等到他绕过装货箱，完全从自己的视线中消失之后，斯内克快速跑向卡车，然后蹲在车厢的左侧。他轻轻挑起覆盖在车厢上的布帘，发现卡车的装货台面上装载的全都是纸板箱。其中一个纸板箱并没有被封上，里面装的全都是金属碎箔手榴弹。斯内克伸手从里面拿了两个，放进了自己的口袋。

接着，他转身面对北侧，知道自己接下来必须通过那里的一道铁门。但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贸然走进去实在不是一个好主意。幸运的是，在铁门附近的墙壁上有一个通风口，上面只有一张看上去用手指就能拆下来的金属网。

*好，就从那里进去吧，*他在心中暗想。

不过，一旦最后一名看守发现了那些已经不能动弹的伙伴，事情可就麻烦了。

“我在这！”斯内克喊道。

那名看守还以为是同伴在回应自己刚才的呼唤，于是快步朝卡车这边跑来。斯内克趴在地上，一翻身滚进了卡车下面，那名士兵在卡车附近没有发现任何人，所以感到莫名其妙地再次呼唤同伴的名字。斯内克从卡车的另一侧出来，慢慢地来到这名看守的身后。他将手伸到那名看守的身前，紧紧地抓住了突击步枪，然后猛地卡住对方的脖子，直到他瘫软下来。接着打开卡车副驾驶席的车门，将士兵扔了进去。

他来到通风管道的入口处，用戴着手套的双手将遮住通风口的金属网拆了下来。虽然管道里稍有些挤，不过还是能够容纳斯内克在里面爬行。他打开了内置在战斗服垫肩中的微型手电，知道接下来只要爬到通风管道的另一头就可以了。

斯内克在对自己能够进到一个稍微暖和的地方而感到高兴的同时，也在尽量快地在这个令人呼吸有些困难的金属管道里爬着。尽管之前的那个停机坪是由滑动式的屋顶与墙壁围成的，但是气温与外界

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不过，在这个基地设施中应该配备有中央取暖装置。

“情况怎么样，斯内克？”坎贝尔问道。

斯内克好像呻吟一样地回答道：“全都是老鼠屎。”

这时，他听到另一头有女人在窃笑，于是说：“这一点都不好笑。”

“斯内克……”坎贝尔说道，“如果这就是你所面临的最糟糕的问题，那这份工作实在太轻松了。”

斯内克继续向前爬行，终于发现一个镶嵌在通风管道“地面”上的通风口。透过通风口处的金属网，斯内克发现下面好像是一个停放重型装备的仓库。实际上，他此时甚至能看到装甲车的后部和履带。

“是艾布拉姆斯。”

“你说什么？”

“这里有一辆艾布拉姆斯坦克。”

“没错，他们一共有两辆。你好像已经到达了影子摩西岛上停放装甲车辆的仓库，那里停放着坦克、各种零部件，以及……弹药。”

“虽然这是个好消息，不过现在……等一下。”

两名看守出现在斯内克正下方，距离通风口金属网大约一点五米处的空中通道上。当这两名看守走过时，斯内克甚至能够听到他们谈话的内容。

“是例行清扫工作，好像他们用火焰喷射器消灭了不少老鼠。”

“那个家伙怎么样了？”

“你是说DARPA的那个男的？被关进地下一楼的单人牢房中了，就在那个女人的隔壁。”

“那个女人好像精力很旺盛啊，一会儿咱们去安慰安慰她吧……”

说着，他们走了过去。

女人？是梅丽尔·希尔弗伯吗？

“上校，我已经知道DARPA的安德森局长所处的位置了，还有，你侄女的位置大概也弄清了。”

斯内克从这个通风口的上方慢慢爬过，继续前行，接着来到一个两条通风管道的交叉口处——接下来是一条向下的通风管道。虽然还不知道下面到底是什么地方，不过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他只好将双臂平伸，牢牢地支撑住通风管道的内壁，然后一边滑动背部一边缓缓下落。虽然这样的姿势会对肩膀和膝盖造成很大负担，但是斯内克此前在猎狐犬部队的障碍训练中早已做过多次练习。

很快，斯内克到达了另一个通风口处。他用双脚和背部让自己的身体好像一根楔子一样挤进了通风管道的侧面，在稍作休息之后，小心地透过安装在通风口上的金属网向外看去。刚才的那两名看守此时就在距离斯内克两米左右的地方，两个人背靠着楼梯扶手正在聊天。

"……警戒等级又被加强了。"

"为什么？"

"听上面的人说有入侵者，而且好像已经干掉三个哨兵了。好像还装备了隐形迷彩，现在警备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快点走吧。"

说完，两个人逐渐走远，很快就从斯内克的视线中消失了。

入侵者？隐形迷彩？

"这里好像还有其他的入侵者。如果他们说的那个入侵者指的就是我，这次的工作可就麻烦了。"

"你干掉的那些士兵全都藏好了吗？"

"是的，上校。不过，也有被发现的可能性。"

"那么，他们也许是想找到你。"

不过，我干掉的可不仅仅是三个啊。

"不，他们说的大概是另一个人。算了，不用在意。"

他的背部缓缓离开通风管道的内壁，然后他像蜘蛛一样爬向管道的底部。几分钟之后，麻烦的垂直下降终于结束了。下面的管道呈倒T字型，斯内克看着朝左右两侧延伸的通道，开始感到有些犹豫。该走哪一边呢？头这边？还是屁股那边？

好像是回答他这个疑问一般，一阵拖拉东西似的响声在逐渐接近斯内克。

什么东西?

一小群老鼠从左侧跑来，绕过斯内克的身边，急忙跑向右侧的通道。

“嘿，伙计们，哪儿着火了吗？”

斯内克认为这群老鼠大概是觉察到了危险，于是也跟着它们钻进了右侧的通道。

“斯内克，你所处的位置就在仓库附近。继续前进两三米，就会有个出口。”美玲说道。

“啊，我看到了。”

斯内克爬行的速度逐渐慢了下来，这是考虑到一旦有人站在出口处，太大的动作恐怕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如果对方发现有一名陌生男子从通风口爬出来，他们大概不会同情这个可怜的人吧。他小心翼翼地透过通风口处的金属网向外张望，看来这里是仓库的一楼。尽管这里宽阔得能够容纳下一架小型飞机，不过停放在里面的却只有两辆艾布拉姆斯坦克。天花板上的作业照明灯并不十分明亮，即便如此，当一名黑衣人横穿过那里时肯定会被人发现。

虽然从他所在的位置无法看到那两名看守，却能清晰地听到他们在不远处交谈的声音。他们也许能够看到这个通风口，虽说如此，斯内克总不能永远躲在这个地方。他悄悄地卸下金属网，然后小心地将其倾斜着拿进管道里，接着慢慢地向外探出头去。

两名士兵就站在他右侧的空中通道上，距离地面大概有两层楼那么高。此时，并没有人在一楼巡逻，斯内克决定先引开看守的注意力，然后趁机钻出通风口。他将手伸进口袋，从备用弹药中拿出一颗点四五口径的子弹。然后像条蛇一样扭曲着身体探出通风口，将手中的子弹扔向附近一台艾布拉姆斯坦克的对面。虽然子弹落在坦克另一侧的地上并发出了响声，可是由于仓库周围的声音过于嘈杂，那两名看守并没有听到。

斯内克并不想再浪费一颗子弹，不过现在却只能如此。这次，他的目标是仓库左侧的空中通道，也就是两名看守的正对面。他再次仰面朝天，狠狠地将子弹扔了出去，并准确地命中了左侧的墙壁。子弹

在被墙壁反弹回来的同时，也发出了清脆的声响，这下两名看守全都听到了。他们两个低声说了几句，然后分别从两个方向朝那里走去。其中一个准备绕过仓库的北侧，然后再转向西边，而另一个则直接走向南侧，也就是说他会经过斯内克的头顶。当斯内克听到上方出来脚步声时，迅速地滑出了通风口，然后来到停放在仓库中央的那台艾布拉姆斯坦克的右侧。在那里，他看到仓库东侧有一架搬运货物用的电梯，可是如果就这样径直走过去实在太危险，因为空中通道上的那两名看守一定会看到的。

斯内克一边咒骂着一边环视周围，试图寻找出其他的办法。在距离他五米左右的东南方向，有一条通往空中通道的金属楼梯。他打开口袋，又掏出一颗子弹，用力地朝仓库的北侧扔去。子弹准确地命中了第二辆艾布拉姆斯坦克，发出了很大的动静。两名士兵随即将视线投向那个方向，斯内克趁机急忙转身，快步走向那条金属楼梯，然后像一只灵巧的狸猫一般静静地爬了上去。空中通道上的光线较暗，阴影一直都是斯内克最好的朋友，他隐藏在影子中悄悄地移动，接着蹲在与两名看守同一侧的通道上。那两个人正从通道栏杆上探出身子，仔细地观察着第二辆坦克周围的动静。

斯内克用双手撑住地面，悄无声息地朝着两名看守爬去——这是米勒教官教给他的技巧。在金属地面上，脚上的靴子往往会发出很大的声音，而手却不会。在这种地方，像一只猫一样悄悄地靠近猎物，才是惟一正确的做法。当与自己的“猎物”之间只有十米之隔时，斯内克停了下来并稳稳地趴在地上，然后从小腿附近的口袋中掏出SOCOM的消音器。他将消音器安装在枪身上，并用双手瞄准。先是朝着一名看守射出了一颗子弹，当子弹飞出枪膛的一瞬间产生了微微的后坐力，这种感觉对斯内克而言实在是太棒了。上一次在任务中开枪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虽然瞄准小屋旁边的雪人射击也是一种不错的练习，不过仍然比不上实战。

就像是被某种大型昆虫咬了一口似的，那名看守的身体微微一趔趄。另外一名看守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满脸疑惑的表情盯着摇摇晃晃的同伴。紧接着，这名中弹的看守倒了下去，斯内克毫不犹豫

地朝第二个人射击。在第一个人倒下的同时，手枪在他的手中轻轻地跳跃了一下，第二个人猛地撞向栏杆，然后翻了下去。他的尸体落在距空中通道二十米下方的混凝土地面上，然后发出了沉闷的声响。

斯内克环顾四周，寻找是否有移动的物体。

在可见的范围内，什么都没有。

他急忙回到楼梯处，重新下到一楼。那名被枪杀的看守的尸体即便留在通道上也不会被人发现吧，但是，必须要处理一下第二个人的尸体。斯内克来到那名士兵的尸体前，抓住他的脚踝将其拖到仓库的尽头处，在那里放着几个带有盖子的大型铁皮垃圾桶。斯内克打开一个铁桶的盖子，将士兵的尸体扔进去后将盖子重新盖好。

虽然右手边就有一个仓库，不过仓库的门被锁住了，需要特定的门卡才能打开。

“上校，这里的进出密码是多少？”

“我们没有。你在那边找找吧……看来只能询问一下相关的人员了。”

可恶，这里一个人都没有了，根本无处下手。此外，在计算各种可能性之后挨个进行尝试的话也根本不可行。

斯内克离开仓库的门，转身朝搬运货物用电梯跑去，目标就是地下一楼。

“我打算去地下一楼，好戏开演了。”

6 METAL GEAR SOLID

当电梯的门在地下一楼打开时，斯内克摆出韦弗射姿，双手握着SOCOM瞄准门外。不过前方的通道空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这条通道在不远处向左侧延伸，斯内克保持射击的姿态慢慢地走出了电梯。最先迎接他的，是一股混杂着卫生间恶臭以及发霉气息的空气。

人质真的在这里吗？斯内克的心里有些怀疑。如果真的如此，那么这群人质要么已经被霉菌所覆盖，要么就是已经被这股难闻的气味给呛死了。

在右手边有一道安装有密码锁的铁门，斯内克急忙查看了一下门上的小键盘。不行，即便是造成密码系统的短路，也无法打开这道门。

“斯内克，”美玲说道，“在你的附近有三个散发着热量的物体。你可以确认一下CODEC，DARPA局长应该就在前方的拐角处。我们已经捕捉到他的信号了。”

“没错。”正如美玲所说，在CODEC上显示出的这层楼的地图中的确出现了一个蓝色的光点。斯内克继续朝通道深处走去，又发现了一道铁门，门上同样安装有密码锁。

“我就站在这些单独牢房的门前，不过没有密码，我打不开这些门。”

“我们尚未取得密码。应该还有其他办法，你继续找找。”

斯内克在通道的拐角处停下脚步，小心地探出头看了看，确认这里并没有看守。他握着手枪继续前进，却没有再发现一道门，就这样一直来到通道的尽头处。这时他发现原来墙上安装有一条金属梯，而且在天花板下方有一个通风口。

“我发现进去的办法了。‘不要走开，马上回来’。”斯内克模仿电视播音员的声音说道。

他连忙爬上梯子靠近通风口处，然后将覆盖在入口处的金属网拆了下来，轻轻地将其放在金属通道内。斯内克一猫腰钻进了通道内，没想到里面的气味竟然要比通道中的更可怕。斯内克屏住呼吸用力地向前爬行，刚爬了大概三米远就遇到了一个分岔口。其中一条可以继续向前，另一条则是向左侧延伸。他低头看了看CODEC上显示的平面图。究竟哪条通道是通往安德森所在的牢房呢，这实在很难判断，于是他决定首先转左。

继续向前爬了一段距离之后，斯内克发现了一个出口，这道金属网的下面好像是一个厕所。一名貌似亚裔的士兵正坐在马桶上，他的

膝盖上还放着一本杂志。这个人在发出一阵阵痛苦呻吟的同时，还在喃喃自语，好像是在说昨晚吃了一些咖喱的事情。

“我们也能听到，斯内克。现在正在对他的声音进行分析，不过他好像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

斯内克看了看CODEC上不停闪烁的那个蓝色光点，知道DARPA的安德森局长并不在这里。不过为了返回时着想，事先了解一下这层楼的地形也不是什么坏事。想到这，斯内克继续向前爬行，在五、六米远的地方，发现了另一个通风口。下面看上去是一个凌乱的办公室，在仅有的一张办公桌上放置着文件、垃圾食品的包装纸、还剩一半的威士忌酒瓶和三台电脑显示器。墙角处放有一个箱子，里面装着弹药和手榴弹，恐怕这里就是刚才在厕所里那个男人的办公室吧。

“他是一名警备组长。”美玲说道，“名字是强尼·佐佐木，被系统认定是非常危险的人物。在影子摩西岛的人事记录中，他是一名安保责任人，同时还是各保安小组的联络员。好像他被猎狐犬部队成功洗脑之后，负责管理犯人。他是一个你应该尽量避开的家伙。”

“我想到他的办公室里看看能找到什么东西。”

这时，坎贝尔说道：“别忘了你的首要任务，斯内克。”

“明白，上校。我这就返回刚才的通道。”

斯内克勉强在通道里改变了方向，重新回到刚才那个分岔口，然后沿着之前的方向继续向前爬行。爬行五六米远之后，通道再次向左侧延伸，而不远处的内部上就有一个通风口。斯内克小心地移动到那里，俯视下面的情况。

一名穿着军用长裤和训练用抹胸的年轻女性，正在地上努力做着仰卧起坐。红色的头发，匀称的身材，看来她训练得十分认真。

是梅丽尔·希尔弗伯。

是不是应该将我在这里的事情通知她呢？

斯内克虽然感到有些犹豫，不过还是决定服从命令，首先找到安德森。而且，这个姑娘看上去暂时不会有什么问题，之后再救她吧。

他离开梅丽尔所在的通风口之后又往前爬了三米左右，于是来到下一个通风口处。下面同样是一个单独牢房，不过关在里面的人却是

一个非洲裔美国人。那个人坐在墙边的一张破旧简易床上，双手抱着头。斯内克看了看CODEC，确认这个人就是安德森局长，于是轻轻地拆下通风口上的金属网，纵身跳进了牢房。

DARPA的安德森吃惊地抬起头来，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是自己人。”斯内克平静地说道，“我是来救你出去的。”

“你是？”安德森虽然应该只有五十多岁，不过憔悴的面容看上去要苍老许多。身上的名牌西装已经满是褶皱，原本雪白的衬衫此时也染上了斑斑血迹。

“我是谁并不重要。你是安德森局长吧？”

男子点了点头，稍微有些蹒跚地从床上站起身来。

“你没事吧？”

“我没事。只是被他们拷问了而已。”

“我明白了。我会救你出去的，不过在此之前我必须要了解一些情报。你先坐下吧。”

虽然安德森有些犹豫，不过还是在简易床上坐了下来。

“你想知道些什么？”

“恐怖分子们用发射核弹来威胁美国政府，他们真的能做到这一点吗？”

“恐怖分子？”

“就是占领这个基地的那群人还有那支军队。他们威胁白宫说如果他们的要求无法得到满足，就会发射核弹。他们可能做到吗？”

安德森闭上了眼睛，轻轻地点了点头。“是的，我认为可能。只要愿意，他们可以随时发射核弹。”

斯内克在他的面前蹲下身，压低声音说道：“但是，这里只不过是一个核武器废弃设施，是处理那些无法使用的核武器的地方。恐怖分子怎么可能得到一颗可以使用的核弹头呢？”

“看来你并不了解其中的内幕啊。”安德森冷笑了一声，“那不过是个幌子。核武器废弃设施？是啊，影子摩西岛的确也在进行这项工作。不过，实际上这里常年都在进行新武器的研究与开发工作。我们承办了新武器的开发工作，虽然由我自己来说显得有些奇怪，不过

那的确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武器。”

虽然安德森现在的状态并不乐观，不过好像还没有失去骄傲。

“什么意思？”

“步行战车。从任何地方都可以发射核导弹的移动发射平台。”

斯内克感到一阵恶寒：“Metal Gear？在这里？怎么可能！”

安德森却有些吃惊地问道：“你之前听说过？那可是属于最高机密的特殊计划！你怎么会知道？”

“我在之前的任务中遇见过这种东西。”

实际上，无论是在斯内克与大首领展开对决的世外天堂，还是在桑给巴尔，所有的事情都和Metal Gear有关。

“我还以为，由于那项计划过于危险而被政府废止了呢……”

“不，阿姆斯军工和DARPA达成合作，打算完成这一计划。我们花费了三年的时间，目前终于进入可以测试的阶段了。”说着，安德森长长地叹了口气，“但是，现在已经落入那群革命家的手中了。”

革命家？

“你是说那群恐怖分子吗？”

“嗯……对，恐怖分子，他们拥有霸王。”

“霸王？”

“Metal Gear 霸王，是新的代号。恐怕现在已经被安装好核弹头了吧，他们都是专家，无论是在使用核武器方面还是在安装方面，都有着丰富的经验。”

这时，一个声音从牢房窗户那边响了起来，一下子把两个人都吓了一跳。

“嘿！”

斯内克连忙一闪身，将身体紧紧地贴在房门旁边的墙壁上。刚才坐在卫生间马桶上的警备组长——强尼·佐佐木的脸出现在窗外。

“你发什么牢骚？给我老实点！”

“不好意思。”安德森小声说道，并低下了头。

佐佐木转身离开，斯内克又等了一会儿，才慢慢地离开墙壁，来到简易床边。

“应该有放置发射的安全手段吧？”他问道，“比如说起爆密码？双重安全装置密码？”

“有，就是PAL。在发射核弹头时必须要有两套密码。我知道其中一套，贝克……阿姆斯军工的总裁知道另一套。”安德森羞愧地低下了头，“他们已经获得我的那套密码了。”

“你告诉他们了？”

“我说了，之前他们对我进行了拷问。有一个戴着防毒面具的家伙，好像叫意念螳螂，他能够读取我的思想。无论我怎么努力，也无法抵抗。请你相信，我已经尽力了！我认为他们得到贝克的那套密码也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而且很有可能他们已经得到了。”

“贝克在哪儿？”

“最开始我们在一起，不过后来被他们分开了。他们转移至地下二楼，我听一个看守说，他被转移到一个电波会受到干扰的地方去了。”

“还有其他的线索吗？”

“他们用水泥把所有入口都封住了，不过这是昨天的事情……大概现在还没有涂油漆吧。”

斯内克咒骂了一句，接着说道：“可恶，看来他们已经得到两套密码了。”

“但是，还有一个可以阻止发射的方法。”

“是什么？”

“密码钥匙，一共有三把。即便没有密码，只要插入密码钥匙就可以启动安全锁。”

“很好，三张卡。那么，在哪儿能找到？”

“在贝克那里。”

“那么，看来我必须要先找到贝克才行。好了，我们离开这里，你还能走吗？”

“对了，还有这个……”安德森说着站起身来，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钱包，然后从里面抽出一张类似信用卡的东西，将其交给斯内克。“这是我的ID……一张PAN卡。用这个，你可以打开等级为一级

的安全门。”

“哦，我知道Personal · Area · Network（PAN）的使用方法，谢谢。”

“可是，你却没有听说过其他可以令PAL无效的方法。”

“是啊，我甚至都不知道这里有Metal Gear。”

“白宫方面是否会同意恐怖分子的要求呢？”

“这个嘛，就是他们的问题了。我所接受的命令是……”

“五角大楼方面呢？”

“五角大楼？这是什么意思？”

“看来你不知道啊……那个……我……”安德森的表情突然变得十分痛苦，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并用双手紧紧地抓着自己的胸口。

“你怎么了？”

安德森发出了一声惨叫，惊慌失措地朝斯内克扑去。他抓住斯内克的肩膀，想要说些什么，却只能拼命地呼吸。不一会儿，他就像是受到电击一般，浑身剧烈地抽搐着倒在地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亨特博士问道。

“不知道！看样子他好像心脏病发作了！”

“查看一下他的脉搏！”

斯内克照做之后，说道：“没有脉搏，他的心脏已经完全停止了跳动。这是怎么回事？刚才他还是一副很有精神的样子。你们也听到他所说的话了吧，可是在下一个瞬间就……”

“好了，斯内克。”坎贝尔说道，“现在去寻找阿姆斯军工的总裁，快点儿！”

“上校。刚才安德森为什么会提到五角大楼？你是否对我隐瞒了什么？”

“没有，斯内克，但是……”

“但是什么？”

“这是一项秘密任务，你也知道相关的操作流程吧？如果想要知道整个计划中的细节，必须要有最高等级的安全许可。”

“我没有那种许可。你们就是为了完成这种脏活才把我送到这种鬼地方来的，却不打算让我了解所有相关的情报，你是这个意思吗？”

“之前我说过了，这次作战行动是由国防部长豪斯曼指挥的。我只能帮你向他提交报告。好了，现在可不是闲聊的时候！”

“知道了，等一下……”

隔壁梅丽尔所在的单独牢房好像有些骚动，她好像在和某个人打斗。混乱持续了几秒钟。

自己是否要快点返回通风道，去帮助她呢？

就在斯内克犹豫的时候，从隔壁传来有人撞在简易床上的声音，紧接着之前的骚动便安静了下来。他仔细一听，好像有人打开了隔壁的牢房门。

果然还是回到通风管道里比较好吧。

就在斯内克跳上简易床，打算钻进通风口时，有人用门卡打开了安德森牢房的房门。

“安德森先生？”一个声音说道。

门开了，强尼·佐佐木就站在门外。他的头上戴着面罩，并将手中的FAMAS瞄准了斯内克。

不，等一下，那个人不是佐佐木。

一个女性的声音说道：“你杀了DARPA的局长！”

“你说什么？”

“我在隔壁都听到了。你杀了他！”

这时，斯内克注意到对面这名“警备组长”的手在微微颤抖，于是他放下了手中的SOCOM：“你曾经用枪指过别人吗？你的手好像在发抖。”

“你是谁？”梅丽尔·希尔弗伯问道。

斯内克笑了笑，说：“你是新手吧？”

“不是。”

“我看你从来都没有杀过人吧？你甚至连保险都没有打开。”

为了能够看清对方，梅丽尔摘下了面罩。“利奎德？”

"你说什么？"

"不，等一下。不对，但是……你们两个长得一模一样……"

"我明白了。好，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吧，好吗？我是自己人，是你的罗伊叔叔派我来的。佐佐木怎么了？"

梅丽尔放下了手中的步枪，说道："那个讨厌的家伙在我的牢房里，我的这身打扮怎么样？"

对她来说，佐佐木的军装稍微显得有些肥大。

"看上去还算不错。我现在必须要去地下二层，你认识阿姆斯军工的贝克总裁吗？"

"认识。"

"好，我们走。"

两个人一起离开牢房，这时从通道的尽头处传来了开门的声音，三名手持步枪的基因士兵从外面走了进来。梅丽尔见状连忙举起FAMAS射击，可是正如斯内克所说的那样，步枪的保险并没有打开。

噗、噗、噗，斯内克手中的SOCOM射出三颗子弹，准确地命中了三名士兵的脑袋，于是三人一起倒在地上。

"还不错嘛……新手！"

"少罗嗦。"

紧接着又传来杂乱的脚步声，还没等斯内克躲到阴影中，三名看守就走进牢房区的门。这次梅丽尔举起步枪扫射一通，瞬间就放倒了对方。

她看了斯内克一眼，好像在问"怎么样"。

"好枪法，不过这样一来，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在这里了。"

梅丽尔转身朝着通道出口的方向跑去："跟我来，我对这里的路很熟。"

"梅丽尔！等等！"

可是，梅丽尔已经跑了出去。

可恶！她到底想要去哪儿？

斯内克只好离开了这条通道。他看到跑向出口的梅丽尔此时就在通道的尽头处，然后对方转过身举起FAMAS开始扫射。斯内克猛地一

个鱼跃，勉强躲开迎面而来的子弹，然后大声咒骂了一句。等他回到通道中央时，发现梅丽尔已经消失不见。

这个女人疯了吗？为什么要向我开枪？

斯内克想要继续追赶梅丽尔，却突然不知道该往哪边走。一转眼，他甚至回想不起来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只觉得就像有一把尖锐的匕首在脑海中划来划去，感到头痛欲裂。斯内克摇摇晃晃地靠在墙上，混乱的脑海中冒出一个疑问——刚才梅丽尔射出的子弹为什么没有留下一点儿痕迹呢？这面墙实在太光滑了。

难道刚才的那些全都是幻觉？

他刚一闭上眼睛——

——DARPA的安德森局长被绑在一张椅子上，在他的上方还有一盏用来拷问的照明灯。安德森可能是死了，否则就是晕过去了，反正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在他的身旁站着三名男子——利奎德·斯内克、左轮山猫和意念螳螂。

“他死了。”山猫说道。

“混蛋！”利奎德不高兴地骂道，“我之前明明让你小心一点儿！”

意念螳螂回答道：“这个家伙的精神抵抗实在太强了。”

“这下我们可拿不到起爆密码了。”

“等一下……”螳螂说道，“我有个好主意。”

——幻觉消失了，斯内克随即睁开了眼睛。他将脸颊紧紧地贴在冰冷的墙壁上，剧烈的头疼与来时一样快速消退，脑海中的混乱也一起消失了。

“亨特博士？”

“我在，斯内克。”

“刚才……虽然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过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

“什么样的事情？”

“我产生了幻觉，而且剧烈的头痛持续了大约一分钟左右。不过，现在没事了。”

稍微迟疑了一下之后，亨特博士回答道："我认为那应该是意念螳螂在对你进行精神感应，他很有可能就在你附近。那是什么样的幻觉？"

斯内克摇了摇头，像是要甩走脑袋中的疑惑，"没什么。我这就去地下二层，但愿贝克现在还活着。对了，上校。"

"怎么，斯内克？"

"您的侄女，还真是与众不同。"

7 METAL GEAR SOLID

货物用电梯稳稳地停在地下二层，电梯门打开后，斯内克发现那里是一个有着体育场馆大小的房间，而且里面的灯光十分昏暗。宽敞的房间里有很多混凝土浇筑成的库房，大概里面装的全都是武器和弹药之类的吧。他紧贴着墙壁，朝着房间的角落走去，因为在那里能够看到整个房间的状况。

这里实在太安静了……有些安静过头了。

梅丽尔怎么样了？她到底跑哪儿去了？

"斯内克，那里是武器仓库。"美玲说道，"根据我们手头所掌握的情报显示，那些混凝土库房全都配置了一级的安全锁。阿姆斯军工的社长很有可能就在武器库对面的某个仓库里。"

"谢谢。不知为什么，我不太喜欢这个地方。"斯内克将手伸进口袋中，然后掏出不久之前得到的那个热感成像仪。将其戴好之后，随即前方的地面上便浮现出一个四方形的轮廓，那是一个陷阱——一般被称为"杀人门"。陷阱下面一定会有诸如钢铁尖刺和深水池之类的东西在等待着不小心掉进去的猎物，这种死法简直太令人毛骨悚然了。

斯内克猛地向前一窜，跨过了那个可怕的陷阱，为了保险起见，

他并没有摘下热感成像仪。终于明白，为什么这里没有看守了，毕竟只要有这种可怕的陷阱就足够了，何必还要浪费人手呢。

安全通过第一个陷阱后，斯内克慢慢地靠近一个附近的库房。将安德森的PAN卡轻轻一晃，铁门顺畅地自动开启，他迈步走进房间。

很好，这里有SOCOM的子弹和手枪。

他笑了笑，眼前浮现出自己像牛仔一样，腰里插着两把手枪的样子。还有自动手枪……虽然看上去很有趣，不过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多余的枪套。所以他只拿了一把手枪，装填好子弹之后将其放进了口袋里，接着又拿了些子弹。虽然还有其他的武器和弹药，不过对于一个只有两只手的男人来说，能够使用的武器数量实在是有限。斯内克甚至都没有碰那些东西，就转身离开了库房。

热感成像仪在他前往下一个库房的途中又发现了一个陷阱，斯内克故技重施，跨过那个陷阱后快速来到库房门口，然后利用PAN卡打开了门。

这个库房里装满了炸药——大量的C-4，可以用磁石或者胶带将它们固定在小小的容器表面，然后利用远程传感器进行起爆。虽然这种东西对钢铁没什么作用，不过却可以破坏防护度在中级以下的门、隔板、灰石、水泥——当然，也要看这种东西的厚度，以及监控摄像机。斯内克拿了三个，分别将它们装入已经装满东西的长裤的不同口袋中。

在他离开这个库房之后，仔细地查看了一下第三个库房前的地面，果然在那里也发现了早已设置好的陷阱。不过，这次可以绕过这个陷阱。用PAN卡打开门锁之后，他敏捷地走了进去。

这里放置有各种不同种类的手榴弹和其他爆炸物——Claymore地雷、金属碎箔手榴弹、闪光弹、破片手榴弹等。由于Claymore地雷太大不容易搬运，斯内克身上还有几个金属碎箔手榴弹，闪光弹使用起来又太过引人注意，因此他只拿了三个破片手榴弹塞进鼓鼓囊囊的口袋中。

“你又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了？”罗曼南科在CODEC中问道。

“这里有很多手榴弹。此外还有几个Claymore地雷，不过他们的

体积太大了。”

“哦，Claymore地雷会很有帮助的，你可以将它们安置在地面上。这种东西会扇形区域内造成极大的破坏，一旦爆炸，它会在六十度的区域内释放出大量一点二毫米的钢铁弹片——就像是一把超级巨大的霰弹枪一样。虽然在传统的用法中，一般都会使用引线来使其起爆，不过你所看到的那些应该是新型号的，全都用最新的隐形技术进行了伪装，而且还装备了精妙的运动物体感知器。”

斯内克笑着说：“你还真是……不，那个，我明白了。”

“是的，这是我的专业，如果你是想说这个的话。”

“当然，我就是这个意思。以后再说吧。”

说完，斯内克走出库房，朝着对面的仓库走去。可是，地图上原本是门的地方，现在只有一面水泥墙，而且还没有涂上油漆。

安德森之前说的就是这里吗？

斯内克上前仔细地查看水泥墙，发现有一部分水泥比较新，看来是最近才堆砌起来的，那么应该还没有完全凝固。

斯内克十分喜欢这种偶然事件，C-4最适合完成这种任务了。虽然有些担心爆炸声会引来一个基因士兵小队，不过除此之外的确没有其他方法能够通过这里。

“上校，我必须要炸掉这面墙。”他简单地说明了情况后，坎贝尔上校对这一战略表示同意。

斯内克看了一下周围的地面和墙壁，确认没有摄像机在拍摄自己，接着从口袋里掏出C-4。揭下上面不干胶的表皮，将其贴在尚未涂抹油漆的水泥墙中央位置。斯内克打开开关后，拿着遥控器躲到混凝土库房后面。无需调整这些炸药的起爆时间，只要他按下手里的遥控开关就会爆炸。

斯内克用希伯来语轻轻地说了声：“恭喜。”

与此同时，他的食指按下了遥控开关。

虽然爆炸的声音很大，却没有想像中那种惊人的程度。既便如此，还是有可能会召来某些人查看情况。

墙壁上被炸出一个大窟窿，透过弥漫在空气中的硝烟和粉尘，斯

内克能够看到对面的光亮。他紧握着SOCOM，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正如他之前预想的那样，对面出现了一名士兵的身影。那名士兵并不想冒险，只是站在墙壁的另一头试图看清这团烟雾后面的情况，而且他的另一名同伴也开始警惕地看着这边的动静。

二位，真的很遗憾，你们身后明亮的灯光出卖了你们。

之前已经取下消音器的SOCOM在斯内克手中跳了两下，两名士兵就像装满垃圾的袋子一样扑通两声摔倒在地。他慢慢地走到窟窿旁边，并将身体紧紧地贴在墙壁上，耐心地等待着是否还会有其他士兵由于好奇而走上前来查看情况。等了一会儿之后，好像一个人都没有。斯内克钻出那个窟窿，一边挥手拂开弥漫在空气中的灰尘，一边朝有光亮的地方走去。走出几米之后，空气就变得清新了许多，他发现一个男子就坐在水泥柱旁边的一把椅子上，椅子的正上方还悬挂着一个拷问照明灯。再走近几步，原来这名男子被绑在椅子上，嘴里还被塞满了东西，看来这个人在不久前刚刚被拷问过。

刚才的爆炸把这名男子吓得够呛，此时还在瑟瑟发抖，双眼在不停地扫视四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斯内克走了过去，在举起双手的同时说道："是自己人。你是阿姆斯军工的贝克总裁吗？"

男子用力地点了点头。

斯内克伸出手，将他嘴巴里的东西取了下来。男子开始剧烈地咳嗽，接着又吐出一口鲜血。斯内克刚准备给他松绑，贝克马上大声喊道："住手！不要碰我！"

这时斯内克才发现，原来在贝克背部肩胛骨附近安装有一块C-4炸药，一旦有人将绳子解开，这块炸药就会自动爆炸。他仔细地查看了一下，意识到如果想要拆除这个炸弹，大概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而且看贝克目前的状态，应该也支撑不了多长时间了——他的呼吸开始变得微弱，甚至连抬起头的力气都没有了。

"不管用什么办法，我都得把你从这里救出去。"斯内克说道。

这时，一个声音在冰冷的混凝土房间中响了起来："这么说，你就是我们头儿提到过的那个男人吧？"

斯内克连忙转过身，看到一个身穿长风衣，胸前斜跨着好几条插

有子弹的皮带的男子。他有一头金色的长发，下巴和嘴唇边都留有胡须。斯内克感觉这个人应该去社区剧场制作的《大小角之战》中申请扮演乔治·卡斯特将军。看着对方手中握着的六连发左轮手枪，斯内克忽然回想起自己刚才还假扮过牛仔来着——这又是一个巧合。

“你一定是左轮山猫。”斯内克说道，“这身打扮可真是够讲究的。没有人告诉你苏族在很久之前就已经投降了吗，他们现在都过上了和平的生活。”

“我一直都想会会你，索利德·斯内克。”山猫说道，“因为你是一个十分出名的家伙，而且长得几乎和大首领一模一样。我曾经见过他。”

“是吗？”斯内克握紧了手中的SOCOM，打算在对方回忆结束之后就干掉他。

“是在六十年代！我曾经与他决斗过。”山猫笑了，“大首领打败了我，那是一场堂堂正正的战斗。你的父亲是一名伟大的战士，你呢？”

“哈！”

山猫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你的任务到此结束，斯内克！”

两个人相距对方只有几步远，可怜的贝克先生就夹在二人中间。

“总之……请你救救我……”他用微弱的声音恳求道。

山猫慢慢地举起左轮手枪，并慢慢地将枪口对准上面：“这是一支柯尔特·单动左轮手枪，军制装备，至今为止最为出色的六连发手枪。对我来说，六颗子弹已经足够了。你使用的是SOCOM，美国特种部队司令部选用的手枪。哼！看来所有人都喜欢使用最新的科技，不过，前人所制作出来的东西才是最完美的。锻造师们会在作品中注入自己的灵魂，重点并不在于魔杖，而是在于魔杖中的魔法！这支枪就像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我可以随意使用。”

说着，他用手指熟练地转动着六连发左轮枪，就像是西部片中的主人公那样，接着嗖地一声将枪插回枪套中。

山猫摘下手套扔到一边。

他与斯内克面对面站着，两个人的手就放在插于腰间的手枪旁

边。斯内克一点点地向右侧移动，打算让贝克避开子弹运行的轨迹。而山猫随着斯内克反向移动，始终让贝克处于危险的境地中。

在漫长的军旅生涯中，斯内克从来没有以这样的方式来与敌人进行一对一的较量。他觉得自己此时就像是在一只大型管弦乐队演奏的主题音乐的伴奏下，正在舞台上演绎整部歌剧的高潮部分，或者是在扮演一部西部片中的角色。

一滴汗水从斯内克头上的发带下慢慢滑落，大脑与平时持枪的手之间的神经细胞连接部位变得十分敏感。好像他此时完全可以做到，只要刚一想到拔枪这个念头，枪就会出现在他的手中一样。米勒教官曾经教过他——把响彻脑海中的音乐当成这种状况的配乐，在尚未采取行动的时候，就将这一切作为过去的事情去回想。

米勒教官还曾经教过他如何去读取对手眼睛中所浮现出来的信息，“真实的意图往往都在对手的眼睛里”他是这么说的。在一般情况下，斯内克只要看一下对方的眼睛，就能够准确地判断出对方到底有没有撒谎，他到底是朋友还是敌人。但不幸的是，山猫的眼睛此时已经眯成了一道缝，看上去就像是脸上的两条黑线一般，别说什么隐藏在瞳孔深处的灵魂了，就连眼白部分都很难看到。很明显，左轮山猫的确就是一名西部电影中的快枪手。

就像是有计时器在倒数一样，斯内克能够感觉到自己必须拔枪的那一刻正在逐步逼近。到底什么时候拔枪，现在只能依靠身为一名战斗专家的本能来决定。现在，时机就是一切。

山猫的眼睛里闪过一道光芒。

就是现在。

山猫拔枪了。

斯内克觉得自己就像是在看慢动作回放，他从枪套中拔出SOCOM对准敌人，与此同时身体向右侧飞扑。当双脚离开地面之后马上扣动了扳机，准确的瞄准才是最重要的。

山猫的左轮枪喷出火光，子弹从斯内克的左肩上方飞过，如果没有朝右边躲闪，这可子弹就会打爆他的头。斯内克也扣动了扳机，连续射出三颗子弹。他的手撑住地面，然后顺势一滚，以一个下蹲的

姿势稳住了身形。三颗子弹在距离贝克几厘米的地方飞了过去，打在山猫那头金色长发后方不远处的金属横梁上。山猫身体的其他部位根本没有移动，他只是将头偏了一下就躲过了那些子弹。对这个男人来说，这好像并没有什么可怕的。

这时，山猫开了第二枪，斯内克甚至能够感受到这颗子弹在擦过自己肋骨时所留下的热量。他随着向旁边移动的惯性，连忙躲在一根水泥柱的阴影中，急忙拆下手枪上的消音器——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瞄准会更精确一些。他将SOCOM伸出阴影之外，朝之前山猫所在的地方开了一枪，可是对方也已经躲了起来。

这时，从贝克椅子后方的某个水泥浇筑的库房附近传来了他的声音。

“虽然在激战中给手枪装填子弹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不过同时也让我感到十分激动。”山猫说道，“因为这么做十分危险，会耗费很多时间。装填子弹时，有几秒钟是完全处于无防备状态的。”

斯内克听到了左轮手枪转轮旋转的声音。

“能听到吗，斯内克？多么美妙的声音啊，这是死亡……正在迫近的脚步声。”

是不是应该使用破片手榴弹？

斯内克忽然想到，不过很快就否决了这一想法。这附近有太多会被引爆的东西了，而且贝克的身上还安置有C-4，现在可不能冒这样的风险。这次决斗只能依靠SOCOM的火力与自己的反射神经，而且还要不停地躲避山猫的子弹。

“真受不了无烟火药的气味。”山猫说道，“火的气味，恶魔的气味，地球的气味……胜利的气味！”

斯内克看了一眼右手边堆放着货物箱的地方，天花板上的作业照明灯将那里照得太亮了。斯内克扬手一枪将灯泡打碎，然后借着黑暗的掩护跑向离自己最近的一个货物箱。山猫射出的子弹射在了地上，斯内克成功地跳进了箱子的阴影中。他压低身体向前爬行，很快就来到另一个货物箱的附近。山猫站在贝克的身后，将阿姆斯军工总裁当成了自己的盾牌。

山猫应该并不知道斯内克此刻躲在什么地方，不过他继续虚张声势地说道："躲在那里是没用的，斯内克！你根本没有办法离开这里！我们在这里争斗的声音很快就会召来一批基因士兵。"

必须要让这个快枪手远离贝克。想到这，斯内克的目光停留在这个房间屋顶上的蒸汽管道上，这些管道沿着天花板与横梁到处延伸，其中有一截恰好经过山猫的头顶。斯内克保持趴在地上的姿势，只是将手抬起四十五度，在小心地瞄准之后扣动了扳机。从管道上被子弹射出的弹孔中喷出了灼热的蒸汽，刚好喷在山猫的脸上，他发出一声惨叫后连忙躲向一旁。

"妈的！"

就在这一瞬间，斯内克开枪了。子弹虽然在山猫的风衣下摆处射出了两个窟窿，不过他本人却很快躲在了一根柱子后面。

看着从头顶上方的蒸汽管中喷出的灼热气体，贝克十分恐惧地抽泣着。虽然那些蒸汽并不会直接喷到他的身上，可这种感觉毕竟不会舒服。如果不能尽早将阿姆斯军工的总裁从这里救出去，那么可能从他嘴里问出来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少。

斯内克跑向另一个货物箱，可是从那里也无法瞄准山猫。这场战斗中，他们都会尽力避免犯错，只要自己暴露在对方的枪口之下就意味着游戏的结束——即便只有一瞬间。

如果能多熄灭几盏照明灯，自己就会处于有利态势吧？

只要有热感成像仪，无论在多么黑暗的情况下，斯内克也能够看清周围的环境。看来只能有这个办法来干掉那个快枪手了。

斯内克看了看天花板，然后开枪打碎了距离自己最近的一盏灯，贝克所在的位置顿时暗了下来。不过，山猫也因此发现了他藏身的地方。山猫不停地扣动扳机，逼迫斯内克回到货箱的后面。

"我好久都没有和你这样的对手战斗了！"山猫喊道，"你还不赖嘛，斯内克！我必须承认这一点，但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你和我的头儿有着相同的遗传基因编码。听好了，刚才只不过是热身运动罢了，我马上……"

这时，突然响起一声痛苦的惨叫。

最初斯内克以为这是贝克的声音，可就在下一个瞬间，他发现山猫的右手腕部位正在向外喷血。

“谁？怎么回事？可恶！”

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其他人在这个房间里。空气中传来“嗖嗖”声，就像是利刃划破空气所发出的声响。斯内克只能看到一个黑影和山猫的身影在晃动，然后利刃砍中了立柱，砍下一堆水泥屑。入侵者好像拥有变色龙一样的皮肤，他的身影与周围的环境融合在一起，时隐时现地向山猫发动袭击。

是隐形迷彩，那个家伙穿着隐形迷彩。

左轮山猫转过身，紧紧地用左手捂住被斩断的手腕处逃走了。地面上的血泊中留着他那只被斩断的右手，手中还紧握着左轮手枪。斯内克从箱子后面窜出，打算与入侵者对决，可是对方已经消失不见。于是他急忙跑到被吓晕的贝克总裁身边。

“贝克，醒醒！”他轻轻地拍打了几下贝克的脸。

当阿姆斯军工的总裁悠悠转醒之际，空气中再次传来利刃破空之声。斯内克猛地一弯腰，一把长刀砍在贝克身后的柱子上，接着他又朝旁边一滚，躲过了接下来的攻击。

等斯内克站起身来时，才发现那个袭击自己的人打扮得像一名忍者。正如自己刚才预想的那样，对方身上穿着用隐形材料制成的装甲战斗服。头上带着眼睛部位并没有窟窿的头盔，取而代之的，双眼中间有一个亮着红光的传感器，看上去就像是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他的右手拿着一柄八世纪样式的长刀，应该使用含碳率很高的新型材料打造而成。

忍者刚一移动，斯内克又看清了这个男人的装束——那是最新型的光学伪装迷彩服“强化骨骼”。一般情况下，这种装备是提供给身负重伤的士兵所使用的。这套服装使用超声波控制器，通过高频电压来进行驱动。简单地说就是，穿着者肌肉中的电流会被服装上的感应器所探知到，然后驱动肌肉进行运动。

这个家伙是一个半机械人。虽然是由人来来控制，不过他的身体却全都是由机械组成的。

机械忍者？

“你是谁？”斯内克问道，“是恐怖分子的同伙吗？”

“我和你一样。”忍者用带有金属感的电子声音说道，“我没有名字。”

“好吧，冷静点，我对你并没有什么不满。”

忍者的身体突然颤抖了一下，他用另一只手捂住了脑袋，看上去好像有些头疼。

“我……被拷问了。”

在他挣扎着所说出来的话语中，斯内克能够听出一种痛苦。无论在这身强化骨骼之下到底是什么人，这个家伙现在都有些不太对劲。

接着，机械忍者再次站直身体，挥舞了一下手中的长刀：“只有战斗的火焰才能抹去我的痛苦，来吧！”

亨特博士转过椅子，然后站起身来离开了显示屏。

“我马上回来。”她对坎贝尔说道。

上校惊讶地发现她的脸色有些苍白，于是关切地问道：“博士，你没事吧？”

“没事，我只是要去一趟洗手间。”

“你的表情就像是见到了鬼一样。”

她勉强笑了笑，离开了指挥室。快步穿过走廊后，推开了洗手间的门，亨特博士面对墙上的镜子，用双手支撑住洗手池，试图不让自己倒下。她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却没有意识到浮现在眼睛里无比震惊的神色。

难道，那个是……

但是，怎么可能……

那个身穿强化骨骼的男人，就在听到他说话声音的那一瞬间，孩提时代的心灵创伤以及之后的事情一下子就占据了她的大脑。亨特博士想要发出痛苦的喊叫，却控制住了这种冲动。现在只能保持沉默，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他。

他究竟在影子摩西岛上做什么？两年前，两个人见最后一面时，

还是在弗吉尼亚州的研究室里。看到那个男人当时的状态时，亨特博士感到自己的心都快要碎了。为了活下去，他决不能脱下那身可怕的衣服，这对亨特而言是一种无法想像的拷问。可是，比这更残忍的是，那个男人丧失了心智。

他知道自己是谁吗？还记得与索利德·斯内克之间的关系吗？还记得我吗？

他的出现，使得这项任务变得稍微有些棘手。

但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自己都要保持冷静，一定要守住这个秘密。

从现在开始！

8 METAL GEAR SOLID

机械忍者宛如一支离弦之箭朝斯内克冲去，手中的长刀也随着他的身体一起朝目标刺去，快如闪电一般。斯内克一闪身，虽然勉强避开刀刃，不过左臂下方的衣服还是被刀锋划开，肋骨附近的肌肉被划伤了。疼痛使得肾上腺素快速分泌，一下子赶走了此前一直保持着的冷静。

这家伙是谁，好像不是在开玩笑！

忍者以人肉眼难以捕捉的速度舞动着长刀，周围的东西全都被斩断或者砍碎了，无论是木头、金属，还是混凝土。如果再靠近一些，斯内克的手臂或者是脑袋肯定会和他的身体分离开来。斯内克下意识地向后退去，然后跳上了一个一米多高的升降机平台。他的这个行为让忍者一愣，趁着对方感到混乱时，斯内克终于争取到了开枪的时间。他连忙扣动扳机，对着机械忍者不停射击，可是对方却用长刀将所有的子弹都挡住了！

斯内克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这个家伙的速度要比普通

人快上好几倍。他虽然射光了弹夹里所有的子弹，可是一发也没有命中对方。虽然有几颗子弹避开了长刀，可也像是打在大理石上一样被弹开了。

“你的武器好像根本没用。”忍者说道，“太慢了！”

斯内克预测到了长刀袭来的路线，于是纵身一跃，抓住了头顶一根比较低矮的横梁。紧接着双腿用力一荡爬了上去，对方手中的长刀砍中了他之前所处的位置。虽然忍者站在地上对斯内克展开攻击，不过他的身高毕竟有限。于是，他保持站立的姿势，高高跃起了将近两米。在长刀擦过身体的一瞬间，斯内克离开了横梁，跳到了木头高台上。高台的一部分被震碎了，于是斯内克掉落了下去。虽然想要离开那些木头碎片，可是他的一条腿却被那些东西夹住了。

忍者挥起长刀。斯内克用另一条还能自由活动的腿猛踢高台侧面，机械忍者所在一侧的木板飞了起来。忍者的长刀干脆利落地将木板斩成碎片。趁着这个机会，斯内克终于将腿从木板中拔了出来，接着一个后空翻稳稳地落在地上。

机械忍者向后退了几步，再次抱住了头。

“好疼……”他呻吟道。紧接着，机械忍者的身体开始颤抖，就像是一条刚刚上岸的落水狗似的不停地抖动。他脸上那个红色的传感器对准了斯内克，一挥手中的长刀，说道：“这种疼痛感，让我切实地体会到了生存的感觉。”

说完，他再次朝斯内克发动攻击。

斯内克知道和这个人继续缠斗下去根本没有意义，必须马上结束这场战斗，但是需要用一种与之前完全不同的战略。为了能制定出这个战略，他必须要找个安全的地方躲一会儿。于是，他将SOCOM插入枪套，利用一个空翻躲开了对方长刀的进攻。米勒教官曾经教过斯内克如何将墙壁、周围的物体和家具当成自己的“跳板”来使用，可以利用这种办法从一个地方快速移动到另一个地方。于是，斯内克就像马戏团里的杂技演员那样猛地高高跃起，然后在空中滑行一段距离，接着在落下的一瞬间猛踢地面，就像一个弹球似的距离机械忍者越来越远。三秒钟后，他就跳到了混凝土库房的后面，将身体紧紧地靠在

墙上。斯内克一边大口地呼吸，一边反射性地给SOCOM装填子弹，并对着CODEC说道："我想听听，你们是否有什么好的建议来帮助我打败这个家伙。"

"等一下，斯内克！我们正在想办法。"上校回答道。

等一下？开什么玩笑？

斯内克闭上了眼睛，集中精神倾听周围的动静。忍者此时正在迅速而又悄无声息地移动着。

如果他靠近这里，我能听到吗？

斯内克现在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脏在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好久都没有像刚才那样做过了。

可恶，也许我现在的状态还不是最完美的。

不是的，他在心里自言自语道，我的身体条件并没有什么问题，只不过那个忍者有着超人一般的能力。

这时，斯内克的脑海中浮现出了米勒教官的另一句忠告，"了解敌人的能力，然后将自己和敌人做比较。即便比较两个人的能力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但重要的是自信、积极的态度，以及在战斗开始之前对胜利的想像。"

知易行难啊！

过于寂静的环境对斯内克来说是一种折磨，他悄悄地探出头出查看仓库里的情况。只能看到坐在蒸汽管道下方的贝克，忍者已经不在刚才的那个地方了。

可能已经利用隐身迷彩的强大功能隐藏起来了？就算那个机械忍者站在我的面前，大概也会和背景融为一体吧？

斯内克也把热感成像仪戴在了头上，虽然能够清晰地看到贝克的身体所释放出来的热量，可是已经非常微弱了——他就要死了。在死之前，有些事必须要和他谈谈。

没有其他热源。

斯内克小心地从库房后面走了出来，慢慢地回到仓库里。在查看了货物箱和一些设备之后，确认机械忍者不在那里。那个家伙一定是逃出去了。

而且，对方看上去好像有些不太正常。

当斯内克打算朝贝克那边走去时，他突然停下了脚步。

好像什么地方有些不对劲，周围肯定有些什么东西！

斯内克敏锐的直觉觉察到有危险正在逼近，虽然这是他与生俱来的遗传基因中所拥有本能，不过同时也是作为忍受了两年多痛苦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结果——他的神经变得有些过敏。由于猎狐犬部队上一次的任务让自己的内心产生了动摇，于是斯内克选择了引退，并隐居在阿拉斯加的荒野中。虽然他花了好几个月才成功地摆脱了由PTSD带来的幻觉、偏执症以及精神上的困惑，可是在整个康复训练的过程中，身体的某些机能变得有些不可思议——听力和视力比以前更加敏锐，反应也比之前更快。虽然斯内克并不相信所谓“第六感”之类的东西，不过米勒教官说他的确掌握了第六感。

这种所谓的“第六感”的确救了他的命。当站在距离贝克只有五米远的一堆货箱之间时，斯内克忽然意识到有人在自己的上方。他猛地抬头向上看，身体反射性地向旁边一闪，强化骨骼从天而降。

原来机械忍者一直都待在天花板的横梁上，耐心地等待着捕获猎物的时机。但是，斯内克却躲开了，忍者的头撞在了地面上，一瞬间他意识变得有些模糊起来。

斯内克抓住机会窜上前去，一脚踢中了忍者的脑袋。这时，忍者发出了一声不像是地球上生物的惨叫。斯内克还想再踢一脚，可是却被对方抓住了脚踝。机械忍者用惊人的力量把斯内克的脚踝往自己的怀里一扯，然后像拎着一只小猫似的将其朝一堆货箱扔去。接着，他站起身来，从刀鞘中抽出长刀，走上前去用刀尖顶住斯内克的喉结。

“你是不是我的敌人？”

被忍者扔出去的斯内克的脑袋现在还有些发晕，他仰面朝天地倒在地上，一点儿防备都没有。他仰望着逐渐走进的机械忍者，等待被对方刺穿的那一下。接着，他意识到对方问了自己一个问题。

“我不是你的敌人。”他回答道，说着还摘下了头上的热感成像仪。

机械忍者有些犹豫，戴在脸上的红色传感器不停地闪烁着。接

着，他收起长刀站直了身体，再次抚摸着自己的脑袋。

“这种疼痛感……我不知道……”

机械忍者转过身去，就像是刚刚从梦中醒来一般摇摇晃晃地走远了。

“等一下。”斯内克说道，“让我帮助你！”

可是，忍者早已走远，从斯内克所在的位置已经看不到他的身影了。

“可恶，怎么走得这么快！”

斯内克决定让那个苦恼的生物独自离去，他站起身来，整理了一下身上的战斗服。

总觉得之前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那个忍者……不过，是在什么地方呢？现在可不是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也许之后还会碰到那个家伙的。目前首要的任务是贝克。

虽然阿姆斯军工的总裁好像已经失去了意识，不过还有呼吸。

“贝克？”他上前去，轻轻地拍了拍贝克，“醒醒，能听到吗？”

贝克呻吟了一声，抬起头来：“你是谁？”他用微弱的声音问道。

斯内克从多功能装备带上取下水壶递给贝克：“我不是那些人的同伙。”

“谢谢。”喝了几口水之后，贝克好像恢复了一些精神，“你……是五角大楼的人吗？是吉姆派你来的？”

斯内克接过对方手中的水壶：“安德森已经将起爆密码供出来了，你的密码呢？”

贝克将目光从斯内克的脸上移开，畏缩地说道：“我……我也说出来了。”

可恶！

斯内克真想揍这个男人一顿：“那么，也就是说恐怖分子已经得到了两套密码？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他们可以随时发射核导弹！”

“他们对我的拷问……实在太可怕了……但是……我抵抗住了意念螳螂的读心术。利用手术……之前在我的大脑里植入了某种东西。知道密码的人……全都被植入了这个东西。”

“DARPA局长也被植入了？”

“是的。”

“但是，安德森说意念螳螂从他的大脑中读取到了密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贝克困惑地摇了摇头：“不、不知道……求求你，我快要死了。”

斯内克蹲在他的面前说：“听好！恐怖分子现在已经掌握了两套起爆密码，但是，那三张密码钥匙在哪里？就是能够解除起爆密码的东西，是不是在你手里？”

贝克再次摇了摇头，“已经……不在我这里了。我交给了一个女人……年轻的女性……士兵……她最近刚刚来到这里……我觉得可以相信她，所以就把密码钥匙交给她了。因为没有参加叛乱，所以他们将那个女士兵关进了单人牢房，但愿她没事。”

“我也希望如此。虽然她还不够成熟，不过的确是个坚强的家伙。”

不知道梅丽尔在被关进牢房时，身上是否还带着那些密码钥匙，看来必须要再次找到她才行。

“你戴着CODEC。”贝克笑着说道，“她也有一个……是从看守那儿偷来的。她的CODEC频率是……2.63。但愿他们还没有……抓到她。”

“我想她现在正在到处自由行动，贝克先生。我会找到她的。你知道关于恐怖分子的情况吗？我只知道利奎德是这次叛乱的首领，他身边还有谁，左轮山猫吗？”

贝克咳嗽了一声：“山猫……我就是被他拷问的，很残忍。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不过，利奎德的副手是……诱饵章鱼。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怎么了。”

“什么意思？”

“章鱼总是……在利奎德身边，但是，最近却消失了……一定是被送到……什么地方……执行任务去了吧。还有，你要小心那个女人……那个与狼在一起的女人。”

“狙击雪狼。”

贝克点了点头，又咳了一阵：“奥塔肯，先找到奥塔肯。”

“那是谁？”

“他的……代号。哈尔·艾默里克。哈尔博士……艾默里克。他是……Metal Gear霸王计划的……首席工程师。如果说还有能够阻止Metal Gear发射核武器的人，那么肯定就是他了。”

“他在哪儿？我怎么才能找到他？”

“他……他被关起来了。”

“被关在哪儿了？”

“大概……在核弹头的仓库。”

这里的地图几乎都已经被斯内克输入了大脑中，贝克所说的那个仓库是这个基地中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恐怖分子严加防守的地方。

“你知道刚才的那个人是谁吗？就是那个忍者。”

“忍者？啊……”贝克又咳嗽了几声，“那可是猎狐犬部队中的一个邪恶的秘密。”

“哎？”

“是基因士兵的实验体。你去问……亨特……博士吧……”

说到这里，贝克开始剧烈的咳嗽，吐出来的鲜血溅在衣服上，很明显，他能够回答问题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明白了。贝克先生，放松点，我这就帮你把C-4弄下来。”斯内克想要查看一下他身后的炸弹，可是贝克却摇了摇头。

“不，没有那个必要了。我……就要死了，不要浪费时间了。”

斯内克知道他是对的：“对不起，贝克！”

“不，没什么……你走吧。”

“贝克，你到底为什么要重新启动Metal Gear计划？”

“世界上……有很多核武器，无论是某个小国，还是某个恐怖组织，他们都可以轻易弄到核武器。我们……美利坚合众国……决定维

持之前的……战争阻止政策……因此，我们必须要拥有……具有压倒性力量的……武器。”

“太疯狂了……”

“我的公司……阿姆斯军工……将推动Metal Gear的开发作为了……黑色计划。”

“黑色计划？”

“使用五角大楼的暗中提供的资金……的秘密计划。这样一来，那些软弱的自由主义者就无法阻止我们了。总之……在这次实验之后，Metal Gear就将作为正式的武器而被承认。”

“老实说，我无法认同你们公司的方针。”

“对了……那个……我裤子的口袋里……”

斯内克将手伸进他的裤子口袋，从里面掏出一张计算机光盘。

“你要找的……应该就是这个东西吧，数据光盘。”

“这是什么？”

“把这个……交给吉姆。这是……数据的……惟一拷贝。”

斯内克将光盘放进口袋里，问道：“什么数据？”

“所有从实验中……收集到的数据。一定要……交给吉姆！”

“吉姆？你说的是吉姆·豪斯曼吗？我接受的是坎贝尔上校的指挥！其他的事情……”

“听好！”贝克剧烈地咳嗽起来，他的气息也开始变得急促，“你必须要……阻止他们。如果那个东西……一旦对外界公开……阿姆斯军工……就完了。”

“为什么？Metal Gear使用的是现存的技术吧？”

“当然……但是……”他咳出了一口鲜血，身体开始剧烈地痉挛，双眼上翻，喉咙里发出了痛苦的呻吟。

“怎么了？”

“不！怎么会！”

“贝克先生，你怎么了？”

“五角大楼的……那帮混蛋！他们想要彻底地……干掉我！”

“什么意思？”

“他们利用你……”

贝克的全身都在不停地痉挛，然后痛苦地弯下了腰。在咽下最后一口气的同时，他的身体也瘫软在椅子上。

斯内克查看了一下他的脉搏，确认贝克已经死了。

“上校？听到了吗？贝克死了。”

亨特博士说道：“他之前接受了严酷的拷问，刚才是不是心脏病发作了？”

“我想是的。”斯内克说道，“和安德森的症状一模一样。”

“在没有进行尸体解剖之前，我们无法确定这一点。”

“那个忍者究竟是谁？你知道吗？”

“我们没有充分的情报，斯内克！”

“是猎狐犬部队的成员吗？”

“不是。”

“确定吗？”

“在我们的部队中，没有像他那样的生物。”

“上校？你在吗？”

“我在，斯内克。”

“贝克刚才说的那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五角大楼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斯内克，现在……”

“可恶，上校！这关系到我的性命！你到底隐瞒了些什么？”

“我不能向你透露任何机密情报，斯内克！对不起！”

“诱饵章鱼的事情呢？贝克说他在不久前消失了。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是否有船舶和飞机离开这个小岛的记录？”

“没有人离开过这个小岛，诱饵章鱼肯定还在岛上。我说过，他是一个易容高手，可以假扮成任何人。”

“谢谢你，上校。还有其他能够帮上忙的建议吗？”

坎贝尔犹豫了一下，接着说道：“斯内克，找到我的侄女，我希望你能和她并肩作战。”

斯内克用最为讽刺的腔调问道：“我能够相信她吗？”

“可能，她比我更值得信赖。”

“原来如此。上校，虽然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看上去你也不打算对我说出真相，但是我能够感觉到这次的任务有些不太对劲儿。隐藏在其中的肮脏的东西，可不仅仅是我踩到的那些老鼠屎。”

上校的沉默说明了一切。

9 METAL GEAR SOLID

斯内克看了一眼CODEC上显示出的基地航拍地图，确认了存放核弹头的仓库在另一幢建筑中。他必须返回停放有坦克的仓库，然后从那里出去。在两幢建筑物的中间，好像有一条细长的峡谷。他完全不知道那些恐怖分子在室外到底准备了什么样的防御手段，不过有一点是可以完全肯定的——外面很冷。多亏之前亨特博士为他注射的药物，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感到十分寒冷，但是这些药物的效果会持续多长时间呢？

差不多该休息一会儿了。斯内克在心里说道，接着他想起了那些味道很差的香烟，不管怎么，他的身体现在很需要尼古丁的安慰。斯内克点燃了一根香烟，然后将CODEC调节到之前贝克所说的梅丽尔的频率。很快，戴着头套的梅丽尔的脸就出现在CODEC微型屏幕上。

“是谁？”

“你是上校的侄女梅丽尔吧？”

“是我先问的问题！”

“我是索利德·斯内克。”

“……斯内克？难道你就是那个传说中的索利德·斯内克？”

“是的，我现在为你的伯父工作。”

“之前我还在想他到底会派谁来，却没有想到竟然会是你。你不

是引退了吗？”

“的确如此，我来这里只是想消遣消遣。”

“刚才也是你吗？在单人牢房里的那个？”

“是的。”

“真不好意思，我先跑了，毕竟我当时并不知道你的真实身分。我可不能冒险，你的样子很像是和他们一伙的……”

“我明白，你现在在哪儿？”

“安全系统的中心区域。再稍等一会儿，你不用门卡也可以打开仓库的大门。那是一扇安全等级为五级的门，除了恐怖分子之外，没人会有五级的通行证。你想去另一幢建筑吧？”

“是的，没错。”

“既然如此，我就可以帮助你了。你是绝对打不开那扇门的。”

“也许吧，不过我很擅长开门之类的事情，窗户也可以。”

“不过，等你找到安保系统时，他们大概已经成功发射核弹了。”

斯内克迟疑了一下，问道：“梅丽尔，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好像并不单纯是一个对废弃的核武器进行处理的地方。”

“当然不是了。伯父他什么都没有告诉你吗？”

“是啊，他告诉我的事情十分有限。”

“这里归属于阿姆斯军工的一个海外空壳公司，类似一个企业的运营基地。这里的主要业务是开发Metal Gear，你知道Metal Gear是什么东西吧？”

“是的，我对这东西再清楚不过了。”

“这次是整个计划中的最后一次测试，你明白吗？在官方五角大楼接管这项计划之前的最后一次测试。”

“我不喜欢那个东西，而且我认为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应该着手进行Metal Gear的开发工作。”

梅丽尔笑了：“作为一名原猎狐犬部队的成员，你还真是与众不同。”

“岛上的人质都在哪里？还有其他的工作人员呢？”

“他们被集中关押在某个地方，其中有些人受到了拷问，甚至还有人被洗脑……”

“贝克说他将三把可以阻止霸王发射的密码钥匙交给你了，那些东西现在还在你手里吗？”

“啊……他只给了我一把。”

“真的吗？那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我也不知道，不过，那东西还在我手里。”

“很好，你一定要保管好。不过，你是怎么瞒过看守的呢？”

“女人总是有很多能够藏东西的地方。”

斯内克差点笑出声来：“你认识艾默里克博士吗？”

“认识，他是新霸王的设计者，人很不错。”

“他现在在哪儿？”

“我想他大概在存放有核弹头仓库的建筑物中的研究室吧，就在峡谷的对面，偏北方向。你有没有带雪地鞋和防寒大衣来？”

“当然了。我会找到他的，如果我们无法及时令起爆密码无效，也许他会知道破坏霸王的方法。”

“单独和霸王战斗实在太勉强了。”

“没什么，这又不是我第一次做这种事情。再联系吧。只要你能打开门，等回到文明社会之后，我就请你吃冰激凌。”

“哇哦，我很期待。再多等两、三分钟，咱们一会儿在仓库碰头。”

“不行。虽然这么说有些伤人，不过梅丽尔，你的确不太成熟。在我完成任务之前，你最好能够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之后我们再会合，然后一起离开这里。”

“那个……之前的事情真的很抱歉……就是步枪的事情。我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回事，我只是无法马上扣动扳机而已，不过在接受训练时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可能是一想到子弹射穿对方的身体……我就有些犹豫。”

“训练时的标靶射击和战斗中对真人射击完全不同。”

梅丽尔叹了口气：“我从小就梦想着能够成为一名军人。为了有

朝一日能够参与实际作战，我拼命地学习那些战斗技能，可是……”

“已经想要放弃了？”

“我做不到！”

“梅丽尔，无论是谁在第一次杀人时都会感到很难受。在战争中，人类丑陋的感情和性格会完全地暴露出来，当你置身于战争中时，很快就会忘记什么是罪恶。你只不过是由于‘战斗亢奋’的缘故，变得稍微有些神经质而已。没事的，等到你体内的肾上腺素被消耗一部分之后就会好的。”

“我在学校里曾经学过有关‘战斗亢奋’的内容。”

“这些事情我们以后再说。现在，你只需要考虑活下去这件事……还要，不要妨碍我。”

“我从伯父那里听说过很多关于你的事情，虽然是一些不好的事情，却全都是事实。你听着，我非常熟悉这个地方，我会帮上忙的。”

“不好意思，我喜欢单独行动。而且我想，你的伯父也不希望你出什么意外吧。”

斯内克能够想像得到梅丽尔在CODEC另一头撅嘴的样子，很明显，她还年轻，没有经历过实战的磨练，而且根本不知道这次的任务到底有多么危险。

她摘下头套：“好了，斯内克，我会老老实实地待在这里，还会帮你把仓库的门打开。”

斯内克盯着梅丽尔宛如模特一般的容貌，好像完全没有想到对方竟然如此漂亮……

“怎么了？”注意到了他的沉默，梅丽尔问道。

“没什么，只是……你的眼睛。”

“我的眼睛？”

“不是士兵的眼睛。”

“嗯，你想说我这是新手的眼睛？”

“不，是很漂亮的眼睛，温柔而又优雅。”

“得到了传说中的索利德·斯内克的称赞，我现在是不是该感到

飘飘然了？”

斯内克发出了讽刺的笑声，说：“不用担心，等了解我之后，你那刚刚飘起来的双脚马上就会回到地面上，现实和传说永远都是有差距的。好了，一会儿见，你要把自己藏好。”

斯内克结束了通话，然后搭乘货物用电梯前往一楼。为了确保在电梯门打开之后不被别人发现，他紧挨电梯门站着。等了一会儿之后，确信周围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可疑的动静，斯内克悄悄地走出电梯，沿着墙壁开始移动。停放有坦克车的仓库和他离开时几乎没有什么不同，除了一件事——两台艾布拉姆斯坦克中的一辆不见了。

那名巨人就站在峡谷侧面突出来的一块冰岩上，目光紧紧地盯着坦克仓库所在的建筑物。现在，仓库的大门仍然紧闭着。

这个峡谷只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从坦克仓库到存放有核弹头的仓库大概有一百米左右。大雪还在不停地下着，地面上已经堆积起了差不多六十厘米高的积雪，而且根据天气预报所说，很快还会有一场暴风雪到访这里。不过，如今正在下的这场大雪对影子摩西岛来说，应该算是极其正常的天气。对于从阿拉斯加一直绵延到俄罗斯的阿留申群岛中的一个小岛来说，这种恶劣的天气状况已经司空见惯了。

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在如此偏僻，而且环境如此严酷的地方建造基地呢？不过，他的工作并不是负责探讨美国政治家和军方高层人员所做出的种种无比愚蠢的行为。虽然出生在美国，不过他却对自己常年服务的俄罗斯抱有忠诚之心。在苏维埃联邦解体之后，他成为了一名雇佣兵。“新猎狐犬部队”用和其他雇主相同的条件雇佣了他，而且至少还有作战的机会……马上就会有。

一只黑色的大鸟在冰岩上空盘旋，不一会儿就落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火神渡鸦将手伸进口袋，掏出一把水果干。他将这些东西高高举起，大鸟开始从他的掌心中叼取食物，其实它最喜欢的还是腐肉。

“再等一会儿。”出生自阿拉斯加的渡鸦说道，“那一刻很快就要来临了。我们的敌人会从那扇门里走出来，到时我们就和坦克里的伙伴会合，并开始战斗。祖先们一定会为我们今天所取得的胜利而感

到骄傲的。”

火神渡鸦看了看在峡谷中待命的那台M1艾布拉姆斯坦克，两名炮手已经在坦克里各就各位。他们都是普通的基因士兵，十分讨厌待在如此寒冷的环境中。但是，火神渡鸦对这种寒冷却毫不介意。由于身上流淌着美洲原住民和因纽特人的血脉，他甚至可以在接近华氏零下的温度中生存好几天。他那健壮的体魄也能比普通人制造出更多的热量，来维持身体每个器官的正常运作。火神渡鸦就是一个能够行走，会呼吸的能量源。

“我们差不多该下去了吧，朋友。”他对大鸟说道。刚刚吃完水果干的鸟发出了嘶哑的鸣叫，接着再次舞动翅膀开始在主人的头顶盘旋。巨人像拿起玩具枪一样轻轻地将身旁的加特林机关枪和三十毫米口径的GAU-8复仇者机炮扛在肩上，接着，他摸了摸自己额头上的胎记。在小时候，年长的萨满就曾经说过，他是带着命运的印记出生的。因纽特人和原住民都崇拜鸟，而火神渡鸦的神秘力量也大都来自于这个胎记。当在战斗中感到极其亢奋时，这个胎记就会消失，他的感觉就会提升至超越普通人类的水平。但是，敌人之所以会在火神渡鸦的面前感到胆怯，却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健壮的身体和那块胎记。他的身体从头顶到脚尖全都刺有纹身，这些纹身的图案是史前原住民描绘在岩石上的那种奇怪线条。讽刺的是，这种纹身看上去很像是电子回路。实际上，在很早之前就有人预言，古代的萨满全都来自于电子时代。

“走吧，朋友。”

黑色的大鸟随着火神渡鸦离开了冰岩。

斯内克刚要向仓库中央走去时，忽然发现在左手边的空中通道上有一名基因士兵正在巡逻。他马上停下了脚步，让自己的黑色战斗服完美地与周围的阴影融合在一起，并在心里祈祷对方没有发现自己。不过，那名看守好像是被什么东西吸引了注意力，在通道的扶手旁边停了下来……

然后，他点燃了一根香烟。

太好了，那个家伙没有看到我。

斯内克耐心地等着他朝另一个方向巡视，当对方转身时，他马上开始沿着墙壁移动，走出了看守的视线，然后朝着金属楼梯走去。

收拾掉这个看守之后，仓库里是不是就没有其他人了，一会儿要在上面确认一下。接下来只能等着梅丽尔打开仓库的大门了，但愿一切都顺利。

斯内克悄无声息地走上楼梯，来到空中通道上，而那名看守也在逐渐靠近他所在的位置。斯内克急忙躲到通道地面的下方，然后仔细地倾听着对方的脚步声。两米……一点五米……一米……

他稍稍地伸出手抓住了看守的脚踝，然后用力一拉，那名看守仰面朝天地摔倒在地上，身体撞在金属过道上发出了一声闷响。斯内克敏捷地跳回到通道上，朝着对方的脑袋就是一脚。在头部受到两次重击之后，那名看守终于进入了梦乡。

斯内克站在空中通道上四处环视，确认了除自己之外，整个仓库里都没有一个会活动的物体。他看了看艾布拉姆斯坦克在地上留下的辙痕，明显能看出那辆坦克车在不久前被人开到了外面，此时大概就在外面等着自己出现吧。

斯内克走下楼梯，跑向出口，同时用CODEC接通了梅丽尔。

“怎么了？”

“我还在等你。”

“冷静，我马上就好。”

“我先去浴室刷刷牙，应该来得及吧？”

梅丽尔哧哧地笑了：“罗伊伯父可从来没说过你是一个有着幽默感的人。”

“没有。”

“不，有。”

“没有。”

“好，你再数十下，门就会开了。”

斯内克故意一边打呼噜，一边数数：“一……呼呼……二……呼呼……三……呼呼……”

“好了，别闹了。”

墙壁上的机械装置发出了“咯啦咯啦”的声响，紧接着卷帘门开始上升，寒冷的空气一下子吹了进来。

“我能得到奖赏吗？”梅丽尔问道。

“干得还不错，你会做饭吗？”

“我做的西式蛋包饭可是绝品！”

“不错嘛，改天咱们换个地方，我倒是想品尝一下。不过，现在你要藏好。”

“明白。”

当对方切断通话之后，斯内克紧紧地盯着朝着出口方向延伸的黑暗通道，从高度以及宽度来看足以让一辆坦克通过。从仓库门口到出口大概有两百米远，外面就是茫茫的雪地。斯内克刚要向前迈出一步……

“斯内克！站住！”美玲大喊道。

“怎么了？”

“戴上热感成像仪！”

斯内克依言戴上了热感成像仪，随即就明白了美玲如此激动的原因。无数用肉眼无法看到的激光束在通道中交错在一起，形成了一张精巧的大网，而且每道光束都以不同的速度在垂直移动着。只要碰到其中一个，恐怕就会触动警报，之后肯定还会出现更加糟糕的情况。

坎贝尔说道：“斯内克，根据情报显示，你目前所处的位置安装有可以喷出神经毒气的机关，也许你已经看到那些可以启动机关的激光束了……”

“是的，我看到了。”

“那么，绝对不要碰到那些光束。一旦碰到，整个通道就会被封闭起来，接着会喷出毒气。你会在几分钟之内死去。”

“你的消息总是这么让人感到高兴。”

“这是最新的情报。”上校尽量用轻松的口吻说道，大概他是想缓和一下刚才的争吵所产生的紧张气氛吧。但是，斯内克却完全笑不出来，因为他并不喜欢坎贝尔在这次行动中的一些做法。在行动之

前，他必须要知道所有与这次行动相关的情报，可是上校很明显地有所隐瞒。在这次任务中，存在着太多斯内克无法理解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如果整个作战任务是由吉姆·豪斯曼来负责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就连坎贝尔也不知道全部的事实真相。虽然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坎贝尔上校之前在说谎，但是对于认识他好多年的斯内克来说，完全可以肯定这一点。

凭借热感成像仪的出色性能，斯内克清晰地看到了那些激光束的运行模式。由于离他最近的那道光束的速度很慢，因此只要等它移动到上方之后再走过去就行了。第二道光束比刚才的那道要稍微快一点，而且两道光束之间只距离六十厘米左右。最麻烦的是它在不规则地上下移动，但不仅仅是纯粹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首先稍微下降，然后稍微上升，接着大幅度下降，最后大幅度上升……好像很难总结出规律来。想要通过这道光束，斯内克必须站在原地不动，等到光线几乎要触碰到地面，趁着它还没有再次上升时快速通过。

这张由光束编织成的大网一直延伸了大概十米远左右，其上下移动的模式随着人的不停移动而变得极其复杂起来。光束的间隔也是多种多样，有的距离非常近，有的则为了迷惑入侵者因此设置得非常远。

斯内克接通了梅丽尔的频率。

“怎么？”她装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说道。

“百忙之中打扰你，实在不好意思，不过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帮我把这个该死的激光束关掉！”

“抱歉，斯内克，我已经确认过了，没有办法。只有在卷帘门那里使用安全等级为五的卡才能将其关掉。”

“明白了，我只是问问而已。”

“你能安全通过那里吗？”

“不用担心。”

“好的，咱们在对面的建筑里会合吧。”

“你说什么？”

“之前就说过了，我很熟悉这里的地形！所以，一会儿见吧！”

“梅丽尔！我说过，你要藏好！”

“我改变主意了！”

“别做傻事！”

“对不起，不过，我只能用这个方法来弄清楚自己是否可以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对面见吧！”说完，梅丽尔切断了通话。

可恶，怎么会这样！

如果说她真的知道前往对面那幢建筑的方法，一会儿可有得忙了。不过，在那之前，必须要先通过这条隧道。

斯内克认真地观察着接下来的三道光束，很快就判断出一定要一口气通过最开始的两道——它们之间只有三十厘米的距离。虽然斯内克一直以来都在严格控制自己的体重，不过无论如何也无法保持如此苗条的身材。可问题是，当一道光束移动至头顶上方时，而另一道却位于大腿附近。另外，由于它们移动的速度都非常快，因此无法同时跨过去。看来只能从下面爬过去，不过这一切都只能在两秒钟之内做完。

斯内克蹲下身来，又花了两、三分钟的时间来确认这两道光束的运动模式，接着趴在地上与光束保持平行。当第二道光束刚刚离开地面时，他像一根圆木似的滚了过去，成功地同时通过了两道光束。紧接着，他马上站起身跳过了第三道。

还剩两道，不过它们是交差着的。当一道在最上方时，另一道则在最下方，接着在中间互相交错。斯内克等着它们分开时，猛地抬起一条腿，像跨栏一样跨过了下面的那道光束。

很好，安全通过！

斯内克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此时，刺骨的寒风从隧道的出口方向吹来，峡谷中也堆满了积雪。徒步走过那片区域一定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体力。

更何况，在严酷的暴风雪中，还有一辆可怕的装甲坦克在整装待发。

但是，实在没有其他办法。

10 METAL GEAR SOLID

斯内克迈步走进及膝深的积雪中，为了不被敌人发现，他紧贴着墙壁朝敞开的大门旁边移动。

这时，CODEC突然发出电子声音，斯内克低头一看，吃惊地发现这是一个非突发通信，也就是说对方不是坎贝尔等人。

“你是谁？”斯内克问道。

“一个朋友。”一个低沉的男声说道。

“能不能说得再具体一些？”

“斯内克，你要注意峡谷中的情况，那里埋有claymore地雷。你带着地雷探测器吧？”

“是的。你到底是谁？”

“先用地雷探测器探测出claymore的安放位置，然后避免进入到感应器的范围之内。”

“我知道使用方法，能不能告诉我你的名字？”

“我是你的拥趸，你可以称我为‘深喉’。”

“咔”的一声，对方切断的通话。斯内克虽然试着回拨出刚才的那个频率，可是显示出来的数字却是“0”。

这是怎么回事？

不过，如果那个男人说的都是真的，斯内克还真是捡了一条命。他打开多功能装备带的一个口袋，然后取出阿姆斯军工生产的“Pathtracker3000”。这个东西能够探测到埋在地下的武器发出的无线电波，适合用来确定地雷的位置，使用起来也非常方便。一旦探测器搜索到了地雷的信号，就会自动解除起爆开关，或者在安全距离进行引爆。斯内克将扑克牌大小的探测器拿在手中，打开开关，以后一边拉出天线一边朝前方走去。

很快，在探测器的屏幕上出现了三个claymore地雷的轮廓。其中一颗距离斯内克非常近，就在距离仓库入口大约三米的地方。其余两颗在距离第一颗三米远的地方，几乎呈一道直线排列。斯内克所在的位置只能探测出这三颗地雷，其他的地方必须要随着他的移动才会有

所发现。

斯内克旋转了几下调节频率的旋钮，并将天线对准第一颗地雷所在的方位。正常情况下，在解除地雷的引爆开关之后，探测器上应该亮起绿灯，可是现在却什么都没有发生。

难道是因为六十厘米厚的积雪影响到了探测器的功能？大概是这样吧，那么现在最佳的方案就是绕过地雷继续前进。

斯内克朝着峡谷的左侧移动，然后沿着山崖的走向继续朝北走。在靠近山崖的位置，风势多少有些减弱，而视野也会随之开阔不少。

沿着这个路线一直走下去，应该能够横穿过去吧？

这时，探测器探测到了新的目标，一连串的地雷被安置在不远处，将斯内克的路线封得严严实实。虽然他再次试着用探测器进行解除，可结果仍然没有起作用。如果想要迂回过去，则必须返回到峡谷的中央位置，而一旦有敌人在那里进行埋伏，斯内克无疑将成为对方的靶子。

为了抵御寒风的侵袭，斯内克戴上了风镜和保温头套。之后花了将近二十分钟才勉强到达峡谷的中央，claymore地雷好像全都集中在仓库周围五十米之内，走出那个范围之后就没有了。顶着凛冽的寒风走了这么远之后，斯内克觉得自己有些像日瓦戈医生。虽然他很想要羊毛围巾和羽绒服，不过之前亨特博士注射的纳米计算机仍然有保暖的作用。其实最麻烦的是必须要在深深的积雪中步行，这并不比攀爬陡峭的悬崖轻松。

“这里是渡鸦的地盘！蛇可不适合待在这里！你休想通过这里！”

一个低沉的声音被风吹过来，就像是有人在前面某个地方用扩音器喊出来的。斯内克的眼睛在风镜下眯成了一道缝，他看到一个巨大的黑影正在朝自己靠近。

是艾布拉姆斯坦克。

斯内克从多功能装备带上取下望远镜，瞄准不远处那辆巨大的坦克仔细观看。一个额头上画着大鸟图案的高大男子正坐在炮台上，不，那个并不是画上去的，而是纹身，或者是胎记之类的东西。

火神渡鸦，萨满巨人。

还没等斯内克制定出防御作战的方案，坦克上搭载的一百零五毫米口径的M68火炮就喷出了火舌。他此时能做的只有尽量大幅度地朝旁边躲闪，然后将自己的身体埋在厚厚的积雪中。

周围发生了剧烈的爆炸，斯内克只觉得自己的身体悬浮在空中，接着重重地落在了雪地上。虽然厚厚的积雪成为了天然的缓冲物，不过一瞬间，他还是感觉眼冒金星，耳朵也在嗡嗡作响。

火神渡鸦大声笑道："就是这样！你就应该像一条蛇那样在地上爬！"

敌人的声音让斯内克马上想起自己目前所处的情况，于是急忙确认双手双脚是否完好。在小心地伸缩了一下四肢之后，万幸的是，他并没有发生骨折，也没有被流弹所伤。虽然剧烈的耳鸣已经有所平复，不过还稍微有些残留。

真是太幸运了，这次攻击并没有伤到他。

周围的地面在颤抖，艾布拉姆斯坦克逐渐逼近斯内克。这次，坦克上的十二点七毫米机炮发挥了威力，子弹打在周围的雪地上，激起一阵阵雪烟。斯内克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猛地站起身来。

虽然他想要离开这个地方，可是在这样的地方奔跑实在太勉强——厚厚的积雪就像是蜂蜜一样让人寸步难行。究竟该怎么办呢？

于是，他再一次想到了米勒教官曾经说过的话。几乎没有有效防御手段的男人与力大无穷的巨人之间的战斗，和现在的情况非常吻合。

"你们记得大卫和哥利亚的故事吗？"米勒向正在接受训练的几名年轻人问道，"大卫是一名年轻的以色列人，虽然他很强壮，却无论如何都不是菲利斯战士哥利亚的对手。巨人手持长剑和棍棒，身穿铠甲，有着可怕的怪力，而大卫只会用弹弓发射石子。可是，大卫凭借智慧击败了哥利亚。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他利用的是'越是小的东西，就越能突破巨大的防守'这一原则。他用玻璃弹珠大小的石头，为了增加速度和力量而使其发生旋转，然后朝着巨人的脸发射了出去。那块石头准确地命中了哥利亚的两眼之间，于是巨人就死了。当

然，大卫精准的射击技巧也是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是——你一定要熟悉武器的使用方式，而且还要知道使用的时机。不管是什么样的攻击，都会有最适当的使用时间和地点，无论这种攻击是多么不起眼，也无论对方的防御有多么强。”

斯内克对着那段回忆微微一笑，瞬间就明白了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发出轰隆声的坦克不断逼近，而火神渡鸦的声音也变得洪亮起来：“我再陪你多玩一会儿吧！等我把你折磨够了，再送你下地狱！”

斯内克跳进厚厚的积雪层中，并开始不停地向下挖掘，一直触碰到靠近地面的冰层。幸运的是，由于积雪非常松软，他可以保持着匍匐的姿势躲在雪中朝坦克的方向移动。火神渡鸦一边搜索着猎物的身影，一边好像在思考着什么。实际上，斯内克此时真的就像是一条盘踞在地上的蛇。可是，与那种冷血动物不同，由于索利德·斯内克是温血的哺乳动物，因此无法抵御积雪下面的低温。

当坦克履带的声音已经近在眼前时，斯内克将手伸进衣服的口袋中，接着掏出一个破片手榴弹。然后紧握着手榴弹，从积雪中站起身来，直接面对正在靠近的大型坦克。斯内克此时与坦克之间的距离不超过三米，一名炮手从火神渡鸦身旁的炮台上探出身来，手中还握着小型机关枪。

巨人这时说道：“那个是他吗？是不是在那边？”

这名炮手朝着三点钟方向混乱地扫射着，那里距离斯内克所在的地方足有十多米远。看来斯内克的行动已经让敌人头晕眼花了。他用牙齿咬下手榴弹的保险，然后在默默地数了五秒钟后朝炮手扔了过去。紧接着，他改变方向，在厚厚地积雪中朝着远离坦克的方向移动。手榴弹在炮手的眼前发生了爆炸，剧烈的爆炸将他的身体都炸飞了，然后像一个破败的玩偶般落在斯内克的眼前。

斯内克回头望去，发现一股黑烟将坦克的炮台笼罩了起来。一瞬间之后，黑烟全都散去了，火神渡鸦从炮台中探出头来，看样子他好像并没有受伤。那名巨人一定是在手榴弹爆炸前的一瞬间躲进了坦克中。

“可恶！”萨满巨人大声喊道。

斯内克来到死去的炮手身前，然后在对方的皮大衣里翻找了几下。这名炮手的装备带上有两枚破片手榴弹，还有一把SIG Sauer手枪。斯内克没有拿枪，只是把两枚手榴弹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接着，他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于是在他的口袋里翻了翻，果然找到一张与安德森交给他的PAN卡十分相似的卡片——那是一张安全等级为3的卡。

很好！

斯内克将卡片放进口袋，再次潜进到积雪层之下。

“你不会永远都这么躲下去的！我知道你藏在什么地方！”

机枪的子弹如同冰雹般落下，危险距离斯内克越来越近。虽然他的作战方式最开始进行得很顺利，但是看起来无法再继续欺骗那个巨人了。于是，斯内克放弃了在雪中移动的计划，快速回到刚才挖好的那条“隧道”里。此时，巨人还在朝着艾布拉姆斯附近的积雪中扫射，而斯内克已经远离了那里。

必须要制定出新计划。

于是，他站起身来，发现坦克就在距离他七、八米远的地方面对着南面。第二名炮手此时也爬上了炮台，和火神渡鸦合力寻找斯内克。萨满在发射大口径机关炮的同时，还负责操控坦克，而那名炮手则用七点六二毫米口径的机枪朝着雪中射击。

“那个家伙在哪儿？”渡鸦朝炮手喊道，“找到他！别让他跑了！”

从斯内克目前所站的地方可以直接瞄准炮台，他抽出SOCOM，摆好韦弗射姿瞄准了炮手，然后扣动了扳机。那名炮手身子一摇，然后惨叫一声栽下了炮台。当渡鸦也转过身时，发现SOCOM的子弹已经近在眼前了，可是他只是微微一闪身就躲了过去。斯内克惊讶地张大了嘴巴。那个男人的速度竟然如此迅速，看来一定与他所拥有的神秘力量有着紧密的关联。

萨满将手中的十二点七毫米口径的机关枪对准斯内克，接着开始扫射。斯内克转身跳进积雪中，开始不停地向下挖掘。

只要再过几秒钟，自己一定会中弹吧，一切都结束了。自己将死在这个被冰雪覆盖的峡谷中，恐怖分子会释放核武器，世界将永远地被改变。

可是就在这时，机关枪突然停了下来。

发生什么事了？

斯内克鼓足勇气从雪中探出头来，看到了不远处的坦克上，火神渡鸦正在拼命地敲打着机关枪。由于两名炮手先后战死，因此已经没有人负责给他装填子弹了。

好机会！

斯内克卯足了力气，开始在厚厚的积雪中朝坦克跑去。然后将手伸进口袋，又掏出一枚破片手榴弹。当来到距离坦克还有五米的地方时，他拔掉了手榴弹的保险，朝坦克的履带扔了过去。接着，他马上扑向一旁的积雪，并用双手紧紧地抱住了脑袋来防御爆炸所产生的冲击。这一次，他感受到了爆炸的热量以及落在身体附近的碎片。

随即，斯内克站起身来察看自己所造成的破坏，艾布拉姆斯的一条履带被完全炸飞了，坦克已经无法继续移动。

很好，接下来就是大卫和哥利亚的战斗了。

斯内克再次从口袋里掏出一枚手榴弹，慢慢地朝坦克的后面靠过去。火神渡鸦此时还在和机关枪较劲，并没有意识到猎物已经逼近了自己的身后。斯内克拔下手榴弹的保险，将其轻轻地扔进了坦克驾驶舱里，再也没有比这更理想的地方了。接着，他改变方向，尽量快地离开了这台艾布拉姆斯。

很快，一场剧烈的爆炸撼动了整个峡谷。

利奎德·斯内克坐在影子摩西岛的总指挥室里，看着这名宿敌远远地离开了燃烧的坦克。他重重地叹了口气，回头瞟了一眼坐在沙发上的左轮山猫——这位手枪高手的右手上缠着厚厚的绷带。看上去止疼药已经发挥了作用，此刻他好像正焦急地等待着与斯内克的再次交手。

“那个家伙逃跑了吗？”山猫说道，“请再让我试一次吧，我一

定要杀了那个混蛋！”

利奎德举起一只手，说道：“安静！”

接着，又指了指面前的显示屏，只见火神渡鸦毫发无伤地从那堆瓦砾中站起身来。

“他仍然在射程之内。”巨人说道，“要射杀他吗？”

利奎德按下通话装置的按钮，说道：“不，让他走吧。”

“这样可以吗？”

“但是，你要盯紧他。”

“他拿到了通行卡。”

“我知道，你不是想再多玩一会儿吗！”

山猫闻言从沙发上站起身来，低声说道：“那个男人很危险！”

利奎德用可怕的眼神盯着他，于是山猫沉默地又坐了下来。

火神渡鸦说道：“我们最好不要低估他。”

“你觉得那个家伙怎么样？”利奎德问道，“我指的是在战斗方面。”

“正如你所说的那样，就像是被恶魔附体了似的，和你一模一样。不过，考虑到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很正常的。”

“是啊。我之前就说过了，但是，你不用担心。他一定会死的。”

“山猫也在你那里吗？”火神渡鸦插嘴问道。

“是的。”

“左轮山猫！”巨人提高了音量，“好像那个家伙夺走了你的手和尊严啊！”

“注意你的用词，萨满！”山猫坐在沙发上喊道，“夺走我的手的是那个忍者，都怪斯内克让我分心了。不管我有没有右手，也不管在何时何地，我都会轻松干掉你的。”

“让我来告诉你一些有关这名入侵者的事情吧。在苏族的语言中，‘苏’的意思就是‘蛇’，这是一种极为可怕的动物。”

山猫冷笑了一声，说道：“我并不害怕这种东西，特别是索利德·斯内克！他是我的！等我们下次见面，我会特别关照他的。”

“我额头上的渡鸦现在非常渴望鲜血的滋润。我会和斯内克再次交手，这是肯定的！”火神渡鸦说道。

利奎德·斯内克切断了通话装置，“他是一名劲敌，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会变得很有趣的，山猫。”

“你到底在期待什么？那家伙是个害虫，我们必须消灭他！”

“时机尚未成熟，我自有安排！”

“你为什么要让他活下来？”

猎狐犬部队的首领眼中露出一道寒光，“当然有我自己的理由。”

11 METAL GEAR SOLID

“斯内克？”梅丽尔在CODEC中呼叫道。

斯内克此时刚刚从峡谷的北侧进入到存放核武器的建筑中。由于之前在积雪中行动，因此他的衣服已经完全湿透了，只盼着能快点找个暖和的地方。

他按下接收键，“你在哪儿，梅丽尔？”

“我在核武器仓库所在大楼的地下二层。”她的语气中明显带有竞争的感觉。

“什么……你是怎么去到那里的？”

“我说过很多遍了，我对这里的地形很熟悉。”

“既然如此，为什么你没有告诉我这条捷径？你知道我在那个峡谷里有着怎样的遭遇吗？”

“斯内克，冷静点，你无法通过我来时的这条路。记得吗？我和他们穿着同样的制服，我和其他十名士兵一起搭乘着卡车来到了这里。我还带着面具和头套，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是谁。”

“什么，他们很可能会发现你的。”

“放心，他们没有发现。那么，你在哪儿？”

“我现在和你在同一幢建筑里。”

“哦，小心点儿。注意尽量不要使用武器，因为这里到处都堆满了核废料和核弹头。严禁烟火，明白吗？子弹、手榴弹全都不许用！只要有一点儿火花，我们轰的一下就完蛋了！”

“明白了，谢谢你的忠告。在我找到你之前，你最好能找个地方老老实实地藏起来。”

“在地下一层吧。使用电梯就可以到达那里，不过，要小心那些看守，他们中的很多人正在你的附近巡逻。通话完毕。”

当她关闭通信装置之后，斯内克摇了摇头。

真不愧是罗伊·坎贝尔上校的侄女。她和上校一样顽固而且充满自信，虽说有些不太成熟，不过梅丽尔的确是个非常镇定的女人。斯内克之前从来没有见到过像她这样勇敢而又执着的年轻女性。

他开始有些喜欢上梅丽尔了。

好了，还是把心思集中到眼前的任务上来吧。

斯内克想揍自己一顿，对他而言，恋爱是一件没有必要的事情。在这方面，他已经吃了足够多的苦头，而且这事还涉及到比自己小十多岁的年轻姑娘，看上去就非常麻烦。

大概吧。

斯内克使用三级的PAN卡打开了一扇与坦克仓库出口非常类似的卷帘门，趁里面的看守还没有注意到之前溜了进去。然后他便沿着左侧的墙壁，朝通往仓库大楼的金属斜坡方向走去。三名看守靠近卷帘门，不明白为什么这扇门会突然开启。

没有人发现我。

斯内克躲在阴影里，一边慢慢地深呼吸，一边在心里对自己说道。

“一定是出故障了。”一名看守说道。

“听说外面发生了事故，一辆坦克被炸坏了。”

看守按下了按钮，卷帘门又重新降了下来。“因为咱们的新头儿

喜欢玩火，不过一旦疏忽就会酿成火宅。”

看守们迈步走向金属斜坡，其中一个问道：“你讨厌咱们的新头儿吗？”

“我可没这么说。自从他们接管这里之后，大家都挺高兴的，我觉得之前的日子简直无聊得要死。”看守们笑着走远了。

斯内克来到斜坡下方，慢慢地爬到墙边，然后探出头快速看了一眼。

正如梅丽尔所言，这幢建筑里到处都有士兵在巡逻。他们全都穿着标准的制服，而且头上还戴着防毒面具。与对面的仓库出口一样，这里也一定设置有神经毒气陷阱，可见恐怖分子们已经考虑到了所有的可能性。斯内克并不认为当那些民间企业在运营这个基地时，会布置下如此严密的安保措施。利奎德如果不是个被虐狂，就肯定是患有严重的被害妄想症。

不过在这里倒是可以使用金属碎箔手榴弹，这种东西不会产生多少热量，而且还能够有效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斯内克抬头观察了一下天花板，发现了不少监控摄像机正在对不同区域进行监视。只要使用金属碎箔手榴弹，应该就能扰乱它们的正常运行吧……但是手榴弹会发出巨大的声响。最重要的问题是，到底有多少名看守会被这响声吸引过来。到底有没有必要冒这种危险呢？斯内克实在想不出其他更好的办法，于是决心试试看。

他从口袋里掏出金属碎箔手榴弹并拔掉保险，然后朝地上一扔。他的目标并不是房间正中央，而是写着“有害物质”字样的绝缘体罐子。五秒钟后，手榴弹发生了爆炸，在那附近巡视的看守全都被吓了一跳。

一瞬间，那些看守全都行动了起来，并开始互相呼叫其他人，仓库里一下子就乱成了一锅粥。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手榴弹是从入口那里被扔进来的，斯内克见状迅速离开藏身的阴影，以最快的速度跑到了左侧的一堆货物箱中间，并在那里发现了一个足以装下一台电视机的纸板箱，于是他将纸板箱倒扣在自己的身上，接着蹲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两名看守匆匆忙忙地从纸板箱的旁边经过，他们并没有发

现有人躲在里面。等脚步声消失之后，斯内克才钻出箱子。

于是，他看到了那两个东西。

两枚AGM−129ACM巡航导弹静静地躺在房间的左侧，它们的长度大概有六米，看上去好像已经使用过了。导弹的表面锈迹斑斑，而且布满了划痕，从设计以及样式上来看应该是冷战时期的产物。关于这些导弹的事情，斯内克只知道美国军队是在九十年代初期时才真正配备这些东西的。

在导弹的旁边，还有一个写有“危险——辐射”字样的箱子，里面放着核弹头。这些核弹头看上去也历经了多年的风雨，几乎可以确认这些东西全都无法正常发挥作用。结果，影子摩西岛果然是个销毁废弃核武器的地方。但是，恐怖分子应该能够从这些东西中提取出钚，或者至少会有什么办法让这些武器能够正常使用吧。

不妙。

将CODEC设定成拍照模式后，斯内克给这些东西拍摄了几张照片，然后传给了娜斯塔夏·罗曼南科。几秒钟之后，她出现在CODEC中。

“谢谢你拍摄的照片，斯内克。你不用担心那些核弹头，因为它们已经失效了。”

“但是，如果他们打算销毁这些东西，为什么不马上进行拆解呢？”

“因为他们不能那样做。当拆解核弹头时，必须要将弹头中的核物质存放在某个地方。不过，所有存放核物质的地方全都已经满了。而且，我们不能在推进START2条约的同时停止武器的分解。是这样吧？”

“也就是说，修建这个基地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和START2政策相矛盾吗？”

“大部分人都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是非常安全的，但仅仅是由于被解体的核武器与废弃物的存在，我们就可以认为核武器恐怖袭击的危险是非常高的。”

“原来如此。”

这名乌克兰女性继续说道：“当一九九三年签订START2协议之后，俄罗斯和美国同意将各自所拥有的战略性核弹头的数量削减至三千至三千五百个左右。于是，两国拆解了大量洲际弹道核导弹，其中甚至还包括一些针对各种特定目标的空中、地面打击武器上所搭载的核弹头。结果，必须进行销毁的核弹头总数达到了一万五千个以上。影子摩西岛上的设施也正是因此而设立起来的。”

“娜斯塔夏，你就像是一名百科全书的编撰者。”斯内克开玩笑地说道。

“我把这句话当成是对我的称赞，斯内克。”

她切断了通话，斯内克穿过堆放在仓库里的货物箱，朝着房间北侧的电梯走去——却差点撞上一名刚刚转过拐角的看守。

“喂……”看守刚要发出惊呼，斯内克便发动了一套组合拳将对方打晕。

他将昏迷过去的看守拖至两个货物箱之间，然后轻轻地放在地上。

刚才真的很危险，看来必须再次吸引开这些士兵的注意力。

斯内克又掏出一枚金属碎箔手榴弹，拔掉保险之后朝着货物箱另一侧的房间中央扔去。这枚手榴弹在空中就爆炸了，于是又引发了一阵骚乱，斯内克趁着混乱，利用全力奔跑之后完全停止的方法朝着电梯的方向移动。

当他到达货物箱北侧时，发现有两名士兵就站在通往空中通道的金属楼梯下面。

“你待在这里，一旦发现活动的物体就将其干掉！”其中一个说道。接着，他转身去往别的地方支援其他战友。

剩下的这名士兵刚好站在斯内克和电梯之间的位置上。斯内克躲在货物箱的后面，然后从SOCOM的弹夹中取出两颗子弹。他将其中的一颗扔向过道，在打中了其他容器之后落在了地上，并发出“铛”的一声。那名看守急忙望向传来声音的方向，看上去并不知道刚才的那个声音是怎么回事。这时，斯内克扔出了第二颗子弹，再次弄出了相同的声音。这样一来，他不得不去查看一下情况。看守紧握着突击步

枪，慢慢地走向过道的另一头，他完全背对着斯内克。

从身后发动锁喉攻击其实很简单。

斯内克放下看守的尸体，直接跑到货箱的尽头处，通往电梯的路上没有任何障碍。很快他就来到电梯前，轻轻地按下按钮。在电梯到达之前的几秒钟里，斯内克感到稍微有些紧张，当电梯门打开之后，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按下B1按钮，将电梯门关闭，然后利用CODEC呼叫梅丽尔。

对方没有回应。

哦。

难道她出事了？现在还不能往那个方面去设想。

门打开后，斯内克看到一条与电梯呈直角的通道。他站在电梯里小心地向外面张望，除了天花板上几台正在对着电梯拍摄的监控摄像机之外，并没有出现看守的身影。他下意识地向后退了一步，离开了监控摄像机的拍摄范围，电梯门自动关闭。斯内克按下了电梯的紧急停止键，这样一来，即便是有人在其他楼层按下按钮，电梯也不会运行了。他给SOCOM安上消音器，又确认了里面的子弹，然后解除电梯的停止按钮。斯内克用手肘轻轻一碰开门按钮，在电梯门开启的一瞬间，用安有消音器的手枪准确地破坏掉了那些监控摄像机。

来到走廊中之后，他忽然听到从什么地方传来了谈话声。右侧走廊的尽头处，从一扇写有“男性”字样的门后传来了厕所的冲水声。斯内克快步来到走廊尽头，一推门走了进去。

一名刚刚方便过的看守刚要走出隔间，斯内克躲进他的隔壁，耐心等待着。当看守刚走出来时，他一下子从身后扭断了对方的脖子，然后将尸体放在隔间里的马桶上，并按下了冲水按钮。

小心地从厕所出来后，斯内克刚要向另一侧走廊移动，这时CODEC响了起来。当看到对方频率时，他的内心充满了喜悦。

“米勒教官！”

“是我，斯内克。好久不见了，你还好吗？”CODEC屏幕上出现的那张英俊的脸，看起来几乎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而且仍然戴着标

志性的太阳镜。

“我很好。之前上校和我说，也许可以和你取得联系。”

“没错。”

“这下我就不用害怕了。”

米勒的通信开始变得有些杂乱：“啊……之后……猎狐犬部队的那些男人……”

“米勒教官？我听不到你的声音，你能听到我吗？”

“……不好意思，现在好点儿了吗？”

“好多了，你现在在哪儿？”

“阿拉斯加的小屋里。”

“哦，我听说你退役了，和我一样。”

“只有我和哈士奇在一起过着悠闲的日子，很不错。但是……有些事我必须要告诉你……”

“信号又开始有些混乱了，米勒教官？”

“……你所在那层的办公室。地下的……”

“你说什么？”

“……不好意思。我这里的信号极其不稳定，好，现在好一些了。我想说的是你在地下二层会用到导弹发射器，而那个东西就在你现在所在的楼层。”

“为什么你会知道这件事？”

“喂，我可是米勒教官啊！”

斯内克皱了皱眉，感到有些奇怪：“你继续说。”

“好，你还记得通过远距离操作发射NIKITA无线诱导式侦查用导弹的方法吗？”

“我想我还记得。”

“在写着B4的办公室里有一个NIKITA发射器，此外还有一些武器。记得在拿到那些装备之后再前往下一层，艾默里克博士应该在那里。”

米勒教官对斯内克的行动了如指掌。

“我明白了，谢谢你。”

“祝你好运，斯内克。一会儿我再和你联系。”

“米勒教……”斯内克还想说些什么，可是对方却切断了通话。

很奇怪。

米勒虽然平时不是一个喜欢多说话的人，但是在涉及到作战指示时，一般都会尽量详细地进行说明。

不管怎样，还是应该遵从米勒教官的建议，首先去找到NIKITA。

想到这里，斯内克握着SOCOM，沿着过道的墙壁转过拐角。在走廊的另一侧是一排办公室，距离他最近的那一间是B1。B4在走廊正中间的位置，必须要用三级的PAN卡来打开门锁。斯内克掏出门卡在电子锁上轻轻一晃，接着便响起了令人感到十分放心的开锁声，接着，他一推门走了进去……

只见房间里有一名基因士兵正在工作！

受到惊吓的士兵条件反射地想要去触碰警报按钮。斯内克急忙举起SOCOM射击，子弹准确地命中对方的额头，士兵的尸体连同椅子一起倒了下去。

斯内克快速走进房间，然后将身后的门轻轻关好。正如米勒教官之前所言，工作台上的一个敞开着的小箱子里放着NIKITA，在旁边还有一个弹药箱。在使用NIKITA时，要将其扛在肩上，然后用双手进行支撑。这件看上去像是缩短版反坦克火箭发射器的武器，虽然体积稍微有些大，不过使用起来却非常方便。其实斯内克并不想随身携带着这样一个笨重的东西，不过既然米勒教官说很有必要，那么自己也只能照做。他在办公室里随便翻找了一下，在办公桌的抽屉里又发现了一个防毒面具。这个也许会有用，想到这里，斯内克将防毒面具挂在了脖子上。

得到了新装备的斯内克打开办公室的门，小心翼翼地察看了一下走廊的里动静，确认外面一个人都没有，然后才悄悄地回到电梯前。走进电梯之后，他按下了B2按钮，然后将NIKITA扛在肩上，手里紧紧地握住SOCOM。

电梯门很快再次开启，门外又是一条呈直角延伸的走廊。在确认走廊里并没有看守之后，斯内克紧贴着墙壁沿着左侧前进。根据墙壁

上的标记显示，只要沿着这条通道走到头就能到达研究室。往前走了一段距离之后，很快就出现了一条拱形通道，虽然只有这一条路可以通过，但是拱形通道的地上却并没有铺地毯，而是带网眼的金属板。

有点儿奇怪。

斯内克朝拱形通道迈出一步，空气一下子就发生了变化。天花板上的排气口喷出了黄色的气体，看上去就像是在阳光中弥漫的粉尘颗粒，这些黄色气体很快在斯内克的面前弥漫开来。从这种黄色气体没有任何气味这一点来看，这很有可能是沙林神经毒气，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穿过这条拱形通道，远离这块铺有金属地板的区域。

十分巧合的是斯内克之前在B4办公室中找到了防毒面具，今天一定是幸运日。可是，就在他准备靠近拱形通道时……

“斯内克，不要动！”

斯内克意识到这个声音的主人正是之前的那个自称是“深喉”的神秘男子：“又是你？”

“一步也不要动！前面的地上有高压电！”

“哎呀，我该怎么做呢？”

“必须要切断电流！”

“好主意，你能告诉我在哪里可以找到总开关吗？”

“很遗憾，总开关就在你面前的这条通道的尽头处。”

“可恶，这位置选得可真合适啊！”

“仔细看，这条通道的尽头是不是朝左侧转弯了？”

“是的。”

“从那里开始，通道会和左边的墙壁保持平行，然后再次朝你所在的方向延伸，看上去就像是游乐场里排列的队伍。”

“我明白，也就是说这条通道是U字形的。”

“是的，高压电的配电箱就在那边那条通道的尽头处。”

斯内克看了看左侧的墙壁，说道：“也就是说，只要用手榴弹将这面墙壁炸开就行了？这可行吗？”

“不行，墙壁太厚了。即便是用claymore地雷也不行，必须要用远距离遥控导弹。”

斯内克点了点头。正如米勒教官所言，要用NIKITA。

为了确保这次叛乱最终成功，这些猎狐犬部队的叛徒们准备了好多精巧的机关。就连斯内克当初刚刚成为一名特种部队的成员接受训练时，也从来没有碰到这么麻烦的东西。

将一枚侦查导弹放进随身携带的发射器中后，斯内克启动了远距离雷达屏幕。NIKITA不仅能够事先设定飞行路线，而且还能通过远距离遥控对飞弹进行引导。但是，由于导弹的速度非常快，因此操控者必须要有敏锐的双眼和灵巧的手指才能确保准确命中目标。斯内克曾经在猎狐犬总部反复接受NIKITA的训练，最后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才从米勒教官那里取得合格的评定。由此可见，NIKITA的操作实在是太困难了。

在发射之前，必须要输入预想射程的数字。

“深喉？”

“怎么，斯内克？”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距离配电箱大概有多远？”

“抱歉，我不太清楚。”

斯内克只好自己目测出一个大概的数字，然后转动两个把手，将表示导弹预设路线的数据曲线描绘在显示屏的坐标轴上。这枚导弹所引发的爆炸应该会引来大批基因士兵，所以必须要有一个能够躲避的地方。如果不想在无奈之下走上这条满是高压电的通道，就绝对不能失败。

斯内克再次对数据进行确认后关闭了安全装置，接着紧紧地握住了发射器，并尽量保持平稳的姿势。

“只有一次机会，来吧。”他说道。

他非常喜欢NIKITA的一点，那就是这件武器基本上没有后坐力。导弹从他扛在肩膀上发射管中射出，穿过拱形通道，然后在走廊的尽头转了一个直角。虽然导弹从视线中消失了，不过还是能听到从墙壁另一侧的走廊中传来的呼啸声。

紧接着，剧烈的爆炸声响起，整个地面都被震得发抖，斯内克急忙用手扶住右侧的墙壁。几秒钟之后，一切渐渐结束。挂在走廊天花

板上的荧光灯全都熄灭了，四周被一片黑暗所笼罩。两秒钟后，通道里亮起了应急灯。

成功了吗？

斯内克虽然注意到从排气口中喷出的毒气已经停了下来，却并没有马上摘下防毒面具。他来到拱形通道，慢慢地将脚踩在金属板上。

什么都没有发生。

“深喉？听得到吗？”

“怎么了，斯内克？”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的？还有，你到底是怎么知道我所在的位置的？”

“抱歉，这些事情你还是不知道比较好，因为，你没有知道的必要。”

“可恶，你到底是谁？”

“小心点，还没有结束呢。”

说完，对方便切断的通话。

斯内克马上接通了美玲的频率。

“怎么了，斯内克？”

“你注意到我刚才收到的呼叫了吗？就是那个自称深喉的男子。”

“是的，我注意到了。但是，我还不知道这个信号究竟来自哪里。”

“有没有关于这个人的身分的线索？”

“目前还在调查中。”

“明白了，通话完毕。”

斯内克将沉重的NIKITA放在地上，虽然并不想把这个东西放在这里，但是也不能带着如此笨重的东西去执行任务。他沿着通道一直前进，接着转过拐角，于是看到了爆炸的痕迹——配电箱已经被完全破坏掉了，而且是被导弹准确命中。

如果米勒教官看到这一幕，一定会称赞斯内克吧。

12 METAL GEAR SOLID

在研究室外面的走廊中，六名士兵正在巡逻。这个巡逻小队的队长为了确认博士没有做出一些奇怪的举动，正透过防弹窗朝里面窥视着。他完全信不过这些在影子摩西岛上工作的聪明的怪人，因为他们总像是在策划着什么阴谋，而且无论对什么事物都非常精通。当猎狐犬部队的叛徒们占领这一设施时，他对自己能够在这些领取高额报酬的科学家面前任意妄为这件事感到非常满足。

“中士，为什么要这么多人来监视那个男的？”小队中的一名士兵问道。

中士回答说：“因为头儿想要咱们来特别关照这名优秀的博士。我们要确保他不会发生任何意外，头儿需要他。我也不知道理由，他好像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不过，在我的字典中，只有死了的宅男才是好宅男。”

这群男人发出了哄然大笑，一名看守打开保温瓶，给走廊里的每名看守都倒上一杯咖啡。

“头儿有没有说刚才为什么断电了？看样子好像是一场爆炸吧？”

中士指了指通话装置：“不用担心，头儿说可能是我们的客人来了。也许现在可不是喝咖啡的时候。”

中士刚说到这里，他的一名部下就打翻了手中的杯子。

“笨蛋！”中士怒吼道。

“不、不是我弄洒的……是有、有人……故意把杯子打翻的！”

“说什么呢，我眼看着你……”

又一个影子在通道中移动，不，那并不是影子，看上去更像是粘在玻璃上的污渍。只不过，这片污渍正在移动。

“刚才的是什么东西？”

“什么？”

“在那里！快看！”

众人一同转身，顺着中士手指的方向看去。“什么也看不到啊，

中士。”

中士的目光朝着房间的角落望去，再次看到了那个东西。

“看仔细了，笨蛋！就在那里！”

“中士，一定是……”话音未落，说话这个人的脑袋就被斩成两半，上半部分“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紧接着，他的双腿一软，尸体也跟着栽倒在地。

“怎么回事！”

“发生什么事了？”

“小心！”

“攻击所有移动的物体！”

士兵们用FAMAS步枪不停地朝四周射击，子弹却没有命中任何物体。

嗖、嗖、嗖……一把看不见的利剑切开了空气和肉体，走廊里随即响起了可怕的惨叫声。

斯内克此时就站在那条走廊的外面，听到了从眼前这扇三级安全门的另一侧传来的声音——枪声、痛苦的嚎叫、尸体倒地的声音……

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急忙用安全卡打开了大门。

就好像是走进了一个可怕的命案现场，根本看不出之前有多少人曾经待在这里。走廊中到处都是鲜血，已经变成了碎块的尸体也散落在各处。斯内克虽然曾经见过无数可怕的景象，但眼前的这一幕还是让他感到有些恶心。

有一个双臂都被斩断的男人还活着，他的胸部被人刺了一刀，正发出痛苦的呻吟。

斯内克快步来到他的身边蹲下，“是谁干的？”

那男人咳嗽了一声，颤声说道：“……幽灵……那是个……幽灵……”

说完，他就断气了。

斯内克站起身来，在满地的血泊中朝研究室走去。透过防弹窗，

能够看到一名穿着白衣的年轻男子正背靠着墙壁坐在地上。那个留着长发，戴着眼镜的男子十分瘦弱，而他的身体还在不停地发抖，好像已经被吓得尿了裤子。

哈尔·艾默里克博士受到了死亡的威胁，双眼紧紧地盯着面前的空气。

虽然斯内克划了一下门卡，门却没有打开，这是一扇安全等级为四的门。他小声咒骂了一句，然后朝离自己最近的那具尸体走去。虽然在看守身上那件满是鲜血的衣服里寻找东西会让人感到很不舒服，可斯内克还是找到了那件东西——这名看守的PAN卡。

拿着这张卡，斯内克打开了研究室的门。艾默里克博士一边流泪，一边发出了哭声。虽然他一直在盯着眼前的空间，但是那里却一个人都没有。

等一下，在那里！

那个机械忍者就站在博士的面前，他在挥舞长刀时，身上的隐身迷彩会微微浮现在空气中。

“不要，快住手！请你不要杀我！”博士喊道。

“我的朋友在哪里？”忍者问道，“快告诉我他在哪儿！不然，你的命运就会和走廊里的那群蠢货一样！”

“对、对不起……但是，我不明白你到底在说些什么！求求你，请不要杀我！”

“不许动！”斯内克双手紧握SOCOM，大声喊道。

忍者慢慢地转过身，脸上的探测器对准了斯内克。

“放下武器，离开那个小子！慢慢来！”

虽然忍者的脸完全被面罩挡住了，不过斯内克还是能够感觉到对面的这个人正在微笑。

“很好，我一直在等你。”忍者用充满金属质感的电子声说道。

“你究竟是谁？”

忍者将长刀横在自己的身前，摆出了准备迎战的姿势。“既不是敌人，也不是朋友。我是从另一个世界回来的人。”

斯内克的眼睛眯成一道缝，紧紧地盯着机械忍者。

我绝对在什么地方曾经见过这个家伙，这样的言谈举止，这种做事方式，实在是太熟悉了。到底是谁呢？

“我除掉了所有的障碍。”忍者继续说道，“也终于知道了我应该走的路。让我们来战斗吧，直到有一个人死去。”

斯内克并没有错过机会，而是毫不犹豫地扣动了SOCOM的扳机。忍者却用肉眼难以捕捉的速度挥起长刀，将子弹一一打落。

“真可耻！竟然使用这种丢脸的武器！”

“你在期待着什么？”

“我一直都在等待着这一天，而现在，我只想充分地享受这个瞬间。”

看着眼前的这两名战士，还在哭泣的艾默里克博士开口说道：“你、你们是怎么回事？就好像是……从我的动画片里走出来的角色一样。”

机械忍者继续说着那些令人感到迷惑的话：“我为了与你战斗，特意从另一个世界回来。”

“为什么要和我战斗？”斯内克问道，“是复仇吗？”

“并不是那种无聊的原因。我只是想和你战斗……因为只有这样，我的灵魂才能得到安息。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无论是哪种结果，对我来说都一样。”

年轻的博士此时好像再也受不了了，于是趁机开始逃跑。他像个疯子似的一边尖叫着，一边跑进了研究室隔壁的一个无菌工作室。他重重地关上房门，并上了锁，然后透过玻璃窗盯着外面的那两名战士。

“很好。”忍者说道，“就让他从那里欣赏这场战斗吧。”

斯内克高声说道：“我决不允许你伤害那个男人！如果你还不死心的话，我一定会对你不客气！”

“就是这样！”忍者从牙缝里挤出了这几个字，“就是这种气势！让我感受它！让我再一次感到生存的感觉！”

说完，他向前迈了一步……接着就消失在空气中。虽然斯内克朝着面前的空间开了几枪，不过忍者的长刀挡下了子弹，只能听到对面

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

忍者突然出现在另一个地方："那种武器对我完全没有用！你还不明白吗！"

"那可未必！"斯内克一边射击一边说道。

而忍者却在以超高速不停地移动着，看上去就像是以十倍速播放的录像一般，结果一颗子弹都没有命中。

这时，忍者扔下长刀说道："没用的！像个战士一样来战斗吧，赤手空拳！这是所有战斗的基本，只有笨蛋才将自己的性命托付给那些没用的武器！"

斯内克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将手枪放回枪套。

"好吧"他摆出迎战的姿势，并试图忘记其他所有的事情。米勒教官曾经说过，要将注意力集中到眼前的任务上，在战斗之前就要预见自己的胜利。

战斗开始了。

忍者猛地一个二段跳，接着用大幅度回旋踢将斯内克击倒在地。后者虽然被踢得有些晕，不过还是随即朝旁边一滚，躲开了机械忍者的第二脚。趁着忍者攻击落空而导致身体失去平衡的机会，斯内克连忙在地上一骨碌身站起来。

在赤手空拳的战斗中，最重要的是灵巧的躲闪。

这也是米勒教官的教导之一。虽然在战斗中想要获胜，进攻是必不可少的，但真正能让你生存下来的却是防御。斯内克为了观察对方的战斗技巧，因此让对方再次主动发动进攻。所有的战士都会依靠成功的攻击来获取胜利，但是一旦能够预测对手的动作，并成功进行回避，那么就有时间去制定出与之对抗的战略。

忍者再次使出二段跳，并踢中斯内克。后者猛地撞在身后的一台电子仪器上，重重的冲击使得仪器爆出了火花。但是，斯内克同时也注意到机械忍者在两次跳跃的间歇中会有一个短暂的停顿。于是，他重新调整好姿势，诱使忍者再次发动进攻。不过这次，斯内克抓住了机械忍者动作停顿的一瞬间，猛地扑了过去，并施展出了一套强有力的组合拳。忍者大吃一惊，立即便开始后退。斯内克并没有给他重新

调整的机会，而是不停地对其施展组合拳。机械忍者被打飞到一张工作台上，将台上的显示器都撞坏了。

“没错！就是这种痛感！”忍者喊道，“我一直都在等待着这种感觉！”

这个家伙完全是个疯子！

机械忍者从工作台上滚了下去，以一个下蹲的动作落在地上，紧接着像一只蝗虫似的向前一扑。斯内克被撞得飞了起来，两个人甚至在空中滑行了两秒钟左右，然后一起撞在了另一台电子仪器上，接着两人一边扭打着一边在地上翻滚。斯内克用尽浑身的力气，不停地朝着忍者戴着面具的脸上打去，丝毫不在乎拳头所感受到的疼痛。

“就是这样！让我感受到疼痛！用力！继续用力！”机械忍者说着翻过身体压在斯内克的身上，而后者也没有错过这个进攻的时机。只见斯内克使用一种古老的柔道方式紧紧地抓住忍者的双臂，然后用脚顶住他的胸口，借助对方自身的重量将其反蹬了出去。忍者的身体重重地撞在墙上，然后摔在地上，震得整个房间都在颤抖。

斯内克先从地上爬起，趁着忍者还没有起身之前再次猛踢对方的脑袋。机械忍者被刚才的那一下摔得不轻，不过就在斯内克打算故技重施时，对方一下子抓住了他的脚踝然后用力一拧。斯内克的身体在空中转了一圈，接着被甩了出去，最后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我记得你的那个动作，斯内克。我感受到了！”忍者说着从地上爬起来，“还记得吗？那场战斗？”

斯内克甩了甩头，试图让自己清醒一些，然后抬头仰望着机械忍者。

“你想起来了吗，斯内克？关于我的事情？”

于是，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斯内克记忆的深处闪了一下。这名忍者的举止、说话的方式、还有说出“斯内克”这个名字时的口吻……

难道是！不可能！

“是你！”斯内克喊道，“你已经死了！在桑给巴尔！”

忍者好像对他说的话感到有些困惑：“死了？桑给巴尔？我……”

突然，机械忍者的身体开始不停地哆嗦，从战斗服中闪出了火花，并发出了不规律的电流声。忍者发出痛苦的惨叫，紧接着用双手紧紧地抱住脑袋跪在了地上。

和之前一样！

“怎么了？”斯内克问道。

“可恶！”忍者大喊，“那种药！”

机械忍者的战斗服正在向外释放着能量，这些能量渐渐地形成了一个炫目的光球。斯内克向后退了一步，并用手挡住眼睛。看上去忍者的身体发生了短路，隐形迷彩下面的身体好像都化作了焦炭。

“我的脑袋……怎么了？”机械忍者叫道。

斯内克终于确认了对方的身分。一定是那个人，绝对不会错！

“究竟是怎么回事，灰狐？”他小声问道。

几秒钟之后，那个能量光球终于消失了。机械忍者用四肢支撑住地面，正在大口地喘息着。

“你还好吧？”

斯内克刚想走过去查看一下情况，可是忍者却发出了一声痛苦的惨叫。然后他挥舞着双拳站起身来，朝着研究室的大门跑去。战斗服上的隐身功能再次启动，忍者的身影很快就消失了。门开了，很快又关闭上。

那个感到苦恼的男人，再一次离开了。

这时，艾默里克博士在无菌工作室里问道：“结束了吗？”

“怎么会……”斯内克一边大口喘气一边自言自语地说道，“那个是灰狐？怎么可能！灰狐……弗兰克·耶格……灰狐……不可能……”

13 METAL GEAR SOLID

在听取斯内克汇报的同时，内奥米·亨特博士的眼睛始终盯着电脑终端机，尽量避免和坎贝尔上校四目相交。

“上校！那个忍者是灰狐，不会错的！”

坎贝尔回答道：“胡闹，斯内克！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早就死在桑给巴尔了！”

“不……”亨特小声说道，“他并没有死。”

“你说什么，亨特博士？”坎贝尔问道。

“他并没有死。”博士重复了一遍，“虽然原本他应该死的，却并没有死。”

坎贝尔惊讶地眨了眨眼，“这是怎么一回事？”

为了能让斯内克也听到他们的对话，坎贝尔将手指按在通话键上。

亨特转过转椅，面向坎贝尔上校。“这是在我加入猎狐犬部队医疗小组之前发生的事情。他们……他们用士兵来进行遗传基因治疗的实验。”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事请，亨特博士！”

“这项实验计划是从你退休之后才开始启动的。我的前任……克拉克博士……就是相关负责人。”

“克拉克博士？”

“是的。就是她启动了遗传基因治疗项目。”

从CODEC里传出的斯内克的声音中带有明显的愤怒，“她在哪儿？”

“两年前，研究室发生了一起爆炸事故，而克拉克博士就死于这场事故中。”

“他们所使用的那名士兵是怎么回事？”

亨特为了不让上校看到自己脸上的慌乱，于是又将椅子转了回去：“他们决定将从桑给巴尔战场上回收的一名士兵作为实验体。”

“那名士兵就是灰狐，也就是弗兰克·耶格，对吧？”

坎贝尔上校插嘴说道："但是，他已经死了啊！"

内奥米亨特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用颤抖的声音喊道："是的，可是他们又让他活过来了！他们用强化的外骨骼将他包裹了起来，在四年的时间里不停地给他注射药物，就像是一群得到了一件有趣玩具的孩子似的，不停地做着各种实验。而正是由于那些实验，才会有今天基因士兵的诞生。"

从斯内克离开潜水艇之后，坎贝尔上校第一次坐回到椅子上，无力地说道："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如此荒唐的事情。"

"他们利用他的身体进行各种遗传基因技术的实验。"亨特博士眼含着泪水说道。

"内奥米，为什么你没有早点儿告诉我们这些事情？"

"因为这是国家机密。"

"这就是惟一的理由吗？"

博士并没有回答。坎贝尔继续问道："内奥米，灰狐之后怎么样了？"

她耸了耸肩："根据官方记录显示，他和克拉克博士一起都死在了那场事故中。"

坎贝尔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下颚，"原来是这样。但是，即便那名忍者真的是灰狐，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他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呢？"

"就我所观察到的情况来看，他好像不知道自己是谁。"斯内克说道。

"你的意思是他是一个没有思考能力的机器人？"

"还不清楚，不过看上去他好像打算和我一直缠斗下去，直到我们之中有个人战死为止。我有种预感，我还会见到他的。"

"如果是那样的话，你还要继续和他战斗吗？"内奥米问道，"直到杀了他为止？"

"我并不想那么做，但这也许是他想要的结果。"

斯内克切断了通话，转身走进研究室。艾默里克博士并不擅长隐

藏自己，因为他的白色大褂的下摆被夹在衣柜的门缝中。

斯内克敲了敲衣柜的门，“你打算在里面待到什么时候？”

一个胆怯的声音回答道：“你……是他们的同伙吗？”

“不是，我比较喜欢单独行动。”

“单独？你也是宅男吗？”

斯内克完全不明白艾默里克在说些什么：“好了，快从里面出来吧。我们可不能在这个地方浪费时间。”

门打开了，艾默里克博士的双手紧紧地抱着自己的膝盖坐在壁橱里，眼睛里闪烁着不安的神色，眼镜倾斜着架在他的鼻子上。

“你的……制服，和他们不一样。”

“你是Metal Gear的总设计师哈尔·艾默里克吗？”

“你认识我？”

“梅丽尔曾经提到过你，还有贝克也说过。”

“太好了！你是来救我的吗？”艾默里克的脸上一下子露出了微笑，然后站起身从衣柜里走了出来。

“抱歉，在离开这里之前，我还有些事必须处理一下。”

艾默里克拍了拍身上的灰尘，一耸肩膀说道：“这样啊。不错，至少你不是他们中的一员。”

说完，他一瘸一拐地走到房间的另一头，找了把椅子坐下。

“你受伤了吗？”

“我没事，只是在刚才逃跑的时候扭伤了脚。”

“那就好。其实，我想要了解一些与Metal Gear相关的信息。”

艾默里克吃惊地抬起头问道：“Metal Gear？”

“是的。到底是处于什么目的才制造出Metal Gear的呢？”

“那是一台可以移动的TMD，也就是战略导弹防御系统。可以用它来击落核弹……当然，是用来进行防御的。”

斯内克一把抓住艾默里克白大褂的衣襟，“别跟我撒谎！你肯定知道Metal Gear是一台装备了核弹的超级武器！”

艾默里克还以为对方要揍自己，下意识地一缩脖子，“核弹？你……这是什么意思？”

“恐怖分子打算使用Metal Gear发射核弹。”

“什么？他们怎么会发射核弹？”

“这正是我想向你请教的问题！”

“的确，只要他们在Metal Gear的TMD导弹模块中放入核弹头，就可以……”

“没错了！”斯内克松开了双手，艾默里克再次坐回到椅子上，“这次演习的目的，原本就是要使用假核弹头来测试Metal Gear的核导弹发射能力。而那些恐怖分子，只不过是在继续你所启动的工作而已。”

“不，不是的。那种事情……”

“这是你的老板——贝克亲口对我说的。”

“不……霸王的核导弹……”艾默里克拼命地摇着头，想要否认斯内克的责难，但是很快他就感受到了恐惧。

斯内克看着艾默里克。

只要看着对方的眼睛，就能判断出他是不是在说谎。

“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

“我完全不知情。霸王的武器都是由许多不同的部门负责制作，然后由总裁亲自监督的Metal Gear核心小组负责最后的组装工作。”

“贝克总裁？”

“是的，从来没有人没有告诉过我，他们到底给霸王装备上了什么样的武器。我只知道有火神炮、激光炮、电磁轨道炮。”

“电磁轨道炮？”

“是的，就是一种可以使用磁力将炮弹高速发射出去的武器。这种技术原本是为了SDI系统开发出来的，但最后并没有被使用。作为阿姆斯军工与利弗莫尔国立研究所的合并项目，我们成功地对它进行了缩小。电磁轨道炮就被安置在霸王的右臂上。”

“Metal Gear的主要功能是发射核弹，你有没有遗漏些什么？”

“的确，在Metal Gear的背部搭载有导弹模块，那里最多可以装填八枚导弹……不过你觉得这个东西从最初开始就是为了装填核弹而被制造出来的吗？”

“正是如此。”斯内克坐在工作台上，对艾默里克说道，“不过，我还有更多的顾虑。如果Metal Gear仅仅是发射标准的核弹，那么他们早就应该收集到了必备的数据。”

艾默里克揉了揉额头：“不，莫非……”他打了个响指，然后看着斯内克，“说到这我倒是想起来了，利弗莫尔国立研究所正在研发一款新型的核武器。在这种武器中，他们使用了NOVA和NIF激光核聚变机械材料以及超级计算机！”

说着，他站起身来，脚步蹒跚地走向放在研究室中的一排计算机组，斯内克也跟在他的身后。

“这就是那台超级计算机中的一部分，但是，在战场上无法使用模拟数据，必须要具备实际发射数据。虽然只要与这里的电脑连接就能在假想空间中测试所有项目……但是不管怎样，所得到的结果仅仅是理论而已！”

斯内克知道他说的这些都是实情：“这次演习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实际数据！”

艾默里克无力地靠在计算机组的服务器上，摘下了眼镜，揉了揉眼睛。

“可恶！总裁他到底想要做什么？一旦恐怖分子进行发射……可恶！可恶！”他跪倒在地，开始用头拼命地撞击地板，“太愚蠢了！这全都是我的责任！”

眼看着一名成年男人哭泣，绝对不是一件令人心情愉悦的事情。斯内克移开视线，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我的祖父……”

“你说什么？”

艾默里克擦干眼泪，“我的祖父曾参与过曼哈顿计划，就是那个制造原子弹的项目，他一生都在为此而感到罪恶。我的父亲……他出生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

“是美国在广岛投放原子弹的那天，上帝还真是很有幽默感。”

“艾默里克家三代男人的DNA中，肯定全都被刻下了核武器诅咒的烙印。”说着，他又哭了起来，“我原以为可以利用科学来为人类

做贡献，可是到头来却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利用科学来帮助人类这种事……大概只有在那些白痴一样的电影里才会出现！”

斯内克站起身来，怒吼道：“别哭了！你振作点儿！”

艾默里克深吸了几口气，然后在地上盘腿坐了起来。在擦去脸上的泪痕之后，他终于恢复了正常的状态。

“Metal Gear在哪儿？在这个基地里的什么地方？”

“霸王停放在地下的维修基地。”

“具体在什么方位？”

“通信塔的北边，距离这里还有一很长的段路。”

“终止起爆用的紧急控制装置也在那里吗？”

“是的。在维修基地的控制以及观测室里。”说着，艾默里克站起身来，“你最好能快点！如果他们从一开始就打算发射核弹的话，也许现在已经将核弹头安装好了。而且，在最近两、三个小时里他们一次也没有来过这里，所以一定是已经不需要我了。也就是说，他们肯定已经做好了发射导弹的准备工作！”

斯内克也站起身来：“梅丽尔的身上有一张可以让起爆密码无效的安全钥匙。我们要先与她会合。”

“如果无法令其失效，就只能破坏霸王了。”艾默里克一边拖着扭伤的腿，一边朝出口走去，“走吧，我给你带路。”

“你的腿？不行，你只会成为累赘。”

“但是，如果你想要破坏霸王，就一定会需要我的帮忙。”

“不，我只需要你掌握的知识。”

“是我创造了霸王，我有破坏它的权利……也有这个义务。”

“我可以让你间接地帮助我破坏它，最多只能让你做到这个程度。”

艾默里克还想抗议，却感到有些犹豫，可能是觉得穿着黑色战斗服的斯内克有些可怕吧。

“我明白了。如果EE能在这里就好了，她是个计算机编程高手。”

“EE是谁？”

“我的妹妹艾玛，艾玛·艾默里克。哦，她的全名是艾玛·艾默里克·丹齐格。和我一样，她也在为政府工作，在NSA负责进行系统分析。嗯，其实我和她之间的关系不算太好，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联系了。”

斯内克用带有讽刺的口吻说道：“如果是那样，即便她现在在这里，也不知道是否会帮助我们。”

说完，他查看了一下研究室外的走廊：“我看你最好不要继续留在这里，如果有逃走的机会，我会用CODEC告诉你。对了，好像你也有CODEC吧。”

艾默里克点了点头，“不过，这里是个小岛，我们要怎么才能逃出去呢？”

斯内克表情严肃地吸了口气，“这倒是个问题。”

“那我们该怎么做？”

“你先躲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向我提供必要的情报。你对这个基地很熟吧？”

“当然了。你不用担心我，因为我有这个。”说着，艾默里克摆弄了一下身上的白大褂，接着突然消失在斯内克面前，“这件衣服使用了与那名忍者相同的隐形迷彩技术，猎狐犬部队原本也打算使用这个来着……虽然我的脚还有些疼，不过应该不会有事的。”

他再次现身，对着斯内克微微一笑。

斯内克感到有些吃惊，不过很快就意识到一件事，“那样的话，你在被忍者追杀时为什么没有启动隐身迷彩呢？为什么要躲在衣柜里？”

艾默里克张大了嘴巴，不知该说些什么，“啊，是啊……那个……我当时可能是惊吓过度，完全忘记这个东西了。嗯，你说的很有道理。”

“下次可不要忘了。好，我尽量让梅丽尔过来保护你吧。”说着，斯内克接通了梅丽尔的频率，“梅丽尔？”

“怎么？”

“你刚才在哪儿？”

“那个，刚才我身边有人。现在没事了。”

“梅丽尔，艾默里克没事。”

“太好了！”

“我希望你能来保护他。你现在在哪儿？”

“距离你们很近。实际上……哎呀，我要挂了，因为他们注意到我了。”

“梅丽尔？怎么了？”

但是，对方已经切断了通话。

“可恶，好像出了什么事。我必须去找她，你最后一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

“那个，好像是……不久之前吧。”

“她是什么样的打扮？”

“和恐怖分子一样的绿色军装。”艾默里克挑着眉毛说道，“她走路的方式很可爱，好像总是在扭屁股。”

“你观察得真仔细。”

“因为她的屁股的确很可爱……既然她现在仍然穿着敌人的制服，那么你就只能等她落单时再联系了。我知道有一个地方，她一定会单独去那里的。”

“什么地方？”

艾默里克皱着眉说道：“不用问也应该知道吧？”

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给，使用这张卡就可以了，是五级的。”

斯内克接过卡片，突然想起了之前那两个重要的人的下场，于是问道：“你现在感觉还好吧？有没有什么地方感到很疼？”

说着，他逼近艾默里克，目光紧紧地盯着对方。

“什么意思？怎么突然关心起我了？”

“没什么。”斯内克尴尬地后退一步，“我只是……你没事就好！”

艾默里克小声地笑了笑，“真是个奇怪的家伙……不过，谢谢你的关心。”

“我只是稍微有些神经质，因为之前的两个人都在我准备救他们时猝死了……”

“你是死神吗？”

“请不要介意，博士。”

“叫我奥塔肯就好。”

“什么？”

“奥塔肯（Otacon），就是Otaku Convention的略称。所谓Otaku，就是像我一样喜欢日本动画的人。动画，你知道吧？日本是最先成功开发出双足机器人的国家，即便是如今，在机器人工程学方面也拥有着最先进的技术。”

斯内克终于明白，为什么艾默里克会是如此古怪的一个人：“日本的漫画一定和Metal Gear的开发有什么联系吧？”

“没错！我可不是为了制造核武器才成为科学家的。”

“这是科学家的口头禅。”

“我就是因为想要制造出在日本动画中出现的那种机器人，最后才成为科学家的，这是真的！”

“在我听来就像是一个小孩子的借口。”

奥塔肯耸了耸肩：“的确如此。科学家必须为此承担责任，每当战争爆发时，科学技术总是会得到飞跃的发展。史上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都是由渴望成名的科学家们制造出来的，但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绝对不会支持那些杀人犯。”

“随便吧，我只需要你提供相关情报。”

“好的，先生。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索利德·斯内克。”

“斯内克？恐怖分子首领的名字也叫斯内克……”

“是的，我知道。只是巧合而已。”

“嗯，你们两个长得很像。我想你该走了。”

“一定要去找个安全的地方，然后躲好，奥塔肯。”

“你不用担心我。”艾默里克说着启动了衣服上的隐形迷彩装置，他的身影很快就消失了。

他的声音从房间的另一头传来，“因为他们根本就无法发现我，你也要小心。”

斯内克离开了研究室，跨过走廊里那些士兵的尸体，来到电梯前。

接下来是梅丽尔。等找到她之后……该怎么做呢？要打她的屁股，作为违抗命令的惩罚吗？还是亲吻她？

斯内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无论是哪一种都让他感到心猿意马。

14 METAL GEAR SOLID

当电梯门在地下一层开启的同时，从外面的走廊里传来了谈话的声音。斯内克一边用脚挡住电梯门，一边小心地窥视走廊里的情况，刚好看到两名士兵的身影消失在走廊的拐角处。他走出电梯，抬头看了看自己刚才破坏掉的监控摄像机。

恐怖分子还没有注意到那些东西已经发生了故障？还是说，即便发现了，也没有做出任何举动？

斯内克紧贴着墙壁来到刚才那两名士兵转过的拐角处，朝走廊的另一头望去，只见刚才的那两个人打开了一扇门，走了进去。尽量控制住自己的脚步声，斯内克也来到那扇门前，发现门锁上写有一个醒目的数字“5”。

他微微一笑，拿出奥塔肯之前给自己的五级PAN卡在门锁上一划，门应声而开。

房间里并列排放着几台计算机终端，刚才进来的那两名士兵仍然背对着门口。一个坐在终端机前，正在操作键盘，而另一个则站在他的身后看着。两个人全都穿着绿色的制服，而且头上还戴着头套。又到斯内克施展锁喉的时间了。

他蹑手蹑脚地朝那个站着的士兵靠过去，可是这时，那名士兵却突然朝着房间的另一边走去——一边走一边扭动着臀部。

斯内克盯着那名士兵仔细看了一下，很明显，那条裤子实在太肥了，而且依稀还能看到衣服下面的动人曲线。他几乎要笑出声来，不过，在此之前还是先收拾掉另一名士兵比较好。

他快速来到坐在计算机终端前的士兵身后，然后紧紧地抓住他的脑袋，接着用力一拧，一口气将其绞杀。

梅丽尔——他认为是梅丽尔的那名士兵——猛地转过身看到了这一幕，紧接着在斯内克说话之前就跑向出口。

“等一下！”斯内克放下那名士兵的尸体，然后追着另一名士兵来到了走廊。只见那名士兵推开洗手间的门跑了进去。

“喂！”有人在后面向他喊道。

斯内克转身一看，只见一名士兵站在走廊的尽头处。他迅速从枪套里抽出SOCOM将对方射杀，速度之快倒是没有为“蛇（snake）”这个名字蒙羞。

这样一来，枪声在走廊里传了出去。

可恶，马上就会有很多士兵闻声而来！

斯内克随即跑到那名士兵所在的位置，然后躲在墙边，并给SOCOM装上了消音器。正如他预测的那样，许多脚步声正在朝走廊这边靠近。斯内克在那具尸体的旁边趴下，将其作为自己的掩体，然后朝着快步跑来的三名士兵扣动了扳机。

三颗子弹……消灭了三名敌人。

斯内克将三具尸体拖进了一间没有上锁的办公室，把门关好后又回到最初被击毙的那名士兵所在的位置。在走廊的角落里放着几盆观赏植物，斯内克将那名士兵拖到那里，然后将其放在植物后面的阴影里。虽然隐藏得并不是很好，不过在目前的情况下也的确是最好的处理方式了。做好一切善后工作后，他来到洗手间门前，推门走了进去。

梅丽尔·希尔弗伯就站在他的面前，手中的FAMAS指着他的脑袋。不过，吸引斯内克目光的却并不是顶在自己头上的枪口，而是梅

丽尔此时的打扮——她脱掉了恐怖分子的制服，现在只穿着内衣裤。如此香艳的一幕，让他几乎感到窒息。

“站在那儿别动！”她怒吼道。

斯内克停了下来，高高地举起双手：“冷静点，我是斯内克。”

“之所以用枪指着你，并不是因为我误认为你是敌人。”

“那你是为了什么？”

“因为这里并不是男人可以随便进来的地方，混蛋！”这个姿势她大概保持了两秒钟左右，然后就笑了，接着放下了枪，“感觉不错。这是我第二次突然袭击索利德·斯内克，而且再次成功了。”

“听好，你不能长时间假扮男人去骗过那些恐怖分子。因为我从来没想到……你竟然如此有女人味。”

“现在可不是调情的时候，斯内克。”

“不过看上去好像是你先脱下外衣的。”

梅丽尔笑了笑：“你在浪费时间。在刚刚参军时，我曾经接受过心理治疗，早就对男人失去了兴趣。”

“好吧，言归正传。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

“没有。”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你怎么突然切断了通话……”

“啊，偶然遇见了一队士兵，所以我必须装成是他们的同伴。”说着，她打开了一个单间的门，然后弯腰捡起放在地上的衣服。虽然轻便的女裤是军队的补给品，不过那件黑色的背心看上去倒像是在时装商店里买到的商品。

梅丽尔开始穿带衣裤，这是斯内克问道：“为什么要换装？穿着那套制服会确保你的安全。”

“我开始讨厌那套制服了。”她将背心套在头上，“说真的，那套制服太臭了。”

斯内克注意到在梅丽尔的左臂上纹有猎狐犬部队的纹身。

“那是怎么回事？”他指着纹身问道。

“这个？不是真的，是我自己画上去的。我从孩提时代开始就崇拜猎狐犬部队的人，当然，并不是像现在这样接受过遗传基因治疗的

士兵，而是像你和我伯父那样的人。你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战争中根本没有什么英雄。我所认识的那些英雄不是死了……就是已经被关进了监狱。”

“但是，你就是英雄。”

“我所擅长的只有这个，杀戮。对于雇佣兵而言，胜败其实都没有什么分别。在战争中胜利的只有人民，当然，前提是他们属于获胜的一方……”

“是的，你就是为人民而战的人。”

“我从来没有为除了自己之外的其他人而战，我没有生存的目的，也没有最终的目标。”

“好了……”

他转身从梅丽尔的身边走开，站在洗手池前，看着镜子中的那张脸，整理了一下发带。

“只有当我在战场上逃离死神的魔掌时，才会切实感受到生存的意义。”

梅丽尔此时已经穿好衣服，正倚靠着墙慢慢地穿鞋：“看到他人死去会感受到生存吗？你十分热爱战争，而且不希望它从世界上消失。那些名垂青史的伟大士兵们，全都是这样吧？”

这样的对话让斯内克感到有些急躁，于是他说道：“为什么你不能老老实实地躲在对面的那幢建筑里？”

梅丽尔一耸肩：“我能给你帮忙。为什么会识破我的伪装？”

“不管是什么样的女人，只要我看过一次……就不会忘记。”

“哦，我的什么地方让你产生了如此的好感？”

“你有一个性感的臀部。”

梅丽尔闻言一挑眉毛：“臀部？原来如此……最开始时是眼睛，现在是屁股，接下来是什么地方？”

“在战场上，你最好不要考虑什么‘接下来’的事情。”

梅丽尔一皱眉，一下子坐在洗手台上：“那么，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总统会被迫接受他们的要求吗？”

“只要我还活着，那种事就不会发生。”

"看来一切都要靠你了？"

"总得有人去阻止核导弹的发射吧。"

"喂，现在有两个办法。你可以破坏Metal Gear，或者……"

"或者我们可以让起爆密码无效，我知道。贝克给你的那把钥匙，现在还在你身上吧？"

"是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安德森会说有一共三把呢？"

"他只给了我这个。"

"另外两把钥匙在哪儿？"斯内克接过梅丽尔递过来的金属片。

"如果找不到，就只能选择破坏Metal Gear了。"

斯内克喝了口水，然后把水壶递给梅丽尔，后者毫不在乎地大口喝了起来。

"霸王被他们停放在北边的地下维修基地中，我准备前去那里。"

梅丽尔终于把水壶还给了斯内克："我也要去！我比你更了解这里的地形！"

"不行，你会成为累赘，你的行动太草率了。"

"我绝对不会成为你的累赘，我保证！"

"万一成为累赘了呢？"

"到时你就杀了我！"梅丽尔十分认真地回答道。

斯内克摇了摇头，"我可不想浪费子弹！"

"喂，地上的通道全都被冰川拦住了，我知道一条通往维修基地的秘密通道。"

"哦？"

"真的。"

斯内克用右拳狠狠地打了一下自己的左掌："可恶，看来你并不打算在这里告诉我那条密道了？"

"是的，决不告诉你。"

斯内克指着她的鼻子说道："不要离开我的身边，也不要做任何傻事。一定要听从我的命令。"

“好！我会小心的。”她敬了个礼，然后笑了笑。

梅丽尔打算回到她脱下制服的地方取回武器，却在镜子前停了下来，仔细地查看粘在脸上的污渍。

“好可怕的脸，我从来都没有化过妆，也几乎没有在镜子里观察过自己的脸。从小我就梦想着成为一名军人，不，这么说好像不太准确，这并不是我的梦想。我的父亲在我小时候就阵亡了。”

“所以你继承了他的遗志？”

“也不能这么说。我只是觉得，只要成为军人就能更好地理解他吧。”

“那么，你现在是一名军人了吗？”斯内克忽然意识到，现在的梅丽尔早已没有了之前那种虚张声势的感觉，只是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刻意而为。

“在今天之前，我一直都认为自己是一名合格的军人，可是我错了。老实说，我只是害怕面对自己，害怕自己所做的决定。但是，我不会再自欺欺人，也该重新审视自己了。”

她捡起地上的手枪、枪套和装备带，一边往腰上系一边接着说道：“我想要知道自己是谁，能做些什么，为什么之前会过着毫无目的的人生……”

可恶，这个女孩在精神方面还处于幼稚园时期。

“既然如此，你还是洗洗脸吧。”斯内克无情地打断了对方，“快点吧，我们必须马上赶往维修基地。”

她看着斯内克，然后叹了口气：“好的。”

“听好，这可不是训练，这次行动关乎到我们的生命。在战斗中并没有什么英雄，一旦失败，我们的下场就是死。”他捡起FAMAS，“这个还能用吗？”

“抱歉，已经没有子弹了。”

“既然没有子弹，为什么还要用它指着我？”

梅丽尔看着斯内克吃惊的表情，然后笑了笑。

地上还有一堆手榴弹。

“这里都有些什么？闪光弹？破片手榴弹？”

“是的。”

“我可以拿几个吗？”

“随便。”

斯内克在每种手榴弹中分别拿了两个放进口袋里，然后指着梅丽尔腰间的那支手枪说道：“你在哪里弄到这支沙漠之鹰的？”

“武器库。这是一把点五零口径的Action Express。”她指了指斯内克的枪，“虽然那里也有SOCOM，不过我还是选了这个。”

“对于女孩子来说，这支枪有些太大了吧？”

“不用担心，我可以熟练使用。”

“你最好还是……”

梅丽尔迅速抽出沙漠之鹰，然后熟练地拔出弹夹，接着又“啪”的一声插了回去，最后用非常流畅的动作拉了一下枪的套筒。

“我从八岁开始就已经开始使用这种手枪了，比起穿内衣，随身佩带手枪会让我更舒服一些。”看样子她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我们想要向北去，就必须通过这层的指挥室。我的五级安全卡应该可以打开那里的门。”

“我刚才也拿到了一张。”斯内克说道。

地上还有些武器，梅丽尔又捡起一件来扛在了肩上。

“哇哦，PSG-1，不错的装备。”

“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需要射击用的步枪吧？”

“这大概是世界上最精准的半自动步枪了，你还会使用这个吗？”

“当然了，而且我还有很多弹药。”说着，她扔给斯内克一盒子弹，“能帮我拿着这个吗？我的包已经满了。”

“我的口袋也很沉，不过我会帮你带上的。”说着，斯内克轻轻地推开一道门缝，确认走廊里的动静，“外面没有人。”

梅丽尔闪过斯内克走在了前面：“跟上我，指挥室就在那边。”

斯内克跟在她的身后，心里只是希望自己不会为这个决定而感到后悔。不过，他很快就发现梅丽尔的潜行能力也非常优秀。只见她紧贴着墙壁，静静地在阴影中小心潜行，也许她会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伙伴。

两个人经过斯内克之前找到NIKITA的办公室，他在办公室的门前驻足倾听，确认了在自己离开之后没有任何人进去过，才继续前行。梅丽尔此时已经转过拐角，来到了一条狭长的走廊里。走廊的尽头处有一扇门，左右两旁的墙壁上挂着几幅画，地上还铺着地毯。很明显，这里是高级管理人员使用的区域。

“奇怪，那里一个看守都没有。”梅丽尔指着走廊尽头的那扇门说道。

“那里就是指挥室吗？”

“是的。”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刚才我们在这一层明明弄出了很大的动静，为什么直到现在都没有其他士兵来增援呢？”

“也许他们正在忙着和参与到影子摩西岛作战行动中的其他雇佣兵们战斗吧。”

“这笑话一点儿都不好笑。”梅丽尔耸了耸肩，“你倒是挺有趣的。”

接着，她靠近指挥室的门，仔细倾听里面的动静。

“里面很安静。”

说着，梅丽尔从口袋里掏出PAN卡……突然，PAN卡掉在了地毯上，她用双手紧紧地抱住脑袋。

“啊！”

“怎么了？”

“我的脑袋！好疼啊！”她跪在地上。

斯内克刚想要靠过来，便被她阻止了：“不要碰我！别过来！”

斯内克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很明显梅丽尔现在十分痛苦。

难道是像贝克和安德森那样，心脏病发作了吗？不，梅丽尔感到头疼，这与之前那两个人的症状完全不同！

紧接着，就像这种疼痛感突然降临时一样，梅丽尔很快就平静了下来。她甩了甩头，擦掉额头上的汗水，然后捡起PAN卡站起身来。

“我没事了。”她用平淡的口吻说道。

“你刚才怎么了？”

“我说了，已经没事了。”她盯着眼前的门，动作非常僵硬地用PAN卡打开了门锁，“请进，猎狐犬先生，司令官正在等您。”

说完，梅丽尔推开门走了进去。看到她的态度竟然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变，斯内克感到有些惊讶。

说来，我好像也曾经感到过剧烈的头疼，而且后来也是突然就恢复正常了。那个是……

指挥室里有种奇怪的感觉，就像是这里的空气都在不停地跃动着。与其说这里是一间办公室，倒不如说这是一座庄园别墅中的书房——奢华的内部装修、用红木打造的古董书桌、沙发、三张看上去很舒服的椅子、并列摆放在书架上的书籍。房间的墙上挂着几张油画，在角落里还放着几个好看的花瓶，惟一令人感到有些不协调的，就是摆放在桌子上的那些大理石半身像上挂着黑色皮革的面具以及其他的小物件。

令人感到有些不快的房间。

斯内克发现放在房间角落里的一张宽大的桌子上有整个小岛的全息影像，于是来到桌子近前仔细查看岛上建筑的布置情况。影子摩西岛的整体设计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两座通信塔像两名哨兵一样矗立在基地的北侧。

梅丽尔此时还站在门边，好像很感兴趣地看着斯内克。接着，她将办公室的门关好并上了锁，然后从枪套里拔出沙漠之鹰并瞄准斯内克。

“斯内克，你……喜欢我吗？”她用甜美的声音问道。

斯内克抬起头，迷惑地问道：“梅丽尔，你怎么了？”

“你喜欢我吗？”她眨了眨眼睛，然后朝斯内克靠了过来，而走路的姿态则是故意为了强调出自己女性的诱人曲线。

一瞬间，斯内克看到有个人站在梅丽尔的身后……可是，当他眨了下眼睛之后，又什么都没有了。

难道刚才的是错觉？

“你怎么了？”

梅丽尔一边重重地喘息着一边说道：“斯内克，抱紧我！”

虽然她已经来到斯内克的身边，可是手中的沙漠之鹰仍然对着他。

还是应该缴下她手中的枪比较好吧?

“梅丽尔，适可而止吧！”

“抱紧我，斯内克！就是现在！”梅丽尔就像是一条发情的母狗一样剧烈地喘息着喊道。

就在梅丽尔的身后，刚才的那个身影再次一闪而过，好像悬浮在距离地面一米左右的半空中。斯内克知道，肯定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斯内克！我想要你！”

如同幻影般身影又一次转瞬即逝。

“你是谁！”斯内克吼道。

“怎么了？”梅丽尔挑逗似的问道，“你讨厌女人？”

面对这种情况，斯内克已经别无选择。他朝梅丽尔的下颚狠狠打了一拳，后者手中的手枪掉在地上，甚至都没有发出惨叫声就直接倒在了地上。

“对不起，梅丽尔。”斯内克抱歉地说道。

刚才的那个身影真正出现了，虽然这次并没有像之前那样马上就消失，却仍然漂浮在距离地面一米左右的半空中。那个男人看上去就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人，他的身上穿着皮革质地的SM紧身装束。最令人感到奇怪的就是他的头上还戴着一个防毒面具。

是意念螳螂！

“没用的女人。”螳螂用混杂着呼吸的声音说道。

“是你！是你让她做出那种举动的！”

“是的，没错，愚蠢的家伙。比起你这种可怜的男人，我才是最优秀的！我可以破坏你的那个‘小脑袋’，还可以让你跪下，像个孩子一样哭泣！”

“哼，你倒是挺擅长虚张声势的。在我看来，你的那身装束大概有什么障眼法吧。你就只会这种粗糙的伎俩吗？”

“你是在怀疑我的实力吗？好吧，就让你见识一下世界上最强大

的意念操控以及心灵感应大师的实力吧！我能够‘看到’浮现在你脑海中的所有想法，还能预测到你的所有行动。”螳螂笑了笑，“你喜欢那个女人，对吧，斯内克？虽然头脑中的理性在抗拒这个念头，不过你的内心已经彻底地被她所占据了。是这样吧？”

“你实在太无聊了。”

“而且……你和艾默里克博士交上了朋友！但是，他现在在哪儿呢？他现在正和一位美丽的女性在一起吧？对了！非常有魅力……而且很可怕的……女性！”

“下来吧，为什么你不能像个男人那样来战斗？”斯内克极力争辩道。

突然，一阵剧烈的头疼再次袭来。亨特博士说过，这应该是意念螳螂利用意念在发动进攻……

斯内克打算从枪套中抽出SOCOM，可是他的枪却牢牢地粘在了枪套上，就像是有人在上面涂抹了强力的胶水！

笨蛋，这都是幻觉！

可是，无论斯内克如何用力，就是无法从枪套中拔出手枪。

意念螳螂发出了邪恶的笑声，“怎么样？你的枪好像有些不太听话啊。”

斯内克退到了桌子的后面。

一定有什么办法能够防御这个“怪物”的攻击。

他从桌上抓起一把用来拆信封的刀，朝意念螳螂扔去。可是，一边旋转一边在空中飞行的刀突然停了下来，然后掉落在地毯上。

“真可怜！难道你就没有其他更有效的进攻手段了吗？”

斯内克跳上桌子，打算抓住飘在空中的那名男子的脚，然后将其拉到地面上。可是，意念螳螂突然消失了，斯内克一下子失去了重心，狠狠地摔在梅丽尔的身边。虽然他马上又抓起梅丽尔的沙漠之鹰，可是枪身此时竟然像烙铁一样炙热，于是斯内克只能在自己被烫伤之前放下了那支枪。

实际上这支枪并不热！只是幻觉罢了！

他再次打算从地上捡起沙漠之鹰，可是螳螂所发动的意念力的

影响竟然无比强大，无论斯内克的思想如何抵抗，那支手枪的枪柄都让他觉得极其炙热，不用说将其拿在手里，就连碰触一下都做不到。而在斯内克的眼里，枪身上的金属部分就像是刚刚从熔炉中拿出来一样，散发着鲜红的光芒。

“该死！”斯内克咬牙切齿地喊道。

意念螳螂再次发出令人感到恶心的笑声。

“斯内克！”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喊道。

斯内克转过身，看到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站在墙边，脸上戴着令他怀念的墨镜。

“米勒教官！”斯内克喊道，“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们没有时间谈论这些事情了！你必须快点逃出去！”说着，米勒伸出手，将自己曾经训练过的士兵扶了起来。

斯内克感到有些混乱，在房间里查看了一圈之后，发现意念螳螂已经消失不见。梅丽尔还没有恢复意识，仍然倒在地上。

他想要上前查看一下对方的情况，却被米勒制止了。

“就把她留在这里吧，斯内克。正如你所说的那样，她只会成为你的累赘。”

“但是，她是坎贝尔上校的侄女。”

“听好，不用管她！这是命令！”

斯内克不再坚持，于是跟着米勒教官离开了指挥室——

——来到了野外的游乐场。

“这到底……”在这令人熟悉的场景、声音和气息中，斯内克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

之前曾经来过这里……

“还记得吗，斯内克？”米勒问道，“你小时候经常来这里。”

是的。他们就站在镇上的游乐场里。斯内克在十岁之前一直住在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上，那里有一家私人经营的小型主题公园。在炎热的夏季，每当没有训练任务时，斯内克至少每周都会来这里玩一次。

“我们怎么到这里来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斯内克陷入了

前所未有的恐惧之中。

这些都是幻觉!

但是，无论怎么看，眼前的这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晚上的游乐场里到处都是带着小孩的夫妇和十多岁的年轻人，还有很多招揽生意的人。游乐场里有很多大型的游乐设施，斯内克很喜欢会高速移动的项目，其中最喜欢的就是“疯狂老鼠”。这个小型主题公园里并没有那种大型的过山车，只有在当时很流行的“旋转椅”和“刺激章鱼”之类的东西。从扩音器中传出的喧闹音乐响彻整个游乐场，并与孩子们发出的欢笑声交融在一起。在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中，斯内克觉得自己好像回到了八岁。

“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米勒教官?”

但是，他的教官却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消失了，实际上，此时只有斯内克一个人待在这个游乐场中。那些喧闹的人群全都像烟雾般消失了，灯管也熄灭了，周围被一片黑暗所笼罩。虽然音乐声、欢笑声仍然在空气中回荡着，可是周围一个人都没有——就像是一个幽灵公园。看上去就像是在邪恶恐怖笼罩的夜空下，远古的幽灵在被封闭的游乐场里嬉戏着……

斯内克闭上眼睛，试图集中所有的注意力。他知道这是意念螳螂的“手段”之一，一定是这样的。但是，无论怎么努力，就是无法甩开这些纠缠不休的强力幻觉。他只好平静地走在游乐场中，看着这些存在于过去的事物。

在距离中央通道尽头的不远处有一个“鬼屋”，这里也是斯内克喜欢的地方之一。里面并没有什么吓人的机关，全都是些常见的东西，比如哈哈镜、幻灯片、藏在箱子里的小丑、摇晃的地板、镜子迷宫之类的。

在“鬼屋”的入口处站着一个女人，有着红色的头发、性感的……屁股。

梅丽尔!

她正在挥手，好像在邀请斯内克一起走进“鬼屋”。斯内克想要警告她不要进去，因为这一定是个圈套。而且游乐场已经关门了，此

时一个人都没有，无论是售票处还是其他娱乐设施附近。但是，斯内克的双腿像灌了铅似的沉重无比，即便是想要大声喊叫也只能发出极其微弱的声音，就像是在梦中一样根本喊不出声来。

眼看梅丽尔的身影就要消失在“鬼屋”中，斯内克无奈之下只好跟着她一起走了进去。走上台阶，穿过一个回旋式的出口，他走进了那个不知有什么东西存在的黑暗建筑中。在完全没有照明设备的“鬼屋”里，周围的一切看上去好像都要比往常更加可怕。但是，包括那个最初的“障碍”——会前后摇晃的地板在内，好像所有的机关都已经启动。走在会摇晃的地板上时，必须要保持身体的平衡。孩子们几乎都会摔倒，然后沿着倾斜的地板返回到最开始的地方。当然，这也是游戏的乐趣之一，很多孩子都会大声地笑着，然后故意摔倒在地板上。可是，斯内克总是会遵从游戏规则，努力保持着平衡来到另一侧，而他每一次都会取得成功。

但是，这一次却不同，当他刚刚迈步踏上地板，地板的一头就剧烈地抬高。斯内克一下失去了平衡摔倒在地上，不过在下落的途中他抓住了地板的边缘，避免自己继续滑落。

想让我掉下去吗？为了不让孩子们掉下去，这里应该设置有防护墙才对……

可是，在地板的另一头却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色空间，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怪兽正张着的血盆大口。在那里的……竟然是一片美丽的星空！

斯内克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一旦松开手，他就会掉进那个无边无际的宇宙空间里……

不要看！

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位于倾斜的地板另一头的拱门，那里是这个房间的出口。梅丽尔正站在那里等着他。她正指着斯内克，而且还在不停地笑着。

“传说中的索利德·斯内克！”她咏咏地笑着，“无法用双脚站起来了！”

在倾斜的地板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条沟槽。斯内克用手指紧

紧地勾住那里，然后用尽浑身的力气向上爬去。虽然感觉上好像用了好长时间，但实际上只是几分钟之后，他终于来到了房间的另一侧。翻过倾斜的地板边缘，斯内克终于来到拱门前的金属网状的地面上，可是梅丽尔此时已经不在那里了。他站起身来，穿过拱门……接着走进一个摆满了哈哈镜的房间。

在小时候，每当斯内克看到自己的身体在镜子里变成各种奇怪形状时，他都会大笑不止。有的镜子让他变得有矮又胖，有的则让他的头看上去巨大无比，还有的镜子会把他的腿变得特别小，而身子则变得又细又长。但是，当斯内克站在第一面镜子前时，却发现镜子里的竟然是梅丽尔。她被封闭在了镜子里，此时正在对面不停地敲打着镜子，脸上满是恐惧的神色。

“救救我，斯内克！放我出去！”

斯内克看了看镜子的两侧，发现它被牢牢地固定住了，自己什么都做不了。来到下一面镜子前，原来奥塔肯也陷入了同样的窘境中，这位年轻的科学家正在瑟瑟发抖。

“斯内克！把我从这里弄出去！”奥塔肯喊道，“我会被他们杀死的！快救救我！”

虽然斯内克感到一阵无力感，但还是挣扎着来到第三面镜子前。那里站着一个已经好多年没有见面的穿着军装的男人，与刚才的那两个人不同，这个男人并不打算逃出来，而是平静地站在那里。

“大首领？”斯内克小声说道，“是你吗？”

那个人笑了笑：“是的，你想我了吗？”

斯内克用力地敲打着镜面，可是这块镜子实在太厚了，怎么也敲不碎。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的孩子，如果你不告诉他们密码，他们就会杀了我。”

“但是……你已经死了啊。”

实际上，是斯内克亲手杀了自己的父亲。是的，大首领就是他的父亲。但是，他现在却活生生地站在斯内克的面前。

“不管怎样，我的儿子。”大首领恳求道，“告诉我密码吧，不

然我会死得很惨！”

不，这不是真的！不可能发生这种事！

鲜血开始从大首领的鼻子和嘴巴里向外喷涌。

“好疼！”大首领紧闭着双眼喊道。

“大首领！”斯内克吼道，“我不知道！他们已经知道了！贝克和安德森已经招供了！他们已经得到了密码！”

镜子那头的男人发出了可怕的惨叫声，他的脑袋开始破裂！脑浆和一些粘稠的体液从裂缝中涌了出来，这是斯内克从来没有见过的、最为惨烈的一种死法。

他跪在地上大声喊道：“可恶！这……不是……现实！”

当回过神时，斯内克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指挥室里，梅丽尔就躺在自己的身边，而意念螳螂也仍然漂浮在空中冷笑着。

是幻觉！我打破了幻觉！

“你还真是条硬汉啊，索利德·斯内克！”螳螂说道，“你是一个有着健康的大脑以及坚强内心的家伙，居然能够拒绝了我的精神游戏。非常不错！不过，你仍然不是我的对手！”

还没等斯内克从刚才的体验之“旅”中恢复过来，三张样式古朴的椅子便飘了起来，迅速朝他飞来。斯内克紧紧地贴紧地面，勉强避开了椅子的撞击。

“是意念力！”螳螂哄笑道，“这是神的武器！”

紧接着，两个金属壶又飞了起来，如同一枚从炮膛中激射而处的炮弹。虽然斯内克成功地躲过了第一个，左侧的肩膀却被第二个擦中了肩膀。即便如此，还是从肩膀处传来一阵剧烈的疼痛，如果是被准确命中，不知情况又会糟糕到什么样的程度！

一个挂在墙上的鹿头标本也被一股神秘的力量从架子上取了下来，紧接着朝斯内克飞来。如果被它的长角所刺中，后果可要比被椅子或者金属壶砸到还要糟糕。斯内克迅速掏出SOCOM，连开三枪将鹿头击得粉碎。

我能够拿出手枪了！手枪没有被固定在枪套上！

意念螳螂已经不再发出笑声，他集中精力，打算再次制造出枪柄

十分炙热的幻觉，可是这次斯内克并没有被其迷惑。

“再怎么努力也没用了，螳螂！”他紧咬牙关，从牙缝里说出了这句话。

斯内克努力控制住大脑所接收到的疼痛信息，试图紧握SOCOM。可是，手里的枪好像变得沉重起来，即便是用双手也拿不住了……斯内克觉得这支手枪差不多有两百公斤，最后还是把枪放在了地上。

一边发出刺耳的小声，螳螂一边利用书架上的书籍再次发动攻击。被飞镖一样的书籍击中后，斯内克后退了几步，狠狠地撞在书桌上。接着，他用双手护住头部，将身体蜷缩起来。

为什么刚才能够抽出SOCOM?

斯内克在脑海中思考着，很快他就意识到了一点——那就是意念螳螂无法同时施展出意念控制和心灵感应！既然那个家伙现在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物体，那么我也许可以捡起枪朝他射击。

想到这，斯内克猛地站起身来，朝着门的方向跑去。一个戴着皮革假面的大理石胸像倾斜着离开了底座，打算拦住斯内克。斯内克转身闪开朝自己飞来的胸像，转身回到了书桌附近，这时，另一个胸像也从底座上飞了起来，像一枚追踪导弹一样跟在斯内克身后。斯内克在房间里四处躲避，可是无论去到哪儿，两个大理石胸像总是在他的身后紧追不舍。意念螳螂耐心地等待着，只要时机成熟，他就会控制那两个胸像砸烂斯内克的脑袋。

“哼，你还挺努力的嘛，马戏团的笨蛋！”斯内克一边呈Z字形躲闪，一边喊道，“马戏团的成员是不是忘记给你的笼子上锁了，螳螂？你是不是很想念那些怪胎朋友啊？”

意念螳螂好像并不在意斯内克的嘲笑，而是专心将自己的能力发挥至最大限度。房间里所有没被固定起来的东西全都漂浮在空中，椅子、壶、胸像、书籍、沉重的红木书桌和沙发全都一股脑地朝斯内克飞去。但是，就在所有的东西全都漂浮起来的一瞬间，斯内克迅速向前一翻，用单手抓起地上的SOCOM，并在起身的同时朝着意念螳螂开了两枪。

螳螂发出一声惨叫后狠狠地摔在地上，其他的东西也全都从空中

掉了下来。斯内克虽然被十几本书砸了个正着，可那些都不是能够造成严重伤害的东西。两颗子弹准确地命中了螳螂的胸口，此时他正打算逃走，胸前的两个弹孔还在汩汩地留着鲜血。

斯内克瞄准了他的脑袋："游戏结束了，混蛋！"

螳螂一边发出痛苦地喘息声，一边小声说道："你……很强……不过……我抓住了……你的……弱点……"

"闭嘴，你最好还是为自己祈祷吧。"

"梅丽尔！"螳螂命令道，"马上站在他……能看到的地方……轰飞自己的……脑袋！"

于是，梅丽尔真的按照他的指示站了起来，从地上捡起沙漠之鹰后顶在自己的太阳穴上。能看的出来，梅丽尔在拼命地抵抗着螳螂的命令，她的左手试图让枪口离开太阳穴，可是右手却在朝反方向用力。

一颗子弹从沙漠之鹰的枪口飞射而出！

千钧一发之际，梅丽尔的右手稍微移动了一下，子弹擦着她的皮肤飞了过去。既便如此，她的额头还是冒出了鲜血。

"朝自己……射击！"螳螂再次命令道。

"住手！梅丽尔！"

斯内克朝意念螳螂的膝盖开了一枪，螳螂发出了痛苦的惨叫，梅丽尔趁机让枪口远离自己的脑袋。这时斯内克放下手中的SOCOM，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抓住了她拿枪的手，紧接着使出了一个过肩摔。沙漠之鹰掉在了地上，梅丽尔狠狠地撞在红木书桌上，再次失去了意识。

斯内克捡起自己的枪，来到意念螳螂的近前，后者正在拼命地喘息着。

"我读不到……你的……未来。"螳螂痛苦地说道。

"强者并不需要预知未来，而是会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未来。"

螳螂咳嗽了几声，继续说道："也许吧……请你……帮我摘下……这个面具……"

斯内克觉得即便帮他摘下面具，自己也不会受到伤害，于是半蹲在这名奄奄一息的男人面前，按照对方的要求摘下了那个防毒面具。

面具下面是一张比黑武士和科学怪人还要丑陋的脸，而且上面布满了数不清的伤疤。

“如果你想去……停放有Metal Gear……的地下维修基地……就必须穿过那扇暗门。就在书架的后面。”

“嗯。”

“通过两个……通信塔。利用双塔之间的联络通道。”

“为什么你要告诉我这些？”

“我能够看到人们的思想。至今为止……我看过无数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梅丽尔这时清醒了过来。斯内克看了她一眼，确定对方没有受伤。

很快，她就站起身来，一边轻轻地摇了摇头，一边说道：“呜，头好疼！”

螳螂强忍着痛苦，继续说道：“那些人的大脑中全都塞满了同样的意识，那就是各种欲望……想要在这世上留下自己的种子，那些自私而又……原始的……欲望。每一次阅读到这些东西……都会让我觉得兴味索然。这个星球上的……所有生命……全都不计后果地……想要留下自己的……DNA，人类也正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所以……才会爆发战争。但是，你……却不同。你……和我一样。我们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我们只活在……这个瞬间，那是我们生存的惟一目的。人类……不会为彼此……带来快乐与幸福。从他们来到这个世上的那一瞬间开始……他们只会互相伤害……这是他们的命运。”

斯内克和梅丽尔互相看了对方一眼，都觉得眼前的这个男人是世界上最为疯狂的。

“我最先看到的……是我父亲的想法。在他的脑海中……只有对我的厌恶和憎恨，我的母亲……在生下我之后就去世了……所以他恨我。我很害怕……我觉得他想要杀了我……我的未来在那一刻消失了……一同消失的还有我的过去。当我恢复正常意识时，村庄……已经变成了一片火海。”

“为了埋藏自己的过去，于是你就放火烧了整个村子？”

“好像你也一样……被精神创伤所困扰。”螳螂苦笑着说，那是一种邪恶而阴暗的笑，“我们两个很像。你和我……如果像我们这样的人再多一些……这个世界大概……会变得更加有趣吧……”

“这家伙疯了。”梅丽尔干脆地小声说道。

“我……并不赞同……头儿所倡导的……革命。我对他的……称霸世界的理想……并不感兴趣。我只是想要得到……尽可能多的……杀人的机会而已……”

“怪物！”梅丽尔终于忍无可忍地喊道。

“闭嘴！让他说！”斯内克制止道，“他就要死了！”

“我看到了……邪恶，那就是你。斯内克……你跟我们头儿一样。不，你比他更加邪恶。与你相比，我简直是个可爱的孩子。”螳螂瞟了一眼梅丽尔，“我也看到了……她的未来。你……占据了这个女人内心的……大部分空间。”

梅丽尔发出了轻微的叹息。

“但是……你们两个……的未来究竟会如何……我并不知道。我有个请求。”

“什么？”

“麻烦你……帮我戴上面具。”

斯内克帮螳螂戴上了面具，他的呼吸此时已经变得十分微弱。

“在临死之前……”螳螂咳嗽了一声，“我想要做回自己。我想要独自生存在……自己的世界里。我来帮你打开暗门吧。”

在书桌的对面，一个书架发出了清脆的声响。然后整个书柜全都朝一旁滑去，露出了后面的阴暗通道。

螳螂的呼吸变得更加微弱：“这还是我第一次……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这种感觉……真奇妙。”

在呼出最后一口气之后，他安静了下来。斯内克与梅丽尔站起身，试图理解刚才看到的那些事情。

过了一会儿，梅丽尔转头对斯内克说道：“对不起。”

“为什么要抱歉？”

“之前我的大脑被他支配了吧？”

“如果你在怀疑自己，我还是把你留在这里吧。”

梅丽尔点了点头，然后深吸了一口气，“我明白了。”

“绝对不要怀疑自己。你可以利用刚才的这些经验，来让自己变得更强，你会从中学到一些东西。”

“是，我再也不会怀疑自己了。”

斯内克走向那条密道的入口：“这就是那条路吗？像他刚才说的那样？你之前也打算带我走这里吗？”

“斯内克……其实我对这个房间的事情，一点儿都不了解。我之所以会把你带到这里，大概就是他搞的鬼。对不起。斯内克，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什么？”

“他刚才说……我们到事情……”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斯内克好像有些生气地反问道。

“不，没什么，你别介意。喂，你的真名叫什么？”

斯内克叹了口气：“在战场上，名字什么的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惟一的问题就是活下去。”

“你多大了？”

“我的年龄足够让我理解死亡是什么东西。”

“你有家人吗？”

“没有，我是被很多人养大的。”

接着，梅丽尔用几乎细不可闻的声音问道：“你有喜欢的人吗？”

“我从来没有关心过其他人。”

“那么，你是个真正的孤家寡人？就像螳螂刚才说的那样？”

斯内克站在通道的入口，转身背向梅丽尔回答道：“其他人只会让我的人生变得更加复杂，我讨厌那样。”

“你是一个……悲哀而又孤独的男人。”

正是如此，我并不打算否认这一点。

“我们走吧。”

在“发现号”潜水艇的指挥室中，亨特博士正在向坎贝尔报告。

“您的侄女已经没事了。”

“洗脑的效果只要过段时间就会自动消失吧？”坎贝尔问道。

“是的。不过，为什么斯内克宁愿浪费时间也要冒着危险救她呢？是为了您？还是说他喜欢上了梅丽尔？”

坎贝尔郑重地说道：“内奥米，斯内克的确杀过很多人，但是，他仍然有一颗慈悲之心。”

15 METAL GEAR SOLID

沿着出现在书架后的那条通道继续前行，冰冷的石头台阶将斯内克和梅丽尔带到了一条阴暗潮湿的通道中，那里就像是中世纪苏格兰城堡的地牢。梅丽尔不停地摩擦着自己的双臂，身体在止不住地瑟瑟发抖。

“这里好冷啊！”

“是啊，你应该穿件毛衣。”

“不好意思，老爹，我把毛衣忘在家里了。”她讽刺地回应道。

沿着通道向前走了不远，水泥的墙体和地面全都变成了天然的岩石。

“这是地下洞穴。”梅丽尔小声说道。

坑道里一片黑暗，斯内克打开肩膀上的电筒。二人凭借着仅能照亮脚下的微弱光芒，沿着蜿蜒的通道继续前行。不一会儿，他们就来到一条岔路口。左边的通道要比右边的窄一些。

“我们该走哪边？”

这时，几声拖长的嗥叫声在坑道里回响起来，就像是在回答斯内克的问题。

“是狼吗？”

斯内克仔细倾听了一会儿："不，它们有一半哈士奇狗的血统。"

"为什么你连这个都知道？"

"平时我会驾驶雪橇，所以我养了几只拉雪橇的哈士奇狗。"

"有一半狼的血统的够很危险吗？"

"看情况吧，因为它们无法被驯养。"

梅丽尔深深地吸了口气："好吧，我往右，你往左怎么样？如果发现哪边是死路，我们就用CODEC联系对方，然后回到这里会合。"

"好吧，就这么办。"

虽然斯内克有些不放心梅丽尔单独行动，不过此前她做得一直都很不错，而且现在也没有太多时间去担心她了。无论斯内克有多么喜欢这个姑娘，现在还有其他的事情等着他去完成，绝对不能让梅丽尔成为任务的阻碍。

他弯着腰钻进了低矮的坑道，这样的前进方式实在有些过于痛苦。在这条如同迷宫般弯弯曲曲的坑道了走了一会儿之后，斯内克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迷路了。走了大概一百米左右，隧道变得极其狭窄，甚至必须要匍匐才能继续前进，一种不安的情绪在促使斯内克加快动作。

幸运的是，斯内克所穿的战斗服中带有护膝。他沿着湿冷的岩石默默地爬行了大概十分钟左右，道路终于再次变得宽敞起来，又走了一会儿之后，斯内克可以站起身来。最终他来到一个宽敞的洞穴里，从钟乳石上滴下的水在地上形成了小小的水洼。

再次传来嗥叫声，听上去好像要比刚才要近一些，大概就在这个洞穴的某处。

他用CODEC联系上了梅丽尔，"梅丽尔？"

"怎么？"

"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我发现了一个很大的洞穴。"

"我也一样，也许我们在同一个洞穴里。我们试着能不能在北边会合吧，你小心点，也许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些狼狗就在这里。"

“明白。”

斯内克切断通话后继续在洞穴里摸索，当绕过一块原本是天花板一部分的巨大岩石时，有四条狼狗拦住了他的去路。

可恶！

狼狗血红的双眼在黑暗的洞穴中散发出可怕的光芒，它们发出低沉的咆哮，站在最前面的两只甚至还露出了尖锐的獠牙，后面的一只在嗥叫着。

“冷静点，我什么都没有做。”

斯内克将手心冲上，然后举起了双手。这个动作是为了消除狗所感受到的威胁，不过，这只对被人类驯养的狗有效。眼前的这些狗明显是野生的，它们的体重大概都在六十公斤以上。只要几秒钟的时间，就能活生生地撕下一块人肉。

前面的两只狗慢慢地朝斯内克靠近，低沉的吼声变得更加可怕。

虽然斯内克不想伤害它们，不过如果必须要出手的话，他也并不排斥。此外，还有一个办法。他慢慢地拉开战斗服的口袋，从里面掏出了一枚闪光手榴弹，这个东西别名还叫做爆震手雷。他保持下半身不动，像蜗牛爬行似的缓慢地将手臂举至嘴边，然后用牙齿咬下手榴弹的保险，并在心里默默地数了四声。接着，他将手榴弹扔向狗群，并快速抱着脑袋蹲了下来。

大量的镁条发生了爆炸，散发出炫目的光芒，并释放出能够击倒动物和人类的冲击波。斯内克等了几秒钟才抬起头来，确认了一下手榴弹产生的效果。

四只狼狗全都倒在了地上，他小心地走上前去，将手放在领头那只狗的身上。这只狗还活着，呼吸得十分平稳，这四只狗全都活着。于是，斯内克心满意足地站起身来继续前进。

“嗨！”梅丽尔出现在前方不远处，好像还抱着什么东西，“刚才是怎么回事？”

“我让那些狼狗睡了一觉。”

原来梅丽尔怀中抱着的是一只狼狗的幼崽。

“你被它们咬了吗？”梅丽尔问道。

“没有，你在哪儿发现这个小家伙的？”

“它在那边转来转去，好像在找它的妈妈。很可爱吧？”

“它的妈妈正在那边睡觉呢。就把它放在那边好了，我可没时间去救这些家伙。”

“我还以为你喜欢狗呢。”

“是喜欢。只不过不是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而是在家里！”

“明白了。”梅丽尔跑到那些躺在地上的狼狗旁，轻轻地放下幼崽。只见那只小狗摇摇晃晃地来到一只成年狗身边，轻轻地舔着对方的毛，大概那个就是它的妈妈吧。

“它不会有事的。我们走吧，出口好像在那边。”斯内克指着岩壁北侧的一个裂缝说道。

“好像是的。”

两个人离开了洞穴，裂缝的另一边再次出现人工修建的通道。高高的天花板、墙壁和地板全都是用钢筋混凝土浇筑而成，在两侧的墙壁上每隔三米远就有一道浅浅的凹陷。整条通道大概有五十米长，很明显，通道的尽头朝着地面方向延伸，在那里能够看到第一座通信塔的一楼和二楼。虽然从远处看感觉通信塔十分矮小，但实际上那座塔的规模十分庞大。

钢铁的支柱如同棋盘一般互相交错。斯内克知道，如果想要潜入那座建筑，建筑结构的相关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前方那座通信塔的构造，与美籍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的建筑十分相似。

“这座塔大概有多高？”

“啊，二十层……或者三十层？”

“要是电梯还能用就好了。”

说完，梅丽尔便做出一副想要迈步前进的姿势，斯内克立刻抓住了她的手臂。

“等等！有件事我想确认一下。”

他随即取出地雷探测器，打开开关。

就在两人前方不远处的钢铁地板上，错落地摆放着三颗隐藏得十分巧妙的地雷。

“看来我又救了你一命。”

梅丽尔顿时睁大了眼睛。

“多谢。只有这三颗吗？”

“看来是这样。”

梅丽尔用探测器再次确认了一下地雷的准确位置。

“好吧，那我走前面。”

话音刚落，她便保持着一种女性特有的平衡姿态从地雷之间穿过，很快便去到了雷区的另一边。

“你在等什么？”

“不好意思，一不留神又对着你的臀部看呆了。”

听到这句话，梅丽尔把眉头一皱，两手插在腰上，似乎对这件事非常在意。斯内克赶紧跟着她的脚步快速穿过雷区，避免了进一步的纠纷。

两人继续在隧道里行进。虽然一片寂静给人的感觉很不好，但两人还是一句话也没有说，任凭脚步声和其他一切细微的声响在这条通道里回响。大约前进了一半的时候，一条赤红色的光线忽然像鬼魅般飘荡在空气中。斯内克大吃一惊，赶紧朝梅丽尔看去——果然，她的胸口上有一颗致命的红点。

这是镭射瞄准器发出的光线。

“梅丽尔！”

“怎么了？”

“快趴下！”

斯内克猛地朝梅丽尔扑去，但已经太迟了。枪声轰然响起，梅丽尔的左肩顿时绽放出一簇血红色的花朵。她虽然发出了惨叫，但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子弹击中。斯内克很想拉着她一起趴在地上，但狙击手果断地又开了一枪，这次命中的位置是侧腰的上部。梅丽尔应声倒地。第三发子弹则打在了斯内克和梅丽尔之间的金属地板上。面对这种情况，斯内克只得无奈地躲进了墙壁的凹陷处。

“梅丽尔！”他的搭档现在受了重伤，就倒在距他约六米远的地板上，完完全全暴露在狙击手的视线中。那把沙漠之鹰也落到了离她

身体约一米远的雪地里，狙击枪PSG-1则在手枪的旁边。梅丽尔用力伸出手，想把狙击步枪拿回来，但那对现在的她来说根本不可能。于是她转而将还能活动的手臂伸向沙漠之鹰，可指间离她的目标依然有大约三十英寸的距离。梅丽尔压紧牙关，奋力把手朝那个方向伸去。可隐藏在远处的狙击手又射出了一颗呼啸而来的子弹，正好打在她指间前方约一英寸远的地方。

“斯内克！别管我，你先走！”

“梅丽尔！”

斯内克从她的话语中听出了失望和痛苦。

“看来我……果然是个新手……”

“不用担心，她的目标是我！”

“我明白。这可真是老掉牙的手段……那个狙击手把我当诱饵，想要把你引出来……”

斯内克不禁暗骂了一声，他最担心事情变成这样。

“向我开枪吧，斯内克！”

“别说傻话！”

“不是说好的么……我绝对不拖你的后腿！”

“别说了！”

“这下又得让你来救我了……我明明想要帮你一次……”

“别再说话了！不要浪费体力！”

梅丽尔忽然哭了起来：“我真是个笨蛋，明明想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士兵……斯内克，求求你！别再管我了！好好活下去……去拯救其他的人！”

她说的没错，斯内克现在是一筹莫展。要是想强行把梅丽尔拖到安全地带，一定会受到狙击手的攻击。

“快跑！”梅丽尔大喊道，“只不过……不要忘了我……”

他看了一眼落在梅丽尔身旁的狙击步枪。只要能拿到那个，说不定就可以脱离眼前的困境。

“斯内克？”CODEC里传来了上校的声音。

“什么事？”

“这是个陷阱！不要上狙击手的当。要是想救梅丽尔的话，你一定被受到攻击。别这么干！”

上校的语气里混杂着明显的痛苦和无奈，梅丽尔毕竟是他的侄女。

“我明白，但也不能就这样把她扔在那儿不管。”斯内克完全把“不管她的死活”，“绝不能影响任务”之类的想法抛到了九霄云外。

亨特博士此刻也加入了对话：“那应该是狙击雪狼，要论狙击的本事，她在猎狐犬里可是首屈一指的。”

“狙击手一般不是两人一组行动的吗？”

“没错，不过她是个例外。据我所知，她为了击杀目标，可以在某个固定的地点待上几小时、几天、甚至几个星期。时间对她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她可以就那样静静地潜伏着，等待对手露出破绽的瞬间。”

“但梅丽尔坚持不了那么久。”

“斯内克，从你待的地方能看到雪狼吗？”

“好像在通信塔的二楼，这里和那个位置之间没有任何可以藏身的地方。”

上校的声音显得有些颤抖：“只要雪狼还待在通信塔上，她就能掌握你的一举一动！这是典型的狙击手位置。隔着这么远的距离，普通手枪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我明白。但是，梅丽尔身旁有一把狙击步枪。我无论如何都要救她。”

前任猎狐犬领导者的呼吸变得更加混乱了，但听了斯内克的话之后，很快又恢复了一丝镇静。

“那好吧，谢谢你。”

这时斯内克听到内奥米·亨特博士嘀咕了几句。

“内奥米？你想说什么？”

“没什么。”博士回到道，“只是对你打算牺牲自己这件事感到有些吃惊。存在于你身体里的应该是士兵的遗传基因，而不是救世主的。”

“你想说我是个只顾自己活命的人？”

“我可没这么说……”

“我不知道自己的遗传基因究竟是什么样的，也不关心这件事。只是凭着直觉作出行动。我想救梅丽尔，没必要为这件事找什么借口。此外，也不是为了其他什么去做这件事，而是为了我自己。上校，放心吧。”

“斯内克，我不是这个意思……对不起。”亨特博士回答道：“我明白你的心情。”

通信随即被斯内克切断，他开始重新估算自己和狙击步枪之间的距离，脑子里忽然浮现出了“咫尺天涯”这句古老的格言。自己手里的武器中，有什么可以用的吗？

闪光弹！包里还剩一个。只要能用强光模糊狙击手的视线，至少可以在两、三秒内让她无法准确地射击。能用的也只有这个了。这是他惟一的希望。

他把手榴弹从包里取出来，开始计算扔到什么位置最合适。只要能覆盖住梅丽尔前方的区域就行。做出这样的判断后，斯内克赶紧拔出保险，朝距离自己约六米远的空地扔去。接着绷紧肌肉做出一个准备起跑的姿势，以求在爆炸的那一瞬间猛地冲出去。也许狙击雪狼依然会开枪射击，但她应该会受到闪光的影响。至少斯内克希望是这样。

闪光弹在短短数秒之后爆开来，让已经冲到梅丽尔身畔的斯内克感受到了一阵明显的冲击波。如果没能准确预测爆炸的时间，此刻他一定被强光晃得睁不开眼睛。他趴伏在雪地上，尽全力不让自己朝有强光的方向望，同时拼命朝梅丽尔爬去。

她的脸如今就在自己的正前方，完全失去了意识。斯内克紧紧攥着她的手，捡起PSG-1朝通道的反方向跑去，很快便得以重新躲回那个凹陷。枪里总共有六发子弹。检查完这一点后，他立刻趴在地上，小心翼翼地把头和枪身朝外面伸去。

“我是娜斯塔夏。”

斯内克有些不满地瞥了一眼CODEC的传感器。

“待会儿再说，我现在很忙。”

“上校拜托我给你一些指导。你手上拿的是PSG-1吧？”

“没错，梅丽尔的。”

“很好。PSG-1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狙击步枪，能够在一百米外的目标表面击出一个直径约二点五厘米的开口。和其他很多狙击步枪不同的是，它采用了半自动构造。不过，轻微的手臂震动可能会导致无法命中目标。所以请在射击时尽可能地固定住你的双手。”

“谢谢，娜斯塔夏。多亏你我才想起来，包里还有一些镇静剂。那个东西能让神经稳定一些。”

亨特博士也加入了对话：“我正要劝你服用那个。”

斯内克打开腰带上的药箱，从里面取出速效精神镇静剂。普通的镇静剂至少需要二十分钟才能起效，但猎狐犬的医疗队伍已经开发出了具有即溶性，并且可以在数秒之内让药品生效的胶囊。

一分钟之后，斯内克已经完成了所有准备工作。

来吧，你这个该死的女人！让我看看你到底长什么样！

狙击雪狼的镭射瞄准线准确地落在了斯内克的额头上，这让他看清楚了这束红光的源头——通信塔二楼走廊。果然是这样。在雪狼开枪之前，斯内克首先扣动了PSG-1的扳机。空弹壳伴随着一声轰鸣高高地飞了出去，落在约三米外的雪地上。这也是PSG-1的优点之一，尽量降低自己被敌人发现行踪的可能性。

借助能够看清六百米外一切动静的高性能瞄准器，斯内克看到有人从金属支柱的阴影中闪了出来，快速移动到邻接的支柱躲好。他准确地捕捉到了对手的这一系列动作，稍稍瞄准之后立刻又开了一枪。虽然雪狼的身体伴随着枪响微微颤抖了一下，但斯内克并不能肯定自己是否击中了她。不过斯内克可以借助这个时机冲出凹陷处，朝前方跑去，以求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他在前冲的过程中不断改变着行进的线路，整条通道渐渐被他甩在了身后。雪狼在这个过程中虽然连开了三枪，但每一发子弹都打在了斯内克脚下的地板上。他趁机侧身跃进了另一个凹陷处。和刚才相比，斯内克与通信塔之间的距离至少缩短了二十米，这样一来他就能

更准确地发动攻击——当然，对雪狼来说也一样。

三发子弹接连打在了凹陷的边缘处，发出邦邦的脆响，仿佛是在警告斯内克不要心不在焉地把脑袋伸出去，不然一切就都结束了。他需要一件东西去分散雪狼的注意力。想到这儿，斯内克取出了干扰碎箔手榴弹。实际上这很可能起不了什么作用，最多和刚才的闪光弹一样再次制造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不过斯内克也许能在这短暂的混乱中开上一、两枪。他果断地拔出金属保险，将它扔向通道的空中。

碎箔手榴弹发出刺眼的光芒在半空中炸开。斯内克几乎在爆炸声响起的同时从凹陷处探出身子，瞄准通信塔上的雪狼扣动了扳机。

这下没错了，雪狼发出了痛苦的呜咽！

斯内克退回到凹陷之中，静静地等了几秒，然后慢慢地把头伸了出去。他很快用狙击枪的望远镜扫视了一遍通信塔在可视范围内的所有区域，但那里一个人也没有。不过，在回去对梅丽尔进行急救之前，理应亲自确认整座塔里没有藏着其他的敌人。想到这，斯内克把PSG-1挎在肩上，慢慢朝通信塔跑去。接近目标后，他抽出腰间的SOCOM，仔细调查了通信塔的地基和连接二楼阳台与地面的金属阶梯。

楼梯上有几滴鲜血。再往上看，点点血迹从阳台扶手一直延伸到他此刻所在的地方。虽然斯内克没能杀死狙击雪狼，但至少让她负伤逃走了。

好人队先得一分！

但正当他准备回身去找梅丽尔时，忽然有十余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借助绳子从二楼迅捷地滑落下来，拦在斯内克面前。

怎么回事？这些家伙也是忍者？

所有人全都举起FAMAS步枪对准了斯内克。

“别动！”其中一个喊道。

看来这些人都是老手，说明这是一次集中部分优秀基因士兵进行的突袭行动。他们此刻已经包围了斯内克。

“放下武器！立刻！”

如果不想变成马蜂窝的话，斯内克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把SOCOM

扔在雪地上。

“踢到这边来！”

他也服从了这个要求。

这时，通信塔地基上的一道铁门发出刺耳的声响被打开，从里面走出了一名有着绝佳身材的高个女子。淡绿色军装紧紧贴合着她动人的曲线，领口向左右两边大胆地敞开，无所顾忌地展示着她傲人的体型。略短的金发之下是迷人的绿色双眸。与这样的人为敌，实在是遗憾之至。

在这种情况下，惟一能让斯内克感到好受些的，就是包裹在狙击雪狼左臂上的绷带和染红了她制服的鲜血。

“居然敢到这儿来，你这个笨蛋。”她说话时带有十分明显口音，这口音来自中东。斯内克这才想起他曾听坎贝尔说过，雪狼是一名在伊拉克长大的库尔德人。

“女狙击手？真是吓了我一跳。”

“世界上最优秀的暗杀者中，有三分之二是女性。你不知道吗？”

“你的肩膀怎么了？不小心摔的？”

“只是轻微的擦伤罢了。”她舔了舔嘴唇，“你想现在立刻被干掉，还是想变得和你女朋友一样？到底选哪个？”

“我可没想过比你先死。”

雪狼随即大笑起来，这显然是在嘲笑斯内克：“啊？胆子倒是不小。我的名字是狙击雪狼，被我盯上的猎物没有一个能跑掉，而你属于比较特别的猎物。明白吗？”说完，她便朝斯内克走了过去。

一股刺鼻的气味立刻冲入斯内克的鼻腔。有香水的味道，同时还有明显的动物体臭。

狙击雪狼猛地一甩手，在斯内克左脸颊上抓出一道长长的血痕。几颗血珠很快从伤口渗了出来，但斯内克对此毫不动摇。

“这样一来你就是我的猎物了，我绝对不会忘记你的。在最终杀死你之前，我的脑子里将会只有你一个人。”

说完她又习惯性地舔了舔嘴唇，将滚烫的气息喷吐在斯内克脖子

上。在瞪视了斯内克几秒钟之后，她忽然转过身，朝别处走去。

“把他带走！”雪狼命令道。

在斯内克发出抗议之前，坚硬且沉重的枪托便狠狠地在他后脑砸了一下，转瞬之后，他眼里便只剩下一片漆黑。

16 METAL GEAR SOLID

隐隐约约传来了一些声响。斯内克一开始并不知道那是谁在说话，但是……他很清楚自己在哪儿听到过这个声音。

一个女人问道：“他的DNA也是必须的吗？”

“没错。”一个带英国口音的男人回答道，“趁他还活着，先取些样本。要修复基因士兵的突然变异，这是必须的。”

“这样就能治好那些士兵了？”

“不，还需要大首领的DNA。”

听到这儿，女子的声音有些不安：“他们还没接受我们的条件吗？”

“对。”

“一开始就没想过要答应吧，那全都是些伪君子。”

“这是你以库尔德人的身分提出的意见吗？”

“他们总是把政治放在第一位。”

“没错。”男子说，“所以才会尽量避免新型核武器信息的泄露。”

“长官。”另一个声音忽然插了进来，“我们的朋友醒过来了。”

“听得见我说话吗，索利德·斯内克？”英国口音的男子转过头来问道。

斯内克勉强睁开了眼睛，有三个模模糊糊的身影站在他面前，

其中一个明显是女性，那剩下两个呢？他似乎对其中一名男子有些印象……但实在太过模糊不清了。

“想挣扎也没用。”第三个人说，“你的身体现在被皮带牢牢固定住了。”

他说的没错，斯内克的手脚现在被用力展开，绑在一个平面上，不过他并没有躺倒，而是保持着半站立的姿态。虽然所有装备都被收缴了，但下半身还穿着裤子，底裤也还是原样。

“听得见吗，斯内克？”

“比我想像的还要强壮。”

“知道我是谁吗？从很早以前开始我就知道，我们总有一天会见面的。”

斯内克艰难地把视野焦点固定在了这名留着金色长发的男子身上。大脑里像蜘蛛网一样的阻碍物质开始溶解，四周渐渐变得清晰起来。此刻他所在的地方和关押DARPA局长安德森以及梅丽尔的牢房很像。但这里面还摆放着许多医疗用具、器械，一个研究室应有的设备一应俱全。如果不是笼罩着一股恐怖气氛的话，说这里是医院的手术室也肯定有人会相信。

而带来这种恐怖气氛的，就是那些拷问道具。

斯内克不仅两手两脚都被固定在架子上，连胸口都被他从未见过的特殊带子紧紧包裹，从那里伸出了几条电线。而包围着他的细线两端都直直地指向他，上面还装有令人胆寒的喷嘴。

“真是好像啊。你不这么认为吗，大哥？”

视力终于完全恢复了。站在他面前的是名叫利奎德·斯内克的男子。因为斯内克刚刚踏上这个小岛不久就匆匆瞥了他一眼，所以他知道对方的相貌和自己有些相似。但像现在这样面对面之后，简直……就像是在照镜子一样。惟一的区别就是头发的颜色、长短，以及对方那浅黑色的皮肤。

“还是说……应该叫你弟弟呢？虽然有些搞不清楚，但随便怎么叫都无所谓。”

弟弟？哥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好像有些迷惑啊，索利德？你还不明白吗？”

斯内克呜咽了一声。

利奎德随即发出爽朗的大笑：“啊，没错。你和我都是至今还活着的大首领的孩子。”

这时，插在利奎德腰带上的某个装置发出了电子合成的滴滴声。他抬手将它抽出来，按下某个按钮后放在耳朵边。

“是我。”听到对方的声音后，利奎德立刻做出了反应。看样子不是什么好消息，“什么！这是真的？后来呢？那个愚蠢的混蛋！知道了渡鸦，我马上过去。”

说完他切断联络，重新把无线电插到腰带上，然后转过身面对剩下的两个人。那是左轮山猫和狙击雪狼。山猫的右臂装上了一个类似假肢的东西。雪狼则包着绷带，那件被血弄脏的衣服也已经被她换掉了。看上去他造成的枪伤并没有想像中那么严重，而且受了伤之后的她依然显得充满诱惑力。

“他们宣布不接受我们的条件。那么第一枚导弹按照预定时间，在十个小时后发射。”

“该死的美国佬儿！”雪狼显得有些愤怒。

“我想他们没听明白我们的意思。”山猫补充道。

利奎德摇了摇头：“事情有些奇怪。一般来讲，美国人是很喜欢谈判的。我想他们一定留了一手。”

“也就是说……”山猫问道，“我们将要发射核导弹，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吗？”

利奎德好像对火神渡鸦刚才向他汇报的事十分在意：“我得去准备发射，这儿就交给你了。”

“你呢，留在这里欣赏剩下的表演吗？”山猫对雪狼问道。

“没什么兴趣。”她在快要走出房间时停了下来，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塑料瓶，倒出两粒胶囊塞进嘴里，然后咕噜一声把它们吞了下去，“我得去给家里人做饭。”

“什么啊，我的表演难道还没你的狼重要？”

“山猫。”利奎德忽然死死地盯着他，“和对付局长时一样，你

做得太过分了。”

“我知道，不过那只是一个意外。他明明只是个坐办公室的，没想到能坚持那么久。”

“大概是因为他用催眠疗法进行了精神上的强化吧。”

“长官，那个忍者怎么处置？”

听到这句话，利奎德像是又想起了一个让他头疼的问题似的皱起了眉头：“那家伙已经杀了好几个人。虽然不清楚真正的身分，但他肯定是个疯子。”

“还把我的手一刀砍了下来。他究竟是怎么进来的？”

“也许我们中间有间谍。”利奎德不经意地瞥了斯内克一眼，然后接着对山猫说，“螳螂死了。我们必须要弄清楚究竟是谁杀了贝克和伪装章鱼，人手实在不够。所以你的拷问一定要尽快得出结果。”

“拷问？”山猫抗议道，“这应该是询问！”

“好好，随你怎么说。”利奎德转过头重新看着斯内克，“待会儿见，兄弟。”

说完，他便迈着急匆匆的步伐离开了房间。

狙击雪狼则走到拷问桌旁，把脸靠到斯内克耳边悄悄对他说：“你的女人还活着。”

一个干涩的，像是物体被爪子挠过时才可能发出的声音从斯内克的喉头挤了出来：“梅丽尔……”

“再见了，色鬼。”

雪狼伸出舌头舔了一下斯内克的耳朵，然后转身离开。

山猫哈哈一笑：“那个女人只要选定了目标，脑子里就不会再有其他事情。有时在干掉对方之前甚至会和自己的敌人坠入爱河。”他慢慢走到斯内克身边，“终于只剩我们两个人了，感觉怎么样？”

斯内克瞪视着老迈的枪手：“还不错，刚刚在这张崭新的台子上睡了个午觉。要是只有我一个人的话感觉肯定更好。”

“你喜欢这个？很好。这的确跟普通的床有些相似。那么接下来我就向你介绍一下这张桌子的其他美妙特性。”

“我的衣服在哪儿？装备呢？”

“这你不用担心，全都在这儿。”山猫用下巴朝一个离这儿很近的地方指了指，大概就在隔壁吧，“无论是把你送到这儿来这件事，还是华盛顿大胆的举动都很奇怪。一定有人十分信赖你的能力。没错吧，跑腿先生？”

斯内克无视了对方的嘲讽：“Metal Gear装备着最新型的核弹头吗？”

“呵呵呵，这是坎贝尔告诉你的？”

“你认识上校？”

“对了，你应该拿着贝克总裁给你的光学磁盘吧。”

“如果我有的话你会怎么样？”

“只有一张吗？还有没有其他的？”

“什么意思？”

“你没有另外复制一份？很好，这个话题到此为止。”

山猫说完便朝后退了大约一米的距离，站到控制台面前。

“梅丽尔她没事吧？”斯内克问道。

“现在一定好好地活在这个基地的某个地方，雪狼还真是仁慈啊。子弹已经被取了出来，现在正慢慢康复。不过，你要是想让她顺利痊愈的话，现在最好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你现在有一张钥匙卡，另外两张在哪里？钥匙上究竟有什么机关？”

“机关？”

“是那个狡猾的总裁告诉我的，说钥匙上有机关。”

“我怎么知道。”

“原来如此，很好。那我们就开始玩游戏吧，斯内克。我很想弄清楚你究竟是什么样的男人。要是怕痛的话趁早放弃，那样会少吃不少苦头。但如果你投降的话，那个女孩子可就归我了。接下来会有高压电经过你的身体，时间非常短，所以并不致命。你知道吗？首先使用电流进行拷问的是法国人。”

“啊，所以他们才会喜欢杰瑞·刘易斯。”

山猫一下子笑了起来：“你可真是个硬汉，斯内克。但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你并不是俘虏，而日内瓦条约在这里也不起作用。

没有任何人会来救你。”他再次哈哈大笑，“稍稍有些害怕了吧？很好！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我们开始吧。”

斯内克立刻绷紧了身体。在此之前他已经有过各种各样的痛苦体验，但在动弹不得的情况下受到完全以给予强烈痛苦为目的的拷问，确实是第一次。*我能坚持得住吗？能活下来吗？还是不得不投降？*

不，投降不包括在选择之内！

左轮山猫按下了控制面板上的按钮。位于拷问桌两端的喷嘴忽然一动，向缠绕在斯内克胸口的电线喷射出了电流。

简直就像被闪电击中了似的。身体里的所有神经都发出了惨叫，所有的肌肉都被剧痛侵袭。皮肤里的所有细胞、血液、器官、大脑全都像是着了火一样，带着与百万个太阳不相上下的热量。身体的五感——视觉、嗅觉、听觉、味觉、触觉也随之被封闭，全部感官都集中到了一件事上——那让人无法形容的极致疼痛。

紧接着，就像这一切开始时那样，疼痛停止了。

斯内克没办法立刻想起自己身在何处。虽然电击只持续了短短数秒，但他却感觉自己已经在痛苦的宇宙中漂流了数亿年。

“喜欢吗？”山猫问道，“是觉得很有趣还是吓了一跳？这东西能把你带到另一个次元去，虽说那地方并不怎么舒服，可能就像地狱一样。我说的没错吧，斯内克？像地狱吗？不清楚？那就再窥探一次恶魔的巢穴吧。”

山猫再一次按下了开关。这次的痛苦好像比刚才更加强烈，因为被第一次电击重创的神经已经变得过于敏感。强大的电流与人类的肉体激烈碰撞，给斯内克带来了无法想像的苦闷。

电流第三次从斯内克体内穿过之后，山猫说道：“我到底想问你什么来着？我好像已经忘记自己究竟因为想知道什么东西而来拷问你了。算了。PAL的密码我们已经知道了。或许可以问问你钥匙卡的事，但那毕竟是用来阻止导弹发射的，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会一直这样做，直到你低头向我求饶为止。还是说，我的愿望就是听到你大喊‘救命’呢？或者是亲口对我说出‘我投降，那个女孩随你怎么处置’之类的话？”

说着，他又把手指狠狠地按在了开关上。

斯内克不记得山猫究竟对他实施了几次电击。或许最多只有五、六次，但斯内克却感觉至少有一百次以上。他不知不觉便失去了意识。等醒过来的时候，有人正在帮他解开绑在手腕和脚踝上的皮带。

“你真是个硬骨头，斯内克。”山猫说，“第一回合到此为止吧，长官叫我不要杀了你。等你稍事休息之后我们再继续。”

两名士兵分立拷问桌两侧，各伸出一只手架住了浑身无力的斯内克。

山猫轻轻拍了拍斯内克的脸颊。

“咱们待会儿见。”

斯内克在被带出医务室后又昏迷了几秒钟，等到意识恢复时发现自己已经被扔在了冰凉的水泥地板上，而将自己带到这里来的人则转身从他身边离开，关上铁门，用钥匙把门锁好。

疼痛蔓延全身，没有一处使得上力气。斯内克拼尽全力坐了起来，斜靠在牢房的墙壁上。这里有床铺、厕所、洗手池，和DARPA局长待的那间单人牢房一模一样。大门上有一个安装着铁网的小窗，而房间的角落里则是一具尸体。

斯内克刚发现这具死尸，立刻就闻到了扑鼻而来的腐臭。

混蛋，这家伙到底死了多少天了？

他艰难地靠着墙壁直起身子，慢慢朝尸体走去。虽然他对法医学不是很精通，但从腐烂的状态来推断，这个人至少已经死了三天。肌肉的和骨头还没有分离，可上面已经开始出现蛆虫，耳朵、鼻孔等部位不断有白色的小点钻进钻出。而更加显著的特征是尸体的颜色，可以看出他的血液全都被抽干了。

等等，我好像在哪儿见过这张脸……

是DARPA局长安德森！但他怎么会在这间牢房里？而且为什么会……是这幅样子？距离他死在我面前仅仅只过了几个小时而已，根本不可能腐烂成这样。

斯内克走到床铺边坐下。尽管他现在恨不得美美地睡上一整月，但如果不立刻逃出去的话，这种愿望终究只是空想。于是他开始检查身体的状况，确定自己没有一处外伤，电流只是对身体内部器官造成了一定损害。检查完手臂和双腿后，他忽然咧嘴一笑。

粗心的混蛋。

梅丽尔交给他的钥匙卡还稳稳当当地放在裤子内侧的秘密小包里，CODEC也没有被收走。

坎贝尔上校立刻做出了回应：“斯内克！你没事吧？”

“谈不上。”

“我们一直想要联系上你。”

“我刚才忙坏了。”

亨特博士忽然问道：“梅丽尔怎么样了？”

斯内克叹了一口气：“在他们手里。”

“混蛋！”坎贝尔的咒骂中明显夹杂着失望和担忧两种情绪。接着他沉默了一会儿，很快便完全恢复了一名指挥官应有的腔调，“好的，斯内克。政府决定不接受恐怖分子的要求，我们还得再争取一些时间。”

“上校，别再跟我装糊涂了。梅丽尔的事我很抱歉，真的。但你能不能别再骗我了呢？”

“什么意思？”

“Metal Gear是为了发射最新型的核弹头而被制造出来的。”坎贝尔的沉默就是斯内克所言非虚的最好证据，“你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件事吧？为什么要瞒着我？”

“对不起。”

“因为我只是一个小角色，所以不能告诉我吗？你还真是变了不少。白宫知不知道这件事？如果知道的话，他们究竟知道多少？”

坎贝尔很快回答了他：“斯内克，据我所知，直到昨天为止，总统从没有接到任何关于霸王计划的说明。”

“这就是所谓的‘只报告必要的事情’原则吗？”

“现在是一个很麻烦的时代。即便是小规模的核武器试验也会引

起相当程度的议论。”

“真是个更加冠冕堂皇的理由。”

“不管怎么说，明天总统阁下就要和俄罗斯首相在第三轮战略武器削减谈判会议上签字。”

“原来如此，这就是最后期限的依据。”

“没错。”亨特博士忽然加入了谈话，“所以必须得阻止恐怖分子的导弹攻击。”

“之前关于战区导弹防御计划（TMD）的谈判就没有达成共识。”坎贝尔继续说道，“为了保证总统阁下的威望、在世界范围内维持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形象，我们必须得这么做。”

“只要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子，就算违反宪法也无所谓，是这个意思吧？”

“拜托了，斯内克，阻止他们。”

“为什么是我？”

“因为只有你能办到。”

“那就告诉我跟这部新型核武器有关的全部真相。”

“之前应该已经说过，我并不知道详细情况。”

“真叫人难以置信。既然情况如此紧急，为什么不答应他们的要求？把大首领的尸体交给他们不就完了。”

“那个……”

“还是说你们有绝不能把尸体交出去的理由？还有什么事瞒着我吗？”

坎贝尔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转而由亨特博士接过了话头：“总统阁下曾公开表示强烈反对基于优生学的基因实验。所以我们不希望媒体知道基因士兵的存在。”

“这就是惟一的理由吗？混蛋。你们可真是一群恶棍！”

坎贝尔回答道：“对不起，斯内克。”

斯内克坐在床上，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说话，此刻他恨不得把CODEC摘下来，狠狠地往墙壁上砸。

“斯内克，能听见吗？”亨特博士问道。

“能。”

“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现在的情况，可以吗？”

“随你的便。”

“你现在在哪儿？根据你血液中的纳米机器判断，你已经回到了最开始那幢建筑物。”

“他们把我扔进了一间单人牢房。先是电刑拷问，然后是有死尸的房间。对了，这里有DARPA局长的尸体。就在我旁边。”

“安德森的？”

“但有件事很奇怪，他看上去已经死了好几天，而且全身的血液像是都被抽干了。”

“血液被抽走？”坎贝尔迅速反问道。

随后开口的是亨特博士：“是为了延缓腐烂的速度吗？”

“我猜不出来。”

“可DARPA局长不是几个小时前刚死的吗？”

“没错，但蛆虫已经开始在这里聚会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安德森的尸体怎么样都无所谓。

“会不会是他的血液里有那帮人想要的东西？”

“可能性很低。里面只有纳米机器和通信器械。”

坎贝尔问道：“安德森已经把起爆密码告诉了他们，没错吧？”

“没错，他们现在掌握着所有人的密码，发射准备也差不多快要完成了。”

“有办法阻止他们吗？”

“有个紧急装置能让起爆密码失效，是阿姆斯军工悄悄安装的安全装置，但解除发射需要三把特别的钥匙。”

“它们在哪儿？”

“我带着一把，其他的在哪儿现在还不知道。此外，我现在被关在一间单人牢房里。”

“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坎贝尔说，“别管钥匙的事了，破坏Metal Gear才是你最应该优先执行的任务。很抱歉把这些全都推给你

一个人，但我没有其他人选。能从那儿出来吗？”

“没什么问题。”

“另外……”

“什么？”

“我知道这是非常过分的请求……”

“梅丽尔？”

“啊。”

“我会把她救出来的。”

“谢谢你。”

有脚步声慢慢靠近。斯内克刚刚说完“通信结束”这句话，房门就被猛地打开，四名士兵端着武器走进牢房，示意让他站起来。其中一个就是被梅丽尔打晕的强尼·佐佐木。

“走吧，表演开始了。”

左轮山猫带着兴高采烈的口吻进行了第二次的拷问。当斯内克在充满电流的拷问桌上与来自地狱的恶魔交战时，老迈的枪手就像坐在酒吧中和好友聊天一样，面对斯内克说个不停。

“你是一名士兵，所以你应该明白吧。我和你都没办法在如今这种世界上生存，我们需要紧张、对立。现在这个世界实在太软弱了。我们完全是生活在一个需要压抑真实感情的时代里。”在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按下开关后，他无聊地打了个哈欠，“所以我们想要给它增添一点动乱，制造一个充满紧张感的世界，充满欲望和疑惑的世界，充满勇气和懦弱的世界。其实你想要的东西和我们一样吧？”

斯内克大声惨叫起来。

“利奎德·斯内克正是这样想的，他真是一个伟大的男人，是可以把理想变成现实的人。俄罗斯政府高层中有利奎德的好朋友，他现在是特种部队的长官，知道能从我们这儿买到最新型的核武器。‘雌鹿’就是他交的定金。你也看到了我们的‘雌鹿’吧？当这笔交易成功时，我会出于个人感情而对他表示感谢。俄罗斯的蜕变为世界带来了新的秩序。这就是我的愿望。”

斯内克像是在说梦话一般低语了几句。

“我是在俄罗斯的GRU（前苏联参谋总部情报机关）接受的训练。阿富汗、莫桑比克、厄立特里亚、乍得都留下了我战斗的痕迹。伊斯兰的游击队员们畏惧地将我称为‘沙拉沙斯卡’（译注：俄国俚语，监狱）。不过，我和KGB的那些废物不一样。对我来说，这根本不是拷问……而是一种运动。”

斯内克听到这儿便失去了意识。

“呵呵，时间到了。我们下个回合再见。”

强尼·佐佐木用金属水杯敲了敲房门上的铁格子：“你还活着吗？”

斯内克随即睁开一只眼睛，此刻他正精疲力尽地躺在床铺上。不过由于遍布全身上下的疼痛实在太过剧烈，他始终没法睡着。

感觉浑身发麻。

佐佐木又敲了一次：“喂！快回答我的问题！要不要让我进来看看？”

“什么事？”斯内克好不容易回答了一句。

“哦，看来还能说话啊。你可别想要花招！”佐佐木因为自己开的玩笑而笑了起来，“我只是想看看你是不是还活着。他们待会儿还会来叫你出去，所以现在赶紧上厕所、洗澡、刮胡子吧！”说完，他便伴随着那让人不快的大笑渐渐走远了。

斯内克低声咒骂了一句，不过身体还是动不了。要想把他弄到那个房间去，就必须得让人架着走。不管有没有士兵来，斯内克都没有自己走过去的意思。

“斯内克？”是内奥米·亨特的声音。

“啊。”

“你没事吧？”

“还好，没什么值得报告的。”

“血液中的镇痛剂剂量正在增加，是纳米机器起效了。”

“谢了。”

“那东西还是稍稍有点儿作用吧”

其实斯内克根本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感觉到痛。他自己的身体现在就像一根巨大的活体电线，对些许的接触都十分敏感，但同时又像是因为拷问造成的身心伤害而完全麻痹了。

“不管是什么话题，跟我说说话吧。为了把那些该死的疼痛忘掉。”

“说些什么呢？”

“随便。”

“我不太擅长……谈话。”

“什么都行……说说你自己吧。”

“我？这可不好说。”

为了让亨特开口，斯内克主动问道：“有家人吗？”

“这可不是什么让人开心的话题。”

“是么……我一个家人都没有。虽然有个男人算得上是我的老爸，但已经死了。我亲手杀了他。”

坎贝尔加入了进来：“是大首领。”

“什么！是你杀了大首领？”亨特显得十分吃惊，“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你也不可能知道。”上校说道，“这是六年前发生在桑给巴尔的事。至于究竟是怎么回事，只有我和斯内克两个人知道。”

“也就是说那也是真的？大首领竟然是你的父亲？”

“他是这么说的，我知道的也只有这件事而已。他没有告诉我母亲是谁。”

“可你还是杀死了他？他不是你父亲吗？”

“没错。”

“为什么？”

“因为这是他的愿望。而且我也必须要他的命。”

“但这毕竟是弑父啊！”

“你说得对。”斯内克叹了一口气，“这就是意念螳螂口中的‘身心伤害’。也是我和那个男人的共通点。”

“你就是因为这个才离开了猎狐犬？”

“之前已经说过，我需要自己一个人待一段时间。阿拉斯加是个完美的地点。”

短暂的沉默之后，亨特博士接着说：“我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家人，只有把我送到学校的哥哥。我们两人没有血缘关系，而且他的年纪比我大很多。”

“他现在在哪儿？”

“哥哥他……已经死了。”斯内克听出了隐藏在那悲哀之下愤怒。

“对不起。”

“没什么。”亨特博士忽然中断了这个话题，再次问道，“斯内克，你的人生里有女性存在吗？”

“没有。像我这样经历过无数次的战斗后，很难再相信其他人。”

“朋友呢？”

斯内克预测出了亨特的反应后，用自然的语气回答道：“罗伊·坎贝尔。”

“出了那种事之后，你还把我当‘朋友’吗？”上校谦逊地笑了笑。

而亨特博士再次追问：“只有他？没其他人吗？”

“不，还有一个……弗兰克·耶格也是我的朋友。”

“真的？”

坎贝尔接过了她的话：“弗兰克·耶格是大首领最信赖的男人。灰狐可谓是他的左膀右臂。在猎狐犬中，得到‘狐狸’这个代号的，只有他一个人。”

“他教会了我很多事。”斯内克说。

“但你们不是曾经互相残杀吗？”

“的确是这样，在桑给巴尔。但那并不是出于个人的怨恨或是其他类似的理由。只是因为在那个时刻我们偶然成了敌对的佣兵。在执行世外天堂的任务时，我们曾经归属于同一边，但在桑吉巴尔里，情况发生了改变。事情就这么简单。”

“即便是这样，你还把他当‘朋友’吗？”

“难以置信吧？战争不能成为终结友情的原因。”

“奇怪的理由。”

“我和他是在战场上相遇的，当时他作为世外天堂的人质被关了起来，但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他总是保持着冷静，说话也一针见血。正是他告诉了当时还是一名新兵的我很多事情。”

“你很了解他吗？”

“不，他从来不说有关他自己的事，这也是佣兵中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而下一次在战场重逢时，我们已经是敌人了。我和他在危险的雷区徒手肉搏。虽然在其他很多人听来可能感觉很奇怪，但我们其实只是两名忠于自己工作的士兵罢了。”

亨特博士听到这儿忽然提高嗓门喊了起来：“你们这些男人！真的就那么喜欢战斗么！简直就是野生动物。”

“你说得没错，内奥米。我们的确是动物。”

“如果你们俩真是朋友的话，那你怎么解释那个忍者的行为？”

“是啊……他的头脑，和以前不同了。”

“这都是因为遗传基因的关系，是它让你如此暴力的。”

斯内克听到这儿想要笑一笑，但这个动作对现在的他来说实在太痛苦了：“你好像很喜欢跟遗传基因有关的话题，内奥米。当初为什么选择这个领域？”

“是啊，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不知道我的父母是谁，连他们长什么样也不清楚。只要掌握了DNA以及遗传基因的构造……说不定就可以知道自己究竟是谁了。如果能分析遗传基因中的种种信息，说不定可以找回失去的记忆，我就是这样想的。”

“记忆保存在DNA里？”

“虽然现阶段还无法证明，但我已经知道人类遗传基因所拥有的命运是由DNA中的四个基础序列决定的。”

“那我的命运是什么样的？”斯内克用带着明显讽刺的语气问道，“你应该知道我的DNA序列吧？”

“你的命运？”亨特博士的声音显得有些疲惫，说不定还包含着一丝歉疚，“对不起，我不知道。”

“这是当然的。因为你是科学家，不是占卜师。”

“喂！”一声轻喊打断了这段谈话，是从房门上的铁格子之间传来。斯内克虽然把头朝那边转了过去，但那儿一个人也没有。

“斯内克！是我，奥塔肯！”

年轻的物理学家解除隐形迷彩，出现在了牢房外面。斯内克在看到他的那一瞬间立刻感到有一股力量从身体里涌出，于是立刻切断了CODEC联络，离开床铺朝大门走去。

“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我花了会儿功夫才找到你。”奥塔肯说道，“虽然知道你被抓住了，但我也遇到了一点儿麻烦事。恐怖分子里有一个女孩，她负责管理狼狗……”

斯内克猛地把手从铁格子中间伸了出去，一把抓住物理学家的白色上衣：“我管你那么多！快把我从这儿弄出去！”

“喂，快放手！”

“立刻！”

“我、我说你冷静点儿！”奥塔肯好不容易才让斯内克把手放开，“切，你的请求方式还真‘礼貌’。”

“不好意思，只是……我必须赶快从这儿出去。”

奥塔肯再次把脑袋朝门靠过去，从铁格子中间看着斯内克：“真是的！简直就像关动物的笼子一样，怎么会这么臭！”

斯内克随即让到一旁，让奥塔肯可以看到房间深处：“因为有那个。”

“呃！那不是DARPA的局长么！”

“要是再不快点儿找到把我弄出去的办法，要不了多久我就得躺倒他旁边去。”

“那些该死的！”奥塔肯看了看房门的锁，“用保安卡打不开这扇门，必须得有士兵身上的钥匙。不过，还是把这个给你。”说着他便把PAN卡从铁格子之间塞了进来，“是六级的。能打开他们询问你的那间医务室。”

“谢了。不过那可不是什么‘询问’。”

“你没事吧？”

“好歹还活着。那家伙在这附近吗？”

“你是说佐佐木先生？他是这里的保安负责人。好像被恐怖分子洗脑了。”

“他现在在哪儿？”

“厕所里。所以我才能躲过监视摄像头到这儿来。他好像拉肚子了，进厕所的时候捂着肚子……”

“就算他的内脏着火了也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总之让我离开这儿！”

“我知道……”奥塔肯挠了挠脑袋，“怎么办呢……”

说着，他从白大褂的口袋里掏出一块色彩鲜艳的手帕擦汗。那一看就是女性用的手帕。

“你在哪儿找到这个的？”

“是狙击雪狼的。”

“为什么会在你这儿？”

“她给我的。虽然不知道原因，但她对我还不错。”

斯内克直直地瞪着奥塔肯：“你知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吗？”这是指被劫持人员对加害者产生感情，甚至反过来帮助加害者的一种情结。

奥塔肯的语调显得很警惕：“你什么都不知道。这里的狼狗原本都是由我来照顾的，恐怖分子占领基地后本来想把它们全都杀了，是狙击雪狼阻止了他们。她很喜欢动物，而且也让我像以前一样照顾那些狼狗。她一定不是坏人。答应我不要伤害她，好吗？”

“醒醒吧，你这个笨蛋！梅丽尔就是被那个女人开枪打伤的！”

“真的？”

“当然！那个女人和其他人一样，都是可恶的罪犯！你不知道吗？希特勒也很喜欢狗！”

奥塔肯的表情一下子变得有些混乱。

“他们很快就要发射导弹了，我们必须阻止这件事！”

“那你必须自己对付看守。这里的钥匙都在佐佐木那儿。”

斯内克对着奥塔肯的手帕扬了扬下巴："把这个给我。"

"什么？"

"把这块混蛋手帕给我！我有个主意。"

奥塔肯一脸不情愿地把手帕递了过去，斯内克则像个抢劫犯似的一把把它抓住。从上面的气味一下子就能闻出这是雪狼的东西。

"糟糕，他回来了！待会儿见！"物理学家按下白大褂上的按钮，一下子消失了踪影。就在这时，佐佐木耷拉着肩膀出现在了牢房外的走廊上。他先狠狠打了一个嗝儿，然后摇着脑袋朝牢门走来。

"晚饭好像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佐佐木小声嘟囔了几句后，又用金属水杯敲了敲铁格子，"好，又到表演时间了，第三幕开始！"

但斯内克并没有在床上趟着。从窗口望去，屋子里任何一个角落都找不到他的影子，只有一块显眼的手帕落在牢房的正中央。

佐佐木低声骂了一句，随即用钥匙打开了锁。他将FAMAS牢牢顶在肩膀上，轻轻把门打开。

他朝周围看了看，还是没有找到斯内克。

佐佐木现在已经完全惊慌失措，只得慢慢走了进去。DARPA的局长躺在角落里，可那个犯人哪儿去了？

那块手帕一定就是线索。接着他走到房间中央，蹲下身子把它捡了起来。

而就在这一瞬间，斯内克突然从天而降，一拳将佐佐木击倒在地。

斯内克利用肌肉静止训练的成果将身体固定在天花板和两面墙壁的夹角间。虽然这样做其实并不是很难，但要将那个姿势保持数秒钟确实需要一定的体力。接着他捡起佐佐木的武器和钥匙走出了牢房。

"奥塔肯？"

没有回答，看来他趁佐佐木进房间的机会离开了。

斯内克走出门后检查了一下整个地区，弄清楚走廊的走向，然后用六级钥匙卡打开医务室的门。尽管他进入这个恐怖的地方时已经做好了向一切活动物体射击的准备，但里面空空如也。

虽然斯内克很想将弹夹里的子弹全都倾泻到山猫用来拷问他的桌

子和电源上，但显然悄无声息地，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这里才是当务之急。他的装备都放在另外一张桌子上，虽然这让他有些吃惊，但事实的确如此。SOCOM的子弹、多用腰带、装手榴弹的小包、还有香烟。他赶紧点上了一根。

此时此刻，零售烟草那低劣的气味在斯内克看来无比香醇，而且也没让他想咳嗽。

好，幸运女神开始偏向我这一边了……

17 METAL GEAR SOLID

斯内克离开了医务室，发现这里是他十分熟悉的地方。是最开始进入建筑物时到达的地下一层里，在发现安德森和梅丽尔的地方附近是强尼·佐佐木的办公室。他打算顺便在这里补充一些SOCOM的子弹和手榴弹。想到这儿，斯内克给手枪装上消音器，悄悄地转过墙角。有一名士兵坐在桌子前，正在读报纸。

游戏结束，必须得尽快解决掉他。

斯内克开枪打穿了士兵的脑袋，然后把枪口抬高，指向在几个小时之内新装上的监视摄像头，将它打得粉碎。前面就是关押安德森的牢房，斯内克用佐佐木的钥匙把门打开。

到底是怎么回事……

安德森静静地躺在因为心脏病发作而死去的地方，从那时到现在仅仅过了几个小时而已。

那另一边的究竟是谁……

不过，斯内克现在没时间仔细揣摩这个谜题。他离开牢房，朝佐佐木的办公室走了过去。砸碎钢质储物柜的门锁后，斯内克用力把门拉开，发现了想要的东西。SOCOM和PSG-1的子弹绰绰有余，此外还有碎片手榴弹、眩晕弹、雷达干扰碎箔手榴弹、C-4炸弹、锋利的匕

首，其中有一把是谢菲尔德公司制造的英国SAS特种部队专用匕首。斯内克尽可能地把这些东西塞进口袋里，并把匕首插在靴子里，紧贴右小腿。

储物柜架子上那个扁平箱子里究竟装的是什么呢？当他把箱子搁在桌上打开之后，忍不住笑出了声。

送我这么一份大礼还真是少见啊。

这是使用凯芙拉纤维的，被称为“短铠”的M1-11战斗背心，也就是防弹背心。

当斯内克把它从箱子里拿出来时，一边为它轻巧的重量而感到吃惊，一边用皮带把它牢牢地固定在了身上。虽然这东西显然对NIKITA遥控导弹没什么用，但应该能用来对付普通的子弹，穿着也没什么损失。

“斯内克？”

他低头看了看CODEC，是米勒教官的频道。

“我听说你遇到麻烦了？”

“只不过是周到的按摩和一瓶伏特加就能恢复的程度。”

“我也在越南被拷问过，那些人简直就是小恶魔。不过在逃走时，我把拷问负责人的脑袋敲了个粉碎。”

“我也打算对左轮山猫做同样的事。找我什么事？”

“斯内克，换个牌子吧。你那种香烟太老土了。”

这是改变频道的暗号。

“有什么建议吗？”

“‘金带’这个牌子不错，有百分之二十三的尼古丁，百分之七的焦油。”

“我记住了，谢谢。”他说完立刻转动CODEC上的拨盘，将频道调整为23・7。

几秒钟过后，米勒教官的声音再次响起：“能听到吗，斯内克？”

“是我。”

“我不想让上校或其他人听到我们接下来的话。”

“什么事？”

“有情报机关在监视。”

“什么意思？”

“你得时刻提防队伍里的人，包括我们的朋友罗伊和那个医生。国防部也一样。”

“豪斯曼？”

“我知道这有些难以置信，但这些人中的确有叛徒。绝对不要大意。”

“等等，你都知道些什么？”

但米勒已经切断了联络。斯内克不满地叹了口气，然后把CODEC调回到正常的波段。

“上校？”

“什么事，斯内克？”坎贝尔的声音听上去有些疲劳。

“我要回通信塔去，但这段路实在太长了。”

“明白了。美玲，斯内克所在位置和通信塔之间的敌人活动能搞清楚吗？”

中国女孩回答道：“因为风暴的关系，通信卫星根本发挥不了作用。而且基地地下还装有屏蔽设备。不过，几乎所有的基因士兵都集中在另外的建筑物里。两座塔和北边的地下维修基地。”

“但还是得提高警惕，斯内克。”

“我一直都很警惕，上校。谢谢你，美玲。”

说完，斯内克便朝战车库走去，也就是刚才那辆被炸毁的M1艾布拉姆斯坦克所在的地方。宽敞的机库里一个人也没有，而且连电力供应好像也中断了。不仅如此，大门还完全敞开着，被寒风刮进来的雪花满满地铺在了离门口好几米远的地方。

可能的确如美玲所说，敌人都集中到北边的建筑物和塔里去了吧。除了留在牢房的士兵以外，恐怖分子好像已经舍弃了这边的建筑。但是，左轮山猫呢？他应该还待在这附近的某个地方，因为拷问还没有结束。斯内克可不认为那个虐待狂会中途放弃对他的拷问。山猫一定会用尽浑身解数让斯内克招供，然后在他说出真相的那一刻把

斯内克干掉。

这一切也太简单了……

他们简直就像是希望我能逃出来似的……

我该不会只是一个在他们手掌心上跳舞的小丑吧……

想到这儿，斯内克迈步朝被大雪覆盖的峡谷和装满核导弹的建筑物走去。如果那儿有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的话，他只有尽全力让对方满意这一个选择。

暴风雪虽然已经停了下来，但峡谷里还是有雪花静悄悄地从天上往下飘。这些缓慢的雪片让斯内克想起了那种小礼物——只要晃动玻璃半球就可以看到“雪花飘落”的效果。此时此刻，他的头顶上是略带深蓝的铅灰色天空，有几颗星星在云层之上忽明忽暗。这真是一幅美丽的风景，但斯内克总觉得有些不合适宜，和不久之前他见到一个大晴天却偶尔有雨点落下来时的心情一样。

斯内克拿出探测器，确认那些地雷还埋在原来的地方，然后绕过危险的区域，紧贴着冰封的岩壁朝峡谷对面的建筑物走去。他经过那辆焦黑的M1坦克残骸时回头瞥了一眼。大雪已经将死去的炮手们严严实实地埋了起来，成了一个个很符合叛徒身分的，冰冷而又寂寥的墓碑。

放置核导弹的建筑物也是大门敞开，这让斯内克再次产生了是恐怖分子们故意让他这样行动的想法。因此他小心翼翼地探出头，从宽大的仓库门口朝里面望去，看到有三名身穿防化服的士兵正往一辆停在斜坡顶端的卡车里搬运木箱。在积雪这么严重的地方，这种普通卡车究竟能开到哪儿去？斯内克一开始有些困惑，紧接着又释然了，也许他们只是为了让这些东西保持在随时都可以被运走的状态罢了。

接着斯内克缓缓地朝斜坡走去，同时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爆震手榴弹，拔掉保险，瞄准卡车所在的位置扔了出去。耀眼的闪光刹那间照亮了整个仓库，士兵们纷纷惊叫起来。有两个人即刻倒在了地上，另外一个则蹒跚地离开卡车附近，端起挂在肩上的FAMAS步枪朝斯内克所在的方位射击。而斯内克则不慌不忙地趴在地上匍匐前进，等到视

野清晰之后，一枪结果了他的性命。

然后他搭乘电梯来到地下一层。那里空无一人，十分安静。影子摩西基地里究竟有多少人？那些非战斗人员的人质都被关在哪里？所有人都被恐怖分子洗脑了吗？还是说他们早就已经被杀了，尸体则扔在某个地方？难道说这里和纳粹的集中营一样，在某个地方藏着堆积如山的尸体吗？

意念螳螂的尸体就那样被孤零零地扔在在刚才被斯内克击倒的地方。

他们连为死去的同伴下葬都不愿意吗？

靠秘密的通道穿过这间屋子时，发生在那里的事忽然从斯内克脑海中蹦了出来。用枪抵着自己的太阳穴，让自己的烦恼一扫而空的梅丽尔，斯内克当然不会忘。

洞窟里的通道和最开始一样潮湿、阴冷，但斯内克并没有听到狼狗们的狂吠。也许它们都睡着了吧，不过他现在一点儿感觉不到夜晚的气息。执行这类任务时，斯内克的脑子里只有到达时间、离预定完成时间有多少个小时这种事，白天和黑夜一点儿也不重要。所以他现在十分清楚，从到达影子摩西岛的栈桥到现在，至少已经过了十二个小时。

很快，斯内克便离开洞窟，进入了前往通信塔的狭窄通道。梅丽尔遇袭时洒在这里鲜血清晰可见，一看到它，那恐怖的几分钟和骇人的枪声就又一次在斯内克胸中复活。果然还是应该留下梅丽尔。如果她老实按照自己的吩咐行事，如果她听从劝告，没有跟着斯内克一起行动，如果……如果……

“这种工作容不下‘如果’、‘但是’之类的东西！”这是米勒教官的至理名言。

接近通信塔之后，斯内克便把狙击步枪拿出来抵在左侧肩膀上，开始通过瞄准镜侦查前方的情况。在通信塔二楼的阳台上，也就是几个小时前狙击雪狼埋伏的地方，有两名士兵正在巡逻。两个人先在阳台中央附近汇合，然后转身朝两边慢慢走去，之后回到中央，不断重复这个过程。

斯内克将瞄准镜的中心固定在其中某个人的脑袋上，随着他的移动而即时调整枪口朝向，当两人的头部重合在一起的那一瞬间，他稳稳地扣动了扳机。子弹从第一名敌人的太阳穴打进去，射穿他的整个脑袋后钻进第二名敌人的脑袋里。两个人的脑浆随即喷溅在落满雪花的阳台上。

这就是所谓的“一箭双雕”。

清理掉这两个障碍后，斯内克慎重地朝通信塔下方走去，同时希望别再发生之前那种事——看样子他运气不错，这次没有遇到绑着绳子从二楼落下来的士兵，完全看不到有人埋伏的迹象。几个小时前狙击雪狼穿过的那扇门此刻紧闭着，要打开的话需要特别的PAN卡，至少得达到六级。斯内克很快想起了奥塔肯在单人牢房门口交给他的那张卡片，随即找出来打开了门。坚固的房门朝一侧滑开，让一条阴暗的走廊暴露在空气中。在走进去之前，斯内克习惯性地朝里面看了看，立刻找到了安装在墙壁顶端的监视摄像头。他抽出SOCOM一枪把它打碎。

“斯内克！”

又是那个男人，“深喉”。

“斯内克！听得到吗？”

“啊。”

“通信塔里有很多看守，一定要小心！”

“可我一个人也没看见。”

“所有人都在里面。最好从楼梯爬到屋顶，然后经过天桥到隔壁的通信塔去。”

“你为什么知道这些？你究竟是谁？”

“紧挨着一楼的楼梯间入口的地方有一部机枪监视器，打开门之后要立刻把它破坏。”

“谢了。”

“还有一件事。进入隔壁的通信塔后到三楼去。恐怖分子们曾在那里的会议室里检查小型毒刺导弹，应该还剩下不少。”

“我为什么要帮他们把那些东西搬走？”

“说不定能派上用场。”

“但我应该尽可能减少被发现的几率。毒刺又重又大，实在太碍事了。”

“我只是提了个建议。对了，要不要检查一下你的包里是不是有什么并非你亲手装进去的东西？”

“什么意思？”

“好好找找吧。”

“我们之前见过面吗？”

“谁知道呢。也许，可能，已经见过了。”

通信就此中断。斯内克有些不太情愿地低声咒骂着打开了随身的口袋。手榴弹、C-4炸药、两个弹夹、军粮……另外还有个东西。它看上去和手榴弹差不多大小，但斯内克不记得自己把这东西放进去过。这明显是一个电子仪器，一块小小的液晶屏上有数字在不断闪烁，还有几秒钟就要归零了。

斯内克把它用力往身后一扔，接着赶紧把身子蜷成一团，一声巨响轰然爆开，其威力至少相当于两个单位的C-4炸药。等到周围重新安静下来后，斯内克在地上蹲了好一会儿，仔细倾听有没有士兵朝这里靠近——一个也没有。

那个男人为什么知道这种事？

斯内克安心地叹了一口气，缓缓来到走廊的尽头，他忽然在这里的墙壁上发现了一圈卷在一起的绳子。虽然不知道具体原因，但他忽然产生了要把那个带走的冲动。爬楼梯前往二十层以上的高楼顶端后，这些绳子说不定能派上用场。斯内克把绳子取下来之后套在脖子上，感觉自己就像变成了一头蠢驴似的，接着举起武器再次往前走。

他紧握着SOCOM打开了楼梯间的门，机枪监视器——安装着机枪的监视装置——自动朝打开的门这边转了过来，准备辨别进入的人是敌是友。斯内克把手一抬，在摄像头转向自己之前将它打碎，然后再进入楼梯间，开始往上走。这段路可真是不短，让他想起了自己在新兵训练营的日子。为了锻炼体力，新兵们需要背着沉重的装备在一个个山丘之间行军。而他现在则身背被步枪、手枪、匕首、炸弹和弹药

塞满的大口袋，穿着防弹衣在这里爬楼梯。简直和那时候一模一样。

只不过，只要有防弹背心，斯内克觉得自己就是无敌的。

当他来到五楼的时候，整个通信塔里忽然警铃大作。

是因为机枪监视器被破坏了吗？还是说死在二楼阳台的士兵被发现了？不管是什么理由，总之现在楼梯间来了不少“客人”。斯内克抽出SOCOM，检查弹夹是不是满的，然后继续向上走去。

七楼的门忽然被猛地打开，两名士兵端着步枪谨慎地走进了楼梯间。不过他们在发现斯内克之前就双双被放倒。其中一个越过楼梯的栏杆，一直朝下面落去。

自从离开那间单人牢房后，斯内克就不断地收割着生命。是因为受到了拷问、梅丽尔被打伤，所以他的反应过激了吗？他忽然这样想到。

不，不对。是因为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既然筹码增加了，那他也就有了采取极端手段的理由。

斯内克加快了脚步，从另一名士兵的尸体上跨过，朝八楼走去。好不容易来到二十层时，他感到气喘吁吁，腿部的肌肉也酸痛难忍。还有七层，他不断催促着自己，再一次迈开了脚步。但再往上两、三层之后，又出现了几名士兵拦住他的去路。这次总共有三个人，他们看到斯内克之后利用FAMAS发动了攻击。颗颗子弹嵌入斯内克身后的水泥墙上，激出无数碎屑。斯内克赶紧卧倒在楼梯平台上，从口袋里取出一颗手榴弹，拔掉保险后扔到正准备朝他逼来的士兵面前。

爆炸声响过之后，好几级楼梯转瞬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几名士兵立刻从那个空洞落了下去。从他们坠落到下一层后的姿势来判断，所有人的后背、脖子显然都已经骨折了。

斯内克站起身，摇摇晃晃地从水泥地面上走过，灵巧地避开了刚才被手榴弹炸出的大洞。他紧贴着墙壁往上挪动，好不容易来到了洞口的另一边。他停在二十三层喘了一会儿气，喝了几口水，从口袋里找出棒状的干粮塞进嘴里。而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有了强烈的饥饿感。不过剩下的粮食不能全部吃光，毕竟斯内克现在还不清楚这个任务究竟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来到屋顶后，极度冰冷的寒风迎面朝他吹来，庆幸的是，这里一个人都没有。“深喉”提供的情报也非常正确，只要走过那座天桥，就能轻松地到邻接的通信塔去。对面的屋顶被巨大的弧形天线占据着，那里面应该是这个基地的通信中转系统。顺带一提，这里的景色非常壮观，斯内克转身往背后的大海一看，还能隐约望见最开始进入的那幢建筑物，当然，还有收藏核弹头的仓库、布满雪花的峡谷、延伸至通信塔底端的地下通道、通道顶部的雪原。这下他知道自己究竟已经走过多长的路了。

当斯内克正打算迈步朝天桥走去时，一阵直升机螺旋桨的轰鸣声忽然由远及近地朝他袭来。

什么！？

一架雌鹿武装直升机从隔壁通信塔的背面飞了出来，接着立刻朝天桥发射了几枚五十七毫米的飞弹，一连串爆炸过后，冲击波猛地把斯内克击倒在地。他随即闭上眼睛，用手护住了脑袋。整座通信塔都晃个不停。好不容易缓过劲儿之后，斯内克从指缝中向外望去——天线倒了，连接两座通信塔的天桥也已经垮塌，摔了个粉碎。

该死的，居然把路破坏了。

从雌鹿的外部扩音器里传出的声音在空气中不断回响：“这条路被封锁了，索利德！绕道吧！绕道吧！”

是利奎德·斯内克。那个混蛋又在驾驶雌鹿。

直升机很快朝斯内克所在的通信塔飞了过来。斯内克赶紧起身，想要朝楼梯间跑去，但利奎德先他一步发射“方阵-P”无线反坦克诱导导弹，破坏了屋顶上惟一的逃生路线。

硝烟散尽后，斯内克卧倒在满是水泥残渣的屋顶，身上全是碎片。而从直升机的扩音器里再次传出了利奎德那放肆的狂笑。尽管知道这是以卵击石，但斯内克还是尽全力转过身，举起SOCOM开始朝雌鹿射击。

利奎德·斯内克又笑了起来：“开玩笑吧，索利德！你觉得那把手枪能把俄罗斯兵器史上的最高杰作打下来么！”

当直升机上的机枪开始射击时，斯内克立刻朝旁边跑去。子弹一

直把斯内克赶到屋顶的边缘，他已经无路可逃了。

这下完了，没路了，只能到下面……

绳子！

他把绳子的一端牢牢系在屋顶的围栏上，把另一头朝楼下扔去，然后立刻紧紧抓住绳子，从悬崖峭壁一般的通信塔侧面慢慢往下滑。虽然斯内克很擅长高空滑降，但这毕竟是从二十七层往下滑，而且还得注意躲避雌鹿的攻击，这两个条件对他来说都是第一次。

到斯内克滑到十九层和十八层之间时，雌鹿突然绕到了通信塔的这一边，把机头对准了他。

“墙上居然爬了只苍蝇！”利奎德大笑道，“去死吧！”

又是猛烈的机枪扫射，在斯内克脚下不远处很快打出了一个大洞。斯内克赶紧停止下落，而攻击在暂停了片刻之后很快又继续开始。利奎德显然在戏弄自己的猎物，他完全可以一下子将斯内克击落，但事实是他并没有这么做。看来这位恐怖分子的领袖仅仅只是想把斯内克吓个半死罢了。

斯内克来到位于通信塔中部的突出位置后，决定停在那里休息一会儿。他半蹲在平台上，等待着雌鹿的再次出现，用机枪向自己扫射。直升机巨大的黑影很快便出现在了斯内克的视野里，斯内克为了躲避敌人的攻击而把身体贴在突出物上，但利奎德这次朝紧挨着突出物的位置发射了一枚导弹。通信塔随即猛烈摇晃起来，突出物被炸得粉碎，斯内克也被冲击波掀到了半空中。如果不抓住绳子的话，他就会倒立着摔向脚下的雪原。

斯内克在自由落体状态下抓住绳子，让身体停止了下坠，但两个手掌与绳索摩擦时产生的高温与剧痛还是让他忍不住大吼起来。不过他仍然拼命抓着绳索。直升机的攻击奇迹般地没有把绳子割断，使得他可以吊在半空中，像个钟摆一样悠来荡去。而雌鹿则再次开始围着通信塔绕圈。

往下滑啊！该死的！快！

斯内克开始继续往下滑。两只手交替握住绳索，一次可以让身体往下落大约三十厘米……一定能行……必须安全落到地面去……就是

死了也要安全着地！

利奎德见状又开始大笑，并操作直升机在高塔的边缘盘旋。机枪虽然时不时地朝斯内克开火，但却没有一颗子弹命中目标。利奎德至少现在没打算杀死他，斯内克十分确信这一点，同时在心中暗暗发誓，下次一定要让利奎德知道他犯了一个多么大的错误。斯内克绝不会对那个男人手下留情的！

当斯内克距离地面还有五、六层楼高的时候，直升机又出现了，但这次利奎德开始对整座通信塔的各个位置发射导弹，到处都是小太阳一般的高温烈焰。尽管身体被恐怖的热气包围，但斯内克依然死死地抓着绳子。

往下……往下……还差一点儿了！

当他恢复清醒时，发现自己的双脚已经踩在了雪地上。斯内克立即往下一扑，感谢冰冷的白雪，用它们摩擦自己的脸颊。那刺骨的冰晶此刻简直成了温暖的春风一般。

但利奎德依然没有放过他，转而操纵直升机不断下降，对准了斯内克扑倒的地方。

“到旁边的通信塔去，我的兄弟！要是你还能走的话就过去吧！”利奎德嘲笑道。

为了让他看个清楚，斯内克站起身，检查了一下有没有东西遗落后，迈开步子朝另一座通信塔跑去。

直升机发射的两枚“方阵-P”导弹落在了斯内克前方不远处，将斯内克高高掀起，落地后他又被埋进了一大团冰雪里。烈焰伴随着震耳的轰鸣从他头顶飞过，地面剧烈地摇晃着，岩石碎片四处散落。斯内克已经做好被重物压在身下的准备，但万幸的是，这次他也躲过了。鸣动和地震渐渐消失，空中只剩下了火花不断绽放的声音。

斯内克从雪堆里抬起头，看到邻接通讯塔的一楼和二楼已经被破坏殆尽，正燃着熊熊的火焰。可整座高塔依然耸立着，虽然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这幢建筑物，但那一定是十分结实的东西。不过利奎德的攻击给斯内克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一楼已经被毁，那么斯内克要怎么才能进入那座通信塔，并且进而前往位于地下的维修基

地，接近Metal Gear呢？

雌鹿终于从天空中消失了。可能利奎德也已经厌倦了扮演戏弄斯内克这只“老鼠”的“猫”。

斯内克绕过不断燃烧的瓦砾，在残骸中找到了一条路。虽然楼梯并没有损坏，但想要通过正面的入口和前往地下显然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只有去找到“深喉”所说的毒刺导弹，将雌鹿击落后继续往上走。

这里的楼梯间并没有安装机枪监视器，让斯内克在很短的时间内便爬上了三楼。从这里可以看到在脚下不远处熊熊燃烧的火光。静静地打开门之后，斯内克发现从这一层楼的某个地方传来了一阵痛苦的呜咽，离他所在的地方很远。不过斯内克早就对那帮人没有了任何怜悯，因此他头也不回地钻进走廊，开始搜索会议室。不一会儿他就通过门牌找到了这间屋子，趴在门板上细听了一会儿并确认里面没有任何声响后，斯内克大胆地走了进去。

果真如“深喉”所说，便携式导弹发射器就放在会议桌上，里面装填着一枚导弹，地板上还有一个打开的弹药箱。

斯内克微微一笑，娜斯塔夏立刻联络了他。

“哦，我找到毒刺了，正想找你炫耀一下。”

“恭喜，希望你别嫌它太沉。是那种具备‘一劳永逸’机能、发射后会使用被动红外线和紫外线进行追踪的吗？”

“看样子是，我在训练中用过和这个很类似的。”

“也就是说不需要我来说明具体怎么使用了？”

“啊，不用。不过，还是谢谢你听我炫耀。”

娜斯塔夏笑着回答：“不用客气。”

通信切断之后，斯内克上前几步把毒刺扛了起来，感觉并不比NIKITA遥控导弹发射器沉。

这样就可以把那架雌鹿干掉了。

斯内克转身走出会议室，来到楼梯间，缓缓地朝楼顶走去。这是一次危险的赌博，起火的一楼和二楼让整座通信塔的基座变得越来越脆弱，随时都有可能坍塌。这时，在“911”事件中化为灰烬的纽约世

贸中心的惨状忽然出现在了斯内克脑海里，让他立刻开始诚心祈祷现在的火势不像那时候那么强烈。撞入世贸中心的大型客机装着数吨重的燃油，这些燃料在撞击之后都化成了冲天的烈焰，而在这座通信塔底部燃烧的东西显然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想到这儿，斯内克一下子安心了不少。

大约十五分钟后，斯内克来到了通信塔的第二十七层。他再次气喘吁吁，脚部肌肉有明显的酸痛感。于是决定稍事休息一下，喝点儿水，再吃一包干粮。

从他身体右侧传来了脚步声。

斯内克立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抽出了SOCOM。

“别开枪！是我！别开枪！”

但斯内克什么也没看见。

“斯内克！是我！”身穿白大褂的奥塔肯出现在了距斯内克约两、三米远的地方。

“奥塔肯！你这该死的！”传奇佣兵咒骂着把枪塞进枪套，“你怎么来的？”

“搭电梯！”

“但一楼不是已经被破坏了吗？”

“所以才要搭电梯啊。”

“电梯还能启动？”

“当然。刚才你真是太厉害了，帅呆了！就像电影主角似的！”

斯内克忽然感到浑身乏力，一下子靠在了墙壁上。不知道是不是身体里的肾上腺素都被抽走了，总之现在有一阵强烈的疲劳正在他全身蔓延：“不，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电影里的男主角总能把女主角救出来。”

“啊，你是说梅丽尔吗？对不起，就当我刚才什么也没说。”艾默里克博士打开楼梯间的门，朝下面望去，“没有人盯梢，看来可以稍稍休息一会儿。”

斯内克没有说话。

“我说，能问你件事吗？”奥塔肯说，“我就是为了这个才追到

这儿来的。”

“什么事？”

“你……曾经爱过谁吗？”

“你就是来问这个的？”

“不不不，其实……我……我在想士兵会不会也和某人坠入爱河。”

看来这个男人比斯内克一开始想像的还要蠢：“你到底想说什么？”

“在战场上，也会萌生爱情吗？”

“真是愚蠢的问题，奥塔肯。不过我还是会回答你——我觉得会。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人们都可能会坠入爱河。不过，要是爱上谁的话，就应该保护自己的爱人。”

奥塔肯开心地点了点头：“我也这么想。”

斯内克把眼珠一转，直起身子朝电梯的方向走去。他虽然按下了面板上的按钮，但电梯却没有一点儿动静。

“你不是说能用吗？”

“这可真奇怪，我来的时候明明好好的。”奥塔肯也走上前按了按开关，什么也没有发生，“我去下面看看。放心吧，我会把它修好的。”

“交给你了。”斯内克抬头看了看屋顶的方向，“接下来我要去把苍蝇打下来。”

“好吧，那我就守在这里，祝你好运。对了，我还有件事忘了说。”

“什么？”

“我的研究室里本来有五部隐形迷彩装置的原型机，和这个一样。”

“啊，然后呢？”

“除了我拿走的这部，应该还剩下四部。”

“这种算术题我也会做，你到底想说什么？”

“刚才我想也给你弄一部，所以回了研究室一趟……但是剩下四

部原型机全都不见了。我猜你可能想知道这件事。”

斯内克皱起眉头看着他眼前的新朋友，就像要用视线把这位物理学家碾碎，然后看看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似的：“你脸色不太好，没事吧？”

“不用担心，只要打开装置，就什么问题也没有。只要让自己装作不在这里的话，就不会害怕了。”说完，奥塔肯启动隐形迷彩，消失了踪影。

斯内克随即摇摇头：“奇怪的理由，不过现在也只有靠你了。待会儿见。”说完，斯内克回到楼梯间，踏上最后的台阶，来到空旷的屋顶。刺骨的寒风再一次铺天盖地地朝他刮来。被破坏的弧形天线残骸和碎片四处散落，从还在燃烧的底楼冒出的黑烟攀升到半空中，为即将发生在这里的战斗制作了一副令人胆寒的背景。

“好，坏蛋们。”斯内克轻声说道，“快出现吧。”

这句话就像是信号一般，让螺旋桨的旋转声立时响了起来，雌鹿直升机就像一只渐渐变大的昆虫一般从屋顶的一角慢慢升了起来。

“你这条蛇终于肯出洞了吗？”扩音器发出洪钟般的声响，“准备好了吗，兄弟？”

“为什么叫我兄弟？”斯内克喊道，“你到底是谁？”

“我就是你！我是你的影子！”

“什么！”

“当我把你送到地狱去之后，你亲自去问问被你杀死的父亲吧！”话音刚落，两发S–5导弹就伴随着浓烟从弹仓里飞了出来，径直冲向斯内克所在的地方。斯内克赶紧朝侧面跑去，在被冰雪覆盖的屋顶上狂奔。随后他像一名正在滑垒的棒球选手那样，将毒刺导弹抱在怀里，靠后背穿过了惟一没有障碍物的冰雪地带。背后随即传来刺耳的爆炸声，整座通信塔随之震个不停。这让他开始怀疑整个屋顶会不会就此崩塌。在用双脚牢牢顶住一大块弧形天线的碎片后，他终于停住了身体，避免从塔顶边缘滑落下去。紧接着，斯内克以这块碎片为掩护，将毒刺扛在肩上瞄准雌鹿直升机，并打开了诱导系统的开关。

利奎德·斯内克肯定看到了他的这一举动，连忙操纵直升机往上

爬升。但毒刺导弹具备很强的追尾性能，并且已经把这架雌鹿牢牢锁定了。

“要去地狱的到底是谁啊，利奎德？”斯内克一边说一边扣动了扳机。

留下一阵让人愉悦的后坐力后，具备热感应追踪功能毒刺导弹发射了。雌鹿再次爬升了一段距离，可导弹并没有被甩开，而是紧跟了上去。

几秒钟过后，雌鹿就像夏天的焰火一般华丽地爆炸了。

飞机的整个后部完全变成了一团火球，金属碎片和燃烧的小碎屑朝各个方向飞散。巨大的机体一开始像是在为接下来究竟应该怎么办而犹豫不决，停在半空中不断摇晃，随后机身一转，旋转着朝地面落去，火红的光焰和碎片紧随其后。

“连火葬的过程都省了。”斯内克说道。

他回到楼梯间——楼梯间的门已经被利奎德发射的导弹炸毁了——里，在CODEC上输入了艾默里克的频率。

“奥塔肯？”

“哈，斯内克！我从窗子里全看见了！真了不起！”

“很高兴你喜欢。”

“不过，斯内克，我还看见有什么东西从驾驶舱飞了出去，像是个人影。”

“是紧急弹射吗？”

“不太清楚，不过……可能吧。”

“该死的，看来事情还没完。”

“总之你先下来吧，电梯能用了。”

“你修好了？”

“不是，这也是让我纳闷的地方，反正它就是能动了，现在正朝你那儿来。”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能从这幢建筑物的一楼到保管Metal Gear的仓库去了？”

“没错，地下维修基地的入口在通信塔背后那片雪原的对面。不

过电梯只能下降到三楼，下面两层的火都还没有灭。所以得从三楼走楼梯下来。”

“我知道，你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嗯，电梯应该快到你那儿了。”

“谢谢，完毕。”

“完毕。”

斯内克随后来到二十七层的楼道，按下打开电梯的按钮。金属门朝两侧滑开之后，果真如奥塔肯所说的那样，一个空荡荡的电梯出现在了斯内克面前。他想也没想便走了进去，按下前往三楼的按钮。

然而，电梯里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

18 METAL GEAR SOLID

电梯刚一启动，斯内克的第六感便发现了什么。他好像隐隐约约感觉到有人就站在离自己很近的地方。要是只有他一个人搭乘，电梯绝不会像现在这样给人一种很“沉重”的感觉。而最明显的证据则是那细微的，不是由自己发出的呼吸声。

他虽然想把SOCOM抽出来，但却已经晚了一步。有好几条手臂忽然从电梯深处的墙壁伸了出来，狠狠地在他胸口上打了几拳。万幸的是，有防弹背心帮他吸收了部分冲击力。

“呃啊啊啊！”这是隐形的敌人在惨叫。看来是有谁的右手骨折了。

很显然，那四部失踪的隐形迷彩装置就在这里，装备着它们的四个人悄悄潜进了电梯，有可能是“太空海豹”（Space Seals）的成员。

斯内克勉强摆脱了一名士兵的手臂，莽撞地朝前冲去，他想弄清楚四个人的位置关系。斯内克就像一名狂热的神秘主义教徒那样胡

乱蹬腿、出拳，但狭窄的电梯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障碍。拳、脚、脑袋虽然都切切实实地击中了某人的身体，但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究竟命中的是哪个部位。而那些士兵们却很清楚他们自己的拳头究竟要朝哪里挥。不管怎么说，他们可以看见斯内克。

这个时候，斯内克想用米勒教官曾经教过他的“旋涡技巧”来应对眼前的窘境。这和花样滑冰选手停留在原地不断旋转的技巧是相同的，施展时需要两只手在向外伸出不断击打重物的同时保持自己单脚站立的平衡。旋转的速度越快，打击的威力就越大。

看样子奏效了。斯内克挥出的拳头让敌人纷纷撞上了电梯的内壁，发出砰砰的声响。其中一个人撞上了电梯的控制板，整个箱体忽然猛烈一晃，停在了半空中。紧接着连灯也熄灭了。

这下算是平等了。虽然斯内克依然看不见那四名敌人，但他们也同样看不见斯内克。

他开始想像那四个人位置和体态，在脑海里描绘那四个深处黑暗之中的人。很快，斯内克的“心眼”便判断出了他们大致的身高和体重。这是他历经艰辛磨练的技术，不知已经被这种超常的能力救过多少次。奇怪的是，往往身处黑暗之中时，他会比在光亮之中更容易描绘对手的外形。

这里一定有一张脸。所以……斯内克猛地朝那里挥出一拳。被击中的士兵随即大吼一声，栽倒在地。

这里肯定是胸口……于是他抬脚就踢，对方立刻弯下腰，给了斯内克猛击他后脑勺的机会。

好，再来一下！

第三个人在斯内克左边。他想像着对方脖子的位置，把手用力朝那里一挥，刚好打中了对方的喉头。一声痛苦的惨叫过后，看不见的男子呼吸一滞，就这样倒在地板上，仅仅过了不到一分钟，他就因为窒息而死。

只剩下第四个人了，那个右手骨折的人。

“该死的，你究竟在哪儿？”

如泣如诉的喊声从电梯的一角传来。那名士兵蜷缩在角落里，尽

力让自己不发出声音，就这样老老实实地待在那儿。

斯内克把右腿猛地一摆，正中那个男人的鼻梁。抽泣声就此中断。

过了一会儿之后，斯内克打开手电，发现控制面板已经完全被撞坏了，看来只能用手指把电梯门撬开。两扇金属质地的门虽然很沉，但最终还是被斯内克用力扳开来，露出了一个能够让他钻出去的缝隙。就这样，斯内克来到了比电梯的地板高出约一米的走廊上。

这里的墙壁上写着“8”，看来他的运气还不算太坏。至少不用走数百级阶梯才能到达地面。

想到这儿，斯内克转身朝楼梯间走了过去。

外面的暴风雪再次变得凶猛了起来。

第二通信塔基地和北边的建筑物之间是一片广阔的雪原。零零星星的松树让视野十分糟糕，浓密的黑云笼罩在夜空之上，狂风卷起了大量的雪花，形成一阵白茫茫的暴风雪。如果不定睛观察的话，可能什么也看不见。斯内克决定在继续自己的“冒险”之前先回通信塔稍事休息。他点燃从一名士兵身上搜来的劣质香烟后，忽然想到要是在阴暗的电梯里把这个点燃的话，事情应该会变得简单不少。随后，斯内克又从口袋里把阿姆斯军工制造的热感应探测器拿了出来。

一边吸着难闻的，但可以让脑袋变得清醒的烟草，斯内克一边开始回想这几个小时里发生的事。直到这该死的任务完成之前，究竟还会发生多少意外？他很清楚这次任务非常关键。斯内克既不希望华盛顿那帮穿西装的政客发射核导弹，也不想让猎狐犬的恐怖分子拥有核打击能力。不过，他非常讨厌这种没有提供足够情报，而且是强加给他的任务。米勒教官的警告此刻在他脑海里变得愈加清晰起来。如果说同伴里有叛徒的话，那究竟是谁？坎贝尔上校显然对他隐瞒了非常重要的情报，而他所熟悉的那个上校是不会做这种事的。不过，斯内克怎么也无法相信坎贝尔会背叛他的祖国。但亨特博士就不好说了，这还是斯内克第一次与她共事，那个女人有可能是叛徒吗？美玲看上去天真无邪，但谁又敢断定她就没有丝毫的可能性呢？此外，还有据

说比全世界IQ最高的门萨俱乐部成员还要聪明的乌克兰核武器专家，娜斯塔夏。艾默里克呢？自称奥塔肯，表面上没有任何心机，给人感觉很好的这个人心里是不是藏了什么秘密呢？真的可以相信他吗？

还有梅丽尔，那个斯内克没能救出来的女人。如果她现在还活着，斯内克也还可以把她救出来，那么问题就不是斯内克能不能相信她，而是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她是否依然对斯内克充满信任。

想到这儿，传奇佣兵踩灭烟头，再次来到寒风刺骨的暴风雪之中。亨特博士注射的那些液体看来还会生效一段时间，斯内克并没有明显感觉到户外的严寒。不过，狂风依然像刀子一样锋利，空气……很潮湿。

多亏有热感应探测器，斯内克的视野相当好。要是没有这么强烈的暴风雪，他一定可以看清雪原对面的建筑物究竟长什么样。忽然，他发现右侧的松树附近有什么东西在动——一片雪白在随风摆动。为了再靠近一些看个清楚，斯内克埋低身体，慢慢朝那里靠了过去。距目标约十米远的时候，斯内克终于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了。

被树枝挂住的降落伞。

那是利奎德·斯内克逃生时用的？果真像奥塔肯说的那样，利奎德从燃烧的雌鹿里逃出来了？

不过他现在没工夫理会这件事，必须要继续前进才行。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紧接着，斯内克便朝维修基地上方的那幢建筑物走去。枪声忽然打破了雪原上的平静，一枚子弹猛地射进离他双脚只有一、两英寸的地面，激起片片雪花。斯内克条件反射般地朝侧面一扑，躲进了树木的阴影里。很快，另一发子弹将那颗松树的树皮打落了一大块。

只有一个人拥有如此精准的枪法……

不过，此刻他完全看不到对方在哪儿。

“斯内克？”

是奥塔肯，斯内克连忙按下CODEC的接收按钮。

“怎么了？”

“你没事吧？”

“奥塔肯！难道说隐形迷彩总共不止五部？”

“不，只有五个。”

“也就是说……她并没有装备隐形迷彩。”

“你在说什么？”

“有人刚才朝我开枪了，埋伏在这片雪地里，等着我上钩。”

“是她！”奥塔肯的声音想得非常兴奋。

“雪狼？狙击雪狼？”

“没错，就是她！一定是！”

“奥塔肯，看到我被袭击你很高兴吗？”

“不不，当然不是。”

“那你在高兴什么？”

“斯内克，求求你，别杀死她！”

“你是认真的？”

艾默里克像是哭丧着说道：“求求你了，她真的是个好人，你只要和她谈谈就明白了。”

“你给我听好了，她只是个冷酷的杀手。”

强烈的杂音一下子打断了两人的谈话，一个带中东口音的女性加入了进来。

“接下来发生的事，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我应该告诉过你不要放弃。这样一来，你就是我的了。”

为什么狙击雪狼会有CODEC？是从梅丽尔那儿弄来的？

奥塔肯恳求道：“雪狼！快住手，快住手啊！”

“不要介入我和我的猎物之间！”雪狼对奥塔肯大喊。

斯内克挑衅似的说：“要是你能在这样的暴风雪中打中我，我就承认你是一流的狙击手。”

“雪狼！”奥塔肯再次开口说道，“不要这样！”

“斯内克。”雪狼的声音显得很柔美，“我就在你附近，能感觉到吗？”

听了这句话，斯内克从树阴中探出脑袋扫视整个雪原。当然，他不可能看到所有的事物，但如果雪狼真如她所说，就待在斯内克身边

的话，他一定不可能看漏。

“狙击手把自己的所在地告诉敌人，可以说是犯了个大错。”

“是么？接下来我要送给你一封情书，你知道是什么样的吗？就是从我的枪口直冲进你心脏的子弹！”

“雪狼！斯内克！你们都住手！”

“安静点儿，哈尔！”雪狼命令道，“不要妨碍我们！”

斯内克狠狠地说：“我要让你把梅丽尔还给我。”

“男人都是软弱的，只能决定开始，却无法选择结束。”

一颗子弹猛地打进了斯内克头顶上方不远处的树干里。而卧倒在雪地上之后，紧挨着脸的一片雪地又弹起了数不清的白色碎屑。这里太危险了，必须马上移动，立刻！

想到这儿，斯内克赶紧站起身，离开了那片树阴。狙击雪狼的瞄准射线紧随其后。对方再次开火之后，斯内克一下子就看穿了雪狼的所在地——雪原正中的松树林里。她一定是爬到了其中的某棵树上，从那里朝自己射击。

斯内克按“Z”字型路线朝距自己约六米远的一大片岩石跑去。虽然雪狼的狙击还在继续，但他还是完好无损地逃进了岩石群里。这样一来就不用担心被击中了。在仔细观察树林之后，斯内克总算看到了雪狼。和他想像的一样，冷酷的美人此刻正端着狙击步枪趴在树枝上。由于她穿着白色的伪装服，所以刚到这里的时候根本分辨不出来。

斯内克随即取出PSG-1抵在肩膀上，尽可能精确地瞄准之后，扣动了扳机。

白色的外套上立刻出现了一抹血红。

雪狼跌落在雪地上之后赶紧逃进了另外的树丛中。斯内克趁胜追击，瞄准之后又开了一枪，对方躲藏的树干应声断裂开来。然后是一片寂静。她受到致命伤了吗？树木的另一边没有任何东西在移动。斯内克半蹲在岩石的阴影中，将枪口对准树木的另一边，靠瞄准镜仔细搜索目标。不一会儿，他便看到从树干背后伸出了一支枪管，准确地指着自己所在的方位。斯内克下意识地把脖子一缩。子弹在转瞬之后

命中了他面前的石块，锐利的碎片猛地炸裂开来。要不是戴着热感应器，他的眼睛肯定躲不过这一劫。

斯内克擦掉鼻子和脸颊上的血痕，再次朝那片松树林望去。雪狼在移动，正朝着维修基地上方的那幢建筑物跑去，她的目标一定是建筑物入口附近的小树林。做出这样的判断后，斯内克便想站起身用PSG－1瞄准她，可雪狼狡猾地钻进了被大雪覆盖的灌木丛。等到雪狼用来瞄准自己的红色激光束出现后，斯内克立刻判断出了她的具体位置，于是熟练地举枪、射击。可之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斯内克甚至不知道自己刚才打出去的子弹是否命中了目标。雪狼趁此机会再次躲进了灌木丛那漆黑的阴影之中。

必须得再靠近一些。

斯内克把手伸进口袋，取出一颗眩晕手榴弹。虽然凭斯内克的臂力没法把它扔到效果最佳的范围内，但这个东西爆炸之后，一定能为斯内克争取短暂的时间朝雪狼所在的树林靠拢。拔掉保险之后，斯内克挺直身体，像扔橄榄球一般使出吃奶的力气把它扔了出去。眩晕手榴弹在半空中爆炸，就像在这场暴风雪中落下了一个明亮的闪雷，周围顿时一片惨白。斯内克破开面前的白雪朝前方疾冲而去，目标直指那片小树林。

狙击雪狼连开了两枪，其中一颗子弹准确得惊人。当斯内克躲进离自己最近的一片树丛时，第二颗子弹紧贴着他的脖子向后飞去。这让斯内克在雪地上趴了好一会儿，努力调整自己散乱的呼吸，但同时心里却对这场战斗充满了自信。狙击雪狼的确是一位技术精湛的狙击手，但还无法与斯内克相提并论。雪狼显然正想要逃走。此外，斯内克还在通信塔附近让她受了伤，因此现在的雪狼并没有处于巅峰状态——但斯内克却是完好无损的。

传奇佣兵半蹲在松树的阴影里，举起狙击步枪搜索自己的猎物。

在那儿。为了寻找易于射击的位置，雪狼正在树木之间移动。

斯内克咬咬牙，扣动了扳机。

转瞬之后，雪狼的胸口就像是墨水瓶被打翻了一般，渗出一大片鲜红色……紧接着便倒在了雪地上。

“不！”奥塔肯大叫道。此刻他已经离开通信塔，在茫茫的雪原上像个疯子一样发足狂奔。斯内克也从隐蔽地点走了出来，跟在奥塔肯身后一同向前跑去，不过他心里很清楚，这个年轻人现在什么也干不了。奥塔肯和雪狼之间，显然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即将因为这段畸形的感情而陷入深沉的悲伤之中，并品尝到前所未有的丧失感。

斯内克靠过去时，艾默里克已经在雪狼的身旁跪了下来。殷红的鲜血不断从雪狼的胸口滴落，她还在痛苦地呼吸着。

“我一直在等待……这个瞬间。”她呜咽般地说道，“我是一名狙击手，等待是我的工作……不让一块肌肉活动……全神贯注……”她看着斯内克，“请，了结我吧。”

奥塔肯张嘴大喊：“不，快住手！别这样！”

“我是……库尔德人。总是会梦见……这么安稳的地方。”她指的是这片雪原。虽然现如今它只是一块染血的战场，但这里的确很美，“我出生在战场上，然后在战场上长大成人。枪声、警报声、惨叫……这些就是我的摇篮曲。每一天……都有家人、朋友，身边的某个人会被杀。我总是会看着朝阳……祈祷今天能平安度过。世界上的其他政府……装作没有看见我们的悲惨生活。但是，之后不久……他出现了……我的英雄……萨拉丁（译注：伊斯兰教历史上的英雄，库尔德人）……是他让我远离了那一切。”

“萨拉丁？你是说大首领吗？”

她点点头：“我后来成了狙击手……隐藏起来，注视着一切……从狙击镜里往外看。不是从内部，而是从外部观察战争……以局外人的身分……观察人类的残酷和愚蠢……从狙击镜里。而我之所以加入这群革命者，是为了向世界复仇。”

雪狼用力咳了几声，然后挣扎着猛吸几口气。从她嘴里流出的血量开始增加，呼吸也变得越来越浅：“但是……我侮辱了自己和祖国的同胞。我已经不再是狼了……为了复仇，我出卖了身体，出卖了灵魂。现如今，只不过是……一条狗而已。”

斯内克心中忽然涌起了对雪狼的无限同情。

“狼是高傲的动物，它们和狗不同。在流传于阿拉斯加中部的

爱斯基摩语中，狼被称为‘刻古尔内克’。另外，阿留申人也把狼当作名誉的象征来崇拜。他们把像我一样的佣兵称为‘战争的走狗’。的确是这样，我们全都可以用钱收买。但你不同。你没有被任何人饲养、驯服，始终都是一个人。你不是走狗，而是狼。”

狙击雪狼眯起眼睛看着斯内克：“你究竟是谁？萨拉丁吗？”她的大脑好像正在急速脱离现实。

“雪狼。”斯内克轻声说道，“是你救了梅丽尔吧。”

“因为她……不是真正的目标……我绝不会胡乱杀人。”

“好好睡吧。你的确是一匹高傲的狼，而且将带着雪狼的名号死去。”

她缓缓地闭上眼睛：“现在我明白了，我……并不是为了杀人而等待，而是在等着……有谁能来把我杀死。像你这样的人……这样的英雄……请……让我自由吧……”

奥塔肯紧紧抓住她的手：“不！不行！”然后是短暂的沉默，“我爱你！”

狙击雪狼的另一只手轻轻动了动：“我的枪……请拿过来……她是我的……一部分……”

斯内克捡起雪狼狙击步枪，放在她的臂弯里。她现在根本没法开枪。

“大家都在这儿……让我……自由吧……”

奥塔肯抬头看着斯内克。为了实现雪狼的愿望，斯内克沉重地点了点头。艾默里克随即站起来，把身子朝另外的方向转去。眼睁睁看着她死去，对奥塔肯来说实在是太过残忍了。

斯内克抽出SOCOM，瞄准了雪狼的额头。整个枪身弹跳一次之后，一切全都结束了。

奥塔肯垂头丧气地往前走了两、三步。

“你们俩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斯内克走过去，把手搭在他肩膀上问道。

“斯内克……”艾默里克的双颊布满泪痕，“你说过战场上也会有爱情……但我却救不了她。”

斯内克往那只搭在奥塔肯肩上手掌里灌注了更多的气力："不管你和她之间发生了什么，那都不是真的。明白吗？她只是对你念了咒语。我知道你现在没兴趣听这个，也不想听。但是，时间会冲淡一切……你明白吧。抱歉。"

奥塔肯长叹一口气，从白大褂的口袋里取出一张颜色鲜艳的手帕，和他塞给被关在单人牢房的斯内克那张几乎一样。他走到狙击雪狼身旁，用手帕盖住了她的脸。

斯内克感觉自己的忍耐力快到极限了："听好了，奥塔肯，我绝不会为了她而哭。我们得快到地下维修基地去，时间不多了。"

"我明白。"

"你保护好自己就行，别相信任何人。"

"嗯。"

"如果我不能阻止Metal Gear，华盛顿那帮人就会对这里进行彻底的轰炸。"

"嗯。"

"我们说不定不会再见面了。"

"用CODEC联系吧，我希望还能帮上你的忙。"说着，他把另一套CODEC装置递给斯内克，"雪狼戴着这个，我想是梅丽尔的。"

斯内克接过后放进了口袋里："也许吧。"随后朝北边的建筑物走去，"你想什么时候离开这里都行，不过最好是现在，快开始新的人生吧。"

"斯内克！"但斯内克并没有回头，"斯内克，她究竟为什么要战斗？我又是为了什么而战斗？"接着，他像是要让斯内克听清楚一般大声问道，"你又是为了什么而战斗？"

"如果我能活着完成这个任务，就告诉你答案。"斯内克转过身回答道，然后再次朝建筑物走去。

奥塔肯猛踢了一脚面前的雪堆，低声说道："好吧。我也会认真想想的。"

19 METAL GEAR SOLID

斯内克用六级的PAN卡打开了维修基地上方建筑物的大门，刚举着SOCOM进入房间内部，一股热气便扑面而来。虽然那并不是蒸汽，但整间屋子给人的感觉就像桑拿房一样，温度很高。在宽敞的内部空间中，几台工业重型机器在嗡嗡地运转着。这个房间和影子摩西岛上的仓库以及机库差不多大小。和之前不同，斯内克此刻正站在靠近天花板的地方，从上往下俯视整个被温润的橘黄色光芒包围的房间。他所处这个格子状平台朝各个方向都伸出了悬在半空中的通道，其中一条连接着房间左侧的金属阶梯，应该是通往下一层的路。斯内克仔细一看，发现从地面到天花板至少有四层楼高，最下方是一个装满橘黄色钢水的，不断沸腾的坩埚。这儿是个溶解井。而在那一层的东北角，有两名基因士兵正在站岗，他们身后就是货物电梯那巨大的金属门。斯内克必须要到那里去。

不过麻烦的是，任何一条通道上至少都有两台监视摄像机，有的路线上甚至有三台。从摄像机的拍摄角度考虑，要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潜进去，显然是不可能的，需要另想办法。

虽说有些困难，但除了走楼梯以外，还有另外一条路线可以让斯内克落到下面去。墙壁上至少安装着两根足够粗的铅管，全都与地面垂直，而西侧的各个楼层之间还有狭窄的突出部分可供中途休息。看到这些，斯内克便开始在脑海里设计通过这些管子到楼下去的路线。毫无疑问，这样做十分危险。只要踏错一步就会跌进高温的钢水之中。不仅如此，用来抓取、搬运灼热重物的巨大机械臂还在房间里不断回转，划着标准的圆环形。这个装置离西侧墙壁非常近。斯内克开始数机械臂回转一次的时间——三十五秒。

不试试怎么知道……

在看过房间的其他部分后，斯内克得出了这是惟一路线的结论。随后他将狙击步枪背在肩上，朝离西侧墙壁最近的通道跑去。为了能从那里跳到突出物上去，必须要分散敌人的注意力。于是手榴弹又成了斯内克的不二选择，他从口袋里取出一颗，拔掉保险，让它径直往

下落去。手榴弹在溶解井上方一、两米处顺利爆炸。

希望基因士兵别那么聪明!

士兵们的注意力果然被吸引到了溶解井所在的方向，他们抬手挠了挠头，不解地面面相觑。斯内克抓住这个机会，立刻朝突出物跳了过去，在上面拼命维持着身体的平衡，那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供他抓住，而突出物大约只有三十厘米宽。

该死的，这招应该是那些杂耍演员的绝技吧!

好不容易稳定下来之后，斯内克长出了一口气，随后他大胆地朝下面的士兵望去。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了他的存在。其中一个低声嘟囔着可能是溶解井里的矿石浮上来了之类的话。他们只是在完成自己的工作而已。当然，斯内克也一样。

随后，斯内克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去，就像在没采取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走钢丝一样。惟一不同的是，此刻他是背靠着平坦的墙壁，在狭窄的突出物上往前走，显然这比走钢丝要难。

可还没走出三米，斯内克就听到了巨大的“卡锵”声正在朝他靠近。

溶解机械臂!

都是因为猛地蹲下身子，所以他差点儿失去平衡。巨大的机械臂擦过他的肩膀，继续在房间里划着弧线。斯内克再一次猛吸了几口气，然后慢慢站起身，继续往前走，但胸中的焦急明显比刚才更盛。虽然他没有从高处往下看时会头晕目眩的经验，但热量、噪音和高风险行为组合在一起，还是让斯内克感到有些吃不消。

仔细一想，其实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他只带了很少的干粮，却要不眠不休地连续活动十二个小时以上。没有任何休息、接受了严酷的审问、还被数次当成人肉沙包。光是活着站在这里就已经是个奇迹了。

要换做普通人，这时候铁定会意志消沉，但这样残酷的境遇却恰恰激发了斯内克心中一种不服输的劲头。米勒教官经常这样说：“当前进的道路变得困难无比时，总会有人选择放弃。”斯内克一直将这句格言奉为人生准则。他非常讨厌失败，所以，无论如何他

都要完成这个任务——成功完成任务。不然的话，就算平安返回也没有任何意义。

金属机械臂再次靠了过来。这次他什么也没想，只是条件反射般地蹲下躲开。只要习惯了它的周期，就能预测机械臂的活动轨迹，并将躲避动作变成行动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不知不觉中，斯内克已经来到了溶解井的另一边，目标是连接天花板与地面粗壮管道。目测那些管道的直径大约有三十厘米，用铅制成，表面温度应该不低。斯内克戴上手套，手脚并用地牢牢抱住铅管，然后慢慢地往下落。

当他滑到约一半的时候，整个房间都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各个平台上的看守们迅速行动，全都朝最下层跑去。他们先是聚集到一起，然后再散开来，零零散散地围住溶解井。显然是在搜索什么东西……或者是什么人。不过，万幸的是管道下方一个人都没有，这让斯内克可以悄悄地落到地面，沿着墙壁慢慢靠近那台货运电梯。

然而，有人就埋伏在溶解井另一边的阴影里。四名基因士兵突然从那里出现，打了斯内克一个措手不及。

两个人抓住斯内克的手臂，另一个把他朝溶解井的旁边拖去。斯内克挣扎着想要恢复自由，但敌人实在太多了。士兵们使劲抓住他，生拉硬拽地把斯内克朝溶解井的方向挪。看来是打算把斯内克扔到沸腾的钢水里去。

只好使用下流手段了，斯内克不禁这样想到。像这么卑鄙的手法只能在紧急场合使用，但既然事关自己的性命，那么无论使用何种方法都应该受到原谅吧。

斯内克把身体一扭，用膝盖狠狠地朝抓住他手臂的士兵双腿之间顶去。对方立即惨叫一声，放开死死抓住的手臂瘫倒在地上。右手摆脱控制后，斯内克猛地把手朝左侧一挥，准确命中左侧士兵的喉头。转瞬之后，他身后的男子也因为胸骨被手肘击碎而倒地不起，很快便咽了气。

完全放开手脚的斯内克在第四名士兵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之前，抬脚就往他的胯间踢去。阵痛和惊诧让这名士兵当即停止了一切

动作，像具雕塑般愣在原地。斯内克顺势抓住他的手，把他扔进了溶解井里。男子的惨叫很快就消失在了灼热的金属溶液中。

整个过程大约经过了四点八秒。

要把剩下三个也扔进去吗？不，已经浪费了太多时间。他用力攻击其中两个人的头部，把他们双双打晕。

幸运的是，货运电梯的门正好在这个时候打开，里面空无一人。斯内克走进去之后按下了前往地下的按钮。

“斯内克！”

是米勒教官在CODEC里呼叫他。

“教官，你以前告诉过我的那句话……”

“现在先别管那个。斯内克，我有话要跟你说。”

“什么？”

“没有其他人能听到我们的谈话吧？”

“没有，监视装置现在是关闭状态，而且频率也是你之前选的。”

“很好。”

“是什么事？”

“关于内奥米·亨特的。”

斯内克被这个名字吓了一跳：“她怎么了？”

“我曾经在FBI待过，这你应该知道吧。”

“不，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

“亨特博士的经历有问题。她说她的祖父曾在FBI工作？而且是胡佛的助手，还在纽约调查过黑手党……”

“没错，怎么了？”

“这些全是假的。”

“你怎么知道？”

“J·埃德加·胡佛是个种族主义者，而亨特博士的祖父是日本人。”

“所以呢？”

“当时调查官里没有一个亚洲人。而且在她所说的那个年代，关

于黑手党的调查根本就还没有开始。更何况黑手党起家的地方不是纽约，而是芝加哥。”

“但是……”

“你最好调查一下。DARPA局长和阿姆斯军工总裁的死非常奇怪，还有那个忍者……说不清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你的意思是，内奥米有事瞒着我们？”

“我不知道。说不定她跟恐怖分子是一伙的。”

“怎么可能！”斯内克皱着眉头表示反对，“有这种可能性吗？”

“要是发现什么，我会联系你的。在那之前你一定要小心！”

留下满怀不安和一头雾水的斯内克，米勒教官切断了通信。

货物电梯停下了。

20 METAL GEAR SOLID

斯内克忽然感到一股直达骨髓的冰寒。由于他不久之前还待在闷热的溶解井附近，因此这个房间显得特别寒冷。电梯门的另一边看上去像个昏暗的仓库。地面到天花板大约有十五米高。集装箱和其他搬运货物时使用的装载工具把这里塞得满满的。这里的低温让斯内克想起了超市里摆放着冷冻食品的货架。跟这个地方比起来，他情愿待在屋外的暴风雪里。

“上校？”

CODEC的屏幕亮了起来，是亨特博士在回答：“是我，斯内克。”

他一开始并没有和内奥米交谈的意思。如果米勒教官说的没错，那么这个女人很有可能正以某种形式帮助恐怖分子。所以，斯内克最终决定用一些普通的问题骗过她。

“这儿就像个地下冷藏库一样，比外面冷多了，也许比零度低不少。知道是为什么吗？”

“你正按照地图上路线前进，斯内克。那里安装着一些隔热的设备，其他的我也不清楚。美玲，你那边呢？”

美玲回答道：“没错，你应该可以看到，斯内克。你的体温在屏幕上是一个大红球，好像没有其他人……等等，这是什么？”

“什么东西？”

“有个热源的温度比人体的正常体温要高。是因为有几个人聚在一起导致温度上升了吗？或者是体温极高的动物？”

“在动吗？”

“没有。等等，还有其他热源，数量不止一个，而且很小，正在朝你的位置靠近，斯内克。”

“‘小’？什么意思？”

“比猫还小。不过确实还活着”

到底是怎么回事？斯内克环视了一圈这个像洞窟般的房间，视野里只有层层叠叠的集装箱。除此之外……一只黑色的鸟从集装箱顶部飞过，开始在他头顶盘旋。

“鸟……应该是渡鸦。”斯内克说，“等等，这里还有不少。”

很快便有数十只渡鸦加入了最开始那只的行列，一个黑压压的鸟群出现在了斯内克的头顶，它们就像融为了一体似的飞个不停，不断发出慑人的鸣叫。

渡鸦，这种生物代表的只有一件事。

“来得好！”如破钟般的吼声轰然响起。斯内克抽出SOCOM向前走去，绕过集装箱。一名将加特林机枪“复仇者”搁在膝盖处，端坐在集装箱上的巨人出现了。

“到此为止。我说得没错吧，朋友们？”话音刚落，鸟群就都回到了主人那里。其中大部分都停在了各种集装箱上，但还是有几只落在火神渡鸦的肩上。鸟儿们就像是在回答他的问题一般嘶哑地叫了起来，“听听，斯内克，它们也同意。”

斯内克把牙关一咬，狠狠地吐了口唾沫在地板上：“明明被我

教训得那么惨，难道我惩罚得还不够？你不是应该夹着尾巴逃走了么？”

巨大哈哈一笑：“那根本算不上真正的战斗。鸟和我当时都只是为了试验一下你究竟是怎样的人，并做出评价。鸟儿说，你是一名真正的战士。”在说出这些话的同时，巨人额头上的萨满刺青忽然一动，接着越变越大，进而离开火神渡鸦的脑袋，径直朝斯内克飞了过去。

斯内克条件反射般地把脖子一缩：“哇！这是幻觉吗？”

小鸟的影子消失在了斯内克头顶的空气中，但有一只真正的渡鸦却扇动着翅膀，缓缓落在斯内克的肩膀上，他想抬起手把这只不祥的生物赶走，但身体却一动也不能动！不管怎么努力，身体就是不听大脑的指挥。

“该死的，怎么不能动了！”斯内克无奈地喊道，肯定是那位萨满对他施展了黑魔法的咒语。

火神渡鸦咧嘴一笑：“你的身体里有东洋的血脉，你的祖先生活在荒凉的蒙古草原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因纽特人和日本人其实是同胞。我们共同拥有多个祖先，你和我。”

“我的族谱里可没有鸟类！”斯内克咬着牙奋力喊道。

“不要侮辱它们。不过，可以确定鸟和蛇并不是最好的朋友。话虽如此，和你的战斗依然是有意义的，而且我们都住在阿拉斯加。你知道因纽特人和美洲原住民的混血儿会举行怎样的比赛吗？”

巨人一边说一边打了个响指，停在斯内克肩膀上的渡鸦闻声立刻展翅起飞，直接回到了主人身边。而斯内克的身体也重回自由，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啊，我知道。看你的体型，要是在吃饭比赛上你一定是个可怕的对手！”

“哈哈哈哈！对，你说得没错。不过我在另外一种比赛中也能发挥出极为优秀的实力，这种比赛的名字叫‘拉耳朵’。两名参赛者为了忍耐类似这个仓库中的严寒，要互相拉扯对方的耳朵。这既是在检验肉体的强壮程度，也是灵魂的测试。”

斯内克并没有掩饰自己语气中的讽刺："怎么，你喜欢和别人互相拉耳朵？"

火神渡鸦耸耸肩："我和你一样，对这场战斗有着特别的感觉。高兴一点儿，斯内克！我们的战斗是光荣的！"

斯内克上前一步："这和光荣没有任何关系，仅仅只是互相残杀而已。暴力和运动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那就让我看看你有多么稳重！"

说完，渡鸦立刻将"复仇者"的枪口对准了斯内克，开始发射三十毫米口径的巨大子弹。不过斯内克敏捷地一跳，在子弹击中他之前完美地把身体转开，躲进了集装箱的阴影之中。

渡鸦也立马停止了射击，大笑道："干得不错，斯内克。不过这种把戏对付不了我。不管你耍什么花招，都逃脱不了战败的命运！"

斯内克从口袋里取出了爆震手榴弹，拔掉保险，从集装箱上面朝渡鸦扔了过去。手榴弹在落地之前便已经爆炸，这引起了鸟儿们狂乱的尖叫，有一部分啪嗒啪嗒地落在了地上。但它们的主人呢？他受伤了吗？斯内克侧着脑袋仔细倾听，期待刚才的攻击取得了成功。

"不要伤害我的家人！"巨人大吼一声，"这种软绵绵的眩晕弹对我根本没用。我承认被稍稍晃了一下眼睛，那种冲击波也确实让我感到了一瞬间的痛苦，但同样的把戏下次就没用了。作为伤害我心爱鸟儿的惩罚，我要杀了你！"

巨人就像一头大象一般绕过集装箱冲了过来，斯内克抬手用SOCOM朝他开了几枪，但都被渡鸦用格林机枪一一挡开。看来他那把武器不仅体积巨大，而且还是用防弹的新型合金制成的。此外，渡鸦那迅捷的速度和他那巨大的身体一点儿也不相称。

斯内克转身便跑。

"就是这样！胆小鬼！你就逃走吧！"

该死的！斯内克不禁在心中骂道。他可不是因为胆小才逃走的，只是为制定新的作战计划而暂时撤退罢了。和那个大力士战斗一定需要某种策略，但斯内克的大脑此刻一片空白。要是有NIKITA遥控导弹或是毒刺就好了！但由于这两种武器都太重，太碍事，所以斯内克早

就把它们扔了。要想回去把它们找到，就现在来看明显是不可能的。

不过他有狙击步枪。斯内克把它取下来检查了一下弹夹，然后爬到一个集装箱的顶部趴好，把狙击步枪支在身体前方。火神渡鸦为了搜索他的猎物而在集装箱之间来回穿梭，斯内克将瞄准镜的准心对准那颗巨大的脑袋，把手指放在扳机上。就在这个瞬间，一只黑色的大鸟从天而降，用勾爪狠狠地摇晃枪管。子弹从渡鸦耳朵边堪堪擦过，虽然出了血，但依然是十分遗憾的擦伤。巨人立刻作出了反应，将枪口对准敌人埋伏的位置一阵狂扫。子弹不断打在斯内克周围，而他只能拼命抓住集装箱的上部，一动也不敢动。眼看着巨大的子弹撕裂集装箱、撕裂自己周围的空气，而巨人正大踏步地朝自己走来，斯内克赶紧翻身跳下集装箱，再次开始逃跑。

几发子弹命中了斯内克的后背，他感觉就像被数柄铁锤同时敲中了一般，整个身体不听使唤地向前飞了出去，更倒霉的是落下时居然是脸先着地。他的意识有一瞬间变得有些模糊，但巨人那沉重的脚步声帮助斯内克恢复了清醒。后背的痛楚虽然有些难以忍受，但多亏了那件防弹背心，他还活着。

好险！

斯内克勉强直起身子，躲进了另外一个集装箱的阴影中。

可恶，该死的混蛋！他的后背就像烧起来了似的。

凯芙拉纤维的防弹背心虽然救了他的命，但却无法减缓子弹带来的痛楚。刚才的冲击可能崩断了两、三根肋骨。

“复仇者”再次喷射出恐怖的火焰，斯内克躲藏的集装箱另一头转瞬之间就变成了碎片。

“躲起来是没用的，斯内克！下一次我要瞄准你的脑袋！那儿可没有防弹背心保护！”

斯内克静悄悄地离开了刚才待的地方，快步在集装箱之间穿梭，最后来到仓库深处的墙壁附近，躲在一个钢铁的大桶背后。虽然知道这没什么用，但他还是取出闪光弹，拔掉保险，像扔保龄球那样朝集装箱之间的通道抛去。当火神渡鸦出现在这条通道的尽头时，这种特殊的手榴弹正好爆开来。这一次，就连钢铁般的巨人都

忍不住发出了痛苦的大喊，他已经被彻底激怒，一刻不停地穿过了充满白色烟雾的通道。格林机枪再次怒吼，在仓库的墙壁上打出无数个骇人的黑洞。斯内克则趁这个间隙从铁桶旁回到了闪光弹爆炸时渡鸦所站的位置。那附近的集装箱被子弹撕开了一个大洞，堆积在里面的是……步兵地雷！

斯内克赶紧伸手拿了两个，在巨人的视力恢复之前朝仓库的反方向跑去。在转了好几个弯之后来到另外一条通道，他最终在电梯旁一个格外巨大的集装箱前停下脚步。稍稍估算了一下身高后，斯内克在比自己的头还要高一些的地方布好两颗地雷，然后取出C-4塑胶炸弹，粘在其中一颗上。接下来他把炸弹的起爆装置设置成能够远距离遥控的模式，并迅速调整了CODEC的频率。

接下来只要把那个大块头的“耳朵”拉到这里来就行了。听到一阵嘶哑的鸣叫后，斯内克抬头一看，有一直黑色的大鸟在他头顶不断盘旋。斯内克毫不犹豫地用SOCOM把它打了下来。

“斯内克！”巨人怒不可赦，“你竟敢杀死我的鸟！”

沉重的脚步声在慢慢靠近，斯内克随即离开他布好的地雷，绕到巨大集装箱的另一边，慢慢靠近电梯。他装成受了重伤的样子，步履蹒跚，而且一只手还放在CODEC的开关上。

几秒种后，巨人出现在安放了地雷的集装箱拐角处。火神渡鸦的整个上半身已经被从耳朵里流出的血液染得尽是血红色斑点，宛如传说中的恶魔一般。

“你在这儿啊，我的子弹终于奏效了么。要祈祷的话就趁现在，斯内克。你完了，虽然奋力反抗过，但终究不是我的对手。永别了，战士！”

在火神渡鸦最后一次扣动扳机的那个瞬间，斯内克按下了CODEC的开关。

C-4爆炸了，两颗地雷也在紧挨着巨人脑袋的地方轰然炸裂。整个仓库都随着爆炸声不断摇晃，那隆隆的声响直到数十秒钟之后才渐渐散去。

剩下的鸟儿发出不知是恐惧还是悲哀的鸣叫，划着同心圆慢慢落

向巨人倒下的通道。

斯内克也站起身，慢慢朝渡鸦走去。虽然巨人现在只有微弱的气息，但他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果真和……长官说的一样。”强壮的萨满痛苦地呻吟道，“这个世界……不需要的人……就是我。但是……我的身体……不能留在这里……我的灵魂与肉体……将和鸟儿……在一起。”

周围的黑色大鸟齐声鸣叫起来。

“我将……回归养育我的……母亲大地。”巨人缓缓地举起手臂，从口袋里取出一件东西递给斯内克，“收下吧，这样你就能打开仓库深处的门了。这个可以把你……带到你想去的地方。”

斯内克接过七级的PAN卡。

“为什么把这个给我？”

“你不是大自然制造的蛇。你和长官……是另一个世界的人……那个我不想了解的世界……去吧，去和长官战斗……我会在天上保佑你的。”

“你英勇地战斗，是位了不起的战士。我绝不会忘记你的。”

巨人用充血的眼球盯着斯内克，重重地咳了一下，表情十分痛苦。他的侧腹部有一个轮胎大小的窟窿，可以通过那里看到内脏和肋骨。火神渡鸦的生命快要结束了。

“死在你面前的人……不是DARPA的局长。”

“什么！”

“那是诱饵章鱼，猎狐犬的成员之一。”

斯内克目瞪口呆，两具尸体的谜团忽然间被解开了。

“他是……化妆高手……甚至会将装扮对象的血液复制到自己身体里。就是他抽取安德森的血液，并注入……自己的身体里。但这并没有骗过死神。”

“死神？”斯内克认定火神渡鸦的意识已经开始变混浊了，“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装扮成那个局长？”

渡鸦咧嘴一笑：“剩下的谜题……你自己去解开吧。斯内克……自然界中，不存在……无止尽的杀戮，一定会有终结。但你不同。”

“你想说什么？”

“你选择的道路是没有终点的。每一步……都要跨过敌人的尸体。”

斯内克不想听到这样的“预言”。他转身离开即将死去的男子，朝仓库的出口走去。

“他们的灵魂……将永远纠缠着你！”壮汉对敌人发出诅咒，“你的一生将永无宁日！你听见了吗，斯内克？我的灵魂在看着你！”

鸟群将巨人完全覆盖了起来。斯内克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它们这让人惊讶的举动。

鸟儿们在悲鸣片刻之后一齐飞走了，火神渡鸦的尸体已经消失，完完全全不见了。鸟儿们在萨满倒下的地方上空不断盘旋，最后朝仓库中的阴暗角落飞去。

“这到底是……”斯内克擦了擦眼睛，又一次朝那个地方看去。

他无法相信这一切。

深呼吸之后，斯内克再次把头转向那个地点。因纽特人和美洲原住民的混血儿们相信魔法。如果这就是的话，那实在是令人称奇的把戏。

“斯内克？”

CODEC里有人呼叫他，是米勒教官。

“是我。”

“把监视装备关掉。是有关内奥米·亨特的事。”

但他还没来得及这样做，上校就抢先一步插了话：“内奥米怎么了？”

“该死的。”米勒骂道。

斯内克叹了一口气，这下没办法了：“上校，内奥米在那儿吗？”

“不在，她刚才离开了，去小睡一会儿。米勒教官，之前几个小时我们一直在试图联系你。你到底在哪儿？”

“我……想和斯内克单独谈谈，上校。”

“应该没有这样的规定。我们都是站在同一边的。”

米勒教官闻言干咳了一声：“好吧，上校。”

斯内克的心里也在纳闷。他的前教官和上校之间的关系一直都很好……

“内奥米怎么了？”

米勒回答道：“让上校知道或许也不错。”

“好了，继续吧，教官。”斯内克催促道。

“实际上，内奥米·亨特博士并不是内奥米·亨特博士。”

“什么？这到底是……”

“一开始我只是对她介绍的家族背景有些怀疑，于是去进行了确认。”

虽然坎贝尔将信将疑，但他还是决定把米勒的话听完：“然后呢？”

“内奥米·亨特博士这个人的确存在。或许应该说，曾经存在过。但并不是我们所认识的这个女人。亨特博士本人早就在中东某个地方失踪，我们的这位‘内奥米’一定是从什么别的地方搞到的身分证明文件。”

“那她到底是谁？”

“也许是某个机构的……间谍。有可能是为了破坏这次行动而被人送进来的。”

“你说她是恐怖分子的同伙？”

斯内克不禁语塞：“虽然有些难以置信，但我也觉得她是在为猎狐犬工作。”

“她和这次恐怖活动也有关联？”

米勒回答道：“不然的话，就是另一个跟这件事完全不相干的组织的手下。”

“另一个组织？怎么可能……”

“最好现在就逮捕她。”米勒建议道。

“什么？那怎么能行……”

“她已经背叛我们了。必须要将逮捕、询问她、弄清楚她究竟为

谁工作。”

“如果内奥米真是恐怖分子的间谍，那我们可就遇到大麻烦了……”

斯内克从上校的声音里听出了什么异样的情绪，这位老人担心的不是内奥米本身，而是另外的事。

“什么意思？”

“不，没什么。”

“上校。”米勒问道，“你向她透露了什么重要机密吗？”

坎贝尔沉默了。

“和DARPA局长以及阿姆斯军工总裁的死有关联吗？”米勒毫不留情地追问道。

“我、我不知道。”上校虽然回答了，但这个答案实在没有什么说服力。

短暂的沉默之后，米勒说：“不管怎么说，不能放着她不管。”

“不，等等。”坎贝尔反驳道，“她是这次任务不可或缺的成员。”

“和我想的一样。你果然隐瞒了什么，上校。”

“不，我没有……我会努力让她退出的。”

米勒说：“最好快点儿。必须要弄清楚她究竟是谁，在这里干什么。”

“我明白。斯内克，给我一点时间。”

斯内克有些不满意地回应道：“这些时间足够她逃走了。”

说完，斯内克切断了CODEC，走到仓库的门边，用PAN卡解除了门锁。

21

内奥米·亨特博士放弃了小睡一会儿的念头，回到司令室的终端机旁。想要忘掉痛苦和罪恶感完全是不可能的，再怎么努力也是白费力气。这几个小时以来发生的事不断在她脑海里回旋，无论如何也无法将它们赶出去，更别说保持平静的心情。很快就会发生十分可怕的事，她深知这一点。

这时候其实她很想喝一杯加了切片柠檬的金汤尼鸡尾酒。一想到这儿，口水就止不住地涌了出来。酒精不仅能止渴，还可以让良心的谴责不那么尖锐。再过一会儿，一件悲惨的事情就将发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

坎贝尔上校走进司令室，站在她旁边。

“内奥米。”

她没有转过椅子正对上校，而是紧盯着监视器画面，用眼睛追踪斯内克的身影——他已经离开像个冰箱一样的仓库，进入了Metal Gear的地下维修基地。

“是，上校？”

“到会议室来。”他用严厉的语气命令道。

“嗯？”

“马上。他们……有话想问问你。”

内奥米终于把椅子转过来，看到了跟在坎贝尔身后走进司令室，此刻正站在上校背后一动不动的宪兵。

“他们？到底是谁？为什么要找上我？”

“他们是潜水艇保安系统的一部分，国防部的人。”

“想问我什么？”

“好了，内奥米。”上校对宪兵点点头，他随即面无表情地上前一步，“跟着这个男人走。”

对方的话音刚落，内奥米就站了起来，比坎贝尔想像中利落得多。内奥米·亨特盯着上校的眼睛，看到一种包含了失望与愤怒的神情。于是她放弃申辩，和士兵一起离开了房间。

斯内克使用七级的PAN卡打开了仓库深处的门。眼前随即又出现了一条通往地下更深处的隧道。看来影子摩西基地里的秘密通道比洛杉矶的魔法城堡还要多。当初修建的时候上面就没打算仅仅把这里建造成一座核武器的废弃设施。斯内克更加确信自己的这个判断了。任务本身虽然没什么可抱怨的，但他在这里看到的一切却都充满了让人不快的谜团。而且不断有证据证明他的直觉是正确的。斯内克甚至开始相信，这个任务本身只是为了隐藏另一个惊天秘密的烟雾罢了。米勒教官告诉了他好几个有关这个事实的提示。一个接一个死去的猎狐犬叛徒仿佛在也告诉斯内克，事情并不像他眼睛看到的那么简单。

该死的，管不了那么多了。还是快点儿让这倒霉的差事结束吧。

抵达隧道的尽头后，斯内克抬头看见了安装在铁门顶端的机枪监视器。摄像头好像已经发现了他的存在，快速地朝斯内克转了过来。镜片和枪口都在不断扫描通道内的一切活动的生物。不过斯内克及时躲进了一片阴影里，让身体紧贴着墙壁。然后他慢慢地把手伸进口袋，取出一颗干扰碎箔手榴弹。这个东西可以搅乱摄像机的探测设备，但没法让机枪也跟着“睡着”。不管怎么说，先得对付监视器。斯内克拔掉保险，把手榴弹扔了出去，看着它在牢固的门口爆炸。之后他返回隧道正中央，确定机枪已经无法追踪自己后，抽出SOCOM一枪把麻烦的自动武器打成碎片。

然后再用火神渡鸦给他的PAN卡打开通道尽头的门，来到一条极长的，用金属焊接而成的桥，这让他不禁深吸了一口气。在这个基地里最广阔的空间里，一种只可能出现在《星球大战》或是日本的科幻漫画中的场景在斯内克眼前延伸。这里简直就是为了供奉掌管机械与高科技的神明而建造的大教堂一般。他面前的巨大金属平台上耸立着造型怪异的物件。斯内克此刻的感受，和见到将巨大的人脸雕刻在山腰上的罗斯莫尔山、泰姬陵、美洲大峡谷时的心情并无二致，这些都是能唤起“敬畏”这种情绪的伟大造物。

Metal Gear霸王是一部能让人想起巨型爬虫类生物的巨大机械。全高约十二米，宽约六米，拥有宽阔的双肩和让它可以像人类那样行

走的粗壮“双腿”。右臂上安装着大炮，左臂上则是桶状的粗短基座，里面能放置各种各样的武器。没有可以称作“脑袋”的部分，顶端是一个小小的平台。双肩的正中央向前部突出，在那里的顶端就是驾驶员的座舱。

在这部机器里面，究竟藏着什么样的兵器呢？要想做出准确的判断几乎是不可能的。从斯内克站立的地方望去，可以看到藏在“鼻子”里的机关枪，也许是十二点七口径的。驾驶舱附近还有“方阵-F”型对人导弹的发射器。如果这个和斯内克之前见过的Metal Gear有那么一点点相似的话，应该也能发射可以把一切物质都“切割”开的强力激光射线。如果真有的话，应该是现如今最尖端的镭射武器——阿姆斯军工V17型加农镭射风暴·高能切割器。右臂上是直径为十八点五厘米的电磁轨道炮，这个型号被称为“寡妇制造者”。而且里面已经装填了安装着核弹头的导弹，处于随时可以发射的状态。

而情况的糟糕程度远远超过斯内克的想像。放置霸王的平台周围有一圈像褪色的淤泥一样的“壕沟”。这些液体的源头是从右手边某台机械中流出来的“小瀑布”，那明显是具有核辐射的废弃物。CODEC具备检测核辐射的功能，根据仪表的指示，这些水显然已经被核物质污染了。也就是说，“壕沟”里的那些水就像地狱里的细沙一般，会一点一点地剥夺靠近者的性命。

在关闭CODEC站起身之后，斯内克忽然对这里没有一名基因士兵这件事感到十分奇怪。

这里只有霸王和我？

真是难以理解。其他人都在哪儿？抬起头可以看到高处的墙壁上安装着一块巨大的观测窗。明显有人刚刚离开那里，消失在了观测窗另一边的房间里。说不定那里就是控制室，是中止发射的核心位置。如果他的这一感觉是正确的，只要到那里去，一定就能找到各种谜题的答案。斯内克再一看，发现观测窗下方有一条紧贴着墙壁修建的空中走廊，窗户旁边的控制室大门也敞开着。

“斯内克，是我。”CODEC里忽然传来了一个声音，是奥塔肯的频率。

“找到藏身的地方了吗？”

“嗯。多亏有隐形迷彩。他们好像已经完成了Metal Gear的启动准备。”

“你怎么知道？”

“我听见了他们的谈话。你在哪儿？”

“就站在Metal Gear正前方。但总觉得有些奇怪。”

“什么奇怪？”

“这里一个人也没有。没有看守、没有巡逻小队，什么都没有。周围安静得可怕。”

“可能是因为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了。说不定他们连PAL密码都已经输入了。”

“我该怎么办？”

“只有用贝克总裁说的那个失效系统了。”

斯内克在心中暗骂了一句。

“但是我手里只有三把钥匙中的一把。左轮山猫曾经说过，这上面有机关。”

“明白，交给我吧。”

“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我正在主电脑机房里，想试试能不能查看贝克的私人文件。”

“贝克的文件？那应该需要密码吧？”

“当然，但也不是没有其他的办法……”

斯内克被这个年轻人吓了一跳：“你还能干黑客的活儿？”

“可以。实际上，我本身就是个黑客。”

“能看到那些文件吗？”

“不试试怎么知道。”

“那就快点儿吧，交给你了。”

斯内克环视整个仓库，牢牢记住它的结构。要想到控制室去，最好的办法可能是爬到Metal Gear的头顶上去。基地的墙边摆放着小型机场里用来供乘客上下的舷梯，或者是类似的装置。可以把那个拖到Metal Gear的右脚旁边，然后再爬上“右膝”。之后是经腰部攀到上

半身，站在安装着大炮的肩上。

斯内克又看了一眼整个仓库，再次确认这里只有自己一个人，随后便向活动舷梯跑去。一切进行得很顺利，舷梯的各个部分十分顺滑，在移动时没有发出一丝一毫的声响。在像洞窟一般的仓库里，任何声响都一定会被回音放大无数倍。在将梯子固定在理想的位置后，斯内克迅速登上二十级阶梯，抓住霸王的脚边缘，靠膝盖把身体顶了上去。

霸王的外壳显然是用具备一定抗腐蚀性能的防弹合金打造而成的。但触感十分平整，而且不像汽车外壳那样滑溜溜的。Metal Gear的设计可能借鉴了《变形金刚》中的机器人造型，同时也很像出现在《星球大战》电影中的那些宇宙飞船。设计者并没有刻意掩饰霸王完全是一部机械的事实，可也不仅仅把它当成一部步行战车。

接下来，斯内克选择最轻松的路线，依次爬上胸口、长长的右臂、肩膀，当他站在霸王的肩上时，奥塔肯再次用CODEC联系了他。

“斯内克，是我。”

“怎么样？”

“还不错。刚刚突破了贝克的第三层安全系统。他可真是个慎重的人。”

“可以打开文件吗？”

“我还从来没遇到过突破不了的系统。”

“很好，继续吧。我正站在Metal Gear的头顶上。”

奥塔肯叹了一口气：“霸王是我的最高杰作，是让我为之骄傲的作品。不错吧？”

“啊。不过，只需一个按钮，这东西就能毁灭整个城市。”

“该死的，的确是这样。它已经装上核导弹了吗？”

“看来是。”

“那我得快点儿了，再等我几分钟。”

斯内克站在高处看了看观测窗下方的空中通道和敞开的房门。控制室里的灯都还亮着，里面一个人也没有。要从霸王的肩上移动到对面去，只能靠跳。这中间的距离大约是二点五米，虽然平常轻轻松松

便可以跨过去，但斯内克依然十分慎重。他先退回到霸王的鼻子——也就是驾驶舱——附近，让后从那里往肩部疾冲，在助跑之后像个奥运会跳远运动员那样猛地往前一跳。两只手与半空中的金属地板相撞后发力将其抓住，就这样在空中停了一小会儿。斯内克没想往下看，因为他知道充满核辐射的“壕沟”就在约十五米远的下方等待着他掉下去。一次深呼吸之后，斯内克将全身的力气都灌注到两臂的肌肉之中，把身体拉到通道上。成功了！

“斯内克！我成功了！”

斯内克慢慢朝另一边的墙壁爬去。因为还不能确定控制室里确实没有人，所以他想尽量保持隐蔽的状态。斯内克按下CODEC的接收按钮，轻声说道：“所有的保护措施都解除了？”

“当然！”

“干得不错！然后呢？有什么情报吗？”

“我看到了极其机密的Metal Gear文件。”

“关于贝克所说的那个失效系统呢？”

“还没有找到……”

“我必须要知道那个！”

“但是斯内克，我找到了另外的东西！”

“什么？”

“隐藏在这件核武器背后的秘密！和我想的一样。这些核弹头可以用电磁轨道炮像炮弹那样发射出去。由于没有使用燃料，所以不会被看作是导弹。也就是说，这样就不会与一切国际条约相抵触。”

“真是狡猾啊。”

“但却非常有效。而且这件武器还有一个更可怕的优势。”

“我正等着你说呢。”

奥塔肯赶紧接着说：“这是一件隐形兵器！”

“雷达捕捉不到？”

“没错！他们从七十年代就开始着手研究隐形导弹了。但一直都不顺利，因为导弹毕竟使用的是火箭推进系统，这很容易被敌人的卫星发现。但电磁轨道炮却可以让导弹摆脱推进燃料，使其不会被现有

的任何弹道导弹探测系统发现。”

“也就是看不见的核弹头么……”

“嗯，所以想要把它击落也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些弹头还具备贯穿地下防御工事的‘表面贯通’性能，要是这个一旦得到实际运用，整个世界就完了！”

斯内克皱起眉头，看了看脚下的霸王：“究极的兵器。从政治观点来看，什么核不扩散、核视察，全部都是在演戏。上校？你在那儿吗？听到了没有？”

坎贝尔回应道：“啊，我听见了。”

“要是美国在开发这种武器的消息泄露出去，第三轮战略武器削减谈判会议的签字仪式一定会推迟，那可就麻烦了。”

奥塔肯也表示同意：“嗯，事情一定会变得非常棘手。我们可能会被联合国开除，总统也会遭到弹劾吧。”

“你知道这件事吗？”

坎贝尔叹了一口气：“实在抱歉。”

斯内克忽然感到胸口像是被针刺了一般的疼痛，没有比被好友欺骗更让他难受的事了：“上校，你变了。”斯内克再也说不出其他的话。

“我不会辩解的。”

“斯内克，你听我说。”奥塔肯打断了两人的谈话，“这种新型核武器还没有进行过实弹测试，只接受过模拟训练。”

“只用电脑模型测试过？”

“嗯，所以才会举行这次演习。为了证实模拟实验的结果，必须要取得实际的实验数据。”

“那么演习结果呢？你知道吗？”

“好像实际效果比他们想像的还要好，但我在这个网络里找不到那些数据。这么重要的数据，慎重些保管也是理所当然的。”

斯内克想起来了：“没错，保存得很好。贝克总裁把记录了所有实验数据的光盘交给了我。”

坎贝尔吃了一惊：“什么！你还带在身上吗？”

“不，被山猫拿走了。”

“该死的！”

奥塔肯接着说：“恐怖分子把演习用的假导弹换成了真的。接下来只要输入启动密码，随时都可以发射。”

“你认为能行吗？”

“这个，因为演习导弹和真正的核导弹采用了完全相同的设计……我觉得能行。”

“还没有找到能阻止导弹发射的方法吗？”

“没有，一定还有其他的文件。刚才看的都是贝克的私人文件。斯内克，贝克好像还隐藏了一些动机。”

“没错，我想他一定想变成个大富翁。”

“有这方面的因素。阿姆斯军工的财政状况比我想像的要糟糕得多。制造次世代喷气战斗机根本没给公司带来什么收益。此外，SDI的预算也被削减了……总而言之，他是在勉强执行这个计划。”

“也就是说，他把一切都押在了这个计划成功与否上？”

“另外，阿姆斯军工好像暗地里给DARPA的局长塞了不少钱。”

“这我一点儿也不意外。”

“也对。贝克是用究极兵器遏制核武器发展这一理论的坚定支持者。”

“原来如此。”斯内克摇摇头，“上校？刚才的话里有你不知道的部分吗？”

“我不可能什么都知道。但阿姆斯军工的确正遭到外部势力的蚕食，而贝克为了阻止这一切而倾尽全力。我知道他和安德森是站在同一边的。”

“我明白了。奥塔肯？”

“嗯？”

“给我找到那个失效系统！”

“明白！”

斯内克切断了通信。要是坎贝尔就站在他面前的话，他甚至有立刻冲上去扭断他的脖子的冲动。那个人究竟还隐瞒了什么？这个任务

难道只是为了保全阿姆斯军工的面子吗？真是该死。要不是有核武器随时可能发射的威胁，斯内克肯定会当即离开这里，再也不管什么该死的任务。

可既然来了这里，就不能轻易放弃，至少他做不到。就算他无法容忍大多数人的自私自利，但还是不能让恐怖分子发射核武器。

斯内克站起身，缓缓地朝观测窗走去。控制室里满是电脑屏幕，还有几部控制台。此外，屋里有两个“熟人”——利奎德·斯内克和左轮山猫。两人站在屋子中央的某个控制台前，各自埋头操作面前的笔记本电脑。从斯内克站立的地方能清楚地听到两人的对话。

“完成之后告诉我一声。”利奎德说。

“是。解除安全装置的PAL密码已经输入。”山猫用左手在笔记本电脑的键盘上敲打，安装着义肢的右手在耷拉在一旁，“随时可以发射。”

利奎德闻言后退了几步：“华盛顿还是没有回应。看来有必要告诉那些官僚我们是认真的。”

“把攻击目标设定为俄罗斯的切尔诺顿吗？”

“不，改成C国的洛浦诺尔沙漠。”

“为什么？”

“你也好，格尔鲁科维奇先生也好，都不愿意见到有核弹落在祖国的土地上吧。”

山猫耸耸肩：“但为什么？那里什么也没有啊。”

“那是C国的核武器试验场。明白吗，要是核弹落在大都市里，那这个游戏就结束了。但核武器实验场里如果发生核爆炸，谁也不会觉得奇怪。也就是说，我想隐藏事情的真相。而且华盛顿也不得不担心C国的报复行动。事情就是这样。”

山猫咧嘴一笑：“这样一来，两国首脑一定会进行秘密商谈吧。”

“没错。这样一来，总统就必须向C国透露自己正在开发一种极其不稳定的核武器。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对美国的名誉，对总统的名誉做出卓越的‘贡献’。”

“再加上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C国和印度一定……原来如此！”山猫靠在桌上，用赞赏的目光注视着他的长官。

“没错。其他国家听说有新武器之后，一定会主动联系我们。华盛顿要是知道他们花大力气开发的这个系统被我们用高价卖给其他国家，脸色不知道会有多难看。所以总统一定会让步的，进而同意我们的要求。”

“大首领的DNA和十亿美元……”

十亿美元！斯内克闭上了眼睛。他实在无法理解想出这个主意的人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

“那些钱将会用来治疗基因士兵。”利奎德继续说道，“我还在在条件里加上了死狐病毒的疫苗。”

山猫看上去有些不满：“死狐病毒？就是那东西杀死了诱饵章鱼和阿姆斯军工的总裁。对上了年纪的人效果更加明显，看来是真的。螳螂没有被病毒杀死，大概是因为他一直戴着面具。”

“雪狼也没有感染，可能是她一直服用的镇静剂抵抗了病毒。”

“说不定和血液中的肾上腺素含量也有关系。不管怎么说，死狐病毒还处在实验阶段，没有和全部的细菌做比较测试。”

死狐病毒？那是什么？

利奎德忽然把话题一转：“你那位秘密部队里的老朋友还没有消息吗？谢尔盖·格尔鲁科维奇上校什么的？”

“他还是怀疑Metal Gear的能力。等到发射成功之后，我会及时告诉他的。”

“真是个慎重的人。”利奎德的语气满含着讽刺的意味。

“没什么可担心的。上校他对Metal Gear以及安装在上面的新型核武器可谓是梦寐以求，他做梦都想把俄罗斯重新变成一个超级军事大国。为了这个目的，强化核武器是十分必要的，他们需要敌人无法击落的核武器。只要有了Metal Gear，就等于拥有了压倒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武力。”

“俄罗斯的正规军不值一提。他以为只靠核武器就能恢复整个国家的军事实力？比起当军人，我看格尔鲁科维奇更像个政治家！”

“也许吧。不过把雌鹿以及其他重武器送给我们的，正是他。”

“他所处的地位可以对上千名士兵下达命令。只要再加上我们，就能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抵抗力量。螳螂死后，基因士兵们的洗脑强度已经开始明显衰退。我很担心部下低迷的情绪会影响整个计划。要是和俄罗斯联手，新士兵的加入一定会让他们士气高涨。”

山猫皱着眉头问道：“什么意思？”

“我们哪儿也不去，就待在这里。长期在这里战斗。”

“但我们明明可以离开这儿……”

利奎德摇摇头：“我们拥有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武器。格尔鲁科维奇的士兵很快就要到了……”

“请再考虑一下。你想与全世界为敌吗？”

“那有什么不好？从这里能往地球上的任何地点发射核导弹。而且是雷达无法捕捉，任何人也无法击落的核导弹！再加上这个基地里储备着足够多的核弹头。只要拿到大首领的DNA和钱，整个世界就是我们的了！”

“但是，长官，和格尔鲁科维奇的约定怎么办？”

利奎德转身背对山猫，走到观察窗前向外望去，斯内克赶紧把脖子一缩。

“我对复兴俄罗斯没有任何兴趣。”

“难道说，你想让大首领的梦想复活？”

“山猫，你果然很擅长读取他人的心思。从今天开始，这里就改名叫‘世外天堂’。”

斯内克的脸随着这句话的出现而微微抽动了一下。过去的亡灵看来又要再次抬起它那颗丑陋的头颅了。

世外天堂……大首领的梦想……该死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长官，你不担心那个可以让PAL失效的系统吗？如果有人输入了那段密码，导弹就会无法发射。”

“不用担心。DARPA局长和阿姆斯军工总裁都死了。”

“斯内克知道这个系统吗？”

“‘询问’那家伙的可是你啊，你觉得呢？”

“他只有一把钥匙。”

“很好。也就是说，没有人能阻止Metal Gear了。”利奎德和山猫双双回到了三台笔记本电脑前。

“对了。”山猫问道，“那个女人怎么处置？杀了她吗？”

“暂时让她活着，毕竟是坎贝尔的侄女，而且斯内克看样子也对她有意思。必要时可以用来当挡箭牌。”

梅丽尔！原来她还活着！

斯内克脑海里忽然蹦出了一个想法，他要冲进控制室和这两个猎狐犬的恐怖分子决斗，让他们说出梅丽尔被关在哪里。还想把他俩的脑袋揪下来，扔进Metal Gear周围的核废料淤泥里。但在他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之前，CODEC却响了起来。

“斯内克，我找到了！贝克的顶级机密文件！”

“干得好，奥塔肯！”

“你现在在哪儿？”

“正看着控制室。他们好像刚刚完成了PAL的输入。有什么发现吗？怎么做才能让导弹无法发射？”

“这个……贝克总裁所说的失效系统也可以作为起爆密码来使用。”

“控制室里有三台笔记本电脑。”斯内克问道，“那就是失效系统吗？”

“没错！核弹头已经启动的情况下，可以插入不同的钥匙就能发射。但如果在核弹还未启动的状态下插入钥匙，就能阻止发射。最好快点儿把剩下的钥匙找到，时间不多了！”

“但钥匙总共有三把，对吧？我手里只有一把！”

“等等！这是个假象！你已经有了三把钥匙！”

斯内克感到自己的忍耐力已经快要到极限了：“什么意思？”

“那是把神奇的钥匙；是用形状记忆合金制造的。也就是会根据不同的温度改变形状的金属。”

斯内克把钥匙从多用途腰带上解下来，仔细看了看。好像没什么特别的。

“你是说这把钥匙？”

“没错，温度改变之后，它的形状也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一把就能当三把用。”

“原来如此，这个主意倒是不错。然后呢？我该怎么做？”

“控制室中央应该有三台输入终端机，你看到了吗？”

“啊，能看见。”

“那三台笔记本是在紧急情况下用来输入密码的。每一台的屏幕和符号都各不相同。不同的符号对应不同的钥匙。”

斯内克从口袋里取出望远镜，小心翼翼地朝观察窗正面挪去。万幸的是，山猫正好背对着他，这让斯内克可以从容地看清整台笔记本电脑。

“顺序是从左到右。”奥塔肯继续说明，“左边的笔记本要用常温钥匙，你看见符号了吗？”

斯内克扩大了单色的钥匙图标。

“看见了。”

“旁边那台需要低温钥匙，右边那台需要高温钥匙。”第二台笔记本上的图标是蓝色的，第三台则为红色。

斯内克看清楚后收起了望远镜：“好，我明白了。改变钥匙的形状，然后按顺序插入是吧？”

“没错，只需要插入钥匙就行了，之后硬盘会自动读取上面的信息。三台全都读取完成后就输入密码，这样一切就都结束了。不过，这把钥匙只能使用三次，一台终端机一次。”

坎贝尔忽然插话：“世界的命运就掌握在那把钥匙上了，斯内克！”

“明白了，我马上……”

维修基地的警铃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从天花板上射出一条激光束，迅速扫描整个通道，斯内克完全暴露在其中。看来在不知不觉间，他被控制室里的某台隐藏监视器发现了。

山猫大吼道：“是谁！”话音未落，他便已经拔出了左轮手枪，从打开的房门朝斯内克的肩膀射击。斯内克条件反射般地朝侧面一

闪，同时抽出SOCOM准备反击……但却让钥匙落了下去！他惊恐地看着小小金属片穿过Metal Gear的缝隙，落进充满核辐射的液体之中。

“该死的！钥匙掉进核废料里了！”

控制室的大门在他身后砰地一声关了起来。斯内克回头一看，利奎德正在玻璃窗的另一边对着她冷笑。

“哎呀，这不是斯内克么！”

斯内克猛然转身，举起SOCOM对准了这位宿敌。

“这可是防弹玻璃！你不可能进到里边来！我们会好好欣赏你的死状的！”

坎贝尔在CODEC里大喊：“斯内克，快把钥匙找回来！”

斯内克依然用枪指着利奎德。他很清楚就算扣动扳机也没有任何作用，但却无法发泄胸中的怒火。片刻之后，他将枪口对准天花板，一枪打穿了安装在那里的探照灯，然后逃往空中通道尽头，搜索往下的楼梯。

不得不游泳了。

22 METAL GEAR SOLID

在空中通道的尽头并没有前往楼下的阶梯。这只是一个供观测室兼控制室里的人观察维修基地整体状况的设施，也就是阳台。然而，从紧闭的金属门另一边却传来了大量沉重的皮靴拍打声。斯内克两手举着武器，半蹲在通道上瞄准门口，在大门被撞开的同时让冲上通道的士兵沐浴在弹雨之中。在击倒三人之后，后面的人赶紧又把门关上。在对方的增援部队到达之前，斯内克回到通道中央，猛地跳回到Metal Gear的肩膀上。并迅速下降至胸口、脚踝。一想到接下来必须得“洗个澡”这件事，斯内克心里多少有些发憷。

他按下了CODEC的发送按钮：“娜斯塔夏？你在吗？”

"什么事，斯内克？"

"能给我讲讲被核辐射污染的水吗？到底有多危险？虽然这个问题我应该问亨特博士，但是她……应该已经不在这个队伍里了。"

"得根据水总所含的放射能量的多少来判断。这种CODEC应该有测试功能吧？"

"没错，指针指向红色区域。"

"那就非常危险。"

该死的。

"如果不想留下永久性的损伤，可以在水里待几分钟？"

"这个很难说。你无论如何也得去？"

"没错！"

"那就不要超过十秒，最多十五到二十秒。超过这个时限，会发生非常糟糕的事。"

"谢谢，我想知道的只有这个。"

斯内克将CODEC的计时装置设定为二十秒，打开夜视仪，将SOCOM牢牢固定在枪套里。在深呼吸几次之后，他便从钥匙落下的大致方位钻进了"壕沟"里。水十分混浊，视野也因此变得非常狭窄。打开手电筒之后，再配合夜视仪的红外线，总算能够看清周围两米以内的东西了。"壕沟"的水里有很多搞不清来历的金属片、沉淀物，以及其他各种垃圾、淤泥。在下水道里游泳都比这个好上千万倍。

不过这种混浊也有好处，因为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水流。那么钥匙就肯定落在这一带，而且很有可能径直沉到了底部。做出这样的判断后，斯内克便开始仔细搜索自己落水的区域。在污浊的泥水里游泳实在是非常耗体力，光是到达被淤泥覆盖的底部就用了整整四秒钟。

在哪儿？该死的，快找到啊！

在一大块垃圾里有几十片看上去很像钥匙的金属，但捡起来一看，斯内克也不知道它们跟自己找的钥匙有什么区别。

瞥了一眼计时器后，发现时间已经过去了九秒。

斯内克早就感受到了放射能的影响，但现在他顾不上那么多了。

快！集中精神！

在水底的垃圾里不断搜索的过程中，斯内克一直想着赶快结束这该死的工作，赶快离开“壕沟”这两件事。找到钥匙卡时，斯内克感到自己的心都兴奋得快要跳出来了，但那只是一张等级为三的PAN卡。

还剩下七秒，无论如何也要尽快把它找出来。

他就像只在海底捕食的鱼一样，穿过肮脏的碎片和垃圾，不断捡起一个又一个被他当成钥匙的物品，紧接着又把它扔掉。在时间只剩下三秒钟的时候，斯内克终于找到了。他抓住钥匙，确认这就是自己想要的东西，随后用力向水面游去。

从水里探出脑袋后，他拼命地呼吸着新鲜空气。还剩一秒，他离开“壕沟”，在平台上躺好，开始检查身体的状况——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在接受医疗小组的检查之前，他应该不可能知道放射能具体有什么影响。

混蛋，娜斯塔夏告诉我的时间限制至少比实际情况少了五秒。

他看不到增援的士兵，整个仓库里依然只有他一个人，霸王静静地耸立在他面前。斯内克取下夜视仪，将钥匙装进腰带里，再次登上霸王，朝控制室爬去。在淤泥中那一番筋疲力尽的搜索似乎对他没有任何影响，这回比第一次攀登时还要快，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到达了空中通道。他趴在玻璃窗上一看，利奎德也好，山猫也好，都已经离开了这里。确认这一点之后，他拿出破片手榴弹朝金属门扔去，然后全速冲向通道的另一头。虽然手榴弹炸开了房门，但一部分空中通道也被破坏。斯内克小心翼翼地跨在被炸开的大洞两边，谨慎地接近铁门。轻轻一拉，坚固的大门就这样离开门框，落到了下方的平台上。

整个控制室静悄悄的。斯内克走到中央操作台的笔记本电脑前，从腰带里取出钥匙，插进左边的电脑里。一个女性的机械合成声音随即从笔记本电脑的扩音器里传了出来，向他报告道：“PAL密码一号确认完毕，请输入PAL密码二号。”

很好，这样一来就完成三分之一了。

接下来是低温钥匙。难道要把钥匙冷冻？斯内克环视整个控制

室，但并没有在这里发现冰箱之类的东西。于是他赶紧联络奥塔肯。

“斯内克？”

“要怎么做才能让钥匙冷冻？”

“你找回来了？真是太好了！”

“已经插入了第一台笔记本电脑，接下来需要冷却钥匙，我该怎么做？”

“对啊，难道要找个寒冷的地方，把钥匙在那里放个两、三分钟？你附近有没有什么温度比较低的东西？不然的话，就到户外去？”

斯内克摸了摸下巴。其他士兵赶到这里应该只是时间问题，而且利奎德和山猫也有可能会回来。

“对了，刚才那个仓库的温度应该比较低，那个地方离这儿不远。”

紧接着，斯内克同时想起了第三次改变钥匙形状需要什么条件。

“第三次需要加温吧？”

“没错。”

斯内克眉头一皱：“想让钥匙的形状改变，究竟需要多高的温度？”

“温度不够高肯定不行，但过高的温度又有把钥匙溶化的可能，应该是接近那个温度吧。”

斯内克低声暗骂了一句。这样一来，他就必须得回溶解井所在的那个房间了。

“斯内克，如果除了那个仓库以外没有其他选择，那就快去吧，时间不多了！”

好吧好吧，斯内克无奈地叹了口气，发牢骚似的说道：“我正在往那儿走。”

斯内克紧贴着地下通道的墙壁，来到了仓库的入口旁。隐约的谈话声从敞开的大门传了出来，他谨慎地从房门边缘往外看去，发现那里有三名身穿制服的士兵。黑色的简章表明了他们“太空海豹”成员

的身分。其中两个人正在搬运一个巨大的长方形木箱，另一个则抱着正方形的容器。斯内克的运气不错，他所处的位置正好能听清这些人在说些什么。

“把这个放在哪儿？”

“那边。头儿说过，待会儿就要用这个。”

“另一个怎么样了？”

“被入侵者偷走了，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怎么感觉只是把放在那边的东西搬到这里来而已啊，没有任何意义。这种工作还真是讨厌。”

“我有同感。”

“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感觉，我反正在大约两天前忽然觉得这个新长官其实也不怎么样。”

“我也是。”

“我还听说已经有人离开了基地。”

“冒着这么大的暴风雪？怎么办到的？”

“好像是坐雪摩托。”

“好了好了，快回去吧。长官说入侵者已经出现在了预定的区域，很快就要开战了。”

“不过，没见到人质还是觉得有些遗憾。”

人质？斯内克立刻集中了精神。

其中一个人笑道：“可以让你在闭路电视里看看，就像CNN一样。”

“就算这件事真的上CNN新闻也没什么可奇怪的。”

“地下防御工事里根本没什么东西可以拿来取乐。”

“刚才我跟你开玩笑呢，笨蛋。要是让你看了人质的录像，接下来呢？你一定会让我帮你找个厨子来吧。”

其他两人哈哈大笑。之后三人渐渐远去，说的什么再也听不见了。斯内克在原地待了几秒钟，确认三个人已经走远后才进入仓库。

地下防御工事，到底在哪儿……

斯内克按下了CODEC的联络按钮。

“奥塔肯。”

“什么事？”

“你在哪儿？”

“还在主机房的电脑旁边，为了以防万一。”

“嗯。听着，剩下的人质好像被关在地下的防御工事里。你知道在哪儿吗？”

“他们在那儿？我也正在想其他人的下落。”

“你知道那地方吗？”

“也许吧。如果是我知道的那个地方，那么入口就在外面，通往室内停车场的隧道的入口附近。不过那儿的门一直都是关着的。还有另外一个入口也可以到地下去，但我不知道在哪儿。”

“那就去找找吧。在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把他们救出来也没什么坏处。”

奥塔肯微微一笑：“好吧，你果然是个英雄。你现在的位置是哪儿？”

“冷冻仓库里，一边和你说话一边冷冻钥匙。”

斯内克从腰带里取出钥匙，放在一个金属容器上，以惊讶的目光注视着它渐渐改变形状。

“形状完全改变需要多长时间？”

“在低温环境里大概只要一分钟……最多两分钟。”

“好，我现在回观察室，待会儿再联系你。”

“好。”

斯内克切断通信，随后点燃一根香烟。

在等待的时候，可以稍稍休息一下。

再怎么辛苦也不能亏待自己的肺，斯内克一边这样想一边吸着劣质的香烟，同时不经意地把视线落到刚才三名士兵搬来的两个箱子上。虽然两个木箱的盖子全都密封得很完整，但在FS匕首面前根本不值一提。正方形的箱子里装着C-4炸药、破片手榴弹、闪光弹等爆炸物，正好用来补充斯内克的装备。在将这些装进自己的口袋后，长方形的木箱跃入了斯内克的视野。

感谢上帝，那里面是阿姆斯军工生产的毒刺导弹发射器和三枚火箭弹。斯内克咧嘴一笑，踩灭香烟后重新把盖子盖好。他预感到到这些东西能帮上自己的忙。但为了不让利奎德拿到，必须抢先一步把这些藏起来。长方形的木箱虽然十分沉重，但还是能勉强运回维修基地去吧。

此时那把关键的钥匙已经稍稍改变了外形，泛着青色的光芒。斯内克将它重新塞回皮带，将长方形木箱扛在了肩上。

再次进入维修基地后，斯内克先环视了一圈，寻找放置箱子的地点，紧挨西侧墙壁的部件箱旁边看上去不错。装毒刺导弹的木箱和那里的几个容器看上去很像。如果有人专门跑来搜索则另当别论，不过通常情况下应该没人会注意到这是一箱武器。

这里还是一个人也没有。从刚才在冷冻仓库听到的对话来判断，利奎德·斯内克说得没错。意念螳螂施加在基因士兵身上的洗脑效果正在渐渐变弱，甚至出现了逃亡者。斯内克希望他们内部发生更大的分歧，最好有人公然对抗猎狐犬的人。但既然利奎德和山猫都绝对没有投降的可能，也就不能指望这件事有什么效果。这个任务，只有靠斯内克去完成。

他登上Metal Gear，经空中通道再次来到控制室。手中的钥匙依然冰凉，斯内克迅速把它插进了第二代电脑。

报告的声音和刚才一样："PAL密码二号确认，请输入PAL密码三号。"

斯内克打开CODEC呼叫奥塔肯。

"情况怎么样，斯内克？"

"还不错，第二把钥匙插入完毕。接下来我要去溶解井仓库，在那里给钥匙加温。那儿离这儿比较远，所以会多花些时间。你找到地下防御工事的入口了吗？"

"还没有。这个基地的平面设计图总共有好几吨重，我正用电脑在里面找。不用担心，很快就能找到。"

斯内克切断通信走出了房间，当他借助Metal Gear降落到地面，

刚刚走进隧道时，CODEC又响了起来。从频率判断，是米勒教官。

“教官？有什么事？”斯内克问道。

“跟内奥米·亨特有关。”

“那你应该去跟上校说，他正在调查这件事。”

“关掉监视设备，斯内克。”

斯内克照办了：“好吧，这样就行了。”

“很抱歉，但我不想让坎贝尔听见。”

“好吧，什么事？”

“五角大楼的一个朋友告诉了我一件事，之前的情报也是他提供的。药品信息协会（DIA）最近开发了一种新的暗杀武器。”

“暗杀武器？什么意思？”

“斯内克，你听说过被称作‘死狐病毒’的东西吗？”

“不久之前刚听到过这个词，在利奎德和山猫的对话里。”

“这好像是一种只会作用于特定人类对象的病毒，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

“教官，不要绕圈子了。你到底想说什么？”

“实在太相似了。”

“什么？”

“死因。阿姆斯军工的总裁和DARPA的局长，也就是诱饵章鱼，他们都是因为类似心脏病发作的症状而死去的，没错吧？”

“所以呢？”

“死狐病毒会让目标人物的心脏麻痹。”

斯内克听到这儿停止了前进，斜斜地靠在冷冻仓库前的隧道里。

“你是说这全是内奥米搞的鬼？”

“斯内克，好好想想。内奥米给你注射了什么东西吧？”

该死的纳米机器。

“她的确处在最适合往你身体里注射某种东西的立场上，但我不知道她的动机是什么。”

“上校知道这件事吗？”

“很难说。”

“那好吧，我去问他。”斯内克切换了频率，“上校？”

“什么事，斯内克？”坎贝尔的声音听上去十分疲倦，而且显得有些紧张。

“内奥米的事进展得怎么样？”

“她现在遇到了大麻烦，原来她一直在用暗号给阿拉斯加的基地报信。虽然这很难让人相信，但我们已经确定她是恐怖分子的同伙。”

“确定吗？”

“啊，看来是。她正在接受询问。”

“询问？”

“那个……虽然我不想太粗暴，但潜水艇上没有自白药之类的东西。”

“一旦得到什么信息记得通知我。”斯内克接着又转回了米勒教官的频道，“教官，这下糟糕了。”

“果然是她。”米勒回答道。

“内奥米她……真是难以置信。你觉得制作这种病毒的也是她吗？”

“除了她还有谁？这种病毒好像会直接攻击遗传基因。如果猎狐犬的基因士兵被感染，那他们也会成为攻击目标。”

“为什么要这样……”

“但如果是她制造的病毒，那一定会有疫苗，对吧？”

“啊。”

“所以她应该会把死狐病毒的疫苗带在身边，必须要把它找出来。”

“不过我现在还有更大的麻烦要处理。为什么你会对这件事这么在意？”

“斯内克，说不定连你也已经感染了。”

“但我现在根本对此无能为力，不是么？”斯内克高声说道，“很抱歉，我能做的只有把这件事告诉上校而已。还有更重要的工作等着我去做。”

说完，他切断通信，走进了冷冻仓库。

内奥米·亨特把热水倒在脸上，看着卫生间镜子中的自己。虽然受到了宪兵的质询，但并没有她想像得那么严厉。负责人的语气虽然恶狠狠的，可并没有对她动粗。不管怎么说，她此刻身处一艘停在白令海水下的军用潜水艇里，军方能做的事十分有限。这为内奥米提供了争取时间的机会。

擦干脸上的水珠后，她伸手拉了拉贴身的职业装下摆，然后走出卫生间，来到走廊，路过司令室的时候朝里面瞥了一眼。坎贝尔上校正在和技术人员商量着什么。可能他还不知道询问已经结束了。

内奥米·亨特抓住了这个机会。

她径直走进自己的房间，拿出了后备的CODEC。

斯内克离开直通溶解井仓库的货运电梯后，汗水一下子便涌了出来。对于刚刚经过冷冻仓库的他来说，整个身子一下子感到了温暖。当初他经过这里时杀死的士兵已经被人从溶解井旁边带走了，在仔细观察了周围的情况之后，斯内克才迈步真正地走进这个区域。他躲在电梯旁的凹陷处，注意不让别人从其他位置发现他，同时集中精神寻找在空中通道和楼梯上活动的东西。监视摄像头好像再次启动了，他见状抽出SOCOM，瞄准离自己最近的监视设备，一枪把它打成了碎片。处在更高位置的两台摄像机则用狙击步枪分别破坏。

有脚步声渐渐朝电梯这边靠近，一名士兵随后出现在了斯内克的视野里。他也许听到了刚才的枪声，正在用通信装置呼叫增援。斯内克虽然在凹陷处守株待兔，但那名士兵在前往这里的途中忽然放慢了速度，警戒地慢慢接近。

“谁在那儿？出来！放下武器！”

斯内克蹲在原地一动也不动。其实对面的士兵根本就没发现他。但当他又朝斯内克所在的位置走了两、三步之后……

在士兵做出反应之前，斯内克已经扑了出去，一脚将对方手中突击步枪踢飞，然后一转身，猛地踹在了士兵的肚子上。斯内克挥动手臂在对方脸上猛击一拳之后，那名男子就像一团烂泥般倒在了地上。

斯内克往四周一看，确认这里只有自己一个人后，从腰带里取出了PAL钥匙，把它放在溶解井的边缘。这次钥匙的变化速度比刚才快了不少，一分钟以后就开始放射温暖的红光。

传奇佣兵赶紧抓起钥匙，朝电梯方向跑去。

正当斯内克准备全速穿过冷冻仓库时，CODEC忽然响了起来。他并不认识液晶显示器上的频率。

"斯内克？听得见吗？我是内奥米。"

斯内克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按下接收键："内奥米！怎么回事？"

她回答的声音很小，语速却很快："坎贝尔上校和其他人现在很忙，我用了其他的CODEC。"

"内奥米，上校说的都是真的吗？"

对方显得有些迟疑："没错……但是，关于我的一切不全都是假的。"

斯内克怀疑地问道："你是谁？"

"我不知道。"

"别开玩笑。"

"不，是真的，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真正的名字，也从没见过父母。我现在的名字、出生地，全是用钱买来的。但我的确从事的是遗传学研究。"

"我明白了，你一定是想弄清楚自己真正的身分吧。"

她无视了斯内克的讽刺："没错。我想知道自己来自哪里，年龄、人种……任何信息都行。"

"内奥米……"

"我是八十年代在罗得西亚被人捡到的……一个脏兮兮的孤儿。"

"罗得西亚？现在的津巴布韦？"

"对。罗得西亚在一九六五年以前一直是英国的殖民地，有很多印度人在这里工作。我的肤色或许就源自他们。但我连这一点也无法确定。"

斯内克一边朝维修基地走去一边继续和内奥米的谈话："内奥米，你太拘泥于自己的过去了。只要知道现在的自己究竟是什么人，那样就足够了。"

"知道现在的自己是谁？为什么要这样想？周围明明没有一个人理解我的心情！"说到这儿，内奥米深呼吸了几次，然后用冷静的声音继续说道，"我一直都是一个人……直到和哥哥相遇……和他相遇。"

"哥哥？"

"没错。弗兰克·耶格。"

"你说什么！"

"当时他还是一名年轻的士兵……就是他在赞比西河河畔把快要饿死的我带回了家，把自己的干粮分给我。没错，就是弗兰克·耶格。那个被你杀死的男人，我的哥哥，我惟一的亲人。"

"灰狐？"这件事让斯内克头晕目眩，甚至产生了呕吐的冲动。

"我们一起活着离开了那个地狱，弗兰克和我，哥哥他一直在保护着我。他是我的惟一……与过去惟一的联系。"

"是弗兰克把你带到美国的？"

"不。我在莫桑比克的时候，他来了。"

"他？大首领？"

"对。把我们带到这个'自由国度'，带到美国来的就是他。"

斯内克穿过冷冻仓库，进入了地下隧道。

"但他和哥哥为了继续战斗下去而返回了非洲。然后你杀死了我的保护者，让哥哥身负重伤。为了向你复仇，我后来加入了猎狐犬。因为我觉得在这支部队里遇到你的几率是最高的。然后就每天祈祷能早日遇见你。这两年来，我一直在等待。"

"为了杀死我？除此之外你什么也不关心？"

"没错，在这两年里，除了你我什么也不想，就像一个扭曲的强迫症患者一样。"

为什么，这个词在斯内克胸口里呼之欲出。他曾经以为自己和这位医务人员心有灵犀，但那竟全都是他的错觉。

“你现在还恨我吗？”

“准确地说不能叫‘憎恨’。关于你……我弄错了一件事……”

“是指利奎德和其他人吗？”

“我也要向他们复仇！”

斯内克忽然想到了一件事：“内奥米，杀死那位医生的不会是你吧？对灰狐进行遗传基因实验的医生？”

“克拉克博士？不，她是弗兰克杀死的。我后来知道这件事后，决定帮忙把哥哥藏起来，让他躲避政府的追捕。”

斯内克有些疑惑地问道：“也就是说……那个忍者，也就是灰狐，是为了杀死我才到这里来的？”

“不，我不这么认为。他只是为了和你战斗才来的。以前我并不知道这件事，但是现在……我想我能理解了。想和你再战斗一次……哥哥他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活的。我想应该是这样。”

斯内克停下脚步，斜靠在隧道的侧壁上：“弗兰克他……”老友的相貌在他眼前一闪而过，但现如今却被那奇异的外骨骼包裹，变成了一名机器忍者，“内奥米，能告诉我一件事吗？”

“你是指死狐病毒？”

“没错。”

“死狐是一种只会杀死特定人物的反向病毒。它首先会感染目标身体里的巨噬细胞。死狐病毒含有非常‘聪明’的酵素，由蛋白质制造。这种酵素被设定为只对细胞中的特定遗传基因起作用……”

“也就是说，它能够识别目标的DNA，没错吧？”

“是的。它们会对特定DNA作出反应，迅速活化，然后利用巨噬细胞制造TNF ε 。”

“那是什么东西？”

“细胞因子中的一种，能加快细胞衰竭的氨基酸。血液会把这种TNF ε 搬运到心脏，然后附着在心脏细胞中的TNF接收结构上。”

“然后……诱发心脏麻痹？”

“心脏细胞会很快进入休克状态，是非常极端的细胞凋亡过程。然后感染者就会死。”

“细胞凋亡……也就是心脏细胞的自杀。该死的，内奥米，你是为了杀死我而设计了这东西吗？”

对方沉默了，只能听见顺畅的鼻息声。

“我还有多少时间？”看到她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后，斯内克催促道，“内奥米，我没有指责你的意思，但我现在还不能死。我还有必须要完成的事需要去做。”

“不，斯内克……决定用死狐病毒的并不是我。”

“你的意思是我弄错了？”

“是的。你是作为这个任务的组成部分而被注入了死狐病毒。这件事我刚才就想告诉你。不，不仅如此。我真正想对你的说的是……”

但她的声音忽然被一名男子的怒吼打断：“喂！你在这儿干什么！”

内奥米惊叫一声，接着是发生争斗的杂音。她的CODEC落在了地板上，斯内克这边的液晶屏幕上顿时一片雪白。

“内奥米？发生了什么事？内奥米！”

接着传来的是坎贝尔上校的声音，显示屏也复原了：“斯内克，内奥米已经不允许再和你联络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上校？”

“内奥米已经被开除出这支特别部队。”

“她怎么样了？”斯内克吼道，“死狐病毒是这次行动的一部分是什么意思？上校，让我再和她通话！”

“不行。她已经被逮捕了。”

斯内克震怒了：“上校，你这是在背叛我！”

“斯内克，没时间说明了！事情并不像你想像的那样。你的任务是阻止Metal Gear！听见了吗？”

“我听得很清楚，上校先生。我现在就去把一切都了结！”

斯内克切断通信，再次走入维修基地。还没确认这里有没有其他人，就匆匆忙忙地爬上Metal Gear，跳到通道上，从腰带里取出钥匙插进最右边的笔记本电脑里。

“PAL密码三号确认。”女性的声音再次响起，“PAL输入完

毕，起爆密码启动，发射准备完毕。”

“什么！”斯内克大叫道，“混蛋！为什么会这样！我想要的是让发射失效！”他抓其笔记本电脑用力摇晃，“你刚才说什么！”

刚才被斯内克用手榴弹炸开的金属门所在的位置新安装了一扇牢固的防盗门，就在他抓狂不已的时候，这扇门发出巨大的声响猛地关了起来。维修基地顿时灯火通明。

Metal Gear苏醒了。

23

CODEC发出熟悉的电子通知声，是米勒教官。

“真是谢谢你，斯内克！这样一来发射准备就全部完成了。现在已经没人能阻止Metal Gear了。”

怎么会这样？斯内克不禁有些怀疑自己的耳朵：“教官？你在说什么？”

“是你找到钥匙，并且帮我们启动了核弹头。这难道不应该感谢吗？那个可恶的形状记忆合金给你添了不少麻烦，真是抱歉。”

“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们没能从DARPA局长那里问出密码。即使螳螂使用他的超能力也没能读出局长隐瞒的情报。而且山猫还在审讯过程中不小心把他给杀了。这样一来，我们就没法发射核武器了，当时还真有些担心。没有了核威胁，我们的愿望绝对不可能实现。”

斯内克摇了摇头。这是在做梦吗？而且是个噩梦。米勒教官究竟在说些什么！

“什么意思？”斯内克对着CODEC大喊。

“没有起爆密码，我们只能去找其他办法。想到这儿……我们觉得你可能会派上用场。”

“什么！”

“一开始我们以为你知道密码，所以想从你那里问出来。让诱饵章鱼化妆成DARPA的局长正是出于这个目的。不幸的是，对诱饵章鱼来说，那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死狐病毒。”

斯内克因为愤怒而脸色铁青：“也就是说，你们从一开始就是这么打算的？让我帮你们输入起爆密码？”

“就算是你，恐怕也没想过自己可以一个人走到这一步吧？火神渡鸦和狙击雪狼都想要杀死你。他们并不知道我的计划。”

斯内克牙关紧咬，这个男人绝不是米勒教官：“你到底是谁？”

“总而言之，发射准备已经完成。只要让世界了解这件武器的威力，华盛顿一定会交出死狐病毒的疫苗。事先准备的王牌，看来用不上了。”

“王牌？”

“五角大楼使用你当潜入者这个计划，其实已经成功了……就在那间拷问室里。”米勒哈哈一笑，“斯内克，只有你一个人被蒙在鼓里。真是可怜啊。”

“你是谁？”

“干脆把你想知道的全都告诉你吧，如果你到我身边来的话……”

“你在哪儿？”

“离你很近。”

坎贝尔上校忽然打断了两人的谈话：“斯内克，这个人不是米勒教官！”

男子回答道：“已经太迟了，坎贝尔！”

上校继续说：“斯内克，我们刚刚在米勒教官的家里发现了他的尸体，是昨天晚上被杀的。可能是为了防止他用CODEC和我们联系，具体原因不明。其实我们一直在搜寻这个冒牌货的位置，但始终搞不清楚他是怎么和你取得联络的。美玲刚才告诉我，这家伙的信号来源竟然是基地内部！”

“那这个人究竟是谁？”斯内克问道。

“斯内克，正在和你说话的是……”

“是我啊，兄弟。”利奎德取下可以改变声音的变声装置说道。

“利奎德！为什么……”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就去死吧！”

斯内克从观察窗看到了坐在Metal Gear驾驶舱里的利奎德，此刻他正朝斯内克挥手，示意自己的兄弟到下面去。

愤怒的斯内克猛地抽出SOCOM朝玻璃窗射击。但理所当然的，子弹全都被反弹了回来。

“斯内克！”奥塔肯喊道，“这是防弹玻璃，普通的子弹对它没用！”

斯内克接着朝房门走去，几乎按遍了所有的按钮，但大门纹丝不动。看来利奎德刚才封锁了整个房间。

“能打开这里的门吗？”

“我试试，稍等一会儿。”

斯内克再次朝窗外望去。看到利奎德似乎正在熟悉控制面板的操作，巨大的Metal Gear在整个平台上来回走动。那个男人是出色的驾驶员，相信他很快就能掌握这个怪物的控制技巧。

“快点儿，奥塔肯！没时间了！”

“再等一会儿……”

该死的！

斯内克挥起一拳狠狠打在金属大门上，但却完全没有感觉到疼痛。

“我正在入侵保安系统。”

利奎德那让人后背发凉的笑声通过霸王的音频系统在整个维修基地里回响。

“快点儿，奥塔肯！”斯内克再次催促道。

“还差一点儿……一点儿……好了！”

大门应声打开。斯内克跑到损坏的空中通道里，绕过被手榴弹炸出的大洞朝下面看，远远望着利奎德新到手的危险玩具。

“索利德·斯内克！请到下面来！”利奎德带着综艺节目主持人

的语气嘲笑似的说道。

Metal Gear距离通道的已经很远了，根本不可能跳过去，那他要怎么下去呢？正想到这儿，底部平台的一部分忽然向上升了起来。利奎德可以在座舱里进行操纵。斯内克虽然不知道这是一个液压驱动的升降机，但也没感到有什么奇怪的。

当平台靠近通道后，斯内克跨步迈了上去。之后利奎德反向操纵液压装置，开始让平台缓缓地下降。利奎德这时高高举起了他假扮米勒教官时戴在脸上的太阳镜。

“你是怎么解开门锁的，斯内克？干得不错嘛。”斯内克一声不响地抽出了SOCOM，“呵呵，居然用枪指着自己的兄弟。”

“为什么要假扮成教官？”

“因为这样比较容易操纵你。你干得的确不错。”

升降机到达平台的底端后，斯内克上前几步走了出来，利奎德接着说道：“五角大楼的那帮人或许会和你说同样的话。”

斯内克被彻底激怒了：“你到底在说什么！”

利奎德摇摇头，很不屑地说道：“什么都不问，只是单纯地执行命令。你已经失去战士的骄傲，成了一个只会服从命令的棋子，斯内克。”

“什么？”

“阻止核武器发射，救出人质……这一切全都只是诱饵！”

“诱饵？”斯内克走到离霸王还有十米远的地方站定，对面的巨大机械也停止了活动，正对着他。

“五角大楼只是想让你和我们接触而已。诱饵章鱼和阿姆斯军工的总裁正是因为你而死的。”

“怎么可能……”

“事情就是这样！你是为了杀死我们才被送到这儿来的。这样他们就能毫发无损地得到Metal Gear和基因士兵的尸体了。五角大楼从一开始就只是把你当成了一个扩散死狐病毒的媒介罢了！”

“你这个骗子！”斯内克大叫道，“你的意思是内奥米和五角大楼是一伙的？”

“那些重要人物是这么想的。不过内奥米·亨特博士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人。”

“什么意思？”

“我们往五角大楼里派了间谍。根据他传回来的情报，内奥米在行动开始前不久变更了死狐病毒的程序。不过她用的什么方法、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不知道。”

所以她才会被逮捕？斯内克忽然想到。说不定连坎贝尔也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完全不知道她是为了无聊的复仇而活的。”利奎德继续说，“也不知道她给死狐病毒进行了怎样的更改。不过，这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我已经把病毒疫苗加在了向华盛顿提出的条件上。”

斯内克稍稍把枪口放低：“真的有疫苗吗？”

“当然应该有！但这件事只有那个女人知道。而且，说不定我已经不需要那个东西了。”

“为什么？”

“你自始至终都在和我们所有人接触。也就是说，我们肯定全都感染了那种病毒。虽然阿姆斯军工的总裁和诱饵章鱼很有可能是因为感染了死狐病毒而死的……但山猫、我、还有身为传播者的你，都没有明显的症状。”

难道说病毒有缺陷？

“如果你没死的话，我也就没有担心的必要。是吧？不管怎么说，我们的遗传基因编码是完全相同的。”

“难道那是真的？你和我是……”

“没错，大首领可以说是我们的父亲。我们俩的确是双胞胎，但并不是普通的双胞胎。而是被受到诅咒的遗传基因联系到一起的两个人。所谓的‘魔童计划’。你的运气不错，继承了老爸全部的优质遗传基因，而我则继承了劣质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把你培养成最优秀的孩子，而我存在的理由，就仅仅是为了让你诞生而已。”

这突如其来的事实让斯内克差点儿笑出声来：“难道是因为他们相比起来更喜欢我吗？”

“没错！我是用你残留下来的部分制造的。从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就被当作垃圾对待，你明白我的感受吗？”

斯内克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他盯着坐在驾驶舱里的男子，试图理解他刚才说的那一番话。

“但是……”利奎德伸出食指，“老爸选择的是我。”

“所以你才会对大首领的想法这么执着？是因为扭曲的亲情吗？”

“亲情？这是憎恨！老爸他总是瞧不起我！所以我现在才要复仇！你应该明白吧，兄弟。是你杀死了我们的父亲！夺走了我复仇的机会！所以我要完成老爸未竟的事业，我要超越他！彻底破坏他！”

斯内克哼了一声：“简直和内奥米一模一样。”

“只要和你不一样就行了。我和你不同，我把包含在遗传基因里的命运当成是自己的骄傲！”

“把这个也塞进去吧，你这混蛋！”

斯内克忽然举起SOCOM连开数枪。但驾驶舱的保护盖在转瞬之间便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将子弹一一弹开——那里安装的显然也是防弹玻璃。利奎德的笑声再次回荡在维修基地的空气中。

“刚才是你最后的机会，斯内克！这台了不起的新武器制造的第一抹鲜血将会从你身体里喷涌而出！真是光荣啊！这就是你的好兄弟送给你的礼物！听好了斯内克，这台武器的力量，将会把我们引向未来！”

伴随着利奎德狂妄的叫嚣，Metal Gear像远古的恐龙一般发出了刺耳的嘎吱声。

该死的！连音响效果都这么惊人！

紧接着，十二点七毫米口径的机枪开始对准斯内克喷出骇人的火舌。还好斯内克预料到了这一点。之前遇到的敌人全都会在扣动扳机之前慷慨激昂地演讲一番。问题是演讲何时结束，战斗何时开始。多亏有迄今为止的经验和训练，让斯内克可以读懂敌人的目光、表情以及说话的腔调。因此抢在聒噪的对手之前做出反应，对他来说是很简单的事情。然而，如果这个对手坐在人类开发出的最尖端战争兵器

里，则又是另外一种情况。

话虽如此，斯内克还是很清楚利奎德停止演说并发动攻击的时机。在对方的手指碰到扳机的那一刻，斯内克便已经一个侧滚翻逃到了机枪的扫射范围之外。他从平台的边缘向外一跃，在空中翻滚一圈之后落到了“壕沟”的另一侧。

斯内克沿着墙壁往前跑。Metal Gear一边转身一边朝前方迈了三步，整个机体再次发出雷鸣般的噪音。安装在座舱顶端的高精度镭射光一瞬间把堆在一旁的木箱割了个粉碎。斯内克在千钧一发之际猛地停下脚步转换前进方向，又一次越过“壕沟”，稳稳地站在平台上。在刚才的逃跑过程中，他从口袋里取出干扰碎箔手榴弹，拔掉保险，在扔向驾驶舱的同时虔诚祈祷这东西能扰乱霸王的瞄准设备。接着他又取出一枚破片手榴弹扔向座舱。虽然威力强大的炸弹在碰到盖在座舱上的玻璃后立刻爆炸，但硝烟中的防弹玻璃似乎毫发未损。

利奎德接着使用“方阵-F”对人导弹应战。斯内克用力朝旁边一扑，虽然勉强躲过了最猛烈的冲击，但却被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推到了怪物的脚下。在那一瞬间，斯内克只能茫然地抬头看着居高临下的霸王。从这个角度看过去，Metal Gear果然非同凡响。这的确是一件值得全人类都为止感到骄傲的作品……一个将要毁灭他的恶魔。

到底要怎样才能击败它？

斯内克甩甩头驱散脑海中的阴霾，此刻Metal Gear正抬起它巨大无比的脚掌朝斯内克踩过来。侧滚躲开之后，象腿一般的机械装置猛地落在了平台上。整个维修基地就像经历了一场小规模的地震一般。

毒刺导弹！只有用那个了！

他艰难地站起身，迅速绕到Metal Gear背后。装毒刺的长方形木箱在基地的另一头，要去那儿得横穿整个平台。虽然自己很可能会受到攻击，但除了拼命跑到那里去以外，斯内克再也想不出别的办法。就像是在奥运会上争夺金牌一般，斯内克拿出全身的力气开始了狂奔。而利奎德则用子弹让斯内克的冲刺变得更加困难，每当他想要改变斯内克在平台上的“Z”字型行进路线时，就会用机枪撕裂对方脚下的地板。斯内克好不容易来到距目的地还有一般距离的位置时，风暴

般的弹丸一下子拦住了他的去路。斯内克只要用力向前飞扑，在地板上滚了一圈。正因为这个动作，他的整个身体都处于了极其危险的无防备状态。

利奎德哈哈一笑，朝着天花板发射了几枚“方阵”导弹。火箭弹炸开金属打造的顶棚，让大量瓦砾倾注到平台上。斯内克为了不被这些或大或小的碎片砸中，接连不断地朝“壕沟”滚去。当然，对Metal Gear来说，这些碎块只不过是纸屑般的东西。

斯内克抬头看了一眼“壕沟”，只能再跳进去了。要想拿到毒刺，就只能这么干。

想到这儿，他用力憋了一口气，闭紧双眼——没时间戴上护目镜了——往泥泞的污水里纵身一跃，就像只山椒鱼一样。他用自己最快的速度在水里拼命游着，拐过一个弯，在自己放置武器的地方重新浮上水面，一边在喘气声中寻求新鲜空气，一边往岸上爬。就在这时，Metal Gear的镭射光切开他头顶的空气，将斯内克眼前的墙壁割成了碎片。斯内克为了躲避朝自己袭来的金属和水泥块再次沉入水底，同时感到了像是被猛击上百拳一般冲击。利奎德再次仰天长笑，整个基地里挤满了霸王带来的恐怖气氛。

斯内克好不容易爬到装武器的木箱旁，把两只手搭在包装毒刺导弹的盒子上。打开盖子之后，斯内克取出发射器主体放在地板上，然后再慎重地取出三枚导弹中的一枚装进发射器。准备好之后，斯内克慢慢地站了起来，直面眼前的庞然大物。对方正耸立在堆满整个平台的瓦砾之中。

朝哪里攻击？天线罩！也就是Metal Gear头顶那个控制着雷达、探测器、瞄准设备的“盘子”。那一定就是这台武器的“阿基里斯之踺”！

米勒教官，睁开眼看看吧，我这就为你报仇！

斯内克扣动扳机，从发射机中射出了毒刺导弹。虽然肩部感受到了明显的后坐力，但那让斯内克感到十分安心。导弹直接命中目标，剧烈的爆炸过后，整台Metal Gear猛地一晃。但天线罩并没有被摧毁，还在继续发挥着它的功效。导弹的确对它造成了伤害，但

是还不够。

还有两发。想要达成这个目的，斯内克还需要把剩下两枚导弹全都发射出去。但在他转身去拿第二枚导弹之前，利奎德毫不留情地朝那堆木箱发射了铺天盖地的飞弹。斯内克用力向旁边一跃，翻滚着逃进连接维修基地和冷冻仓库的隧道里，免于受到爆炸的影响。整个基地都因为这个攻击而晃个不停。

“出来，斯内克！”利奎德大吼，“你应该不是老鼠吧！赶快从洞里出来！”

怎么办？要是回去捡毒刺导弹的箱子，一定会被霸王炸飞的。应该有什么办法可以分散利奎德的注意力，但是……

“给我躲开。”

一个声音忽然从斯内克身后传来，他猛地回头一看，发现机械忍者就站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武士刀虽然收进了刀鞘里，但曾经是弗兰克·耶格的男子却用右手提着便携式火神炮。

“灰狐！”

忍者脸上的红光一闪而过：“名字……很早以前的名字。这比‘深喉’……要好多了。”

斯内克吃了一惊：“你就是‘深喉’？”

“你脸色可不太好，斯内克。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多了。”忍者慢慢朝自己走来，但斯内克很清楚他没有想要伤害自己的意思。

“灰狐，为什么？你想干什么？”

“我是死亡的囚徒。能够解放我的，只有你一个人。”

Metal Gear在隧道外高声尖啸。

“灰狐，快让开。”斯内克说，“想想内奥米，她是为了你才发誓报仇的。”

忍者对这个名字明显有反应。他停了一会儿，用手轻轻碰了碰自己的脸：“内奥米……”

“只有你能够阻止她。”

“不，我办不到。”

“为什么？”

“因为杀死她双亲的……正是我。”

斯内克面对这样的真相无所适从，只好等待忍者接着说下去。

“因为我那时太年轻了，无论如何也没办法对孩子下手。而且她实在是太可怜了，所以最后决定带着她一起走。我之所以把她当成亲生妹妹来抚养，就是为了抚平自己的罪恶感。她至今还把我当哥哥来看……”

斯内克把手伸向曾经的好友：“灰狐……”

但忍者躲开了他的安慰。

“表面上看起来，说不定我们就像是一对幸福的兄妹一样。然而，每当看到她的眼睛，我就感觉是她的父母在看着我。”说着，灰狐走到斯内克身边，抬手拍了拍他的肩膀，“可以替我告诉她吗，我就是凶手。”

“灰狐……”

“没时间了。这是‘深喉’送给你的最后一份礼物。”

斯内克还没来得及阻止，忍者便已经跑出了隧道，奔向巨大的怪物严阵以待的竞技场。

“哈哈哈，看看这个！”利奎德嘲讽道，“中东的人从不会猎杀狐狸，而是杀胡狼。这也是猎狐犬的光荣传统！你的外骨骼究竟有多坚固？斯内克，难道你想躲在旁边眼睁睁看着他死？”

灰狐对着驾驶舱大喊：“被逼入绝境的狐狸可比胡狼危险得多！”

话音未落，忍者便举起火神炮对准驾驶舱射击，这可比手榴弹的威力要大得多。Metal Gear的机枪也不甘示弱地进行了还击，有好几发子弹都命中了忍者的身体——然而，他的外骨骼却将一颗颗弹丸全都反弹了出去。灰狐朝旁边一滚，以闪电般的速度移动到了基地的另一个角落。

“给我好好待着，你这混蛋！”利奎德高声大喊。

斯内克则找到了离自己并不太远的毒刺导弹包装箱。灰狐吸引住了利奎德的注意力，现在正是进攻的机会。他跑过去之后取出第二枚导弹装进发射器，之后大跨一步迈过“壕沟”，前进到平台的中央位

置。虽然Metal Gear正背对着他，但依然能够看到关键的天线盖。斯内克扛起武器，瞄准目标后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这一次攻击差点儿把天线盖整个从霸王的身体上剥落。而Metal Gear就像是能感觉到疼痛的猛兽一般，发出的咆哮声足以匹敌上千头大象的巨吼。接着开始不断摇晃，和突然失去视力的人并无二致。利奎德拼命想要保持住平衡，安装着电磁轨道炮的手臂在空气中胡乱抓扯。

当斯内克取出第三枚，也是最后一枚导弹装进发射器中时，灰狐再次钻到机械巨兽的面前，将火神炮瞄准天线盖发动攻击。但那巨大的右臂准确地一挥，将灰狐击倒在地，紧接着朝他压了过去。看到忍者在巨爪下拼死挣扎后，利奎德又抬起了左脚，想要将对方彻底碾碎。斯内克倍感震惊地看着这一切。

一切都在转瞬之间发生。当利奎德为了让左脚能够踩下去而抬起右手时，机械忍者也射出了最后一发火神炮的子弹。Metal Gear的左脚分毫不差地落在了灰狐身体正上方，那最后一颗子弹也击中了天线盖的中央。Metal Gear的顶端顿时燃起熊熊大火，巨大的“盘子”顷刻间崩落下来。但被巨兽踩在脚下的弗兰克·耶格并没有因此而摆脱灭亡的命运，整套外骨骼不断溅射出残忍的火花。

“了不起！”利奎德叫道，“他的确有资格被冠以‘灰狐’这个代号。不过，他的命运到此为止！”

由于毒刺导弹和火神炮造成的损害，让Metal Gear陷入了远超利奎德预计的窘境之中。整个上半身全都被熊熊的火焰和激荡的电流包围，怎么也缓和不了。包裹住驾驶舱的防弹玻璃也已经不复存在，整块掉在了地板上，让利奎德的身体完全暴露在空气中。战斗开始以来，笑容还是第一次从猎狐犬的指挥官脸上消失。Metal Gear在平台边缘东倒西歪地前进着，完全不受控制，像个受伤的动物一样不停惨叫。它的一只脚已经踩进“壕沟”里，眼看就要摔倒下去，但Metal Gear很快连带一部分平台一起将腿抽了回来。

斯内克朝灰狐被碾压的身体狂奔而去，跪在他身旁。红色光芒十分微弱，呼吸也微弱得几乎听不见声音。外骨骼已经完全被破坏，机

械忍者身负重伤。斯内克检查了一下头盔，很快便找到了将它固定在脸上的开关，于是赶紧把这块金属罩子取下来。弗兰克·耶格那张布满伤痕的脸终于重见天日。

他轻声说道："这样……就能……在你之前死去了。"

"振作点儿，灰狐！我这就带你走！我们去找人来救你！"

灰狐对斯内克的话没有任何反应。他知道一切都已经太迟了："桑给巴尔那一战之后，我便远离了战场，每天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有光的地方，总会有影子……不过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斯内克，我们既不是政府的工具，也不是其他任何人的工具！虽然战斗是我们……惟一……惟一擅长的事，但我们至少一直在为自己相信的东西而战。永别了……斯内克。"

"灰狐！别这样！"

但他的好友依然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那个男人渴望得到死亡，现在他如愿以偿了！"利奎德通过Metal Gear的扩音器嘲笑道。虽然他总算重新控制住了霸王，但钢铁巨兽的步伐依然蹒跚。

斯内克在好友的尸体旁跪坐了片刻，但最终慢慢地握紧了毒刺导弹的发射器。

"明白了吗？你谁也保护不了！连自己也是！接下来……你去死吧！"

转瞬之后，斯内克扭转身体，将发射器扛在肩膀上，瞄准驾驶舱发射了导弹。一阵惊人的爆炸随即发生。这不仅仅是毒刺导弹的作用，而是位于座舱附近的Metal Gear中央电脑和动力源同时被破坏的结果。霸王的整个身体完全被烈焰包裹了起来，利奎德也忍不住发出了惨烈的叫声。斯内克抬起手护住脑袋，从手指的缝隙中看到Metal Gear激烈地震颤，最终"跪倒"在地上。紧接着，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就像一座大厦般轰然倒下，各个部分也发生了一连串的爆炸。

在高温和冲击波的包围下，斯内克的意识转瞬之间便远离了他的身体。

朦胧的感觉渐渐消退，斯内克终于睁开了眼睛。阴暗的维修基地里到处都是燃烧的瓦砾和钢筋，黑烟接连不断地往上涌。此刻他正躺在一块坚硬的东西上，对这种触感似乎并不感到陌生。

斯内克潜入装束已经被脱掉了，整个上半身一丝不挂，只穿着像游泳裤一样的贴身短裤。

“你又赖床了，斯内克，像平常那样？”

斯内克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发现利奎德就站在离自己只有五、六米的地方。他也和自己一样，除了短裤什么都没穿。

“利奎德。”斯内克呜咽道，“你还活着。”

“我是不会死的，只要你还活着。”

斯内克用手肘勉强地支起上半身。虽然没有受太严重的伤，但全身布满了伤痕，就像被巨大的铁锤狠揍了整整两天似的。

“很遗憾。”斯内克说，“你的叛乱看来是失败了。”

“你认为Metal Gear被破坏之后，我就会放弃战斗吗？”

斯内克直起上半身：“战斗？你真正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再造那个我们曾经身处的，所有战士都能获得荣誉的世界。获得我们应得的荣耀。”

“那是大首领的白日梦吧。”

“是他的遗言！老爸年轻时，东西方正处于冷战之中，世界需要像我们这样的人。那个时候，我们也曾得到高度的评价，被周围的人所需要。但现在情况不同了。骗子和伪善者控制了这个世界，战争也不再和以前一样。世界已经不需要我们了，我们的居所正在不断消失。当今的世界拒绝像我们这样的人。你应该也能感受到吧。”

直到这个时候，斯内克才注意到自己究竟在哪儿。他和利奎德都站在Metal Gear崩塌的躯体上。肯定是利奎德在斯内克失去意识时把他带到了这个维修基地里的制高点上。

利奎德指了指已经被破坏的霸王：“只要拿到十亿美元，就能给这个脆弱的世界带去混乱，我们也能得到荣誉。纷争会带来纷争，孕

育出新的仇恨。只要达成这个目的，我们的影响力就会不断扩大。”

斯内克面对这个男人的扭曲观点，不禁叹了口气：“但只要还有人类存在，不就一直会有战争吗？你何必费心去制造？”

“但问题的关键是平衡。老爸他知道这种微妙的平衡。”

“只有这个理由吗？”

“有这个就足够了，对吧？对于像我们这样的战士来说，这就足够了。”

斯内克站了起来，他本以为自己会有些不稳，但身体却意外地结实：“我不需要那样的世界！”他最后说道。

“哈哈！你这个骗子！那你为什么在这儿出现？为什么明知被上司欺骗还要完成任务？为什么到这儿来？我告诉你吧！因为你喜欢杀戮，这就是原因！”

“什么！”

“你想否定是吗？可我却亲眼看到你差不多杀死了我所有的同伴。”

“那是，自卫……”

“好好看看你杀人时的表情吧！”利奎德笑道，“充满了战斗的喜悦。”

斯内克摇摇头：“没有那种事！”

“你内心里装着一个杀手，没必要否定！我们就是这样被制造出来的。”

“制造？”

“‘魔童计划’！恐怖的孩子们！他们就是这样称呼这个计划的。开始时间是七十年代。他们打算用人工的方法制造出最强的士兵。而作为典型样本被选中的，就是那个号称世界第一的战士兵！”

“大首领么……”

利奎德似乎乐此不疲。他上前一步，配合着手势向斯内克说明：“不过……老爸在战斗中受了伤，当他被送到医院时，意识已经不清醒了。他们就是在那儿用老爸的细胞制造了我们。用二十世纪的类比克隆技术和超级婴儿组合法。”

他到底在说些什么？

“超级婴儿组合法？”

“他们用父亲的细胞让一个卵子受精，然后把它分成八个克隆胚胎，将胚胎分别植入女性的体内，在这个过程中有六个婴儿为了强化剩下的两个而夭折。你和我，原本都是那八个孩子中的一部分！”

听着利奎德的话，斯内克再次感到愤怒又回到了自己大脑之中。也许一般人都会把这当成是胡言乱语，但斯内克很清楚，这就是事实。

“剩下六个人为了我们而牺牲了。早在出生之前，我们俩就已经是杀人犯了！”利奎德咧嘴一笑，“最后剩下你和我。拥有相同DNA的两颗受精卵。然而……他们的计划并没有结束。”利奎德不再冷笑，而是换上了一副严肃的表情，“他们把我当成了试验用的小白鼠！为了制造只包含优质遗传基因的基因序列……为了制造你，让我继承了所有的劣质遗传基因！是你……是你在我出生之前就夺走了我的一切！”

斯内克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只能握紧双拳，等待利奎德继续说下去。

“另外……老爸的孩子不只你我两个人。”

“什么？”

“基因士兵。他们也继承了老爸的遗传基因，但那些人和我们俩不同，是靠数字化技术操纵的士兵。只要‘人类染色体组计划’完成，人类拥有的所有秘密就会大白于天下。多亏有老爸的DNA，那群人发现了从战略思考到备受批判的‘杀人本能’在内的六十多种‘士兵基因’。这些基因后来被用在移植、治疗遗传基因等方面，制造了一大批次世代的特殊部队成员。就这样，基因士兵诞生了。也就是说，斯内克！你杀死的那些士兵都是拥有着和我们相同遗传基因的兄弟！他们都是由仿造了父亲遗传基因的核苷酸序列人工制造出来的兄弟！也是各种牺牲的产物！”

“牺牲？”

“人体实验。一九九一年的……海湾战争。军队悄悄给士兵们注

射了士兵基因。在数十万士兵身上发现的海湾战争综合症，就是这个的副作用。”

斯内克打断了他的话：“不对，造成海湾战争综合症的应该是反坦克武器中含有的劣化铀，这谁都知道。”

利奎德哈哈一笑：“这是五角大楼发表的报告中最牵强附会的一个！他们先说这是士兵们受到外伤后的精神压力障碍，然后又说这是化学武器或是生物武器惹的祸。什么毒气探测装置和抗沙林毒气的注射液，这全部都是为了掩盖机密的基因实验而编造出来的。”

“那么，参加过海湾战争的士兵提到的，也就是所谓的‘海湾战争婴儿’……”

“没错，那也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既然有基因士兵存在……说明那个实验成功了？”

“成功？愚蠢透顶！他们彻底失败了！我们差点儿被全部干掉！”

“什么意思？”

“你听说过不对称理论吗？这种理论认为大自然喜欢非对称的事物。那些已经灭亡的种族，全都体现出了‘对称’的特征。基因士兵也在为同样的事情烦恼——对称的征兆。我，还有你，都是这样。没错，我们的遗传基因等级已经濒临死亡。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引发疾病。正因为如此，我才需要获得老爸的基因情报。”

斯内克有些讽刺地回答道：“为了救助自己的家人而想要得到大首领的DNA吗？真是让人感动。”

“根据自然界的法则，家族成员之间是绝对不允许交配的。但为了生存下去，家人却会互相帮助。为什么？因为这样可以增加将自己的遗传基因带到新时代的机会。有血缘的至亲之间互相关爱，是很自然的反应。这也被称为‘利己遗传基因学说’。”

“你想说是你的遗传基因让你去拯救基因士兵的性命？”

利奎德无视了斯内克讽刺：“我无法和自己的遗传基因战斗，这是命运。所有的生命体都只是为了将父母的遗传基因保存下去而活着。所以我要听从自己的基因让我去做的事。然后再将它超越——为

了打破加诸在我身上的诅咒。”利奎德暂停了一会儿，接着平静地说道，“为了达成这个目的……我首先要杀了你。看看你身后吧，斯内克！”

斯内克小心翼翼地转过身，发现了平躺在电磁轨道炮上方的躯体。一名红发女子。

“梅丽尔！她还活着吗？”

“也许吧，至少几个小时前还活着。真是可怜啊，她不停地叫着你的名字。可怜的女人，居然爱上了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男人。”

“我有名字！”

“不，你没有！我们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就算有，那也不是我们真正的过去和未来。我们只是老爸——大首领的克隆人罢了。”

“放了梅丽尔！”

“那得等我们俩的事情有个了结后，只需要一点点时间。”

“你是指死狐病毒吗？”

“不。五角大楼好像已经知道Metal Gear被破坏了，于是作出了一个判断。我想他们不需要战斗损害报告吧。如果你想知道详细情况，可以去问问那位重要的上校先生。”

斯内克虽然不想这么做，但还是按下了CODEC的通信按钮：“上校，听得见吗？”

“啊。”坎贝尔回答，“能听见。”

“五角大楼想干什么？告诉我，上校！”

“豪斯曼现在接管了这次行动。他正搭乘AWACS（空中预警指挥机）朝这里飞来。”

“为什么？”

“为了轰炸基地。”

“什么！”

“不仅如此。装载着B61－13表面贯通战略核弹的B－2轰炸机已经从空军基地起飞了。”

“但是Metal Gear已经被破坏了！快告诉豪斯曼！告诉他这件事！”

“豪斯曼听说内奥米背叛了我们之后，很担心死狐病毒，既然现在不用担心Metal Gear会发射核武器，那么就需要做一些事，把已经发生的一切全都抹消掉。不管是什么事，他都会做的。”

“想用核弹，把知道真相的人、证据全都化为灰烬么……”

“不用担心，斯内克，我会阻止核攻击的。”

“怎么做？”

“我虽然只是名义上的长官，但这次行动的正式指挥权还在我手里。只要命令攻击延迟或是搅乱指挥系统，应该能为你争取一些时间。你们就趁那个时候快跑吧！”

“但是上校，那样一来……”

“没关系，斯内克。实际上，猎狐犬已经是秘密搜查的对象了。他们就是为了操纵我，才在演习前把梅丽尔调到基地去的。”

“这些混蛋！”

坎贝尔叹了一口气：“对不起。他们说要是想让梅丽尔活命，就得照他们说的做。斯内克，所以我劝你还是赶快离开那儿吧。”

“这样做好吗？对你岂不是很不利？”

“不用担心。对你撒了那么多的慌，现在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个了。”

“上校……”

“我现在就去命令中止轰炸任务。之后，就没办法回头了。另外……喂！你们干什么！”

CODEC忽然被切断。斯内克摆弄了一阵，最后恶狠狠地咒骂了一声。转瞬之后，美玲的脸出现在了屏幕上。

“斯内克！”

“美玲！上校他怎么了？”

“真是难以置信！”

“发生了什么事？”

“斯内克，上校他……”

由于有信号障碍，显示屏再次变暗。斯内克一边骂一边试图修复频率。但这次CODEC上出现了一张新的面孔。

是吉姆·豪斯曼国防部长。

“罗伊·坎贝尔已经辞职了。”男子说，“我是国防部长……”

“我知道你是谁！我要和上校说话！”

“由于泄露机密情报罪和叛国罪，他已经被拘捕了。”

“蠢货！”

“没错，真是个愚蠢的人。居然相信是他在指挥这次行动。”

“你这个混蛋！”

豪斯曼微微一笑，好像对此感到十分高兴：“我想这件事的证据一件都不会留下。总统他一定也希望这样吧。”

“是总统命令你这样做的？”

“总统他很忙，所有的职权全都在我手里。”

“你打算怎么向媒体说明对阿拉斯加的核攻击？”

“我已经准备好了能让他们接受的理由。恐怖分子由于操作失误，导致核弹爆炸。”

“这样会杀死这里的所有人。科学家、基因士兵、所有的人……”

“唐纳德·安德森——DARPA局长已经死了。”

“你没打算杀了他吗？”

“他是我的朋友。”

“就连他也打算杀死，那其他人的死活你更是顾不上了吧。”

“如果你交出光盘，说不定我可以考虑放过他们。”

“什么意思？”

“Metal Gear的实验数据！安德森应该把那个带回去了，也有可能在贝克那儿。”

“我没有！”

豪斯曼轻轻眯起双眼。大概他也不能肯定斯内克说的究竟是不是真话。

“算了，不要在意这件事。你和你的兄弟是七十年代的耻辱，是我们国家肮脏的秘密。因此，绝不能让你们活下去。真是可惜。炸弹还有一会儿就会落到你们那里去了，你们应该还有不少话想说吧，我

先告辞了。”

说完这句话之后，CODEC的联络便中断了。斯内克抬起头看着利奎德，从对方的表情来看，这一切都是他早就预料到的。

“我们无路可逃。”利奎德说，“还是在轰炸开始前做个了结吧！”他伸手指向斯内克，语气中充满挑衅，“是你夺走了我的一切！只有你的死才能让我感到满足！只有你死了，我才能拿回那些理应属于我的东西！”他指着梅丽尔说，“她就是这场终结之战的美丽牺牲品。你看到旁边的东西了吗？”

斯内克再次回过头去，这一次，他看到有一个黑色的箱子被绑在梅丽尔身边，她的胸口上则缠绕着复杂的布线。那上面一定装了定时器。

“那就是这场战斗的计时器！如果你赢了，她还有得救的可能。可以在死之前和心爱的人享受短暂的美好时光！”随后他又指了指自己所处的平台边缘，“超过这儿你就会掉下去，从这种高度往下落，谁也救不了你。”

斯内克走到平台边缘往下一看，虽然Metal Gear并没有站起来，但这依然是十分惊人的高度。一旦摔下去，肯定会当场毙命。

利奎德举起双拳平方在胸前：“来吧，兄弟，钟声敲响了。到场地里来。”

斯内克也握紧了拳头。空手搏击。虽然他不清楚对方究竟有多强，但利奎德肯定不知道米勒教官在空手搏击方面也是一位顶尖高手。

两名男子开始一边凝视着对方的双眼一边在狭窄的平台上缓缓侧移，从高处往下看，就像是在共同画一个圆圈一样。对两个接受过严酷训练，要求战斗时要将一切杂念排除在外的人来说，这哪是什么被破坏的机械兵器顶部——根本就是一个拳击擂台。不同的是，这里一名观众都没有，也没有拉着绳索的护栏。只要踏出界外一步，等待他们的就只可能是死亡。

利奎德最先发起了攻击。在让身体迅速向前闪动之后，一拳朝斯内克的正脸印去。对方出拳的速度实在太快，尽管斯内克不甘示弱地

立即抬手格挡，但下巴还是没能躲过这一击。斯内克为了变守为攻而后退了一步，看到利奎德想再次挥拳时又快步上前。斯内克抬起右脚向前一蹬，直接命中了利奎德的胸口。这一下把利奎德踢了个踉跄，斯内克看准机会使出了自己得意的连续攻击。然而，利奎德似乎对斯内克这一招早有防备，并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而不断猛攻的斯内克也没能躲过对方挥出的上勾拳。

两个人互殴了好几分钟，形势差不多是五五开。很快，两人都注意到了对手的气力所剩无几，这场战斗自然也就迅速向着“平局”的结果前进。

必须在轰炸机到来之前带着梅丽尔和奥塔肯离开这里，没有多余的时间可浪费。斯内克想到这儿便强行上前，旋转身体想要使出一记威力极大的回旋踢——但利奎德准确地抓住了他的脚踝，进而抱起斯内克的身体把他朝平台的另一端扔了过去。没等斯内克站起身，利奎德就已经冲了过来，照着对手的肋骨狠踢一脚。剧烈的疼痛在转瞬之间遍布斯内克的神经，但他拼命压下这一切，死死抱住利奎德的小腿，不让他继续攻击。利奎德用力甩动双腿想要摆脱对手，但斯内克抱得死死的，根本甩不开。利奎德终于失去平衡倒在了地上，斯内克见机翻身将他压在了下面。左、右、左，双拳依次挥出，猛击着自己的兄弟。普通人只要中了一拳就有可能昏厥，但利奎德明显要顽固得多。片刻之后，当斯内克为了看看自己给对方造成的伤害而停止攻击时，利奎德趁机用力把他朝旁边推了过去。这一推让斯内克从霸王顶部平台的边缘滚落了下去，但斯内克伸出双手死死地扣住了平台的边缘。

他牢牢抓住的，是霸王那平坦头顶的边缘，斯内克奋力摆动着双腿，想尽快回到上面去。

就在这时，利奎德出现在了他的头顶上：“再见了，我的兄弟。”

说完，利奎德缓缓抬起一只脚，用力朝斯内克的右手踩去。坚硬的鞋底立刻毫不留情地碾压着手指，整条手臂仿佛都有疯狂的疼痛在奔涌。这让斯内克不由自主地把手抽了出来。

这样一来，斯内克就是单手吊在平台边缘上了，他赶紧四处寻找另一个可以抓住的地方。而利奎德则把脚慢慢朝斯内克的左手移去，准备第二次致命的踩踏。

斯内克把恢复自由的右手向上一探，准确地抓住了利奎德的小腿，将全身的力气都灌注在大拇指之中，死死地掐住对方脚踝下的神经交汇处——阿基里斯之腱。这个部位的效用果然名不虚传。利奎德立刻发出惨烈的大吼把脚往上抬。这样一来，斯内克终于可以用两只手分别抓住两个支撑物，重新把身体拉回到Metal Gear的顶部平台上。

“你这混蛋！”利奎德大叫着冲了过来。斯内克横向一闪，将合并在一起的双拳猛地砸向对方的后背。利奎德低声呜咽了一句，仿佛在宣告着这一砸有可能击伤了肾脏，接着他将整个身体向前扑倒，试图缓解一下这难忍的疼痛。但斯内克没有给对手机会，他先朝对手的喉头猛踢一脚，然后抓起利奎德的金色长发把他重新提了起来。

接着是举起手臂，一次又一次让拳头落在兄弟的脸上。

利奎德不断后退，渐渐靠近平台的边缘。当脚掌的一半已经踏出边界时，他这才睁开双眼，用力空挥双手试图保持平衡。接着他一边试图发出大喊一边看着斯内克，无言地向自己的对手求救。

斯内克心中忽然涌起了想要把手伸过去，救助自己的兄弟的冲动……但最终，他没有选择这样做。

利奎德终于发出一声惨叫，在重力的牵引下横躺着摔了下去。然后是啪嚓一声闷响。霸王的机体上没有任何可以阻止他下落的东西。斯内克来到平台边缘向下看去，只见利奎德一动不动，就像一具人偶一般静静地躺在维修基地的地板上。

斯内克没有时间感到伤感，他转身来到梅丽尔身旁，低头观察绑在她身体上的定时炸弹。

“梅丽尔？”小心翼翼地摸了摸对方的脸颊后，斯内克接着又轻拍了两下，“梅丽尔！快醒醒！”

她呜咽两声，扭了扭身体。还活着！

“梅丽尔！”

"斯内克……"她的声音十分嘶哑，眼皮艰难地张开之后，开始努力将视线的焦点集中在眼前的男子身上，"斯内克？"

"梅丽尔！"

"斯内克！你还活着……太好了……"

"不要动，我现在就把这个摘下来。"

梅丽尔注意到身上的线缆后呼吸不禁一滞。

"就这样不要动。"斯内克按下了CODEC的按钮，"娜斯塔夏，你在吗？"

罗曼南科回应了他："我在，斯内克。"

斯内克为了将炸弹的图像传输过去而把手腕一转："看得到吗？"

"嗯。"

"要怎么做才能把它拆了？"

"好像是定时炸弹。有电子的显示器吗？还有多长时间？"

"我不知道。"斯内克说，"没有LED屏幕。"

"好吧，我知道这种炸弹的导线。听好，你看得见四种颜色的电线吗？CODEC传回来的图像不是很清楚，我看不清颜色。"

斯内克指了指："这是红色，这是蓝色，这是绿色、黄色。"

"明白了，蓝色的我不知道，你先慢慢把绿线从连接器上拆下来。线头不要和其他导线接触。"

斯内克照做了。

"接下来必须要让整个装置短路才行。你有干扰碎箔手榴弹吗？"

"还有。"

"就在那儿使用。记得盖住梅丽尔的脸。虽然不会有外伤，但手榴弹的粒子有可能跑到她眼睛里去。"

"听到了吗？"斯内克问梅丽尔。

"嗯。"

接着斯内克环视整个平台，这才发现自己的外套就放在梅丽尔的身体旁边。他一下子把外套拿过来，盖住了梅丽尔的脑袋。

“嗯……气味不错。”梅丽尔用含混不清的声音说道，“真是惊人的汗臭。”

“安静！”

说完，斯内克从口袋里取出碎箔手榴弹放在炸弹旁边：“这样真的没问题吗，娜斯塔夏？”

“相信我吧，斯内克。如果绿线没有被取下时这样做，炸弹肯定会爆炸。但现在碎箔手榴弹可以使炸弹的探测系统完全失效。它用来对付监视器时是同样的道理。”

“我听你的。”

斯内克紧接着拔掉保险，稍稍后退了几步。手榴弹在几秒钟之后发出巨大的响声爆开来，梅丽尔随即发出一声惨叫。斯内克赶紧回到她身边把外套拿开。

“这下行了。”她说。

“谢谢你，娜斯塔夏。”斯内克随即切断通信，本来想蹲下来和梅丽尔接个吻，只是轻轻碰一下，但对方却伸出手紧紧抱住了爱人的脑袋。斯内克赶紧把她推开。

“梅丽尔，我们没时间干这个了。快把电线取下来。”

在这个过程中，斯内克似乎隐隐听到了飞机的轰鸣声。由于这里位于地下深处，所以他无法判断那些飞机距离这里究竟有多近。

从那么远的地方传来的轰鸣声。

“该死的，轰炸已经开始了？”他伸出手帮助梅丽尔站起来。虽然她中枪的部位都受到了很好的治疗，整齐地包裹着绷带，但她现在既不能战斗也没法逃跑。

“梅丽尔，你没事吧？”

“没事？你就只会说这个？”

斯内克一时语塞：“梅丽尔，你受苦了。”

“也没那么严重，而且拷问时我什么也没招。”

“他们拷问你了？”

“还有更糟糕的。”她说到这儿伸出手让斯内克别再说下去，“不过我也在战斗，和你一样。”

斯内克摇摇头："你是个坚强的女人。"

"只要坚持战斗下去……感觉就可以离你更近，就像你在我身边一样。所以才会有努力的勇气。不过……还有有些害怕。"

"对不起，梅丽尔。"

"不要道歉。"

"我……"

"不过，我发现了一件事。在痛苦和屈辱中，我确定了一件事……在那段时间里，我仅仅着抱着一种希望不放……是那个希望，让我活了下来。"梅丽尔的眼眶中满溢着泪水，"斯内克，我想再见你一面。"

"梅丽尔……"

CODEC发出了响声，是奥塔肯。

"斯内克！你阻止霸王了？"

"奥塔肯，有个好消息……梅丽尔还活着！"

"太好了！"

"但也有一个坏消息。这里很快就会遭到轰炸。"

"啊，这我也听说了。我们好像成了上面那些人的弃子一样。"

"有办法离开这儿吗？"

"办法？嗯，有。你可以用通往地面的输送轨道。你们现在到维修基地隔壁的停车场去，可以从那里的地道去地面。"

斯内克从被破坏的Metal Gear顶部俯视维修基地："你是说从正门出去？"

"不，从西侧的一个小门。"

"保安设备怎么办？"

"我马上把门打开，不要小看我哦。"

"那你呢？"

"我？我……决定留在这儿。"

"奥塔肯，这儿虽然是一个牢固的避难所，但他们使用的是'表面贯穿'核弹，这里根本守不住。"

"我决定不再为过去的所作所为而悔恨……人生，不应该总是不

停失去。你明白吧……”

“奥塔肯，别说傻话！”

艾默里克博士沉默了约一秒钟，然后这样说道：“我知道，斯内克。我已经成长为一个了不起的男子汉，找到了生存的理由。那我们在地下防御工事见，就在地表那个传输隧道的入口旁边。至少，我还可以尝试让那些人质恢复自由。”

“你一个人能行吗？”

“试试看吧，祝我好运！”

“谢谢你。”

“谢谢？哇，声音不错！”

艾默里克切断了通信。

“他到底在干什么？”梅丽尔问道。

“那家伙也在战斗……和过去的自己作战……为了成为自己曾经憧憬的男人。”

“为了我们而战吗？”

“没错。我不想让他的努力白费。”

又是一阵爆炸声，而且离两人很近。

“看来没时间谈情说爱了。”

“真是遗憾，不过必须得走了。”

说完，斯内克牵着梅丽尔的手，帮助她从那具曾经被称为Metal Gear的残骸上下降到地面，然后在他兄弟的遗体前停了一会儿。躺倒在血泊中的利奎德没有一丝活着的迹象。那家伙果真和我一模一样。能让女性一见钟情的外形，毫不留情的语气，还有继承了亚洲人血脉的茶色瞳孔，全都没有丝毫差别。

“我们没多少时间了吗？”梅丽尔催促道。

“啊。”斯内克低声回到她。

说完两人转过身，离开了让斯内克对自己的人生产生怀疑，并揭示出那个可怕事实的证据。从童年时代开始，斯内克就十分清楚自己和其他同龄的朋友不一样。没有父母，从小就被各种各样的养父母——教师——抚养大的环境让他自然而然地感觉到了这一点。而且

从小时候开始，他就接受了以成为一名士兵为目标的各种训练。但他从没有为此烦恼过。让他感到烦闷的是另外一件事。

他从未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普通人。

简直就像生活在人类世界的外星人一样。

而现在，他终于知道了这种感觉的理由。

25 METAL GEAR SOLID

在奥塔肯远程操作的帮助下，两人成功通过一道上了锁的门，来到地下停车场。这里就像经历了一次小规模的战斗一般，有两辆车被掀翻在地，车体焦黑；入口附近并排摆放着几辆军用吉普MB。但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

“你看到那些翻倒的车了吗？”梅丽尔说。

“啊。”

“他们反叛时有一部分非战斗人员想要逃跑，结果被士兵阻止了。”

“剩下那些人的车怎么处理？”

“谁知道，可能在某个地方被撞毁了吧。不过恐怖分子还是会用吉普的，说不定钥匙就插在上面。”

斯内克听到这儿赶紧拉着梅丽尔朝停放吉普的地方走去。当他注意到监视摄像头的时候，梅丽尔正好踏入那部机械的视野之内。整个空间顿时警铃大作，梅丽尔则像只被探照灯罩住的小鹿一样瑟瑟发抖。

“有客人来了！”斯内克大叫道，“快躲起来！”

梅丽尔闻言钻进了吉普车里，斯内克则朝着车门旁冲去，几个装满汽油的铁桶成了他难得的掩护。斯内克刚躲进铁桶的阴影里守株待兔不久，三名手持FAMAS突击步枪的基因士兵便冲进了停车场。其中

一个人对其他两人大声下达着指示，他自己则朝斯内克躲藏的位置慢慢搜过来。

真是求之不得的局面。在对方的队长小心翼翼地搜索这些铁桶时，斯内克悄悄绕到他的背后，一下子勒住了对方的脖子。这位小队长还没来得及发出些许声响就晕了过去，斯内克把他平放在地板上，捡起FAMAS步枪离开了铁桶周围。

“喂！”他对其他两个人说。

突击步枪连续发出两次刺耳的轰鸣后，敌人解决了。

“梅丽尔？”斯内克喊道。

“这里！这辆车上有钥匙！”

在朝梅丽尔随在的位置跑过去的途中，他脱下了晕倒的小队长身上的皮外套。对只穿着轻薄衣装的梅丽尔来说，这是非常必要的。当斯内克赶到时，梅丽尔已经坐在驾驶座上发动了汽车。

“我选了辆带玩具的。”说完，她回身指了指安装在后座上的三十口径机枪。

“很好。你能开车吗？”斯内克在把外套扔给梅丽尔时问道。

“当然没问题！再说你射击比较准。好了快上来！”她利落地穿上外套，“谢谢。虽然不是很喜欢皮革制品，但现在确实没办法……我只穿这一次哦。”

斯内克从侧面跳上吉普车，在梅丽尔准备好之前认真检查机枪。就在这时，有十几名士兵突然从停车场的大门冲了进来，就像是专门来阻止吉普车启动的一样。

“快走！”斯内克喊道。

梅丽尔驾驶着吉普车发出刺耳的轮胎摩擦声，径直朝不远处的隧道冲去。看到这条长长的地下通道，斯内克忽然想起了纽约的林肯隧道和荷兰隧道。

在将子弹带调整到能顺利给机枪提供子弹的位置后，追踪而至的士兵们射出的子弹已经有不少从两个人的头顶飞了过去。斯内克紧紧抓住机枪，把枪口对准了发动袭击的士兵。

轰隆！

一颗炸弹忽然落在停车场附近，整个建筑物就像遇到了强烈的地震一般摇晃了起来。有不少士兵因为刚才的爆炸而失去平衡倒在了地上，还站立着的则被斯内克的机枪一一击倒。等摇晃停止后，梅丽尔猛地扳动方向盘，让吉普车开进了隧道里。

“我们还没有脱离危险！”斯内克大吼的声音完全不输给在隧道内部不断回响的引擎噪音。

“我看不到隧道的尽头！”梅丽尔对他说，“你知道这究竟有多长吗？”

“不知道！总之往前开！”

梅丽尔接着便将时速提升到了八十公里。

三十秒之后，他们看见了堵住前方道路的路障。从有东西在活动这一点来看，那里至少有好几名士兵在看守。

“斯内克！”

“我看见了。就这样冲过去，没问题的。”

斯内克在瞄准那些路障后扣动了扳机。士兵们纷纷跑到一旁的掩体里躲了起来，有三名士兵在机枪扫射中倒地。吉普车顺利闯过了路障，虽然轮胎打滑了约两秒钟，但梅丽尔很快便重新控制住汽车，并再次提速。

又一枚炸弹落地爆炸，让隧道随之摇晃起来，水泥碎片从天花板上不断往下落。斯内克忽然开始担心起来，这条隧道会不会在吉普车冲出去之前就整个垮塌呢？虽然他很想用CODEC联系一下奥塔肯，但电波干扰实在太严重。

“斯内克，有人追来了！”

传奇佣兵回身一看，有两束车头灯的光正在快速朝自己靠近。是另一辆吉普。虽然从这个距离看过去，根本弄不清车里的人是谁，但那显然是一名成年男子。

是奥塔肯？

从那辆吉普车上射出的机枪子弹回答了斯内克的疑问。

“加速！”

“我正在做！这辆吉普车的变速器有问题，只能挂到四档！”

一定是某个部位被击中了。

再这样下去的话，后面那辆吉普车很快就会追上来的。斯内克把机枪枪口转向吉普车后方，将子弹倾斜出去。可跟在后面的吉普反而逼得更紧了，让斯内克可以看见在风中飞舞的金色长发。

“利奎德！那家伙居然还活着！”

“还没完呢，斯内克！”他的兄弟大吼道，同时飞来一连串的机枪子弹，将吉普车的后部打得叮当作响，斯内克也不由自主地缩了缩脖子。由于利奎德是一边开车一边射击，所有吉普车不停地左右摇摆。斯内克虽然紧紧攒着机枪，但他这时才注意到子弹已经所剩无几。弹药带上仅仅只剩下几发子弹了。

尝尝这个！

斯内克开枪了，将穷追不舍的吉普车前灯打了个粉碎。玻璃渣随着狂风吹向驾驶室，不过利奎德好像躲在仪表盘下面，并没有被击中。他的座驾忽然朝隧道的边缘直冲而去，但却再度回到了道路中央。

斯内克的机枪没有子弹了。当他拔出SOCOM时，利奎德吉普车忽然撞了上来。斯内克呜咽一声，赶紧蹲下身去找掉落的武器。

“看见阳光了！”梅丽尔大喊道。

离隧道出口大约还有五百米。

利奎德再次加速，向前猛地一撞，梅丽尔握着方向盘的手跟着一滑，让车体朝隧道侧壁撞了过去。不过还好车速够快，吉普车只是在墙面上擦了一下，很快就驶回了道路中央。

阳光有些刺眼。

吉普车冲出隧道，开上被冰和雪覆盖的道路，紧接着便以极快的速度打滑，失去了控制。利奎德的车也面临同样的窘境。两辆军用吉普就这样带着巨大的动力势能撞击在一起。梅丽尔和斯内克虽然都被摔了出去，但大块冰雪缓和了不少冲击力。可梅丽尔还是发出了痛苦的呻吟。那应该不是因为现在的伤，而是之前受的枪伤。

在这几分钟里，时间就像停止了似的。斯内克好不容易才睁开眼睛，慢慢朝自己的同伴爬去。

“梅丽尔，你没事吧？”

“嗯。”她慢慢直起身体，眉头紧锁，“只是吓了一大跳。”

“还能动吗？”

“给我一分钟，现在还不行。”

斯内克闻言环顾四周。两辆吉普车都是面目全非，其中一辆上下颠倒地插进了雪堆里，另一辆横倒在道路中央，火光熊熊。但哪儿都没有利奎德的影子。

“利奎德呢？”

“不知道，等等……”

在道路的另一边，一名裸露着上半身的男子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利奎德·斯内克此时就像刚洗过一次血浴一般浑身鲜红。

“斯内克！”他大吼一声，随后伸出食指慢慢朝前走。

斯内克站直身体，准备再次和这个对手进行一次肉搏。但只要看见利奎德现在的样子，谁都知道这场战斗很快就会结束。

就在这个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利奎德的脸上忽然出现了惊诧不已的表情。他按住自己的胸口，痛苦地呜咽着。

心脏病发作？

利奎德睁大双眼，一下子跪在了地上。

不对……这是……

“死……”利奎德从嘴里挤出了这个单词。

“狐……”斯内克代他把话说完。

利奎德紧接着便趴倒在冰面上。斯内克小心翼翼地靠过去，蹲下来用手按住他手腕上的脉搏。

然后他回身看看梅丽尔，摇了摇头。

梅丽尔慢慢站了起来，斯内克赶紧回来扶住她。他们俩就这样互相倚靠着，准备继续往前走。

“我们去哪儿？”梅丽尔问。

“必须得找到奥塔肯，我们已经约好了……”

“斯内克！”

一个熟悉的声音从巨大的雪堆另一边飘了过来，身穿白大褂的高

个子年轻人正在那儿用力地挥手。

“我们在这儿！”

“你还能走吗？”斯内克问梅丽尔。

“只要不跑就行。”

“那就好。喂，你注意到了吗，隐形轰炸机在哪儿？”

梅丽尔抬头一看：“对啊，轰炸停止了，这是怎么回事？”

“谁知道。不过，我会搞清楚的。”

奥塔肯从雪地里跑到他们身边，肩上扛着一个巨大的背包。

“能见到你们俩真是高兴！”他的语气有些颤抖，“这儿可真冷啊！”

要是当初再拿一件外套就好了，斯内克这才想起这件事，不过刚才他完全没顾得上这个细节。他指指那个大包裹：“里面是什么？”

“全是C-4炸药。解救人质时应该用得上。”

“他们在哪儿？”

奥塔肯回身指了指几根从雪地里伸出来的烟囱：“那个是他们的换气设备。你看，前面是不是有一些把峡谷塞住的雪堆？”

“啊。”

“那儿就是入口，被雪埋住了。”

“好，我们走吧。”

斯内克和奥塔肯在伸手摸到地下防御工事入口处的冰冷金属门之前，一刻不停地铲了好几分钟的雪。奥塔肯为了让对面的人注意到自己的声音，先用力敲了几下铁门。

“离开大门！”斯内克提声吼道，“我们要把门炸开！”

在听见含混不清的回应后，他对奥塔肯点点头：“好，开始爆破。”

奥塔肯拿出三枚C-4炸药，斯内克把它们分别粘在金属门上，将起爆装置设定为能用CODEC进行遥控操作，并使它们同时爆炸的模式。然后再次敲了敲门，对里面喊道：“准备好了！你们快退后！”

两人回到梅丽尔站立的地方，躲在暴风雪堆积而成的积雪后面。等三人都藏好后，斯内克用力按下起爆按钮：“来了。”

大规模的爆炸引发了轰然巨响，看上去至少有一顿重的白雪从炸弹设置地点被掀了起来。随后不断有黑烟从洞里翻滚而出，隔了好几分钟才渐渐消散。随后便有人从里面慢慢走了出来，一次三、两个。男女老幼全都穿着普通的服装和外套。奥塔肯兴高采烈地朝他们跑去，激动地和众人抱在一起。

"真让人感动。"梅丽尔说。

"如果他们那儿有奥塔肯的备用外套就好了。"

梅丽尔站起身，看着空无一物的纯白色地平线："接下来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才是最大的问题。"

26 METAL GEAR SOLID

CODEC发出嘀嘀嘀的电子合成音，把斯内克吓了一跳。居然是坎贝尔上校！看到这位老人真是让斯内克欣喜不已。

"斯内克，听得到吗？"

"上校！"

"你没事吧？"

"上校，发生了什么事？轰炸好像停止了……而你也回来了！"

坎贝尔笑了笑："看到你高兴，我也很开心。国防部长已经被逮捕，看来他得提前退休了。"

"被逮捕？"

"我和总统取得了联系。Metal Gear、训练演习……这一切全都是豪斯曼一个人的计划。"

"原来如此。轰炸和核攻击呢？"

"命令已经被取消，F117和B2轰炸机都回基地去了。现在由我全权负责这次行动。"

"这真是……太好了！"

“华盛顿方面还没有蠢到为了掩盖几个秘密而使用核武器的地步，不管怎么说，危险已经过去了。谢谢你，斯内克。”

“哦对了，上校，你现在可以放心了，梅丽尔没事。她和我在一起。”

斯内克从没见坎贝尔像现在这样暴露过自己的感情：“真的？啊，上帝啊，这真是……斯内克，谢谢，谢谢你！”

“不客气。”

“斯内克……她其实是我的女儿。”

“你说什么？”

“梅丽尔是我的女儿，不过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她妈妈给我寄了一封信……她是我死去的弟弟的妻子。我打算等这次行动结束就告诉梅丽尔。这也算是对你隐瞒的秘密之一吧，关于梅丽尔的身分。”

斯内克听到这儿回头看了看梅丽尔，对方做出一个“什么事”的嘴型。他摇摇头，回身对上校说：“上校，那个……”可话还没说完，他便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

“没关系，斯内克。”坎贝尔也在CODEC另一头哈哈大笑，不过突然又用十分严肃的语气说道，“斯内克，对你隐瞒了那么多事，实在很抱歉。”

“别放在心上，上校。”

“斯内克，我已经不是什么上校了，记得吗？”

“啊，的确。”

“我有个东西送给你。美玲在卫星照片上发现附近有一辆雪地摩托，很适合你用。这个季节的冰河很稳定，你应该可以用那个离开这儿。国防情报局（DIA）和国家安全局（NSA）的人做梦也想不到你还能活下来。”

“我也是。看来我最好暂时别在他们面前出现。”

“放心吧，不会有危险的。你乘坐的吉普车不幸沉没——在正式记录中，你已经是个死人了。”

斯内克充满讽刺地说道：“这和事实也没什么太大区别。”

“福克斯岛上有直升机在等着你。”

“我说，上校……啊，罗伊……该死的，上校，你对我来说永远是上校！总而言之，被当作人质的非战斗人员全都救出来了。他们都在运输隧道入口附近的地下防御工事里，和艾默里克博士待在一起。”

“我还有个好消息，斯内克。美玲已经发现他们了，正派车去接这些人。”

斯内克看到梅丽尔朝奥塔肯所在的地方走去。年轻的博士披着外套，正和两个人在说话。斯内克回头询问坎贝尔：“你真的没事吧，上校？”

“不用担心，我有保险措施，美玲的资料也全都复制下来了。只要有那个，你、我、美玲就肯定没事。”

斯内克看了看CODEC指示的时间：“纳米机器的电池马上就要会用光，之后他们就别想追踪我了。”

“我们今后都没法再见面了吧。”

“放心吧，我会偶尔去看你的。”

“真的？这可真让人期待。”

“上校，能告诉我一件事吗？”

“什么？”

“关于死狐病毒……”

“那个，梅丽尔会没事的。整个计划里没有她。”

“那我呢？利奎德就是被这个干掉的。”

“关于这件事，内奥米想直接跟你谈。”

“她怎么样了？”

“不用担心，她和美玲在一起。我把频道切换过去，稍等。”

几秒钟后，内奥米·亨特出现在了屏幕上。

“斯内克，是我。”

“内奥米……”

“我听说了，有关哥哥的事……”

“我很抱歉。不过，他有句话留给你。”就在这时，斯内克忽然明白了他不能说出全部的真相，那只会让内奥米更加痛苦，“希望你

能忘掉他，继续过自己的人生。”

亨特博士的双眼顿时溢满泪水：“弗兰克是这么说的？”

“是的。还说他一直爱着你。内奥米，你的哥哥拯救了你、我还有全世界。他曾竭尽全力地战斗。”

“也许……他终于得到了安稳。他早就不是我哥哥了……从在桑给巴尔和你交战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已经变成了一个亡灵，就像不断追寻葬身之地的亡灵一样。”内奥米小声抽泣着把脸转向一旁。

而斯内克的下一个问题，则需要单刀直入的态度：“内奥米，利奎德被死狐病毒杀死了。那我呢？我什么时候会死？”

内奥米崩起脸，擦了擦眼泪：“那得由你决定。”

“什么意思？”

“只要生命走到了尽头，任何人都会死。”

“好吧好吧，那我的时间什么时候会用完？”

“这与你将如何使用剩下的时间有关。活下去吧，斯内克。我只能对你说这么多。请你相信我。虽然你还剩下不短的生命，但具体有多长我也说不清楚。斯内克，每个人都背负着加诸于自己遗传基因密码中的命运而诞生，这是无法改变的。但人生并不仅仅由这件事决定。我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前我曾经对你说过，自己之所以对遗传基因以及DNA感兴趣，是因为想知道自己究竟是谁，来自哪里。我以为只要分析自己的DNA，就能搞清楚我是谁，我的父母是谁。以为只要弄清了这些事，就能把握自己未来的道路。

但是我错了，我什么也没有找到，什么也没有学会。就像那些基因士兵一样……哪怕得到了全部的遗传基因情报，也无法变成最强的士兵。和DNA有关的一切可以告诉我们的是，遗传基因决定了人类的潜在力量——也就是潜在的命运，但也仅此而已。可我们不应该被命运束缚，被遗传基因支配。人类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生。斯内克，你是否包含在死狐病毒的目标中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可以选择一种人生，好好生活下去！

我正是这样打算的。直到今天之前，我一直在探寻生存的目的，但从今天起，我会放弃寻找，仅仅只是生活下去。遗传基因是为了将

未来的希望、梦想通过子孙后代流传下去而存在的。而生存，则是我们与将来的羁绊。生命就是这样发挥功效的。人们相爱、相知……就这样慢慢改变世界。这才是人生的真正意义。我现在终于明白了这一点。谢谢你，斯内克。”

“不客气，内奥米。再见。”

“再见，斯内克。”

CODEC的通信切断了。

梅丽尔走过来对斯内克说：“艾默里克博士要和人质们待在一起。他让我们先走，去找雪地摩托。”

斯内克抬头一看，年轻的物理学家朝他挥了挥手，斯内克也抬起手向他打招呼。

“谢谢你，斯内克！”奥塔肯大喊道。

“彼此彼此！”斯内克回应了对方。

说完，他牵着梅丽尔的手，照着CODEC指示的位置向前走去。虽然从封冻的巨大岩石上往下走花了不少时间，但两人还是在大约三十分钟后来到了山脚下。小小的洞窟中停放着一辆ZR2500型北极狐雪地摩托。点火装置上插着钥匙。

斯内克把它拉出洞窟，坐在驾驶席上，梅丽尔跨坐在他身后。稍稍预热了一下引擎后，梅丽尔忽然摊开手掌，给斯内克看一块基因士兵制服的碎片。

“我在雪地里找到的。”

“拿着吧，就当个纪念。”

“什么纪念？顺利完成的任务？还是说我们第一次见面的纪念？”

“为了让自己回想起究竟应该怎么活下去。在今天之前，我一直为了自己而活，只想着活下去这一件事。”

“并不仅仅是你一个人这样想，大家都一样。”

“除了和死神对峙的时间以外，我一点儿活着的切实感受都没有。说不定我的遗传基因就是这样编写的。”

“现在呢？关于你的未来，那些遗传基因是怎么说的？”

“或许已经到了该为某个人而活的时候。”

梅丽尔有些犹豫地问道：“谁？”

“嗯……”斯内克回过头看着她，感觉在这之前从未发现梅丽尔是如此美丽，“就像你这样的某个人。这……大概就是生活吧。”

她微微一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最后大胆地问道：“那……我们去哪儿？”

“大卫。我的名字叫大卫。”

梅丽尔睁大了眼睛：“大卫？真的吗？”然后嫣然一笑，“好吧，我知道了。接下来我们去哪儿，大卫？”

“嗯……去寻找人生的崭新道路怎么样？”

“崭新道路？”

“新的目的。”

“能找到吗？”

“能找到。我们一起去。”

“那是什么？”梅丽尔忽然伸手指向一直离两人很远的四脚动物。它长着角，体型和麋鹿差不多大。

“是驯鹿，这个地方的生命象征。很快就要到春天了。”

梅丽尔闻言把手搭在斯内克的肩膀上，凑到他耳朵边悄悄说：“也是我们的春天哦。”

斯内克抬起左手握住少女的右手：“嗯。春天会为一切带来新的生命，是希望的季节。”他抬头望着晴朗的天空，“虽然在这儿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从没想过阿拉斯加会这么美。天空……海洋……驯鹿……还有最重要的，你。”

听到这句话，梅丽尔像个女学生一样羞赧地笑了起来：“感觉我会喜欢上这段崭新人生的。”

“是啊。”斯内克发动了摩托车的引擎，“好好享受人生吧。”

说完，斯内克踩下油门，冲进纯白的新雪之中。

驯鹿无视这一躁动，继续在远处觅食。

雪地摩托载着两个人，朝着一片雪白的世界，朝着命运的新篇章疾驰而去。

尾声

左轮山猫先静静聆听了通话对象的声音，然后才开口说话。

“是的，没错。所有目标全都被消灭了。是的……多亏有疫苗，我没事。是的，那两个人还活着。他们将来的动向？是，死狐病毒应该很快就会开始活动了。一切都按预定计划行事。是的，全都已经回收了。霸王的仿造核弹头数据和其他东西一起，都在里面。不，没有其他记录。全都已经从基地的电脑里删除了。不，我的身分没有暴露。没有人知道我究竟是谁。是的，DARPA局长虽然知道，但他已经死了。没错。是的，利奎德死了。劣质者赢得了胜利。没错。是的，直到最后都是这样。没错，您说得完全正确。只有像您这样的平衡者才最适合支配这个世界。是的，没错。不，没有人知道您就是第三个人……没人知道您就是索利达斯·斯内克。是的。那个女人要怎么处置？不知道。正处于我们的监视中。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那么再见……总统先生。”

解说 斯内克回来了！

雷电 杉山

“SNAKE IS BACK！”

这句话是科幻电影《纽约1997》的续作《逃出洛杉矶》的宣传标语。而“索利德·斯内克”这个名字的来源——斯内克·普林斯金（由库尔特·拉塞尔扮演）则是这两部电影中的主人公。拿到这本书的各位读者，有没有这句标语中的感觉呢？

“《潜龙谍影》系列”诞生于1987年，是KONAMI以家用电脑“MSX2”为平台开发的一款游戏。

由于当时的电脑在处理速度、绘图性能等方面与现在的设备可谓是天差地别，因此即便想要表现与众多的敌人战斗或是复杂的动作，受到的限制都非常大。“既然有限制，那就干脆别让他战斗就行了”，将这种制约扭转过来，采用逆向思维创作出来的，正是《潜龙谍影》。虽然这是一款动作游戏，但却要求尽量避免与敌人战斗。这种被称作“隐形游戏”的崭新特性让玩家大吃一惊。

然而，当时是任天堂的FC主机独霸家用游戏机市场的时代。身为少数主机MSX2的软件，这款作品并没有引起巨大的轰动。在这之后虽然接连采取了发表续作《潜龙谍影2 索利德·斯内克》以及移植到FC主机上等措施，但仍然只保留了一小部分狂热支持者。

时光流转，当时被称为“次世代游戏机”，拥有超高画面表现力的家用主机——SONY PlayStation（以下简称PS）的时代来到了。而发挥了这台主机极限机能的，就是在九八年发售的《潜龙谍影 索利德》（以下简称《MGS1》）。

相对于前两部作品的2D画面，《MGS1》采用了全3D多边形画面，制造出了前所未有的真实感和紧张感。而PS玩家也为这种精巧的画面和崭新的游戏性而感到疯狂，《MGS1》由此创下了系列前所未有的销售记录。而且还成功提高了作品在普通民众中的知名度，成为很多人第一次接触的游戏。除了新颖的游戏性以外，庞大的剧本构建出的故

事，丰富多彩的角色也充满魅力。制作人小岛秀夫精心准备的各种小机关、小游戏、噱头（也可以说是恶搞）也都是在之前的游戏中从未出现过的。这些因素融合到一起，让《MGS1》作为一部跨时代的游戏而名声大噪。

本书是《MGS1》第一次被改编成小说。

阿拉斯加福克斯群岛中的孤岛——影子摩西上的核废弃设施被次世代特种部队“猎狐犬”的部分队员占领了。他们自称“大首领之子”，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将大首领遗体交给他们的要求。而且宣布，如果在二十四小时内不答应他们要求，就会发射核弹。

隐居在阿拉斯加的前猎狐犬成员索利德·斯内克接到前任上司罗伊·坎贝尔上校的命令潜入影子摩西岛。目的是救出两名重要人物和阻止核武器的发射……

故事虽然基本按照系列中完成度最高的游戏版剧本发展，但同时也加入了很多小说特有的细节描写。比如梅丽尔对斯内克的感情变化等，比游戏中的叙述要精彩得多，即便是玩过游戏的玩家也能得到十足的乐趣。此外，“使出了自己得意的拳、拳、腿连续攻击”等语句并不是从剧本里直接复制、粘贴过来的，而是在充分理解游戏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句子。

不得不提的是，本书作者雷蒙德·本森其实也是一位与游戏业界关系甚密的作家。除了担任游戏版“《007》系列”的设计人员以及剧本作者以外，他还负责过“《创世纪》系列”的剧本和音乐，《分裂细胞》的小说改编工作。本森最开始以“《007》系列”的研究者身分而出名，出版的《The James Bond Bedside Companion》一书曾入围美国推理作家协会（MWA）埃德加奖最佳评论奖的最终候选名单，曾撰写过多部“《007》系列”游戏以及《007 明日帝国》等电影的小说。此外，他还担任舞台音乐剧的导演和作曲，可谓是一名多面手。

在游戏方面。虽然《MGS3》（PS2）是发售时间最晚的一部作品（译注：本文写就时《MGS4》尚未发售），但如果按故事的先后顺序

排列，则应该是《MGS3 食蛇者》→《潜龙谍影》→《潜龙谍影2 索利德·斯内克》→《MGS1》→《MGS2 自由之子》。本书中偶尔提到的“世外天堂事件”来自于《潜龙谍影》，而“桑给巴尔事件”则来自于《潜龙谍影2 索利德·斯内克》。

而且，可以说是索利德·斯内克故事最终章的系列最新作《MGS4 爱国者之枪》终于要在2008年6月12日作为PS3独占游戏发售了。

关于这部作品，现阶段公开的信息还很有限，整个故事构架也充满谜团。但可以确定的是时间设定为《MGS2》之后，坎贝尔上校、梅丽尔、内奥米、奥塔肯等在《MGS1》中出现过的角色将会再次登场。而且据说还会出现名叫“狂笑章鱼”、“愤怒渡鸦”、“哀嚎雪狼”、“尖叫螳螂”这几个熟悉名字的女性敌方角色。她们和《MGS1》里的诱饵章鱼、狙击雪狼有关系吗？老年斯内克的最后一战究竟是怎么回事？

各种各样的乐趣真是说不清道不尽，既然是系列的完结篇，那么理应会解开所有的谜题，真是让人期待不已。

2008年4月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影子摩西是北阿拉斯加福克斯岛链中的一个孤岛，它几乎从未进入过公众的视线，甚至连存在与否仿佛都无关紧要。公元2005年的一天，岛上和往常一样被漫天大雪与严寒覆盖，而不同寻常的是，在这里进行演习的美军高科技部队FOXHOUND突然发动叛乱，占领了岛上的"废弃工厂"。五角大楼里的国防部高官们十分清楚，那里面不仅仅只有一些无关紧要的核废料。面对叛军领袖利奎德提出的无理要求，他们只得将那个传说中的男人重新召回——前FOXHOUND部队成员——索利德·斯内克。

本书作者雷蒙德·本森曾经负责过几部"《007》系列"电影的小说改编工作，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在这个领域中的份量。本书忠实还原了游戏的流程，场景之间的切换、过渡十分自然，给人的感觉和堪称经典的游戏原作几乎一模一样。无论对于原作的FANS，还是对于"《潜龙谍影》系列"感兴趣的朋友，这都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作品。

ISBN 7-88618-157-3
9 787886 181573

本手册随盘附赠不能单独销售　潜龙谍影光盘定价：24元

严禁一切商业交易



睡神扫描
微信：shuishen